



文汇译丛·深度探访

·全译本·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 著
刘文荣 译

全球发行超过
300 万册

亲密行为

INTIMATE BEHAVIOU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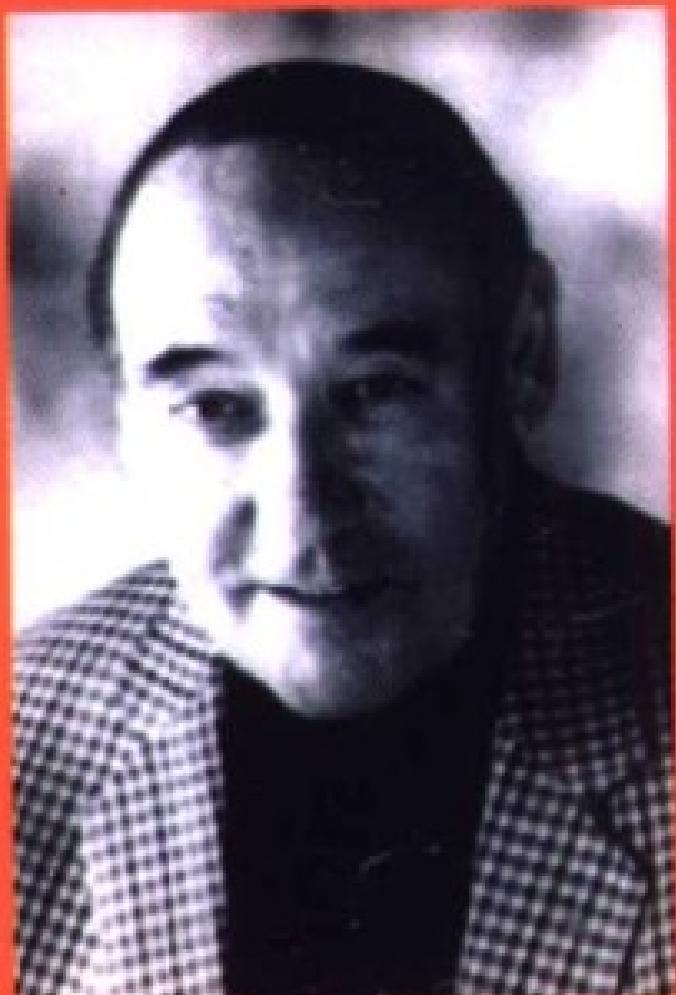
Desmond Morris

本书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的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作者从动物学家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亲密行为，如两性亲密行为、社交亲密行为和自我亲密行为等，作了细致入微的科学考察和精辟独到的科学分析，从而揭示了人类在亲密行为中的关系和动机。本书知识面广，立论新颖，直指人的本性，又极具趣味性，各层次的成年人读后，都会大有收获。

W 文汇出版社



· 全译本 ·



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和人类行为学家，1928年出生于韦尔特郡，195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伦敦动物园影像资料部主管和英国动物学会哺乳类动物部主任等职，自1967年起，以其丰富的动物学知识开始研究人类行为，并写有一系列使他扬名世界的人类行为学专著。除本书外，他的同类著作还有《裸猿》、《人类动物园》、《人类行为观察》和《人体观察》等。

莫里斯博士现住英国牛津。

当你是孩子时，你常偎依在母亲怀里；当你恋爱时，你一定会搂抱你的情人；当你和朋友相见时，你们通常会握握手；当你感到孤独时，你会伸手摸摸你的狗；当你默默思考时，你会不自觉地托着头……这就是亲密行为：和别人、和动物、甚至和自己的亲密接触。

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知道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为什么你需要接触他人的身体？甚至动物的身体？为什么你有时又不敢接触他人的身体？……

莫里斯博士的这本书，将告诉你这一切。

“一本不寻常的书。作者学识渊博、观察敏锐，立论大胆又不失道德感，而且写得饶有趣味。”

——《纽约时报》

ISBN 7-80676-249-3



9 787806 762493 >

定价：18.00元



· 全译本 ·

[英] 德斯蒙德·莫里斯 著
刘文荣 译

亲密行为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密行为 / [英]莫里斯著；刘文荣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10

ISBN 7-80676-249-3

I. 亲... II. ①莫... ②刘... III. 社会人类学：社会
行为学 IV. C91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261 号

图字 :09 - 2002 - 209 号

Copyright © Desmond Morris 1971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Jonathan Cape Ltd, 1971

亲密行为

著 者 / [英]德斯蒙德·莫里斯
译 者 / 刘文荣
责任编辑 / 陈今夫
封面装帧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 /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170 千
印 张 / 8.375
印 数 / 6001 - 9000
书 号 / ISBN 7-80676-249-3/G · 121
定 价 / 18.00 元

引言

“亲密”(intimate)的意思就是接近，而我一开始就必须交代清楚的是，我是按字面意思处理这个词的。所以，在我看来，凡是两个人有了身体方面的接触，也就发生了亲密行为。这种接触，无论它是握手还是性交，是拍一下肩膀还是掴一记耳光，是修指甲还是做手术，从性质上说均属这一范围。当两个人的身体相互接触时，某种特殊的事物就会出现其间，而这就是我想加以研讨的。

我的方法始终是受过生物形态学训练的动物学家所用的那种方法，也就是说，专门考察和分析动物的行为。就本书而言，我的研讨范围仅限于人类动物，而且我自拟的任务是考察人们的行为——不是人们在说什么，甚至不是他们在说他们做了什么，而是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

这个方法很简单，只要使用眼睛就够了，但是这个任务不像听上去那么容易。这是因为，人尽管能自戒自律，但总不免有先入之见。要一个成年人将自己熟见的某一人类行为当作初次所见，这是很难的，但生物形态学家必须如此，才

会有所创见。诚然，越是司空见惯的行为，问题越是严重；再说，行为越是亲密，它所引起的情感就越强烈，这不仅对行为者本身来说是如此，对于观察者来说也同样如此。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普遍的亲密行为几乎没有被人研究的原因，尽管它们很重要，也很有趣。我们研究一些和人类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譬如研究大熊猫如何用气味标出自己的活动范围的行为，或者研究松鼠如何埋藏食物的行为，就比科学地、客观地研究诸如人们相互拥抱、母亲的吻或者情侣的爱抚等“众所周知”的事物要容易得多。然而，在一个日益拥挤而人情日益淡薄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势必会提出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人究竟如何才能相爱？”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重新评估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生物学家往往对使用“爱”这样的字眼抱有反感，因为它所反映的似乎仅仅是某种受文化熏陶的浪漫情调而已。然而，爱却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虽然和爱联系在一起的某些主观上的、感情上的得失或喜怒也许有点幽深而神秘，不适用于作科学的研究的对象，但是爱的外部表现，即爱的行为，却肯定是可以观察的，因此没有理由说，这种行为不能像其他形式的行为一样被人审视研讨。

有时，人们说，解释爱就是结束爱。这种说法很不合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爱的一种侮辱，好像说，爱就像一张老皮疙瘩而又涂脂抹粉的脸，是经不起在明亮的灯光下细看的。事实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这种坚固的纽带，在其形成过程中的一切都是真实可见而毫无虚幻之处的。我们和其他数以千计的动物种类一样，有亲属血缘关系、两性关系和

亲密的伙伴关系。

我们的亲密交往中包括语言的、视觉的甚至嗅觉的因素。但是，在相爱时胜过一切的却是身体的直接接触。我们时常谈到自己的谈话方式，也经常看到自己的观看方式，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我们几乎不去接触自己的接触方式。也许，接触是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它一直被称为感觉之母——所以我们便将它视为理所当然而不加探究了。不幸的是，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地越来越不相互接触，越来越疏远，而身体方面的不接触同时就伴随着感情上的冷漠。现代城市居民似乎都穿着一套遮蔽感情的盔甲，手上还戴着铁手套。他们开始感觉到仿佛身临陷阱，即使与最亲近的伴侣也无感情交流可言了。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加以审视。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将尽量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仅以动物学家的客观态度来观察和描述人类的行为。我相信，事实胜于雄辩，只要有事实，读者自会得出结论。

目 录

引 言 (1)

“亲密”的意思就是接近……凡是两个人有了身体方面的接触，也就发生了亲密行为……某种特殊的事物就会出现其间。这正是我想加以研讨的……

第一章 亲密行为的根源 (1)

与母亲温柔的肉体的亲密接触是建立基本感情联系的关键，而这种基本感情联系对于一个人往后是否能成功地适应社会生活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对出生后婴儿的另一种重要的、新的亲密方式是让婴儿吮吸乳头——一种原始的亲密行为。往后，在成年人生活中这种行为将会以多种伪装形式再度出现……

第二章 两性亲密行为的诱因 (25)

每个人的身体都经常不断地向周围的人发出信号……这些就是亲密行为的基本诱因。随着性的成熟,人这种动物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信号领域,即性信号领域。这些信号的目的就在于激发男性和女性进行不仅限于单纯友谊的相互接触……

第三章 两性亲密行为 (65)

任何动物的求偶形式都可以归纳成某种典型过程,人类的恋爱过程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将人的这一过程分为 12 个阶段:眼对身、眼对眼、话对话、手对手、臂对肩、臂对腰、嘴对嘴、手对头、手对身、嘴对乳房、手对生殖器、生殖器对生殖器……

第四章 社交亲密行为 (101)

人有对亲密行为的基本需要,因为亲密行为会带来相互了解……身体上的一次小小的亲密接触往往胜过书本上的种种漂亮词句,触觉传递情感的能力确实十分惊人……

第五章 特殊亲密行为 (148)

那些寻求安抚的人有多种方式可以使自己适当

地处于依赖状态,从而可以从那些服侍他们的人那里得到亲密接触……他可以光顾各式各样的健身房、按摩所和美容院,那里有许多职业接触者正等待着他……在我们社会,跳交际舞的特殊作用就在于它可以使身体上的亲密接触突然地、戏剧性地增加……

第六章 亲密行为的替代 (177)

如果我们在家里得不到爱,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到外面去寻找……既然我们最亲近的那些人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在陌生人中间寻找亲密接触又太危险,那么我们只好逃进附近的动物商店,花一小笔钱为自己买一点动物亲密了……

第七章 恋物行为 (201)

婴儿期口腔亲密行为在我们成年人生活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不把各种接吻包括在内也足够有余了……情人的照片或者那些美女照片可作为两性亲密行为的替代物,我们时常会把这些照片钉在墙上,当需要时就亲吻或者抚摸这些照片作为真人的替代……

第八章 自我亲密行为 (223)

只要你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稍作观察,很快就会发

现自我亲密行为极其普遍……凡是一个人模仿着两个人所做的事，必然不会是真正的亲密行为，而仅是一种等而下之的派生物……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便没有理由攻击这些替代行为……

第九章 亲密行为的复归 (240)

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期与父母建立了强有力的感情联系，成年后他也就能够较好地和异性建立同样强有力的感情联系……会更倾向于在性方面的探索……很快就会导致结偶活动，并随着感情联系的不断增强而完全恢复和婴儿期类似的身体上的大量亲密接触……人类是一种社会动物，他既有能力爱同时又极需要得到爱……

第一章 亲密行为的根源

作为一个成年人,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我交往。我可以读你写的东西,听你说的话;可以听到你的笑声和哭声,看到你脸上的表情以及你做的动作;可以闻到你洒在身上的香水味,还可以感受到你的拥抱。用普通的话来说,这类交往都可以称之为“发生联系”或者“保持接触”,但在它们中间惟有最后一项才涉及到身体的接触,其他各项都是有一定距离的。如果客观地考虑一下,就会发现用“联系”或者“接触”这样的词来涵盖像写字、说话和目示等动作不仅会让人觉得奇怪,而且颇为发人深省。情形好像是,我们自然而然地就承认了身体的接触是最基本的交往形式。

这类例子还有许多。譬如,我们常常说“掌握经验”、“动人之景”或者“伤害感情”,还说某个演讲人“抓住了听众”。事实上这里没有一项是真的由肉体上“掌握”、“动”、“伤害”或者“抓住”的,但这无关紧要。肉体接触作为暗喻,可以令人满意地为表达不同场合产生的不同感受提供一种方式。

为什么如此,原因十分简单:在儿童期的初期,当我们既

不会说话也不会写字的时候，身体接触是头等重要的一件事，其中最关键的是与母亲的直接的肉体接触，这种接触留下了鲜明的痕迹。再早一点，当我们还在子宫里既不能看也不能闻时，与母亲的身体接触更是我们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如果我们想理解成年人之间许多古怪而且时常被抑制的肉体接触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最初的起始点，即从我们还是母亲体内的胎盘之时说起。我们很少会想到，就是这子宫里的亲密行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的亲密行为，而我们之所以往往对此不加注意，乃是因为我们总是将其视为当然。殊不知，当我们对此加以重新研究并去除陈见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儿童的亲密行为将有助于我们解释成年人生活中许多时常令我们迷惘、困惑甚至发窘的亲密行为。

当我们舒适地浮躺在母亲子宫的胞衣里时，作为有生之物，我们最初获得的印象便是对亲密的身体接触的感受。因此，发育中的神经系统在这个阶段的主要输入人物是接触、挤压和移动等各种感受形式。未出生的胎儿皮肤表面全都浸泡在母亲温暖的子宫液里。随着胎儿渐渐地长大，不断增长的身体更加紧贴母体组织物，而膨胀、绷紧的子宫壁也一周胜于一周地变得更加坚韧，更紧地裹住胎儿。此外，在这一时期，发育中的胎儿还会感受到母亲肺部呼吸而产生的一种有节奏的压力，以及当母亲走动时而产生的一种轻微柔和而有规则的晃动。

到了怀孕后期，即分娩前最后3个月，胎儿便有了听力。这时他仍然毫无视觉、味觉或嗅觉，但在夜里，子宫里有什么

东西在乱撞,母亲是分明感觉得到的。如果在母亲的肚子旁边有什么东西发出一声巨响,里面的胎儿就会随之一跳。这种动作很容易用敏感的仪器加以记录,甚至会强烈到连母亲自己也能感觉到。这就是说,在分娩前的这一时期,胎儿无疑已有了听力,而且还能听到母亲每分钟 72 次稳定的心跳声。作为子宫生活中的主要音响信号,这将使胎儿留下印象。

这些,便是我们生活中最初的真实经验——浸泡在一种温暖的液体里,蜷缩在严严实实的裹囊中,随着母体的运动而轻轻摇晃并听着心脏的搏动声。我们长时间地置身于这种环境,经历着这样的感受,此外别无其他刺激,于是便在我们的大脑中留下一种经久不灭的印象,一种意味着安全、舒适和被动的印象。

接着,这子宫安乐窝便一下子被捣毁了。破胎而出,是我们整个生命中最为巨创深痛的经验。在几个小时之间,子宫从温暖的安乐窝一下子变成一个紧张收缩的肉囊,其力之大强于人体中任何其他部位的肌肉,甚至强于运动健将手臂上的肌肉。本来懒洋洋的裹抱,后来变成紧紧的拥抱,现在又变成一种不断紧缩的挤压。所以,新生儿初临人世之时,并不带着欢乐的微笑,而是带着身受分离折磨的苦难者的紧张、扭曲的脸部表情。新生儿的啼哭,虽然对于焦急等待着的父母来说犹如甜美的歌声,实际上只不过是新生儿惊慌失措的一阵狂呼,因为在顷刻之间,他便失去了与母体的亲密接触。

婴儿在降生之时看上去犹如一团软绵绵的湿橡皮,但几

乎是同时,他会做出一种喘气动作,开始做第一次呼吸。接着,5至6秒钟之后,他开始啼哭。他的头、腿和臂开始动作,而且越来越用力,在30分钟之内,他会一直不断地挥动四肢、喘着气、扭着脸大声啼哭,以此表示抗议,过后,他由于精疲力尽而安静下来,并进入长时间的睡眠。

闹剧至此结束,但是等婴儿一觉醒来,他将需要母亲的多多照顾,给他以亲密的抚爱以补偿他业已失去的子宫的舒适。这些婴儿出胎后的替代性工作,由母亲或者她的助手通过若干种方式加以施行。最明显的一种替代方式就是用母亲的怀抱来替代子宫。母亲抱婴儿的典型方式就是怀抱,即:只要不妨碍婴儿呼吸,尽可能多地让婴儿的身体与母亲身体相接触。怀抱婴儿,和简单地手托婴儿完全是两回事。一个笨手笨脚的成年人会用手托着婴儿,由于两人身体接触面积少得可怜,他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抱法对婴儿毫无安抚作用。惟有母亲的胸部、手臂和双手合在一起,才能最有效地为婴儿重新创造出他当初在子宫里感受到的那种全身被拥抱的舒适感。

有时,常常将婴儿抱在怀里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类似子宫里有的其他因素。做母亲的虽然自己也不知为何,会抱着自己的婴儿轻轻地摇动起来。这样做有很强的安抚作用,但是,倘若这样也不奏效的话,她很可能会站起来,让婴儿躺在怀抱里,自己则慢慢地来回走动。时而,她还会作简短的上下摆动。所有这些亲密举动对于焦躁不安或者啼哭不止的婴儿来说都有影响,会使他感到很舒适,而之所以如此,看来乃是因为这些举动模仿了胎儿早期在母体中所经验到的

某种节奏。最直接的猜测是，它们确实成功地再现了一种轻微柔和的晃动，就如在怀孕期间婴儿在子宫里感受到的因母亲走动而产生的那种晃动一样。不过，此说有一个漏洞——速度不对，即晃动的频率明显地低于一般行走的频率。再说，“抱着婴儿踱步”的速度也慢于人们平时行走的一般速度。

最近，有人做过多次实验以确定婴儿摇篮摆动的理想速度。摇得很慢或者摇得很快都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安抚作用，但是当每分钟以 60 至 70 次的频率机械般摆动摇篮时，情况就有了明显的变化，那些用来加以直接观察的婴儿会变得十分安静，而且也不常啼哭了。虽然母亲们将婴儿抱在怀里摇动的频率相互之间略有高低，但典型的母亲摇儿的频率则与实验中的理想频率大致是相同的，至于“抱着婴儿踱步”的速度，也属同样情况，每分钟大约 60 至 70 步，而普通人在一般情况下的行走频率，通常每分钟可达 100 步。

如此看来，这些安抚动作虽然模仿婴儿在子宫里曾感受过的晃动而且很有功效，但对于它们所用的速度还需要另有解释。除了母亲的走动，未出生的婴儿还要经验到另外两种有节奏的运动，即：母亲呼吸时胸部的起伏和她的心脏跳动。呼吸的频率大约每分钟在 10 至 14 次之间，这种频率由于太低而可以不加考虑，但是心跳的频率每分钟达 72 次之多，看来正是我们要认真加以考虑的。这似乎表明，这样一种节奏，不论是被婴儿听到，还是感受到，都会产生实际的安抚功效，因为它唤起了婴儿对业已失去的子宫天堂的生动回忆。

我们还有两种证据可用来支持这一看法。其一是，将心

跳的声音录下来,如果用正常的速度试放给婴儿听,即使未伴有摆晃动作,也会有安抚效果。反之,如果把同样的声音放得快一点,每分钟超过 100 次——也就是说,和普通行走时的脚步频率相同,那么安抚效果马上就会消失。其二是,就如我在《裸猿》一书里曾说过的,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母亲都以同样的方式抱自己的婴儿,即:将婴儿的头紧贴在左边胸脯上,靠近心脏的地方。虽然这些母亲自己可能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她们尽可能地使婴儿的耳朵靠近心脏,使其听到心脏的跳动声,实际上已起到了安抚婴儿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仅在使用右手的母亲身上可以看到,即使是左撇子母亲也同样如此,所以只有用心跳来解释这种现象才显得合理。

很明显,这一情况很容易引起商业上的考虑。只要有人花点工夫制造出一种能机械地按心跳速度自动摇摆的摇篮,或者在普通摇篮上安装一架能不停地放出正常心跳声录音的小机器,那他一定能大获其利。如果把两种设计合在一起制造出一种豪华型摇篮,效果无疑会更佳,而这样的话,千百万被婴儿缠得不可开交的母亲就能像用洗衣机有效地对付婴儿的脏衣服一样,只要按按开关,摇篮就会自动地、持续不断地使她的婴儿安然入睡,她自己便可轻松一下了。

可以肯定,这种自动摇篮迟早会出现在市场上,而且毫无疑问会大大地减轻现代母亲忙碌生活中的负担,但是倘若过分使用它们,则会随之而带来危险。诚然,无论对于减轻母亲的紧张程度而言,还是对于婴儿的成长来说,有机械安抚婴儿总比没有要好,尤其是当母亲忙得时间不够支配而又

别无选择的时候,利用机械安抚婴儿无疑是上策。但是,不管怎么说,由母亲亲自安抚婴儿的传统方法永远优于机械替代物。原因有二:第一,母亲所做的决非机械所能相比,她的安抚动作比机械远为复杂而且具有个人特征,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加讨论;第二,当母亲亲自带着婴儿并且拥抱他、摇晃他的时候,她与婴儿之间产生的那种亲密交感便是往后建立牢固的母子感情纽带的重要基础,这一点是远非机械所能做到的。不错,在婴儿出生后最初几个月里,他会对任何态度友善的成年人作出实际反应。不论是谁,只要对他表示亲昵,他会一概接受。可是,过了1年之后,孩子会认出自己的母亲,而且开始拒绝陌生人的亲近。在大多数婴儿中,大约在5个月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变化,只不过不是发生在一夜之间,而是慢慢变化过来的,而且各个孩子也不一样,是因人而异的。所以,我们很难精确地预测,某个婴儿将在何时会对自己的母亲作出特殊的反应。这是关键时刻,因为在这初始阶段母亲和婴儿之间身体接触行为的多寡和强弱程度,将决定往后母子间情感纽带的强度和性质。

显而易见,在这重要时期过分地让机械替代母亲将是十分危险的。有些母亲天真地认为,只要把婴儿喂饱并料理好其他一些事,就能使婴儿和自己亲近;其实并非如此。对失去母亲的幼孩所作的观察以及对猴子所作的认真实验都充分表明,与母亲温柔的肉体的亲密接触是建立基本感情联系的关键,而这种基本感情联系对于一个婴儿往后是否能成功地适应社会生活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要在婴儿早期关键的几个月里充分给予他肉体上的亲昵和接触,实际上是一

不大可能的，但做母亲的如果完全忽视这件事，那她往后会自食恶果，同时也将贻害后代。习惯上有种古怪的说法，似乎认为当孩子哭的时候最好是别去理他，以免让他“犟过你”。对于这种说法，我们简直不可理解，然而偏偏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里，这种事情又是如此司空见惯。

然而，当孩子长大了，情况变了，却又出现了相反的做法。这时做母亲的可能会过分溺爱孩子。当孩子理应往外去闯一闯并且应该有更多的独立性的时候，母亲却老把他拖在自己身边。更糟糕的反常现象是，母亲在孩子年幼时对他庇护不周，一味严格管教，动辄处罚，而到孩子长大之后，却又过分庇护，时时不肯放手。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感情发展的自然顺序，而可悲的是，这种颠倒的情况至今仍随处可见。如果一个孩子或者一个青年成了“不肖之子”，我们多半可以从他的家庭背景中找到这种扭曲颠倒的培养方式。不幸的是，当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若再要想纠正过来，已经有点为时晚矣。

我所说的自然顺序——即：先爱，后自由——不仅对人，对于其他较高级的灵长目动物来说，也是一种基本顺序。母猴和母猿在产后好几个星期内一直与幼仔保持着亲密的身体接触。当然，它们有其方便的地方，那就是幼猴和幼猿有足够的力量能长时间地自行攀住母体。就大型猿类而言，如大猩猩，它们的幼仔可能需要用几天的时间先练习攀挽，但是一经练习之后，尽管身体笨重，它们也同样能牢牢地攀住母体。较小的猴类一出生就能攀在母猴身上，我甚至见过一只幼猴在出生过程中上半部身体一出母胎就紧紧地攀住母

猴的身体，而它的身体后半部还在母猴的子宫里。

人类的婴儿远没有这样健壮，他的手臂软弱无力，脚趾短小，根本无法攀挽。所以，人类母亲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在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身体方面的动作必须由母亲来做，这样她才能与婴儿保持身体接触。虽然婴儿也会有抓拳握物的现象，但那仅仅是某种退化的痕迹，只会令人想起人类进化前的远古时代，而这些在今天已毫无实用意义了。这种现象自婴儿出生起一直可延续两个月，我们将此称为“抓握反应”和“摩洛反应”。

抓握反应出现得很早，6个月的胎儿已有很强的握力。婴儿一出生，如果成人用手指刺激一下他的手掌，他便会紧紧握住，其力之大可以使成年人把他的整个身体吊起来。尽管如此，这种抓握力毕竟不及幼猴，因为他不能坚持哪怕很短一段时间。

摩洛反应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显示出来，即：把婴儿托在手里，然后手突然往下沉，让婴儿在空中跌落短短的一段距离，随即再托住他的背。在婴儿突然跌落时，他的双臂马上会伸出，同时手指也都伸开，随后双臂又会一下子收拢，仿佛要抱住什么东西以稳住自己的身体似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前灵长目动物攀挽动作的残痕，而这种动作就是每一只健康幼猴都能做的拿手好戏。最近的研究甚至更加清楚地表现了这一点。如果在婴儿感到跌落的同时有东西可抓握的话，他的反应就不再是张开双臂作拥抱动作，而是直截了当地作出强有力的抓握反应。这显然是一只受惊的幼猴会做出的动作。如果它轻轻地抓住正在休息的母

猴的皮毛，这时如果母猴受惊跳起，那么幼猴便会直接以这种方式把握，以便母猴迅速地将它带走从而避开危险。人类的婴儿在出生后的8个星期内仍然有充分的猴性遗留在身上，由此我们才得以看到这种反应的残痕。

然而，从人类母亲的观点来看，这些“猴性”反应除了可供研究之外实在一无用处。它们也许会使动物学家入迷，但在实际生活中丝毫也没能减轻父母的负担。那么，她如何才能应付这种状况呢？可以有几种不同的选择。在大多数所谓原始文化中，婴儿在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几乎始终和母亲的身体保持着接触。当母亲休息时，婴儿也一直被抱着，不是由她自己抱，就是由别人代抱。当她睡觉时，婴儿和她同床。当她干活或者四处走动时，婴儿就用背带结结实实地绑在她身上。通过这种方式，她与婴儿保持着须臾不离的身体接触，而这恰恰是其他灵长目动物的典型习性。遗憾的是，现代母亲通常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种变通的方法，就是当婴儿无人抱的时候用一块布将他裹起来。如果母亲无法让婴儿日以继夜、时时刻刻地处于她温暖的怀抱中，也无法使婴儿与她身体的其他部位紧贴在一起，那么她至少可以用一块平滑而柔软的布裹住婴儿，以代替子宫对他的裹包。我们通常总以为用布裹住婴儿仅仅是为了使他温暖，事实上不止如此。用布裹包和母亲的怀抱一样重要，因为布把婴儿周身包住而且和他的身体表面保持着接触。不过，应该包得松一点还是紧一点，至今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这种“体外布子宫”的理想松紧度，各民族因文化不同而各有己见。

在当今西方世界，紧裹的襁褓一般不受欢迎，即使对初生的婴儿，也只是很松地包一下，以便使婴儿的躯体和四肢能自由活动。连专家仍也对较紧的襁褓表示担忧，认为“这样恐怕会抑制孩子的精神”。对于这种论调，绝大多数西方读者立即会表示同意，但是这个问题还需三思而后行。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是用襁褓包婴儿的，但在这些人中间就出过不少精神未受抑制的杰出人物，这一点即使是最顽固地反对用襁褓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婴儿直至 18 世纪从来就是用襁褓的，而俄国、南斯拉夫、墨西哥、拉普兰、日本和美国印第安人中，至今仍有许许多多婴儿在襁褓里。最近，这个问题得到了科学家的考察，人们用精密仪器来测定包着襁褓和不包襁褓的婴儿的舒适程度。结果是，根据心跳频率、呼吸频率和啼哭次数，表明包襁褓实际上可使婴儿变得更为安静。另一方面，睡眠时间也有所增加。也许这是因为，较紧的襁褓更容易使婴儿重温出生前两个星期被子宫紧裹的美好经验。

不过，虽说上述情况完全有利于赞成使用襁褓的人，有一件事还需记住，那就是：即使是最肥胖、肚皮最大的胎儿，也从不会被子宫紧裹得连偶尔想踢几下或挣扎一阵的可能都没有。凡是经受过自己体内的这些骚动的母亲都会意识到，她并没有将胎儿“裹包”得一点也动弹不得。所以当婴儿出生后，使用松紧适度的襁褓也许比某些民族中使用的那种真正绑紧扎实的方法更合乎自然。此外，使用襁褓的人总倾向于不必要的延长婴儿包襁褓的时间，而且远远超过一般认为合适的程度。襁褓在婴儿出生后两个星期里是有益的，但

若几个月大的婴儿还被紧紧捆绑着,那就会有碍他的肌肉和体格的健康发育。就如胎儿最终必须离开真正的子宫一样,新生儿也必须及时离开布子宫,这样才不致于使他的下一个成熟阶段“延期”。我们通常所说的婴儿早熟或者迟熟仅仅和他的出生期有关,但若将这同样的概念应用于儿童发育的后面几个阶段也是有益的。从婴儿期到青春期,在每一个阶段父母与子女之间都应该有一定形式的亲密行为,即身体方面的接触和亲近,这样才能使子女顺利地通过各个阶段。在任何一个阶段,如果父母对子女的亲密行为过于提前或者过于延迟而与该阶段应有的形式不合的话,那么往后就会招来麻烦。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母亲要用某种方式帮助婴儿重温一下他在子宫期里的亲密感受。但是,如果以为婴儿出生后最初一个阶段只需要延长子宫期的舒适感,那就错了。需要有所延伸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同时还需要其他一些交流动作。婴儿期有其自身的、新的舒适形式需要加入。这包括母亲的抚弄、亲吻和轻拍,以及替婴儿洗澡时对他身体的摩擦,譬如抹肥皂之类的轻柔接触动作。还有,母亲抱婴儿并不仅仅是抱着而已。除了手臂紧抱着婴儿使他感到一种均匀的压力之外,母亲还时常做其他一些动作。她用一只手有节奏地轻拍婴儿。这种轻拍动作仅限于婴儿身体的某一部分,即他的背部。这一动作的轻重缓急具有自身的特点,既不太轻也不太重。说这一动作是因为婴儿“打噎”引起的,那会导致误解。这是一种极普遍和最基本的母性反应,并不单纯是为了对付婴儿的某种不适而采用的特殊手段。

只要母亲觉得婴儿需要有点额外的安抚时，她便会一面抱着他，一面轻轻地拍他的背。同时，她还时常伴之以身晃或者臂摆的动作，并且将嘴凑近婴儿的耳朵轻吟低唱一番。这些早期的安抚动作具有相当长的重要性，因为就如我们将在下文中所见，它们将会以多种形式时而明显、时而又极其隐蔽地重新出现在成人生活的各种亲密行为中。对于母亲来说，这些动作是那样自然而然地做出的，所以它们很少被人思考或者加以讨论，其后果是人们对它们在往后生活中的转换表现也就每每视而不见了。

本质上，这种轻拍动作就是动物行为研究者所说的示意性动作。用一种动物做例子可以将此解释得很清楚。当一只鸟想要起飞的时候，作为它飞离动作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上下摆动它的头。这种上下摆动头部的动作在进化过程中也许已变得有点多余，仅仅是对其他鸟发出的一种信号，表明它要飞走了。这只鸟在飞走之前，会反复地、有力地做出这一摆头动作，一方面向它的同伴预先表明它打算离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使它们做好准备，以便和它一起离开。换言之，这一动作即表示飞的意图，也就是所谓的示意性动作。人类母亲的轻拍动作显然是以类似的方式演变而来的一种特殊的联系信号，一种反复出现的示意性动作。母亲的手每拍一下都似乎在说：“你看，我就这样紧紧地抱着你，保护你免于危险，你放心吧，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每拍一下就等于重复一下信号，从而有助于安抚婴儿。不过，这里还有更多的含义。我们仍以鸟作为例子。如果这只鸟受到的是轻度惊吓，不足以使它飞走，它就会缓缓地摆几下头，以使它的同

伴也有所警觉,而不必真的展翅高飞。换言之,这种示意性动作信号可以发出,但无需付诸实施。这就是人类做出轻拍动作的情况。手拍一下背,停一下,然后再拍一下,再停下。这并不真地会引出紧张的保护性动作。所以,母亲给予婴儿的信息就不仅是“不要担心,如果有危险我就会这样紧紧抱住你”,而且还是“不要担心,现在没有危险,否则我会把你抱得更紧”。不断重复的轻拍动作于是也就有了双倍的安抚作用。

另一种安抚方式是轻声低唱或者喁喁低哼。我们再以一种动物作为例子。当某种鱼怀有进攻情绪时,作为表示,它们会做出身体前倾后翘的动作。如果要表示自己绝无进攻情绪,它们便会做出相反的动作,即:将头部翘起,尾部垂下。母亲的轻声低唱同样遵循这一对比原则,响而尖的声音是我们人类的警报信号,其他许多动物也同样如此。尖叫、呼号、狂吠和咆哮是哺乳类动物普遍用来表示痛苦、危险、恐惧和进攻的信号。人类母亲所用的音调与这些声音适成对照,以此她似乎在发出相反的信号,也就是说,一切平安无事。在她低吟轻唱的同时,她也许还会夹入一些话语。当然,讲什么话是一点也不重要的,因为能传达给婴儿以重要的安抚信号的,是那种温柔、甜蜜而平顺的语调。

对新生婴儿的另一种重要的、新的亲密方式是让婴儿吮吸乳头(或者奶瓶上的乳头)。他的嘴里含着一个柔软、温暖、橡皮似的东西,从中他还能吸出一种又甜又温暖的液体。他的嘴感觉到温暖,他的舌头尝到了甜味,他的嘴唇感触到柔软之物。于是在他的生活中又增添了一种非常基本的舒

适感——一种原始的亲密行为。往后，在成年人生活中，这种行为将会以多种伪装形式再度出现。

这些就是人类在婴儿期中的最重要的亲密行为：母亲将婴儿抱在怀里，带着他、摇着他、拍着他、弄着他、吻着他、摸着他，给他洗澡、喂奶，还为他低吟轻唱。婴儿自身在这早期阶段惟一的积极接触动作就是吮吸。但是，他能发出两种信号来唤起别人的亲密行为或者鼓励母亲做出接触动作。这两种信号就是哭和笑——啼哭引来接触，微笑则有助于延续接触。啼哭的意思是“到这里来”，微笑则是“请留下”。

啼哭行为时常被人误解。因为当婴儿饥饿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或者哪里疼痛的时候，他也用啼哭来表示，所以人们以为啼哭所传递的信息就只有这些，如果一个婴儿哭了，母亲常常想当然地断言，他不是饿了，就是不舒服或者哪里觉得痛了。但事实上未必如此。有时候婴儿啼哭仅仅是表示“到这里来”，而且并没有表明为什么。如果一个婴儿吃饱了，很舒服，也没有任何痛楚，他仍然会哭。这不过是想获得母亲对他的亲密接触而已。如果母亲喂东西给他吃，也查清楚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于是就重新把他放下，这时他很可能又哭起来了。对于一个健康的婴儿来说，这种哭闹的全部含义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身体上的亲密接触，所以他要继续表示抗议直到满足为止。在最初几个月里，这种要求很频繁。好在婴儿还会快乐地微笑，而就是这种包含着强有力吸引信号的微笑，报答了母亲的操劳。

在灵长目动物中，惟有人类婴儿会笑，幼猴或幼猿都不会笑。它们根本就不需要笑，因为它们健壮得很，足以凭自

身的力量攀住母猴或母猿的皮毛并牢牢地依附在它们身上。人类婴儿没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只好以某种方式使自己更能取悦母亲。笑就是人类进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哭和笑还有其第二信号的支持。人类啼哭一开始和猴子一样。当一只幼猴啼哭时，它发出一连串有节奏的尖叫声，但是决不会流泪。人类婴儿在出生后最初几个星期里同样以没有眼泪的方式啼哭，但是过了这最初的阶段，哭除了声音信号之外又有了泣，即流泪。在后来的成人生活中，泣可能单独出现，其自身就是一种无声的信号，但是就婴儿而言，流泪本质上是一种辅助性动作。出于某种原因，人作为会流泪的灵长目动物的这一独特性，至今尚未特别研究，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对于我们人类必定有着某种特别的意义。首先可以肯定，它是一种视觉信号，而且由于我们两颊无毛，其作用愈加明显：眼泪在无毛的两颊上会那样引人注目地闪烁和流淌。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与母亲的反应有关，因为通常母亲会为婴儿“擦干眼泪”。这就是说，她要用一种轻柔的动作将泪水从婴儿脸部皮肤上擦去，实际上也就是实施了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也许，这就是人类幼儿的泪腺会戏剧性地增多分泌，以致时常泪流满面成了第二种重要功能。

即使有点扯远，我们仍有必要记住，人类母亲就如其他许多雌性动物一样，有一种强烈的、想为自己的后代清洗身体的欲望。当婴儿尿湿了自己的时候，母亲会替他弄干净，而大量流出的泪水似乎已演变为一种“尿的替代物”，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招来类似的亲密反应。泪水不同于尿水，它无助于身体排泄废物。少量的泪水分泌即可清洗和保护眼睛，大

量地流泪显然仅在于发挥传递社会信息的功能,因此这一现象只有从纯粹的行为学角度加以解释才算合理。就像笑一样,流泪的主要作用看来也是为了鼓励他人的亲密行为。

婴儿的笑同时也伴有第二信号,即咿呀学语和倾身相就。他微笑着,咿呀着,并朝着母亲伸出双臂。他用这样一种示意性动作表示自己想攀附到母亲身上,或者说要求母亲把他抱起来。母亲会作出同样的反应。她报之以微笑,学着婴儿的咿咿呀呀的语言,伸出双臂去抚摸他或者将他抱起。就像哭泣一样,婴儿的微笑情结大约要到出生后的第二个月方才出现。事实上,第一个月完全可以称为“猴性阶段”,惟有到这最初的几个星期过去之后,特有的人类信号才会出现。

随着婴儿进入第三、第四个月,便开始出现新的身体接触形式。早期的抓握反应和摩洛反应等“猴性”动作隐而不见,继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老练的定向抓握和攀挽形式。在原始抓握反应的情况下,婴儿的手是机械地抓握的,把任何东西塞进他的手,他都会握住,现在,则有了一种新的、有选择性的积极抓握动作,即婴儿的眼睛和手开始配合,也就是说惟有一件特定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才会伸手去抓。而引起他注意的,每每是母亲身体上的某个部分,尤其是头发。这种定向抓握动作通常在婴儿 5 个月时臻于完善。

同样,属于摩洛反应的那种自发的、无定向的攀挽动作也逐渐让位给有倾向性的扑抱,即婴儿特别喜欢攀附在母亲身上,并能按母亲的姿势调整自己的动作。婴儿的定向攀挽动作一般在 6 个月时熟练做出。

我们暂时放下婴儿阶段不谈，先来看看儿童后期情况。很明显，在这一时期早先的那种身体方面的亲密程度逐渐减弱了。婴儿阶段因与母亲保持身体接触而得的满足的安全需要，现在遇到了一种日益增长着的竞争因素，即：想独立行动，想发现世界，想探知环境的需要。这种需要显然不可能从母亲的怀抱中获得满足。所以，儿童必须摆脱束缚，必须放弃早先的亲密行为。但是，世界仍然是个险恶可怕的地方，因而某种非直接的、遥控形式的亲密行为仍然需要，以便在尚未完全独立之前仍保持安全感。触觉联系必须让位给高度敏感的视觉联系。婴儿阶段那种投入母亲怀抱以受庇护的方式必须为一种较不拘束的、互换表情的方式所替代。相互搂抱现在已不再需要，需要的是相互莞然一笑或者放声大笑，相互交换人类所能表现的种种面部表情。早先为招来搂抱的笑脸，现在替代了搂抱。事实上，微笑本身已变成一种象征性的搂抱，一种没有肉体接触的搂抱。这不仅使儿童可以自由地行动，同时也使他可以仅用一个眼神便能重新和母亲发生情感上的“接触”。

儿童开始讲话是下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大约在 3 岁的时候，随着儿童学会了一些基本词语，视觉“接触”之外又有了语言“接触”。现在，儿童和母亲之间可以通过说话而表达各自的“感受”了。

进入到这一阶段之后：早先那种原始的、身体与身体直接接触的亲密行为当然也进一步受到了限制。再要人搂抱实在太婴儿气了。不断增强的想求知、想独立以及想自行其是的意念渐而压倒了想被人搂抱和抚爱的欲望。如果父母在这一阶段

还过分地施行这些原始的身体接触行为的话,儿童不仅不会感到自己在接受保护,反而会感到屈辱。现在再抱他等于束缚他,所以做父母的必须改变方式以适应新的情况。

尽管如此,身体方面的接触并没有完全消失。一旦有了伤痛,或者受了惊吓,孩子仍会欢迎搂抱甚至还会寻觅它,即使没有这些不寻常的事,某种程度上的身体接触也仍会发生。然而,形式上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全身被紧抱,现在只需部分地接触,如松松地抱一下,手臂在肩上搂一下,拍拍头,或者握一下手等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儿童在这后期阶段虽然强烈地表现出向外探求的倾向,但他对于身体接触和亲密行为所带来的舒适感仍有极大需要。这种需要较之于过去,与其说是减少了不如说是被抑制了。触觉上的亲密行为意味着幼稚,所以必须加以放弃,但是实际环境仍需要它。由这种情况而引起的矛盾,其解决方法便是引入新的接触形式,这种形式既可以满足所需的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同时又不会给人以幼稚的印象。

这些经过伪装的亲密行为,其最初的迹象很早就已出现,为此我们几乎又要回到婴儿阶段上来谈了。它开始于最初一年中的下半年,而且与使用所谓的“过渡性对象”有关。实际上,这些“过渡性对象”,就是无生命的母亲替身,其中常见的有三种:一种是婴儿所喜欢的吮吸式奶瓶;一种是质地柔软的玩具;最后一种是柔软的布料,通常是一条围巾或者某一块床布。在婴儿早期阶段,这些东西被婴儿所触摸而成为他与母亲之间的亲密接触的一部分。当然,婴儿在那时是

只要母亲而不要这些东西的,但是这些东西又总是和母亲的身体同时出现,两者有着很强的连带关系。所以当母亲不在时,这些东西就成了她的替身,许多孩子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放在旁边就不肯入睡。睡觉的时候,除非把那条围巾或者那个柔软的玩具放在床上,否则就不得安宁。而且要求还很苛刻——必须是那个玩具或者那条围巾,即使是相同的东西也替代不了。

在这个阶段,这些东西仅仅是在母亲不能亲自陪伴的时候才使用,由此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床上睡觉时这些东西特别重要,因为此时婴儿与母亲身体的直接接触中断了。但是,等孩子长大一点之后,情况就有了变化。现在,由于孩子对于母亲有了较大的独立性,这些作为抚慰者的替代物不但没有减少其重要性,甚至变得更为重要了。有些母亲误解了这种现象,以为孩子大概是出于某种原因而不自然地感觉到不安全。如果孩子吵着要他的“小熊熊”或者“小巾巾”或者“小被被”——这些东西通常都有各自的特殊昵称——母亲可能会将其视为倒退行为。事实上,恰恰相反,孩子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乃是要表示:“我很想和母亲有身体接触,但那太婴儿气了。我现在已有了独立性,已不需要那样了。我只要和那些东西接触,就会感到安全,也就不需要再投进母亲的怀抱了。”诚如一位权威人士所说,儿童的这种过渡性对象“是母亲身上的温馨的回味,是母亲的替身,同时又是以防再度陷入母亲重围的防御物”。

随着孩子一年年长大,这种慰藉物的作用会明显地稳固下来,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一直延续到儿童期中期。在极少

数情况下还可能延续到成年期。我们都很熟悉那种已到婚龄但仍躺在床上玩抱大狗熊玩具的姑娘。我说这是“极少数情况”，但仍需加以限定。那种将自己婴儿时期使用的同一种过渡性对象仍视为宠物的情况，对我们来说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就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这种行为的性质很容易被一眼看穿。所以，我们会为这种替代物再找一种替代物——为孩子气的、母亲身体的替代物找到成年人的、精妙复杂的替代物。譬如，当婴儿时期的那条围巾一旦被换成了一件裘皮大衣时，我们就会带着更大的敬意来看待它了。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亲密行为的另一种伪装形式可以从越来越频繁的打闹游戏中看到。如果说搂抱父母太婴儿气，但这种需要又依然存在，那么问题可能会用这样一种方式加以解决，即：用一种看上去不像正式搂抱的身体接触动作来搂抱父母。于是，亲昵的紧搂变成了一只凶狠的大狗熊的猛扑，拥抱变成了摔跤。在与父母的打闹游戏中，儿童既可以重温婴儿时期的亲密行为，同时又可以将自己隐藏在貌似成年人的假面具后面。

这种把戏玩得相当成功，所以甚至到了少年期还能看到他们与父母做这种打斗游戏。至于到了后来，即在成年人之间，这种亲密行为就仅限于友好地拍拍肩膀或拍拍背了。当然，儿童的打架游戏不仅仅是伪装的亲密行为而已。这里除了身体接触之外，还有大量的活动身体的成分，除了回味往日的亲密之感，还有测试新的身体能力的愿望。但是，往日的那些欲求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很重要——至少比通常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

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和父母的身体接触现在进一步减少了。父亲发现,女儿突然变得不像过去那样爱逗乐了。儿子也羞于和母亲有身体接触。在婴儿期之后的阶段,对独立行动的要求开始表露出来,现在到了青春期,这种要求变得更加强烈而且还引出了另一个执着的要求,即:想保守个人秘密。

如果说,婴儿发出的信息是“抱紧我”,儿童发出的是“放开我”,那么,青少年发出的信息则是“别管我”。关于这一点,有位心理分析学家曾这样写道:青春期“年轻人倾向于自我孤立,从这时起,他和自己家里人生活在一起也会像和陌生人相处一样”。这样的说法,当然不免言过其实。青少年不会随便亲吻陌生人,但他们将继续亲吻自己的父母。确实,这一举动现在已变得较为形式化了,出声的响吻已变成仅在脸颊上啄一下,但不管怎么说,短暂的亲密行为依然存在。虽则如此,他们在这一阶段一般仅限于在诸如迎接、送别、庆贺或者慰问等特殊场合才和人接吻,就如成年人一样。事实上,就他或她在家里的亲密行为而言,青少年已经是成年人——有时还是超成年人。对于这个问题,慈爱的父母会无意识地采用多种方法加以对付。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整衣”模式。如果他们不能直接抚爱子女,他们便会借口说“让我帮你把领带拉直”,或者说“让我给你刷刷外衣”,以此获得身体上的接触。如果得到的回答是“别麻烦了,妈妈”,或者“我自己来吧”,那也就是说,那年幼的已识破了父母的诡计——当然,同样是无意识地识破的。

青春期过后,他们成了年轻的成年人。这时他们要走出

家庭，而从身体亲密行为的角度来看，这时可以说是他们所要经历的第二次出生。就如在 20 年前他们离开母亲的子宫一样，现在他们要离开家庭这个子宫了。亲密行为的原始变化顺序——“抱紧我/放开我/别管我”——现在已满一个周期而重新回到了起点。像婴儿一样，年轻的恋人们说“抱紧我”。偶尔，他们甚至还会互称“宝贝”。自婴儿期之后至今，亲密行为第一次重现高潮。与往日一样，身体接触信号开始发挥神奇的魔力，强有力联系纽带开始形成。为了强调这种联系的力量，“抱紧我”的信息进一步引伸为“永远不要离开我”。然而，这种配偶形式一旦完成或者说一对情侣已组织成一个新的家庭单位，第二轮婴儿期也就结束了。新的亲密行为顺序模仿着先前第一轮顺序继续演化。第二轮婴儿期让位给第二轮儿童期。（这是真正的第二轮儿童期，不可与老年期相混淆。老年期有时被误认为第二轮儿童期，事实上它的出现要晚得多。）

现在，恋爱时那种搂搂抱抱的亲密程度开始减弱。在极端情况下，这对新配偶中的一个甚或两个同时开始感到受缚，感到自己的独立性受到了威胁。这种情况其实很正常，但让人觉得不自然，于是他们认定婚姻根本就是一种错误，便分手了。第二轮儿童期的“放开我”让位给第二轮青春期的“别管我”；第一次青春期中的家庭分化演变为第二次离婚中的家庭分化。但是，如果说离婚创造了第二轮青春期的话，那么，没有恋人，这个“新青年”独自一人又能做什么呢？所以，离婚之后，各人都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恋人，再度经历第二轮婴儿期，再度结婚，然后急转直下又回到第二轮儿童期。

使他们不胜惊异，整个过程重复了一遍。

以上的描述也许有点玩世不恭，有点过于简单化，但它有助于把握要点。对于幸运者来说，第二轮青春期永远不会来临，而这样的幸运者即使在今天也屡见不鲜。他们承受住了第二轮婴儿期向第二轮儿童期的转变。随着新的两性亲密行为和双方共享的父母亲密行为的延续，配偶纽带保存了下来。

到了晚年，作为父母对子女的亲密行为虽不复存在，但情况会由于与孙甥辈之间的亲密行为的发生而得到缓和——这样直到垂暮之年而行将就木之时出现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婴儿期为止。这第三轮亲密行为顺序将转眼即逝。至少就这个世界而言，决不会有第三轮儿童期。我们在生命结束的时候就像婴儿一样，被人用柔软的布料包裹起来，舒舒服服地被安放在棺材里——就如我们在婴儿期里被人放进摇篮一样。我们从长长方方的摇篮里慢慢长大，最后又安眠在长长方方的棺材里。

对许多人来说，很难设想第三轮亲密行为顺序就这样结束了。他们拒绝承认第三轮婴儿期不会演化为第三轮儿童期，即使在天堂里也如此。殊不知，天堂里的情形既理想又永恒不变，那里决不会再有对过多的母性的恐惧，因为天父是没有妻子的。

在描述从子宫到坟墓的一系列亲密行为模式时，我对生活的早期阶段花了较多笔墨，而对后期的成人阶段则匆匆带过。这样做是为了揭示亲密行为的根源，而现在，我们可以在下面各章里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成年人的行为了。

第二章 两性亲密行为的诱因

每个人的身体都经常不断地向周围的人发出信号。这些信号中有些会引起亲密接触,有些则阻碍这种接触。除了偶尔在无意中碰撞到别人,我们在尚未仔细地辨认这些信号之前是决不会相互触摸身体的。然而,我们的头脑在精确鉴别这些引诱信号时却是非常出色的,时常使我们于瞬息之间便能总体上把握某种情状。我们倘若在一大群陌生人中间意外遇到一位往日的挚友,只需对他看上几眼我们就会上前和他拥抱。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们行为轻率;这只是说明,我们的大脑特别灵敏,它在清醒的时候能对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的外貌和心情作出迅速的、几乎是即刻的反应。数百种来自他人的身材、肤色、声音、气味、姿势、动作和表情的不同信号一下子闪电般地进入我们的对应感官。我们的大脑随即开始工作并马上作出判断,是上前接触,还是敬而远之,几乎一念而决。

婴儿时期,我们小小的身体和不自觉的动作就曾作为一种强烈的刺激以招引成年人前来和我们作友善的接触。那

胖胖的脸蛋、大大的眼睛、笨拙的动作、短短的四肢和圆鼓鼓的身躯,全都有利于招来接触。此外,还有那种傻乎乎的微笑和哭闹等强信号。显然,人类婴儿浑身带有招致亲密行为的诱因。

作为成年人,我们在譬如生病或者遇到不幸的时候也会发出类似的痛苦或者求助的信号,这些信号就发生于激起他人身上的一种与父母反应非常相似的伪父母反应。还有,如我们以握手的形式与他人作最初的身体直接接触时,我们几乎总是要伴之以脸部的微笑。

这些就是亲密行为的基本诱因;但是,随着性的成熟,人这种动物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信号领域,即性信号领域。这些信号的目的就在于激发男性和女性进行不仅限于单纯友谊的相互接触。

有些性信号带有世界普遍性,适用于所有成年人;有些则带有文化差异性,至少就生物学角度而言是如此。有些与成年人的男女性别特征有关;有些则与成年人的行为如心境、姿势和动作有关。考察这些性信号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对人体作一巡视,同时在每一个有重要考察价值的地方作短暂的停留。

双腿分叉处 既然我们是在谈论性信号,那么从这个最重要的生殖区域开始并由此向外延伸是合乎逻辑的。双腿分叉处是最主要的禁忌区,这倒不仅仅因为它是外生殖器的所在地,而在于种种重大的禁忌事件如便尿、拉屎、交媾、口淫、射精、行经、手淫等都集中发生在这一小小的人体区域里。由于与这一系列行为有关,它总是被列为人体最隐秘的

区域也就不足怪了。所以,当男女关系尚未越过早期身体接触阶段就将这一区域作为亲密行为的一种视觉诱因而加以直接暴露,可以说,这种方法由于性信号过于强烈而不适于在这一时期使用。反过来说,当关系发展到程度较高的生殖器亲密阶段,作为视觉展示,这一方法通常又使用得太晚,以至于男女双方一般都得通过触觉才能最初经验到对方的生殖器。所以,在现代人求偶过程中,直接注视对方的生殖器,其作用相对要小一些。尽管如此,人体的这一部分却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虽然不可能直接暴露生殖器,但始终可以找到变通的方法。

首先是利用衣着来显示藏在下面的生殖器的自然线条。对于女性来说,这就意味着要穿小得有点感到不舒服的长裤、短裤或者游泳衣。但是,正因为这些服装绷得很紧而嵌入阴部缝道,致使生殖器的形状隐约显露在男性的眼前。这当然是只有现代才有的情况,但类似的男性显示却有着相当长的历史。在一个将近两百年的时期中(大约从 1408 年到 1575 年),许多欧洲男子都穿一种阴囊袋,间接地显示生殖器,并以此作为炫耀。开始的时候,由于当时的男子都穿极紧的长裤,两腿分叉处便鼓起一个小小的半球。那种紧身裤确实很紧,穿在身上必然会显出这样子。后来,这个半球变得越来越小,同时又越来越往前突出,给人的印象仿佛是,穿这种裤子的男人,其阴茎好像是永远勃起的。为了强调这一点,这突起部分的旁边,有时会缝上一圈不同颜色的布料,有时甚至还会用金银珠宝来加以装饰。

像这样大肆渲染的生殖器显示,今天虽然已不复存在,

但仍有某种余音在回响。因为就在 20 世纪的 60 和 70 年代，年轻男子又开始穿上了紧身裤。和现代年轻女子一样，现代年轻男子也穿着紧得不能再紧的牛仔裤，从而使其阴茎由于被固定在某个位置上而突显出来。如果说，上一代年纪较大的男子由于穿的是宽松的裤子、因而其阴茎是不显眼地挂在两腿间的话，那么和他们相比，今天的年轻男子由于穿的是紧身牛仔裤，因而一个个都是挺着阴茎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和过去的阴囊袋相比，今天的牛仔裤虽然算不上是赤裸裸的生殖器显示，但其效果却是一样的，都可引起女性的注意。令人惊异的倒是，这种情况竟然没有招来道德界人士的批评。

其他通过服装显示生殖器的现代方法，都带有标新立异的性质，而且从未被普遍接受过。这些方法，包括女子穿游泳衣，或者穿那种在阴阜部位饰有毛皮或者饰有类似生殖器形状花边的紧身短裤。另外一种间接显示生殖器的方式，也是从未受到批评的方式，就是苏格兰人历代相传的毛皮袋。这种佩戴在两腿分叉处的毛皮袋是一个象征性的阴囊，通常上面还覆盖着象征性的阴毛。

一种在视觉上不那么直接的传递生殖器信号的方法，是用身体的其他某个部分作为“生殖器影射”或者模拟。这种方法能使重要的性信息得以传递，而真正的生殖器则完全隐而不露。这样的方法有好几种，为了了解它们，我们必须再来观察一下女性性器官的解剖构造。鉴于象征的目的，我们说它是由一个洞（即阴户）和两层皮（即小阴唇和大阴唇）组成的。如果说，这些是被掩盖起来的，那么任何与它们有某

种程度相似的其他器官或者部位就很容易被用来作为“生殖器影射”以达到传递性信号的目的。

作为洞的替代物,肚脐、嘴、鼻孔和耳孔是最理想的候选对象。这四种器官都带有点禁忌的意味。在公开场合用手指挖鼻孔或者挖耳孔是很不文雅的。但同样的动作如用手擦前额或者揉眼睛,就不会招来非议。嘴则出于某种原因时常要加以遮掩,即使不用面纱,至少在打哈欠、喘气或者格格大笑时要用手遮掩一下。肚脐的禁忌程度更大,就是在最近几十年间,照片上若出现肚脐也要在印出之前将其完全抹去,以免我们看到它的形状而引起联想。在这四种不同形状的“洞”中,看来惟有嘴和肚脐是特别地被用来作为阴户的替代物的。

嘴 是最重要的替代物,它在两性交往过程中传递大量的伪生殖器信息。我曾在《裸猿》一书里指出,人类往外翻的嘴唇在动物界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特性也许能作为一方面的理由来说明,人类红润肥厚的嘴唇之所以发展得酷似阴唇,与其说是纯粹的文化问题,不如说是生物学问题。像真的阴唇一样,人类嘴唇在性冲动的时候也会变得较平时更红、更饱满,而且像阴唇一样,嘴唇也环绕着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洞穴。从历史上最早的时代起,女子的嘴唇就用人工染料加以渲染,即使在今天,唇膏仍是一种重要的化妆品。虽然所用的颜色随时兴而变,但是用不了多久又总会回复到粉红至大红这种系列的颜色上来,也就是说再现性欲高潮时阴唇所呈现的那种腓红色。当然,这不是对生殖器信号的有意识的模仿;只是这种颜色“有性感”或者“有吸引力”,至于为

什么会“有性感”或者“有吸引力”，人们是从不过问的。

成年女子的嘴唇很典型地要比男子的嘴唇稍大一点，也稍肥厚一点，如果这里有什么象征意义的话，那正是人所指望的。所以女子涂唇膏时常会超出嘴唇本来的范围，使自己的嘴唇显得更大，从而强调男女嘴唇的大小差异。这也可以说是在模拟性兴奋时因充血而肿大的嘴唇。

许多作家和诗人都把嘴唇和嘴看作是一个极具性感的人体区域，尤其在男女热吻的时候，男子会将自己的舌头像阴茎一样插入女子的嘴里。也有人认为，女子嘴唇的构造反映出她下部生殖器的构造。凡嘴唇肥厚的女子都生有肥厚的阴唇，而嘴唇薄又时常紧闭的女子，其阴唇也是又薄又紧的。当然，就实际而言，这种说法并未反映出人体模拟的精确性，只是提出了关于女性身体各部形态统一性的问题而已。

肚脐 较之于嘴一直很少招来非议，但是近年来发生了一些令人奇怪的关于肚脐的事情，表明它也在公开扮演生殖器影射物的角色。不仅在过去要将它从照片上抹掉，即使最初的“好莱坞守则”也明文禁止暴露肚脐，所以战前电影里的伊斯兰舞女总是要用某种装饰品将自己的肚脐遮掩起来。关于这种禁忌，谁也没有作过真正的解释，有的只是一种搪塞，说暴露肚脐可能会引起儿童的好奇，询问这是干什么用的，因而会使父母面对一个棘手的“生理问题”而左右为难。然而，就成年人而言，这显然是胡说八道。真正的原因在于肚脐会使人联想到另一个“隐秘的洞穴”。由于伊斯兰舞女脱下面纱后很可能会扭动腰身跳起东方色彩的肚皮舞来，而

在跳这种舞蹈时,肚脐的张合扭动具有性挑逗的意味,所以好莱坞才决定把人体的这一颇不雅观的部分遮掩起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时,“好莱坞守则”在西方开始松动,而阿拉伯世界本身出于新起的共和精神倒开始想扭转风气了。埃及的肚皮舞女接到官方通知,规定她们在跳“传统民间舞”时不得暴露肚脐,以免有伤风化。新政府还坚决要求她们以后要用某种轻薄的布料适当地将本来裸露的腰部遮掩起来。于是,当欧美女子的肚脐在电影里和沙滩上重新显露时,北非女子的肚脐却退缩到一个新的隐蔽处去了。

裸露的肚脐在西方世界复出之后,经受了某种古怪的调整。最初是改变形状。从绘画和照片对肚脐的再现来看,那种老式的圆形肚脐正在渐渐地让位给一种狭长垂直的槽形肚脐。在调查这一古怪现象时,我发现,和过去艺术家雇用的女模特比较,当今的女模特和女演员中显露出垂直槽形肚脐的比显露出圆形肚脐的可能要多 6 倍。从整个美术史发展过程中随便挑选两百个表现女性裸体的绘画作品和雕塑作品加以浏览,便会发现其中圆形肚脐占 92%,垂直槽形肚脐仅占 8%。同样考察一下现代摄影女模特和电影女演员的照片,又会发现一种明显的变化:垂直槽形肚脐的比例现在已增加到 46%。这种情况部分可归因于现代年轻女子一般都比较苗条,但这也仅仅是部分原因,虽然一个肥胖臃肿的女子确实不可能生有一个狭长垂直的肚脐可供展示,但同样确实无疑的是,一个纤细颀长的女子也不一定就有一个垂直槽形肚脐。莫迪里阿尼画的苗条女郎,她们所展露的肚脐就和

雷诺阿画的肥硕女裸体的肚脐完全一样，是圆形的。再说，在20世纪70年代，即使两个身材相同的年轻女子也能轻而易举地展示两种迥然不同的肚脐形状。

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是不知不觉间演化而成的呢，还是现代摄影家们有意促成的，现在尚未完全弄清楚。它似乎和女模特在展示肉体时巧妙地改变躯干姿势有点关系，也可能与猛烈地做深吸气动作有关。不管怎样，这种新的肚脐形状的最终目的则是确定无疑的。那种古典式的圆形肚脐，就其洞穴象征意义而言，太容易使人联想到肛门，而现在这种椭圆形的、垂直而狭长的肚脐，则自然而然地就能强烈暗示出生殖器的形状，于是它作为性象征物的质量也就大大地提高了。显而易见，这就是女性肚脐在西方世界公开显露并作为一种性信号传递方式开始发挥其妙用之后所发生的情况。

臀部 离开两腿分叉处以及那里的种种替代性影射物，绕到骨盆的后面，我们便看到臀部的两个肥厚多肉的半球。女性的臀部较男性更为发达而引人注目，但无论男女，其发达的臀部作为人类独有的特征是其他灵长目动物所不可比拟的。如果一个女人弯下腰，把自己的臀部赤裸裸地呈现在一个男人眼前，做出灵长目动物诱使异性交配的典型姿势，那么这个男人就会看到她的夹在两个光滑多肉的半球间的生殖器。由于这种关系，臀部对于人类来说就成了重要的性信号，它很可能还具有非常古老的生物渊源。它是其他动物“性肿胀”的人类对等物。两者的区别是：就人类而言，这一状态是永久不变的，其他灵长目动物的臀部肿胀随月经

周期而起伏，雌性动物在临近排卵期并准备交配时臀部肿胀得最大。人类女性几乎随时都可以接受性交，她的“性肿胀”自然也就永远保持着。由于我们的远古祖先越来越多地采用直立姿势，生殖器的显露也就越来越多地从身体的后部移到了前部。但是，臀部仍保留着性的重要性。尽管人类性交绝大多数是在身体的正面进行的，但是女性依然可以用某种方式通过对自己的臀部的强调来发出性信号。今天，只要一个少女在走路时稍稍加大一点臀部扭动的幅度，就能向男子发出强有力的性感信号。如果她采用一种姿势，使自己的臀部“偶然地”比平常稍翘起一点，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有时，譬如在有名的“翘屁股”肯肯舞动作中，仍可以看到远古灵长目动物交配时那种撅臀姿势的全套翻版。而关于某男子想打一下或者摸一下一个弯腰拾物的少女屁股的笑话，也是随处可见到的。

从古说来，有两种臀部现象值得一谈。第一种是称之为“肥臀”的自然现象；第二种是人为的，即裙撑。肥臀就如字面所示，意即屁股肥大，同时也指在某种人类文化中发现的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臀部突出现象，这一现象在南部非洲布希曼族中尤为普遍。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类似于骆驼背峰的脂肪储存现象，但鉴于那里的女人臀部同样比男人大得多，所以还是将它看作是从人体这一区域发出的一种特殊的性信号更为合理。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布希曼女人在这种信号的发展方面胜于其他种族。但是很可能，这恰恰是我们远古祖先的一种最常见的典型状况，只是后来为了适应环境，臀部才慢慢变小，最后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那种较为紧缩

的女性臀部。可以肯定,布希曼人的生活区域一度曾远比现在为大,在后来黑人扩张之前,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他们所有。

同样令人惊异的是,欧洲和其他任何地方的许多史前女性雕像或塑像也经常显示出类似的状况,即都具有与被雕塑的一般胖瘦的人体完全不成比例的、既硕大又外突的臀部。对此只有两种解释:要么是史前女人天生就有可向男人发出大量性信号的大屁股,否则就是史前的雕塑家特别迷恋女人臀部的性感特征,因而他们像现在的许多漫画家一样,在兴之所至地发挥艺术想像力。不管哪种解释对,反正在史前时代,臀部有着至高无尚的地位。奇怪的是,后来随着艺术形式的演进,一个地区接着一个地区,大臀部的女性形象开始消失了。在任何一个地区的史前艺术中,凡是大臀部的形象总会被发现是最早期的作品。后来,她们不见了,而由比较苗条的女性形象取代了她们。除非承认,大屁股女子在史前时代早期确实普遍存在,只是后来渐渐消失了,否则的话,便无法对导致史前艺术中的这种广泛变易的原因作出解释。男子至今仍对女子的臀部深感兴趣,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女子臀部现在已缩到了我们在 20 世纪电影银幕上看到的那种自然比例。像古埃及壁画上所描绘的舞女,是很不易在现代夜总会里找到工作的,而米罗的维纳斯倘若是在今天被雕塑的话,她的臀围将不会超过 38 英寸。

如果这种标准还有什么例外的话,那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们表现出一种朝向史前时代的返回倾向,同时也显示出男子对夸大了的女子臀部的兴趣再次萌

生。现在,我们将离开肥臀这种多肉现象,转而来谈一下那种人为的方式——裙撑。裙撑和肥臀的效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臀部的一种扩大。但是,就裙撑而言,这种扩大是通过在女子的裙子下面塞进厚厚的垫料或者撑上某种架子而得到的。最初,它是一种带衬的裙子。在欧洲时装界,用垫料沿骨盆将胯部垫高的习惯相袭已久,而若需要在某种场合显示新颖的臀部,只要将身体前面和两侧的垫料拿去即可。由于已有这种习惯,后来创造出来的裙撑与其说是夸大臀部,不如说是“缩小”,所以没有遭到什么非议就进入了高级时装界。通过这种消极方式,它有效地避免了明显的性暗示。19世纪70年代的加箍或加垫裙撑虽然仅流行没几年就消失不见了,但到19世纪80年代,裙撑又以一种甚至更为夸张的形式卷土重来。这时它已变成一种类似屋檐的东西伸展在女子的臀部上方,而且是用铁丝网和钢丝弹簧加固的,因此给人的印象之强烈,甚至连一个懒洋洋的布希曼女人见了也会大吃一惊。尽管如此,这种裙撑到了19世纪90年代还是消隐了,至于日益变得像运动健将似的20世纪女子,她们是从不希望裙撑被重新起用的。因而,在现代,扩大臀部的做法仅限于那种不大有人问津的“假臀”,仅限于做挑逗性“勾引”动作,或者仅限于漫画家的画板。

腿 从骨盆往下移,女子的双腿作为性信号传递物,也颇能引起男子的兴趣。从解剖学上看,女子大腿外层的脂肪积累比男子多,因此在某些特定时期,丰满的大腿是性感的象征。在平时,只要显露大腿肌肉就足以发出性信号。毋庸赘言,显露的部位越高,刺激性就越大。理由很简单,因为部

位越高也就越接近生殖器区域。人为强调腿部的方法中有一种叫“假腿肚”的东西,将它绑在不透明的长统袜里,可使腿部显得丰满;不过,这种东西就像“假臀”一样很少有人感兴趣。比较普遍的是高跟鞋,因为踮起脚尖被认为有助于表现腿部曲线,同时又能增加腿的外观长度,而之所以这样,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四肢变长是青春期发育成熟的一大标志。“双腿修长”即意味着性成熟,因此也就是有性感。

至于脚本身,许多女子时常倾向于将其塞进过紧的鞋子 里,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就是成年女子的脚生来就比成年男子小。所以,进一步强调这种差异将使女子的脚更具女性魅力,从而成为一种向男子发出的性信号。女子纤小的脚时常受到男性崇拜者的赞美,因此许多女子不惜忍受折磨也要使自己的脚变小。男子的这种传统态度,可由拜伦的话加以概括。他曾写道:“双脚如此娇小轻盈,匀称而秀丽,其完美神韵可谓世间难寻。”这种对女子双脚的看法,也反映在流传已久的故事中。这个故事至少可以追溯到 2000 年前,故事说灰姑娘的两个外貌丑陋的姐姐因为脚太大而穿不进那双小小的水晶鞋,而美丽的女主人公因为有一双能穿进那双水晶鞋的娇小的脚,终于赢得了王子的爱情。

在中国,要求女子有小脚的风气一度曾发展到了可怕的境地,女孩子们往往不得不忍受缠足之苦,使自己的双脚变得严重畸形。缠过的脚也叫“金莲”,穿在小巧的绣花鞋里看上去是那样有吸引力,但是脱掉鞋子露出光脚来,其样子简直就像变了形的猪蹄子。尽管如此,忍受缠足之苦是那样重要,因为一个年轻女子的商业价值就是根据她的脚小程度来

决定的。作为新娘,她的身份的高低也同样取决于她穿的鞋子小到何种程度。而穿着过紧的鞋子又每每叫喊“脚痛得要命”的现代女子,说到底只是以一种较为温和的形式在重现这种古老的现象罢了。关于“金莲”这一习俗,冠冕堂皇的解释理由是说这表明女子不需要工作——因为她已行走不便,所以不可能工作了。但是,她的丈夫同样不需要工作,他的脚却始终是完好无损的,由此看来,还是说它在于夸大性差别倒是一种更为基本的解释。这种解释也适用于其他许多情况。某种特殊的变形,或者某种过分的夸张,每每是以“高级时尚”或者风格为理由而冠冕堂皇地加以施行的,但是更深一层的解释则是:这种变易都不同程度地强调女性(或者男性)的某一生物特征。女子束腰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又一例证。

除了解剖学方面的情况,女子双腿的姿势也能传递性信号。在许多民族的文化中,人们要求年轻女子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不可将双腿叉开。因为叉开双腿就等于“开放”生殖器,虽然生殖器本身并不会被人看见,但这里的意思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样的。近年来,由于女子穿长裤已成时尚,加上礼俗规矩的淡化,女子叉开双腿的姿势已越来越司空见惯,而且越来越频繁地为广告女模特所采用。过去一度被认为过于强烈的信号,现在已变成单纯的需要;过去令人震惊的姿势,现在只是有点逗人而已。但是,尽管如此,凡穿着短裙的年轻女子则仍遵守着老规矩,因为若将仅穿着一条紧身短裤的双腿分叉处张开而坦露出来,在绝大多数场合仍然是一种过于强烈的性挑逗信号。

所以传统上所谓“识礼女子”都并拢着双腿，但如果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的话，也会有某种危险。如果某个女子老是将自己的双腿紧紧地并拢着，或者将双腿交叉起来而使大腿部分紧紧地挤作一团，那么她也会因为“过分紧张”而招来新的非议。因为按照绝对清教主义的说法，她这样做恰恰暴露出她内心深处充满了性的意识。事实上，不适当地想尽力掩盖自己的生殖器几乎和故意显露它一样会引人注意。同样，如果一个年轻女子在坐下时由于裙子稍稍掀起而多露出了一点大腿，这时她若有意把裙子再拉拉好的话，反而会使人觉得更具性的意味。惟一不含性意味的信号，来自舍弃极端而适中的自然动作。

和女子一样，男子叉开双腿也带有类似的信号，因为这一动作同样含有“我在你面前露出生殖器”的意思。叉开双腿，巍然而坐，这是一种信心十足而惟我独尊的男性姿势。（当然，如果是由于过度肥胖而无法并拢两腿，那就另当别论了。）

腹部 从生殖器区域往上移，我们就到了腹部。腹部有两种典型形状，一种是扁平的，另一种是坛状的。年轻恋人一般喜欢扁平的腹部，而坛状腹部普遍见之于饥馑儿童或者贪食男子。成年女子即使同样贪吃而肥胖，也很少会像成年男子那样变得大腹便便。这是因为，女子发胖大多表现在大腿和臀部方面，而不是在腹部。当然，无论男女，倘若肥胖得太过分，两者都会变得像大坛子似的，但若仅仅是较贪吃一点的话，两者的脂肪分布情况则是有明显区别的。然而，许多本来比较削瘦的男子到了中年或者老年期，也会呈现出中等

程度的坛状腹部。这又作何解释呢？

有时，一幅漫画比专门家的才智更能说明问题。请看这样一组连环漫画：一个坛状腹部的中年男子站在沙滩上，不远处有一个穿着比基尼泳衣的美貌少女正向他走来。当她走近时，那中年男子看见了她，便开始拼命收腹，而当她与他擦身而过时，他的腹部已紧收得凹了进去，胸部则挺了出来。接着，那少女走了过去，那男子的腹部也开始松弛，随着她越走越远，他的腹部也就越来越松弛，最后完全恢复了原样。这组漫画很明显地旨在反映男子对自身的体形——也就是他的性形象的有意识控制，但是其中也显露出某种无意识的或者习惯成自然的东西，即男子的性显示。因为男子在性兴奋或者在延长性快感时，会自动地作出紧缩腹部肌肉的努力。这一点即使撇开个体差异不谈，仅从年轻男子和年长男子之间普遍的体形差异方面也能得到揭示。年轻男子的性能力一般比年长的强，他们的体形因而也总是往里收而不是往下坠的。他们具有人类典型的健壮体魄——肩阔、胸宽、胯窄，而扁平的腹部是这种上宽下削体形的一部分。年长男子的体形则有往下垂的倾向，肩圆、胸平、臀肥，其鼓起的腹部也就成了这种上削下宽体形的一部分。通过这样的体形，年长男子明白无误地表明：“我已经和那种风流浪漫的年月告别了。”

在现代，年长男子每每将青春活力和性功能视为至高无上的偶像而加以崇拜。他们拼命挣扎，试图阻止这种几乎无法避免的体形变化趋势。他们严格节食，热衷于体育锻炼，有时甚至穿上紧身马甲，并且有意识地收紧腹部，想使自己

松弛的腹部肌肉尽可能地显得坚实一点。实际上，只要他们能一次又一次地坠入情网，就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他们会发现，要使腹部紧收，幽会跟节食、穿紧身马甲和体育锻炼一样有效。这是因为，当性欲高涨时，他们的腹部肌肉自然就会紧缩并保持紧缩状态，所以只要他们在谈情说爱，他们便会真正地在生理上恢复青春，因为他们的身体会作出最好的反应以配合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许多男子确实时常在这方面作出努力，但除非这样的行动有一定的持续性，否则那不可阻止的体形变化将再次发生，使他们在身体上的成效变得十分有限。当然，这种寻花问柳的行为若发生在一个身为一家之长的年长男子身上的话，那他的家庭很可能会被弄得鸡犬不宁。

年长男子的情形并非向来如此。在现代医学奇迹般地将我们的寿命延长到这样一种不自然的程度之前，像现在的老年男子早就安然入土了。根据我们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的体重和生命周期的其他种种特征加以判断，男子的自然寿命很可能是在 40 到 50 岁之间，不会比这更长，超过 50 岁可谓洪福非浅了。此外，在早期历史上，年高德劭的男子往往是靠他的社会权力而不是靠青春活力来维护他的形象的。年轻美貌的女子每每是由男子买下，而不是因为男子取悦于她才得到她的。一个肥头大耳的老爷或者一个大腹便便的财主，根本无需为自己臃肿不灵而毫无性感的体形犯愁。在伊斯兰社会，这种状况就导致了肚皮舞现象的产生。这种舞蹈，最初来自女子用下体的骨盆部分在肥胖无能的老爷或者主人身上所做的按摩动作，就是这种女子为刺激肥胖但有权

势的男人而引伸变化出来的各种巧妙动作,构成了著名的东方肚皮舞的基础。后来,为了观赏的目的,这些动作变得越来越精妙,最后变成了我们今天在夜总会和歌舞酒吧里所常见的那种表演。

对于现代男子来说,不考虑男性挑逗信号而想占有女子,一般说来只能去嫖妓。现在,男子若想与女子维持较长时间的关系,就得更多地有赖于他自身的性显露。在这方面,他已回复到人类生活中比较自然状况,但是问题在于他的寿命也同时被人为地延长了。由于这一原因,当一个男子年过 30 而不可避免地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性能力衰退时,他就不得不为重获“青春活力”而操心了。如果一个人的自然死亡年限在 40 岁,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剩下的时间也足够用来抚育后代。但是现在,一个做了父亲的男子几乎还要活上半个世纪,问题就变得严重了——各种各样的节食指导书、健身房和其他防衰老的措施大受人们欢迎,就证明了这一点。

腰 现在,我们再回到女性性信号领域中来。女子的腰比男子细,或者说,由于她生有宽阔而适宜怀孕的胯部和圆鼓鼓隆起的胸部的缘故,她的腰才显得比较细。因此,腰细也就成了女性的一种重要的性信号,而且和前面谈到的人体部位一样,可加以人为的夸张。要使这一部位的性信号变得更为强烈,直接的办法是束腰,间接的办法是增大乳房和臀部。两种办法结合起来用,则会使腰发出更多的性信号。要使乳房显得丰满,可以通过穿紧身内衣和胸罩使其耸起,可以用文胸将其垫高,或者做整形手术使其增大。要使臀部显

得肥腴,可以穿上假臀,或者穿硬布料的紧身裤子,使臀部线条突显出来。至于腰本身,则可以用束腰布或者用皮带将其收小。

女子束腰有着漫长而痛苦的历史。在早期历史上,束腰之风盛行,有时竟严厉到不惜妨碍年幼女孩的肋骨和肺部的发育,也不惜影响成年女子正常呼吸的程度。在维多利亚王朝后期,所谓有魅力的少女,她的腰围尺寸必须和她的年龄相等。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年轻女子不仅整日穿着紧身胸衣,而且在睡觉的时候也不敢脱下。后来到了流行裙撑的时代,对腰的束缚才有所放松,这显然是因为穿着有撑架的大裙子胯部显得很宽,相形之下,腰看上去已经很纤细了。

20世纪女子的腰已不大再受这种人为束腰的折磨了,而且往往是根本不束腰。但是,代替束腰带的却是同样有“束缚力”的严格节食。在今天,一般英国女子的腰围是27.7英寸。标准美女特薇琪,《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典型“女伴”,一般的“世界小姐”,她们的腰围都是24英寸。现代女运动员由于需要较坚实的身体肌肉,其腰围一般达29英寸。

更有意义的是将这些数字和胸围的臀围的尺寸联系起来,并由此揭示出有关女子基本体形的“腰部曲线”问题。特薇琪(胸、腰、臀三围为30—24—33)和“世界小姐”(三围是36—24—36)虽然腰围大小相同,但后者的腰更引人注目。

腰的另一个问题也需要加以注意,即腰部曲线是从上下两端向中间曲入的,而上下两端的曲度可能有所不同。“世界小姐”是完全平衡的——从胸到腰和从臀到腰各曲入12英寸。但是,一般英国女子从臀到腰的曲度要大于从胸到腰的

曲度(37—27.7—39)。由于其臀围比胸围大2英寸,因此也就有了所谓的2英寸“下落”。这种情况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女子身上也很普遍。在意大利,同样是2英寸;在德国和瑞士,是2.7英寸;在瑞典和法国,则是3.1英寸。

这些数字显示出,普通女子和《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女伴”有着明显和重要的区别。典型的“女伴”三围是37—24—35。换句话说,从胸围到臀围不仅没有“下落”,反而有2英寸“上升”。因此,说她是“大胸脯”并不直指她的胸围尺寸。她的胸围和一般英国女子的胸围一模一样大小。她之所以显得“胸部饱满”乃是因为她的腰围和臀围大约小了4英寸,使她呈现出一种上重下轻的体形,从而把别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她的胸部,尽管她的胸部事实上并不比别人大。要发现这样一种不寻常的女子并非易事。因为要刊登在杂志上,被照相的女子必须赤裸裸地坦露自己的胸部,所以她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生理特点而不能借助于任何人为的手段。为了对此有更充分的认识,我们现在不妨离开腰部,转而对胸部作一专门的考察。

胸部 在灵长目动物中,惟有人类女性生有一对隆起的半球形乳房。这对乳房即使在不分泌乳汁时也是高高隆起的,所以很明显,它们的功能不仅限于给婴儿哺乳。我曾经指出过,从乳房的形状来看,我们很可以将它们认作人体基本性感区域的又一种模拟物;换句话说,它们是半球形臀部经过生物发展后的翻版重现。这使得女子在以人类独有的直立姿势面对男子时,仍可以发出强烈的性信号。

人体的另两个部位也有影射臀部基本形状的作用,只是

它们的强烈程度不及乳房。其一是女子光滑而滚圆的肩头。如果把衬衣或汗衫沿肩膀往下拉，使肩头“正好”露出，就会呈现出一个弧度适中的肉质半球。这也是低敞领服装之所以流行的一种最普遍的性感因素。其二是女子光滑而滚圆的膝头。当女子将双腿弯曲并紧靠在一起时，她的双膝便形成又一对具有女性性感的半球呈现在男子眼前。所以，女子双膝也常常被用来展示女性魅力。像露出肩头一样，将裙子稍稍往上拉，使双膝“正好”露出，其性感效果最佳。如果将整条腿全部露出，其效果反而不好，因为此时双膝已失去了自成一对半球的形象，直接让人看到它们不过是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关节而已。但是，无论是肩头还是膝头，它们对臀部的影射作用毕竟很小，惟有乳房才能获得巨大效果。

这里，首先应该把儿童对女性乳房的反应和成年人的性反应区别开来。绝大多数男子自己也明白，他们对女性胸部的兴趣纯粹出于性的原因。与此相反，有些科学家却认为，这纯粹是出于婴儿意识。这两种看法各对了一半，因为两种因素都存在。亲吻女友乳头的男性恋人很可能是在重温幼年的欢悦，而不是在亲吻一个臀部模拟物；但是，观赏或抚弄女子乳房的色情男子，则很可能注重于它们的半球形臀部形状，而并非在回味自己孩提时摸弄母亲胸脯的感觉。对于幼童的小手来说，母亲的乳房是件庞然大物，是无法用手握住的，但对于成年男子的手，女子乳房圆滚滚的外表不仅容易握住，而且显然会使他联想到臀部的两个半球。视觉上也同样如此，一对乳房看上去更接近一对臀部的半部，而不是婴儿吸奶时看到的那种模模糊糊的形状。

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女性乳房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具有这种性的含义。虽然这不是惟一的含义,但是长久以来人们之所以会对女子胸脯倍加注意,其关键却在这里。就早期英国清教徒而言,他们对女子胸脯的注意就是用一件紧身胸衣将其乳房完全压平。在17世纪的西班牙,其措施甚至更为严厉,年轻女子胀鼓鼓的胸脯上都绑上了金属板,以阻止其乳房的发育。当然,采取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女子乳房不感兴趣,真正的不感兴趣应该是对它根本不加理会。我们不如说,之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乃是人们已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即性信号就来自于这个地方,而为了文化上的缘故,必须将其制止。

然而,更为普遍也更为流行的习俗则是以某种方式强调乳房。强调的方式几乎总是使乳房显得更加高耸,而不是更加肥大。换句话说,就是对乳房的类似于臀部曲半球形外表加以改进,穿紧身衣把乳房往上推,使它们高高挺起,这是一种办法;或者,把两个乳房紧裹在一起,使中间的乳沟变得更窄,看上去更像臀部中间的缝道;或者,用开口胸罩托住乳房,使它们向前凸出,而不是向下垂挂。在历史上有些时期,人们对乳房问题的重视甚至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如古代印度的一本房中术指导书有这样一条妙法:“以米汤浸润处女之乳,久而久之,既丰且隆,遂令男士一见倾心,如盗见金,欲罢不能。”

尽管如此,在有些原始部落文化中,松弛的或者下垂的乳房反而受人欢迎,年轻女子受到怂恿,时常不停地拉扯自己的乳房,以期早日使乳房下垂。还有一些地方,只有小乳

房的或者说胸脯平坦的女子,才会有人宠爱。这些有背于一般原则的罕见现象需要加以解释。社会人类学家也许会把这些现象简单地称之为“文化变异”而就此撒手了。他会说,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时期都有其自身的审美标准,事实上任何东西都是可行的,只要它成为某一部落或者某一社会所接受的时尚。这些变异并不具有基本的生物学内涵,只不过是一连串同样有效的变化,而且必须根据它们各自所有的自身价值来加以看待。然而,采取这样的看法势必会引出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成年男子和成年女子之间在身体胸部方面会有那么多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可以说是我们人类独有的典型特征。典型的女性有隆起的双乳,男性则没有,而且不管女性哺乳不哺乳,她的双乳总是隆起的,而其他灵长目动物根本没有这种明显的外部特征。由此可见,对于 *Homo sapiens*(智人)来说,乳房显然有其基本的生物学内涵,那些有关乳房的变异也必须被看作是不寻常的、需要加以专门解释的特殊现象,而不应该将其简单地视为同样有效的、不需要加以解释的文化变异,笼而统之地称为“不同的部落习俗”就算完事了。

要理解这些罕见现象,观察一下典型的女性乳房的“生命周期”是有益的。在儿童期,平坦的胸部上只有一个稍稍突出的小乳头。此后,到了青春期,胸部开始鼓起而形成一个乳苞。在这个阶段,乳房是笔直地向前凸出的。随着乳房逐渐增大,其重量也越来越大,于是开始往下垂,其下部也就比上部更为弯曲一点。然而,乳头依然是朝正前方突起的。这是十几岁少女的情况。其后,到了二十几岁,她的乳房一

方面继续隆起,一方面慢慢地开始往下垂,这样到了中年,如果一个女子不采取人为的托撑方法的话,她的沉甸甸的乳房就会明显地松弛而垂挂下来。由此言之,乳房有三个基本阶段:未成熟少女的乳房很小;年轻的成年女子的乳房坚挺而向前突起;年长女子的乳房则松弛而下垂。

根据上述情况来考察文化变异现象,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未成熟的少女被认为是有性吸引力的,那么小鼓鼓的乳房就会招人喜欢。如果被认为有性吸引力的是年长女子,那么下垂的乳房就会被视为宠物。就绝大多数人来说,被认为最具性吸引力的是中间阶段,即年轻的成年女子丰满的乳房,因为它标志着女性真正的性活动旺盛期。基于这种情况,尚未完全成熟的女子便使用文胸以冒充坚挺而隆起的乳房,年长的女子则希望重新获得性生活早期的形象,于是使用人为的托撑方法尽力使乳房显得挺拔。

至于那种貌似未成熟少女而受人喜爱的情况,有好几种可能的解释。对于生活在一种抑制性欲的清教文化中的男子来说,压平女子的乳房可以减弱其本身十分强烈的性信号。对于想把新娘当作“女儿”而以“父亲”自居的新婚男子来说,像小姑娘似的小乳房当然会显得很可爱。对于潜在的同性恋者来说,女子胸脯平坦看上去更像男孩,所以也就有强烈的吸引力。至于另一种极端情况,由于在许多社会里女子作为母亲抚育子女的作用,在文化上被认为比她作为性对象的作用更为重要,所以年长女子松垂的乳房也就受到崇尚,甚至对少女也要求如此。后者为了使自己的乳房变得“有年纪”,必须用手不停地拉扯乳房,使它们像年长女子的

乳房一样松弛而下垂。

然而,对于人类大多数来说,女子乳房最具吸引力是在两个半球达到最丰满、最外突程度的时候,即在它们因过于肥大而下垂之前。这就是《花花公子》杂志的摄影师所遇到的两难问题,因为既要乳房丰满硕大,又要它们不下垂,实非易事。所以要摄取一张超级乳房照片,他必须寻觅到这样一位难得的女子:她的乳房已发育得像成年女子一样大小,但又仍然像青春期女子一样高耸挺拔。这势必要求他只能在 18 或 19 岁的年轻女子中间进行选择。显然,就这一类型的性信号而言,这种年龄是生命过程中最生气勃勃的时期,也是年长女子不惜用各种各样乳房托衬方法想人为延长或者竭力模仿的时期。

选择腰围和臀围适中的年轻女子可间接地增加超级乳房的效果。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关于女子体形因年龄增长而普遍发生变化的问题。调查证明,一般成年女子的体重每 5 年增加 3 磅。这增加的体重中有一小部分就来自乳房,反过来说,乳房因其自身重量的增加而一年年地往下垂。臀部和大腿在增加的体重中占有相当大一部分,中年女子之所以会呈现其特有的“肥臀”外形,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体形上的“下落”——臀围稍稍大于胸围。在世界上有些地方,尤其是地中海地区,年轻女子一过 30 岁就会迅速地发生这种变化。她们本来的体形既纤细又颀长,后来,几乎是一夜之间,她们的骨盆区域开始膨胀起来,竟呈现出年长女子的那种典型的“妈妈样子”。其他区域的变化没有这么突然,但基本倾向是一致的。这种倾向一直要到垂暮

之年才会扭转，届时身体又开始变瘦甚至萎缩干瘪。

对于许多希望青春长驻的西方女子来说，人类这种自然的生物变化趋势显然是对她们的一种严峻挑战，这就需要她们长期忍受节食的折磨。节食不仅仅意味着她们在和贪食习性作斗争，同时也意味着她们在和自然作斗争。她们不仅不能吃“正常”分量的食物，而且必须故意少吃，才能保持住少女般的体形。当然，情况并不总是像今天这样极端。在过去，一个体态肥胖的成年女子照样有性的吸引力。那些大弧度曲线丝毫不损害女性魅力。不过，它们所显示的只是母性，而不是真正的女性。至于现代女子，因受当前青春崇拜思想的影响，即使在怀孕的时候，也希望自己仍像处女一样娇美。

成年女子圆滚滚的身体曲线，本质上和她已过情欲旺盛的青春时代而进入了母性状态有关，因为已婚女子每生育一次，体重就会增加 7 磅，而未婚女子在同一时间内体重仅增加 2 磅。根据这一道理，一个女子如果希望保持少女体形，她就应该过少女的生活。一个女子只要尚未结婚，不管其年龄如何，从生物学上讲她就始终是一个潜在的交配对象，因此也倾向于保持和她的这一身份相适合的固有体形。一旦她结了婚，便开始放松而进入那种颇为“舒适的”母性状态，她的体形也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虽然绝大多数现代女子把体形的这种变化趋势仅仅看作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但事实上，这是生活中的基本现象，而不是可以避免的偶然事件。从生物学上来说，这必然有某种价值。人们通常为此找到的理由是：胖墩墩的大屁股女人

会生孩子。但这种说法似乎根据不足,特别是臀部变宽并不是由于环绕产门的骨盆自身扩大了空间,而仅仅是由于外部脂肪层加厚的缘故而已(普通女子体内包含 28% 的脂肪,普通男子仅 15%)。还是另一种比较偏重于性方面的解释倒有点道理。身材苗条的少女,是男子观赏的对象——他注视她,轻轻抚摸她,吻她,和她相爱;体态肥腴的成年女子,则是男子成年累月与之交媾的对象。所以事实可能是这样:本来供观赏的理想体形现在变成了供床第之用的理想肉体,“蹦蹦跳跳的小羚羊”变成了“温暖适意的充气软垫”。这样一种变化当然也可用来解释苗条型女模特和丰满型女子之间的区别:前者是可看而不可动的;后者才是供人搂抱抚弄的,因为她已完成吸引异性的生物使命,和一个成年男子结合在一起了。

诚然,我在这里谈论的是两种极端情况。就一般女子的情况而言,少女型体形并不纤细得令人不愿与之交媾,妇女型体型也不肥胖得令人不屑一顾。由少女变为妇女,其程度毕竟是很小的,两者都可能在观赏和床第两方面同时获得成功。成问题的是,现代社会盲目崇拜浪漫神话,认为一对恋人非要年复一年地沉溺在梦幻般的爱情中不可,即使在两人完全结合之后,也想永葆当初那种如火如荼的激情。他们不愿承认如醉如痴的“热恋”终究要被另一种深沉的但不热烈的“挚爱”所取代,而是在婚后还拼命追求着初恋时那种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狂热情绪,以及与当初那种情绪相适应的肉体形态。然而,当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发生时,他们感觉到那如胶似漆的热情终于冷却了,于是他们便怀疑,一定是什么地

方出了毛病，并为此感到沮丧和失望。反省一下，那些早期好莱坞影片也许应对此负有不 小的责任。

体肤 无论男女，无论在哪一种文化习俗中，光滑、清洁和无痣的皮肤都具有巨大的性意义。皱纹、尘垢和皮肤病总是有损性感的。（发生在某些文化习俗中的刺面纹身是另一回事，在那里，刺面纹身不仅不削弱反而会增强性吸引力。）

此外，女子身体的四肢上的皮肤生来不像男子那样多毛，于是她不仅使用油膏、粉脂和按摩方法尽量增强皮肤的光洁度，同时运用各种方法去除体毛，以强调这种性差异。去除体毛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流行在各种文化习俗中。不仅有些“原始”部落有此做法，即使在其他文化中，尤其在古代希腊，也同样有此做法。古希腊女子甚至把自己阴阜上的毛也除去，方法是用手把毛连根拔起——就如一位古代诗人曾写到的那样，“素手拔尽萋萋草”——或者，用灯火或热灰把毛烤焦，使其脱落。

在现代，女子去除体毛使用的是电动剃须刀或者安全剃刀，最近还采用了化学方法。美容专家宣称，在英国有 80% 的女子都长着“令人讨厌的”体毛，虽然较之于男子，这些体毛并不浓密，但总使她们感到浑身不舒服，觉得自己的体肤太男子气了。去除体毛，除了用剃刀刮和使用脱毛霜、润肤膏、喷雾器外，美容顾问还推荐了若干种其他方法，如涂蜡、摩擦、摘拔、电疗等等。涂蜡法是把一种特制的蜡加热熔化，使其成胶糊状时即涂在皮肤上，等它冷却硬化后，迅速将它剥下。由于蜡的粘着力，皮肤上的体毛也就随蜡一起被剥掉了。这种方法和阿拉伯女子很早就使用的那种去毛法基本

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她们用的是一种用糖和水调制而成的糖浆,外加一点柠檬汁。她们把这种糖浆涂在需要去毛的皮肤上,等干硬后,用同样的方法剥下来。

现代男子中间虽然有那么多人每天不厌其烦地刮脸,但他们除了使用传统的剃刀外,从不贸然尝试其他方法。这种情况初看之下令人惊异,再看一下就真相大白了。这不是怯懦,也不是保守,而是一种矛盾心理的表现:他们既要刮掉胡子,又要表明自己是有胡子的。用剃刀刮的目的就在于此,因为刮过之后,脸的下半部仍留有一片青色的痕迹,这片富有男性气的痕迹即暗示出这里原先是长着胡子的。如果采用某种新技术,可以使成年男子的胡子被去除后永不再生,甚至可以使那片青色的痕迹也消失不见,但那反而会遭到男子的拒绝,因为这样的脸实在太女性化了。所以,他宁愿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在一生中花两千多个小时的时间来不断刮洗自己的脸。

在交媾前和交媾本身的紧张状态中,无论男女,其全身的皮肤表层都会在组织质量方面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它会因发热而变得油光光的,而在性欲高潮时,可能还会大汗淋漓。在摄制色情照片时,模特有时就显示出这种状况作为视觉上的信号。皮肤被涂上油脂,显得亮光光的,或者洒上水,给人以大汗淋漓的印象。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并不要人们有意地把水看作是汗,水依然是水。为证明这一点,有些模特还时常会做出似乎刚从游泳池里上来或者刚洗过澡的样子。因为让皮肤看上去明显是在出汗,未免过于露骨,而仅用湿漉漉的外表引发人们的无意识联想就足够了。同

样的道理也能说明，人们在印这类照片时为什么总倾向于使照片的颜色偏红。因为腓红色会使照片上那个少女的皮肤显得非常性感，就像她性欲高涨时那样。这种方法虽然在许多杂志上被普遍采用，但编辑部总是避免“过分泛红”，以免使读者意识到其中的真正含义。

最近，有几种供私人场合使用的、可以使皮肤发亮而更富有性感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恋人们只要把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涂在自己身上，当他们刚刚开始作交媾前的接触时，他们就会看上去（或者摸上去）好像已经进入了性高潮状态似的。譬如，有一种装在喷雾罐里的“爱沫”，喷在身上样子很像肥皂沫，但是当它渗入皮肤时，据制造商说，它会使身体“发出一种奇妙的光泽”。还有一种更具异国风味的东西，美其名曰“祭坛圣油”。另一种称之为“豪华粉脂”的东西，据广告上说是“一种色泽鲜红的护肤霜……有润滑柔滑之功效，拭擦后渗入皮肤，使皮肤保持光亮”。很明显，这里提到的几种重要的刺激信号——红色、润滑、光亮——反复暗示出人体皮肤在真正受到性欲刺激时所呈现的那种充血和出汗的状况。

肩部 女子的圆肩膀我们已经谈过，但男子的宽肩膀也值得一谈。肩膀的宽度从青春期一开始也就成为男子的一种重要的第二性特征。青少年时期，男子肩膀加宽的速度远胜过女子，所以一进入成年期，男子的肩膀就绝对地宽于他的女性同伴。像其他体形上的差异一样，这种差异也同样以各种方式人为地加以强调。从古到今，男子服装一再采用的式样就是垫高肩部，使双肩显得更宽大以传递男性信号。这种

情况的极端例子是军人的硬肩章,它不仅使双肩显得更宽,同时也使它们显得更为方正。这样,它们便和女子窄而圆的双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完全改变了它们固有的半球形外观形状。

头部 在头部有若干种重要的两性差异,首先是两颚和下巴。一般说来,男子的两颚和下巴比女子要稍为发达一点。不知什么原因,很少有人谈到这一事实,然而它却可以为识破男扮女装或者女扮男装提供重要的线索。如果一个男子要装扮成女子,他可以在衣服下面垫些东西做出女子的体形,可以把露出的皮肤刮得干干净净,可以在脸上涂脂抹粉,可以用注蜡法做出一对人工乳房,可以装出一副忸怩女人的样子来——那些喜欢寻芳猎艳的水手可能在某个外国码头上就偶尔遇到过这样的“妓女”,只要多看几眼,他就会发现“她”原来是个冒牌货。这是因为,不管他怎样乔装打扮,他对自己的两颚和下巴总是无能为力的,除非去做大手术。要么,他碰巧正好是个不正常的小颚男子,否则他的发达的两颚准会使他原形毕露。

有些种族,特别是在远东,男子的两颚和下巴并不显得特别发达,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些种族的男子的胡子一般也长得不很浓密。这两种特征之间似乎有某种联系。无论男女,冲着下巴总是一种带威胁性的动作——一种有意识的准备进攻的前倾动作。它与低头弯腰正好相反,后者是在表示谦卑时做出的动作。男子有比较坚实有力的两颚和下巴,也就是说,他始终保持一种果断的前倾姿势。作为一种男性特征,这里的重要性可以从这样的事实中得到证明,即:下巴

短小的男子时常会被嘲笑为“没下巴的怪物”，意思就是缺乏男子应有的勇敢和果断。

鉴于人类最明显的男性特征之一就是有胡子，看来很有可能，胡子是与较为突出的两颗和下巴一起进化而来的。那坚硬发达的颚骨为胡子提供了较好的生长基地，而两种特征合在一起便产生出一种雄赳赳的男性气概。这里，人类特有的下巴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不同，我们的下巴部位有一块向外突出的骨头，而解剖学家目前已认定，这块外突的骨头并没有内在的力学功能。过去，有许多理论家曾对这一人类独有的特征作出过解释，他们认为它与颚部肌肉及舌头的特殊性质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说法最近都被推翻了。现在我们认为，突出的下巴本质上是一种信号标志，而且，只能将它视为一种支撑男性胡子前倾姿态的标志。

面颊 从脸的下部往上移，绕过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嘴，我们来看看面颊。这儿，最重要的信号是泛红，即一种因血管充血而引起的皮肤发红现象。这种现象最初总是发生在面颊部分，在这儿也最明显，然后扩展到整个脸部、颈部，有时甚至会扩展到肩部和胸部。女子的面颊比男子更容易泛红，尤其是年轻女子。在泛红的同时，皮肤也会微微肿胀，从而使面颊上现出一层光泽。这层光泽即使在黑人脸红时也能观察到。面颊泛红是全人类都有的现象，即使是聋哑人和盲人也同样如此，所以说它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物特征。达尔文曾专门论述过这种面颊泛红现象，并作出结论说，这一现象反映出羞涩、惭愧或者谦卑心理，以及表现出“对个人外表的自我关注”。至于面颊泛红的性含义，则可以

用事实加以说明,那就是历史书上记载的:在古代奴隶市场上,被拍卖去充当侍妾的女子,凡面颊容易泛红的,其售价比不常泛红的要高。作为亲密行为的一种诱因,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面颊泛红,看来都应算作是一种强有力信号。

眼睛 人类最重要的感觉器官,它不仅接受我们在前面已加以考察的各种信号,而且自身也发出信号。我们在面对面相遇时,都会反复地作目光接触,先观察一下对方的情绪变化,然后把目光移开以免老盯着对方使其感到不快。然而,在一对恋人之间,较长时间地注视对方则不会使其感到不快,也不会使其难堪。恋人之间“深情地相互注视”有其特殊理由。因为在一种强烈的欢愉之情的影响下,我们的瞳孔会放大到一种异乎寻常的程度,眼睛中央的那个小小的黑点会变成一个大大的黑色圆面。这已经无意识地向自己的恋人发出了强有力信号,表明你对爱情的强烈感受。这个事实只是到了最近才得到科学的研究,但它在几百年前就为世人所知晓,古代意大利美人将颠茄水滴入自己的眼睛,其意就在于人为地制造这种效果。在现代,同样的方法为广告商所使用,他们用黑墨水代替颠茄汁涂在女模特的照片上,使她的瞳孔变得很大以增强性吸引力。

情绪激动时眼睛的另一种变化是眼泪的分泌量会有所增加。在爱意浓烈时,眼泪分泌通常不会趋于极端以致于真的夺眶而出,它仅仅是使眼睛湿润而晶莹。这就是恋人亮晶晶的眼睛。加上放大了的瞳孔,这对眼睛可以说已确凿无疑地披露出恋人的真实心理状况。

眼睛的各种活动也可诱发亲密行为。除了那种众所周知的挤眉弄眼动作外,据说在有些文化习俗中,左顾右盼地转动眼睛,也能作为要求性交的直接表示。在女子的表情中,娴静地低垂着目光当然能表示某种意思,而在男子方面,稍稍地眯一下眼睛便表示他感兴趣。男女初次相遇,只要朝对方多看几眼同样会构成一种表示,或者说是一种暗示动作,意思是:你若不拒绝,我将对你凝目而视。

有时,女子会用睁大眼睛瞪着对方的动作表示她需要肉体接触,而与这一动作联系在一起的女性示意方式,是抖动睫毛或者“眨”(bat)眼皮。这里用到的“眨”(bat)字是从“拍”(bate)转化而来的,原意是摆动翅膀,而这一动作,至少在我们的习俗中,肯定是一种非男性动作,男子只有在嘲弄性地模仿女性动作时才会偶然做一下。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眼睫的动作本质上是女性的,所以对眼睫的修饰方法才为现代女子所大量使用。最初使用的是染睫油,即把睫毛染得又粗又黑,后来又流行卷睫毛,最后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时兴的是在睫毛上粘接人造长睫毛。今天,一家假睫毛公司就能出售不下于 15 种不同的人造睫毛,譬如“能使眼睛有神”的“尖头星形睫毛”、“能使小眼睛变大”的“蓬松睫毛”,等等。这些东西和外国进口的诸如“大束睫毛”、“天然仿真睫毛”和“超级扫帚睫毛”一样,都是粘在上眼皮上的。粘在下眼皮上的,则有“可以使眼睛变得又大又明亮”的“飞翼下睫毛”。像人体其他许多部分的情况一样,只要女子能借此发出重要的女性信号,她就会加以重视。这股修饰眼睫的新潮流,当然会为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多情男子带来一席盛宴,因为他们在和

女子做爱时，其中有一项重要仪式就是咬掉女子的眼睫毛。所幸的是，那里女子的眼睫毛长得非常之快，即使不被咬掉，每隔 3 到 5 个月也会自动更换一次。

眉毛 惟有人类这种动物，才在其眼睛的上方和光滑无毛的额部下端长有两道短毛。眉毛的作用一度被认为是防止汗水流入眼睛，但是应该说表示人的情绪变化才是它的基本功能。在恐惧和惊骇时眉毛会往上抬，在愤怒时会往下垂，在忧虑时会皱在一起，在怀疑时会翘起来。在友好地和人打招呼时，眉毛会迅速地上下微微抖动。

女子的眉毛不像男子那样浓密，所以通过修饰而强调这一点，同样可以使女子更为女性化。拔掉一部分眉毛使它看上去细一点，这是经常使用的方法，这样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流行的女子眉毛被拔得像铅笔画出的一道线那样细了。然而，历史上却出现过甚至比这还要极端的做法，譬如过去日本女子出嫁，在当新娘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眉毛全部剃光。

至于修饰眉毛这一相对来说较不重要的女子美容方式中所含有的性成分，则用下面这一事实足以说明：1933 年，一位年轻女子到伦敦一家医院去应征护士职位，护士长照例向她提了许多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她不可以再钳眉毛。她觉得这一要求简直岂有此理，便向伦敦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法院给予那个护士长正式警告，但是她的这一要求遭到了法院的拒绝。这样一来，那家医院里的病人总算没有受到精心钳细的眉毛的非法刺激，而在白色长走廊里来回走动着的，始终是些眉毛未加修饰的女子。

脸部 在离开脸部之前,与其再看几个更小的细部,不如最后从整体上看看它的全貌。毫无疑问,脸部是整个人体中最具有表现力的部分,它能通过复杂的表情传递无数种精妙的情绪信息。只要放松或者收紧某一部分的肌肉,特别是嘴和眼周围的肌肉,我们便能显示出欢乐、惊异、忧伤、愤怒等各种各样的信号。作为诱发亲密行为的一种方式,这些脸部信号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一张温柔而微笑着的脸,或者一张机警而灵活的脸,会强烈地吸引我们。一张愁苦而绝望的脸,或者一张悲痛万分的脸,同样会刺激我们,引起我们的关切和同情。一张严肃、冷漠或者凶恶的脸,则会引起相反的效果。这些是人人知道的常识。但是,人类脸部还有另一种有趣而持久的作用,这也值得一说。

谈到脸部表情,我们总会说一种是“表面的”,一种是“非表面的”。“表面的”是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用的表情。我们常常说“摆出一副高兴的面孔”或者“给好面孔看”,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公开场合很怕“丢面子”。如果我们想显得友好,就会采用一种温柔、微笑的表情;相反,遇到了比较严重的事情,我们的脸上就会显出一副严肃的或者浮躁的表情。然而,当我们一人独处时,我们就让自己的脸下班了。这时,我们的脸部会呈现出与我们的基本情绪相一致的表情。基本情绪低落的人,虽然他在宴会上尽力面露微笑,这时会沉下脸来,显露出他真正的心境——当然,不是向其他人显露,而仅仅是向自己显露而已。(如果他不去照镜子看看自己的神情,很可能他自己也不会觉察到这一点。)基本情绪欢快愉悦的人,虽然他在葬礼上尽力显得既悲戚又严肃,这时会放松他的脸

部肌肉，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紧闭的嘴松开了，额上的皱纹也消失不见了。

就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即使是基本情绪也时常会改变，所以我们的脸部肌肉并不总是呈现出一种不变的“非表面”状态。很可能，我们在上午心情抑郁，到了晚上就变得心情舒畅了，因此即使在一人独处时，我们的脸部表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过，对于那些不同程度的长时间处于焦虑、忧郁或者愤怒情绪中的人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对他们来说，存在着的危险是，他们的“非表面”脸部表情很可能会完全固定下来；也就是说，他们的脸部肌肉似乎被定型了，老是呈现着同样的基本表情，前额上、嘴周围和鼻子旁边的皱纹几乎成了永恒存在之物。

这样的人会发现，要他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做出不同的“表面”脸部表情是很困难的。忧虑重重的人即使在微笑着和人打招呼时也依然显得很忧虑。牢骚满腹的人即使在开玩笑时也依然显得有牢骚。肌肉一旦被定型总有持久性，而“表面的”表情是附加在“非表面的”表情上的，并不会完全取而代之。就这方面来说，脸部表情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一个人的过去经历，就像它能告诉我们关于他现在的心境一样。

我们现在还不清楚，当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之后，这些“非表面的”痕迹还要存留多久。如果一个人一生中一直是既忧虑又悲伤的，即使突然之间变得万事如愿了，他脸上的痕迹也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果这个人在时来运转时已上了年纪，这些痕迹更加不会消褪。可以肯定，由往日固定下来的脸部表情，即使到了造成这种表情的原因已不复

存在的时候，其自身还要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过，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据我所知，这方面还未有人做过精确研究。

顺便提一下，以上所说的情况也见之于人类一般体态。有的人萎靡不振，有的人灵活敏捷；有的人身体僵直，有的人动作柔和。我们虽然可以改变自己身体肌肉的紧张度，使其适合于不同的社交心境和社交场合，但是和脸部的情况一样，一种持久而极端的生活状况会使我们的体态趋于定型，而体态一旦定型，即使有意要改变它，也是极其困难的。胁肩拱背，久而久之很可能会变成永久性驼背，而一旦如此，即使赚得百万家产，也无法再使它挺直起来。同样，某种双腿僵直的走路姿势，也可能成为一个人终生不变的体态特征。

头发 最后，我们要看一看人体的顶端，即那将近 10 万根密密麻麻的头发。有些种族的头发像羊毛一样鬈曲在头上，有些种族的头发则又长又直，会随风飘拂。头发的生长速度，大约每年为 5 英寸，每根头发的寿命约为 6 年。6 年之后，它会脱落并在原来的地方长出新发。这就是说，一个长着直发而从不剪发的人，其头发会一直长到腰部。这就是说，较之于其他灵长目动物，从不剪发的原始人类的头发，就赋予了人类一种不同寻常的外貌。人类的体毛虽已褪化，稍远一点就几乎看不出来，但其头发却依然长得蓬蓬勃勃。

除了老年男子可能会秃头、老年女子则不大会秃头这一事实外，头发没有任何两性差异。从生物学上说，无论男女都有长长的头发，这一特征与其说是性的识别标志，不如说是物种的识别标志。但是从文化上说，头发却时常会经过整饰后当作性别标志。有时，男子会披着比女子还长的头发，

但通常也是男子留短发，女子留长发。近几百年来，男子的头发都剪得很短，根本原因是为了防止寄生虫。譬如在军队里，士兵们就把男子长发称为“虱子梯子”。女子几乎总是留着中等长度的头发；只有男子的头发才有从极长到极短的大幅度变化。在过去男子留长发的时候，他们时常拖着又粗又长的发辫，这种习俗的遗痕就是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英国法官所戴的假发。但一般说来，长头发如今已和女性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男子若让自己的头发长到超过自然的长度，就会被人误认为是女性。不过，最近 10 年来，这种情况却在有些年轻男子身上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头发的长度似乎再次扮演起与性别无关的角色来了。说来也许不无讽刺，现代卫生学虽然足以使留长发的人免于寄生虫的威胁，但倡导留长发的嬉皮士，却偏偏是些最不讲卫生的人。

清洗、梳理头发，以及给头发上油，永远是一项有助于头发作为性信号而发挥文化作用的附带条件。就像现代市民一样，古代城镇居民也不厌其烦地梳洗头发，以期获得这方面的效果。现今所知的最古老的护发素的配方是：“狗爪子一份，红枣核一份，骡蹄子一份，拌上油，煮透成膏状。”今天，有一头晶亮、柔和的美发仍然是绝大多数年轻女子的理想，因为——就如广告商们反反复复说的那样——头发“暗淡而无生气”的人，就会丧失一切和他人亲密交往的机会。

在以上对人体所作的大规模巡视中，我们是一个部分接着一个部分加以分别考察的，现在还需要考察一下人体的全貌。人体各部分并不是孤立地显示其自身的，而是以一种特

殊的联系合成一个整体同时展现出来的。它们之间的联系方式可谓变化无穷,而且在不同的场合呈现出不同的联系方式,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会显得那样丰富多采,那样引人入胜。我们每次走进一个房间,或者每次走到街上,都会向他人发出大量信号,其中有些纯属生物性的,有些则属于文化上的,而且我们都无意识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会以成百种巧妙的方式不断调整这些信号,使其和我们所处的特定场合相适应。我们几乎总是努力想平衡自己发出的信号,使其中的一部分有利于招来亲密行为,另一部分则表示拒绝这种行为。不过,我们有时也会失去平衡而趋于极端,不是过度表现出对亲密行为的渴求,就是不适当当地对周围的人取一种敌视、拒斥的态度。

在本章探讨两性亲密行为的各种视觉诱因时,我总倾向于集中考虑那些极端情况。为了强调我自己的看法,我还选择了一些最突出的事例,如阴囊袋、紧身胸衣和硬肩章等。这些东西和今天一般成年人所常用的性显示信号也许相去甚远,但不管怎样,它们有助于我们对那些较不夸张的方式如紧身裤、束腰带和垫肩等引起注意,因为这些方式虽然不太引人注目,但被使用的范围却要普遍得多。同样,肚皮舞也许仅仅是一种来自异域的娱乐形式,但对其内在含义的考察,却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成千上万年轻女子每天夜里在宴会上或者舞会上的那些舞蹈动作虽不像肚皮舞那样露骨,却有着类似的含义。

作为成年人,我们无论是千方百计地想吸引周围的人,还是对别人漠不关心,无论是求助于人为的工具(我们之中

亲密行为 Intimate Behaviour

几乎没有人不曾使用过一些这样的工具),还是对这些东西不屑一顾而宁愿任其自然,反正我们每个人总是不断地在向周围的人发出一整套复杂的视觉信号。在这些信号中,有许多显然和我们成年人的性别有关;同时,即使在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自觉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未停止过“对他人举止的审察”。就这样,我们为自己准备了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我们不仅能主动地结识一个异性伙伴,而且经过初步的、尝试性的接触之后,还要克服障碍,进入两性亲密行为的复杂领域。

第三章 两性亲密行为

成长中的儿童一旦发现了自我,就会拒绝母亲温柔的怀抱。最后,当他长大成人时,他便完全独立了。作为婴儿,他对母亲的信任是无限的,他的亲密行为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为成年人,他和其他成年人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们之间的亲密程度都大大地受到了限制。像他们一样,他保持着自己的距离,敏锐的警戒替代了盲目的信任,相互依靠替代了单方面的依赖。婴儿时期轻柔的亲密接触让位给儿童时代欢乐的游戏,现在又演化为成年人生活中严肃的社会交往。

这种交往无疑是紧张的,其中有许多东西需要探知,有许多目的需要达到,有许多高位需要追求。但是,各种各样的爱又如何实现呢?爱,意味着给予,即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奉献给另一个人,而我们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非如此。

关于这一点,我说的话不仅合乎一个人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合乎一只猴子的发展情况。基本模式是相同的。但是,现在又有了区别。如果这是一只成年雄性猴子,它将永远不再知道那种以爱维系的、不折不扣的亲密行为。它将一直生

活在充满敌对与友好、竞争与合作、但始终不会有爱的世界里，直到它死去为止。如果这是一只雌性猴子，它或许还能再次获得爱的机会，那就是成为自己幼仔的母亲，但是它将和雄猴一样，决不会和另一只成年猴子发生不折不扣的亲密关系。牢固的友谊，有；合作，有；暂时的性交对象，有；但不折不扣的亲密关系，没有。

然而，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却有这种可能。他（或者她）可以和一个异性对象建立一种有力而持久的结合关系，这种关系胜过一般的相互合作。说“婚姻就是一种合作”，就如人们时常说的那样，事实上是在玷辱婚姻，是对这种爱的结合的真正性质的彻底误解。母亲和婴儿并不是“合作者”。婴儿并不是因为母亲喂养他、保护他才信任母亲的；他爱她乃是因为她就是她，而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在合作关系中，人们只注意互惠；合作者不会为给予而给予，他需要礼尚往来。但是，在一对成年恋人之间，则会发展出一种类似母子的关系，一种彻底的信任感，与此同时，一种身体上的不折不扣的亲密关系也得到确立。在真正的爱情中，没有“给与取”，只有给。说这种关系是“双方给予”会使人难以理解，但从这种关系中所产生的明显结果即“双方接受”，则不像在合作关系中那样，是以给予作为先决条件的，给予在这里不过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附带条件而已。

对于那种喜欢精打细算的人来说，进入这样一种关系显然是件冒风险的事。对于“随便”和信任，他实在难以做到。因为这意味着，他在平时人际关系中所用惯的那一套讨价还价和应酬交际的规则将被完全打破。没有来自大脑中低级

层次的某种协助,他大脑中的高级层次是决不会接受这种关系的。但是,在我们人类中,并不缺乏这样的协助,我们时常会不顾理智上的种种考虑而投入情网。在有些人身上,这种自然过程却被抑制了,他们即使结了婚也把它看作一宗交易:你生孩子,我赚钱。不幸的是,这种“买孩子”或者“买父亲做”的风气在我们这个拥挤的人类动物园里已变得相当普遍,而这倒是真的在冒大风险。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不是靠内在的感情维系,而是靠外在的社会陈规来约束。这意味着两个人爱的自然潜力仍被禁锢在他们的头脑中,而这种潜力随时都会觉醒并付诸行动,届时他们便会到自己的正式婚姻关系之外去寻求真正的结合。

至于幸运者,这种后果则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作为刚刚成年的年轻人,他们发现自己不可控制地陷入了情网,而后又建立起了真正的感情上的结合。这一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虽然表面上看来好像并不如此。“一见钟情”是绝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也是绝大多数人所相信的。但是,这通常只是事后作出的判断。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相引”。从最初的吸引到最后的信任,这中间几乎总要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个逐渐加强亲密程度的过程,这一过程,正是我们现在要加以考察的。

要这样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取一对按我们西方文化观点来看是“典型的恋人”作为范例,然后追踪他们的恋爱行迹,从最初相见一直到最后交媾。不过,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随时记住,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样一对“典型恋人”,我们可能见到的无非是“普通公民”或者“路上的行人”。

我们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尽力想像出这样一对恋人，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接下去更好地认识各种各样的普通人。

任何动物的求偶形式都可以归纳成某种典型过程，人类的恋爱过程当然也不例外。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人的这一过程分为 12 个阶段，并依次顺序地看一看每个阶段的情况。这 12 个阶段显然是经过大大简化的，分别如下：

1. 眼对身阶段

社会“接触”中最普遍的形式是隔着一段距离观察他人。成年人在瞬息之间便能从总体上把握另一个成年人的形体外貌，同时在心里已经对它加以评价和归类了。人的眼睛会把有关另一个人的性别、身材、年龄、肤色、身份和情绪的信息迅速输入大脑。与此同时，已经对这个人作了归类，归入从“极端吸引人”到“极端令人讨厌”之间的某一等级。如果情况表明，视觉中的这个人是个有吸引力的异性成员，那么我们便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2. 眼对眼阶段

当我们观察他人时，他们也在观察我们。这也就是说，人与人的目光时不时地会相遇，而对此的通常反应是迅速移开目光，中断这种眼睛“接触”。当然，如果我们彼此都认出是熟人，这样的中断就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马上会相互打招呼，譬如相对笑一笑、抬一抬眉毛、改变一下身体姿势、摆摆手臂或者交谈几句。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和一个陌生人四目相遇，那么典型的反应就是迅速移开目光，仿佛是为了避免临时侵犯私有权似的。如果两个陌生人之间发生目光接触之后，其中有一个继续瞪着眼，那么另一

个人就会感到十分不安全甚至会大为恼火。只要有可能,这种注视的目光随即就会被避开,尽管注视者的脸部表情或者动作姿态丝毫也没有想冒犯人的意思。这是因为,在两个不相识的成年人之间,延长注视对方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冒犯行为。其结果是,这两个陌生人通常会轮流注视对方,而不会两人对视,相持不下。这样,如果一个发现另一个有吸引力,他或者她就会在下一次目光相遇时添加一点微笑。如果对方同样报之以微笑,那么进一步的紧密接触就有可能接着发生。如果没有得到这样的回报,一个友好的微笑被对方漠然处之,那么他们之间就会停止任何进一步的关系发展。

3. 话对话阶段

即使没有第三个人作介绍,这对陌生男女在下一个阶段也会自己寻找语言接触。最初,总是谈些无关紧要的事。在这一阶段,两个对话者很少会吐露真情。但是,谈些小事也足以使双方接受到一连串的新信号,因为这时耳朵已代替了眼睛。讲话的习惯、语调、口音、思路和措词构成一整套信息并输入对方的大脑。将双方的交往始终维持在这种不着边际的闲谈水准上,可能会使其中的一方不愿作进一步的关系发展。因为,尽管前一阶段的视觉信号表明有吸引力,现在的新信号却证明了相反的情况。

4. 手对手阶段

前面的3个阶段可能在短短几秒钟内连续发生,也可能会持续几个月,因为两个潜在的恋人中的一个可能会隔着一段距离默默地欣赏另一个,却没有勇气去作语言接触。同样,这手对手的新阶段可能进展得很快,如因有人介绍而相

互握手,当然,也可能要拖延相当长时间。如果没有找到那种形式上的、不带有性含义的握手机会,那么身体上最初的实际接触很可能只有在某种借口下才能发生,譬如装着“搀扶一下”、“用身体挡一下”或者“指引方向”等等。一般说来,这类动作是由男子做的,他会借帮助女子穿过马路或者越过某种障碍物的机会握住她的臂或者手。如果她不小心踩进了阴沟或者某种有危险的地方,这时男子的手就会迅速抓住这个机会一把握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开或者拉住。如果她滑了一跤或者差点滑倒,男子用双手去扶住她,这也就施行了最初的身体接触。当然,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男子做出这些动作与女子的真正想法如何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男子通过某种搀扶动作接触了年轻女子的身体,双方仍可以不失面子地分手而从此不再有何相干。那年轻女子可以谢谢那男子的帮助然后走开,不一定就会导致一种非要她直接表示拒绝的尴尬局面。也有可能双方都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连串行为的开端,它也许会导致进一步的亲密行为,但是由于双方都没有作过任何表示想言明这一事实,所以其中的一方仍有时间抽身退出而不致伤害另一方的感情。总之,只有当这种关系发展到了可以公开宣布的时候,手拉手或者手扶臂的动作才会做出,并保持一段时间。这时,做出这样的动作就不需要以“搀扶”或者“引路”为借口了,而已成为一种不加掩饰的亲密行为。

5. 臂对肩阶段

在上一阶段,两个人的身体尚未真正接触。只有到这一阶段,他们才越过一道主要的障碍。无论是坐着、站着,还是

走着，两个人身体一侧的实际接触表明，他们的关系已经获得巨大进展，不再是那种缩手缩脚的触摸了。这里最初使用的方法是搂肩，通常是由男子用手臂搂住女子的肩，使两个人紧靠在一起。这是身体接触的一种最简单的开始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在纯粹的朋友关系中也同样使用，其中并不具有性的含义。所以，它只是跨出了很小的一步，也是最保险的一步，被拒绝的可能性最小。用这种姿势两人一起走路可以有一种含含糊糊的意味，有点像朋友，也有点像恋人。

6. 臂对腰阶段

用手臂搂住对方的腰，表明两人的关系又稍稍地有了进展。男子与男子之间，不管他们的关系多么友好，一般是不会做出这种动作的，所以这一动作的出现就等于直接宣布了两性之间的亲密程度。从这里再进一步，男子的手就十分临近女子的生殖器区域了。

7. 嘴对嘴阶段

嘴对嘴接吻，同时伴随着面对面的拥抱，是关系发展中关键的一步。初次接吻，如果时间比较长或者反复进行的话，则会引起生理上的强烈兴奋。女子阴户内可能会有分泌液，而男子的阴茎也可能会勃起。

8. 手对头阶段

作为接吻的一种延伸，双手开始抚摸对方的头部。用手指抚弄对方的脸、颈部和头发，或者用手掌轻摸对方的后颈部和头的两侧。

9. 手对身阶段

接吻之后，双方开始探摸对方的身体，捏握、轻揉、抚摸，

都有可能。这里的一大进展是男子用手抚弄女子的乳房。伴随着这些动作,生理上会出现进一步的兴奋状态,许多年轻女子在这时甚至会感到恐慌而要求暂停。再发展下去将意味着双方都会失去控制,会顺势而下直接完成最后的性行为,而如果此时两人感情上的联系尚未达到相互绝对信任的程度,则进一步的性亲密行为就只好暂时延期了。

10. 嘴对乳房阶段

在这一阶段,障碍已经被克服,男女之间相互的动作具有严格的隐私性质。对于大多数恋人来说,这种隐私性质在前几个阶段就已经有了,尤其是用手抚摸乳房的动作一般在有第三者存在的场合是绝对不会做出的,但是像接吻和抚摸身体等动作在某种情况下还是有可能在公开场合进行的。这种动作也许会使其他人觉得反感,但在大多数国家,很少有人会一本正经地去干预一对拥抱在一起的恋人。尽管如此,若进一步地用嘴亲吻乳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事实上,只要女子当众坦露乳房,就会受到他人的干预。嘴对乳房的接触会直接导致对生殖器的接触,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动作将不仅与性兴奋有关,甚至还会激起性高潮。

11. 手对生殖器阶段

如果用手探摸对方身体的动作继续下去,不可避免地会一直摸到生殖器区域。在紧张地抚摸到对方的生殖器之后,手的动作很快会变成一种轻柔的、有节奏的按摩,而对方的胯部也会随之做出有节奏的前挺动作。男子会反复按摩女子的阴唇或阴蒂,也可能会模仿阴茎的动作,把一只手指或者几只手指插进女子的阴道。这种用手刺激生殖器的动作

很快就会使男女双方进入极度的兴奋状态，因此它是一对恋人在实施性交之前的一种最普遍的性刺激方式。

12. 生殖器对生殖器阶段

最后，达到真正的性交阶段。如果女方还是处女，那么随着她的处女膜的破裂，也就带来了整个恋爱过程中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后果。初次性交，也有可能带来另一种不可挽回的后果，那就是受精。由于这是不可挽回的，这最后阶段的动作也就使整个恋爱过程展现出全新的一面。前面各个阶段都有助于使两人的感情联系更紧密一点，但是这最后的交媾行为，在生物学意义上讲来，显然是早先的那些亲密行为发生了效果从而使感情联系得以凝固的产物，所以当一对恋人因兴奋之极而最后导致性交活动之后，他们便会希望彼此永不分离。反之，如果这种结合没能实现，那么很可能女子一方会发现，自己无家无室，却已先有身孕了。

以上就是年轻男子和年轻女子结偶过程中的 12 个典型阶段。当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共有的身体结构和性生理特点所决定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由于人类文化传统和习俗的多样性，以及某些个体的特异性，上述主要顺序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有所变异。下面，我们就以前面巡视过的 12 个典型阶段作为背景，对这些变异现象作一考察。

变异通常有 3 种形式：1. 减缩整个过程；2. 改变过程的顺序；3. 增添某种行为。

减缩的最极端的形式是强迫性交，或者说强奸。这里，从第一阶段开始，以实际可能的速度一下子转入了最后阶

段，中间的各个层次被减缩到最小程度。男子单方面做过眼对身接触之后，免去全部激发阶段直接进攻女子，只要女子一停止抵抗，他便迅速地和她进行生殖器对生殖器接触。非生殖器身体接触仅限于他为了制服她而必须做的擒扑动作，以及撕破内裤的动作。

客观地看起来，人类强奸较之于普通性交活动缺少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结偶和性激发。由于施行强奸的男子免去了性过程中的全部中间阶段，他和被强奸的女子之间显然不可能有感情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的种族在交媾前需要先发展个人间的感情联系，以此作为因交媾而可能出生的后代保证有人抚养的手段。在有些种族中，由于双亲很少甚至根本不需要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因此从理论上说，强奸是不会产生任何问题的。但是，即使在那里也很少发生强奸，因为要达到强奸的目的，除了其他一些障碍，就是身体方面也有困难。一个男子，如果没有一双善于擒拿的手和一整套具有威胁性的言词，要想强奸一个女子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两种利器恰恰是那些种族中的男子所缺乏的。至于在动物界，表面上看来似乎随处都在发生强奸，事实上这是误解。举例来说，大多数食肉动物在交配时，雄兽总要用嘴咬住雌兽颈部的毛皮，表面看来这种动作好像是为了防止雌兽逃跑，但事实上，即使这样做了，雄兽是否能把生殖器顺利地插入不断扭动着的雌兽的阴户，还是大成问题的。如果没有雌兽的配合，雄兽简直会一筹莫展。所以，真实的情况是，雄兽咬住雌兽的颈部这种表面上看来很野蛮的动作，实际上只是一种颇为特殊的交配方式而已。虽然雄兽看上去像个强

奸者,事实上它的动作等于人类的柔情拥抱,它咬住雌兽颈部时用的力是极有分寸的,从来不会把雌兽咬伤。这是食肉动物把幼兽从一个地方携带到另一个地方时所使用的一种习惯性动作,而雄兽实际上就是把雌兽当作幼兽看待的,如果雌兽愿意配合,那么它在雄兽的嘴下就会像它早先在养育它的亲兽嘴下一样,显得既顺从又温柔。

倒是在人类中,强奸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倘若一个男子没有足够的暴力,他还可以用死亡或者伤害来威胁对方。此外,他还可以设法将女子弄成昏迷或者半昏迷,或者纠合其他男子帮助他按住那女子,使她不得动弹而达到目的。如果因女子缺乏性兴奋而使阴茎插入遇到困难或者感到疼痛的话,他随时都可以使用一些润滑剂来代替自然的阴道分泌物。

对于被强奸的女子来说,这一连串动作,从最低程度上看,既不会使她在心理上得到满足,也不会使她从生理上得到满足,而从最高程度上看,也许会使她身心两方面都受到严重的摧残。只有在男女双方本来就彼此相识而女方又有强烈的受虐狂倾向的情况下,强奸才有可能使双方情感上的联系有所发展,也就是说,他们通过暴力获得了和人类正常性过程相类似的结果。

我之所以花比较长的篇幅来谈论强奸问题,乃是因为它和我们文化中另一种更为普遍、更为重要的性过程减缩形式密切相关。将这种减缩形式和我们刚才讨论的暴力型强奸对照着看,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为“经济型强奸”。和暴力型强奸不同,这种强奸并不发生在荒废的房屋中或者野间的草丛

里，而是在花团锦簇的闺房和温暖舒适的卧室里进行的。这就是那种出于经济上的利益而达成的、没有爱情的婚姻结合行为，那种仅仅凭一点形式上的保证就结婚并交媾的男女行为。

在过去几百年间，由父母作主的婚姻极为普遍。今天，这种婚姻已越来越少见了，但是它留在出生于这种家庭的孩子们身上的心理遗痕，则明显而持久。在这种没有爱情的家庭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子女，由于亲眼目睹了一切，其自身就有性残废的危险，所以他们往往不能充分实现正常的人类性爱活动。他们的性生理构造是健全的，他们性兴奋心理机制也是十分有效的，但是由于在性成熟时所受到的环境影响，他们都缺乏把一种深厚而持久的感情结合和这些生理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能力；结果，他们往往会觉得自己很难顺利地和他人结偶，而社会压力又一再敦促他们去作尝试，于是他们只好重蹈父母的覆辙，而他们的子女也将再一次受害。这样一种因果循环很难加以消除，虽然父母作主的婚姻已成为历史陈迹，但由于传统文化对人类自然相爱活动的干涉而产生的流毒，至今仍影响着我们。

当然，就对完整的 12 阶段性过程的减缩程度而言，“经济型强奸”不像暴力型强奸那样极端。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和完整的性过程没有什么两样，男女双方也都“经历”了各个不同阶段，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正式施行交媾。但是，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具体情况，我们便会发现，每个动作的热烈程度、时间长度和反复次数都被他们大大地减缩了。

我们先来看看传统上一对因家庭经济关系或社会地位

关系而被结合在一起的年轻夫妇的情况。在过去的几百年间，人们的求婚形式一般仅限于作几次简短的拥抱和接吻，然后是冗长而彬彬有礼的交谈。就这样，在男女双方对彼此的身体或者说性情绪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一对新人被推上了婚床。新娘曾受到过嘱咐，说在新婚之夜新郎会对她做一些肮脏淫猥、但又是十分必要的事情，因为惟有如此，整个民族才不会后继无人，所以当新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必须“静静躺着不要动，心里想着英格兰”。至于新郎，只是到事前才有人给他作一点关于女子身体构造的粗略介绍，并告诉他对新娘不要用力太猛，因为当他插入她的身体时，她会出血。于是，这对新婚夫妇铭记着这些教诲，当夜尽可能简单而快速地完成了性任务，毫无快感可言，也毫无亲情可谈。女的方面根本不会出现性兴奋高潮；男的方面只觉得，原来所谓他的妻子，只是躺在他床上的一件毫无反应的东西（至少在性反应方面确实仅是一件东西），他所插入的阴道，几乎和手淫时握住阴茎的手掌没有什么区别。在公开场合，在社会生活中，这对新婚夫妇自然也要遵守一整套规则，要做出相亲相爱的样子来。他们在公开场合做出的每一种亲密举动都有严格的形式限制，都得遵照礼仪手册中详细叙述和明确规定条文去做，所以表面上几乎无法看出这对夫妇是真心相爱的还是虚情假意的。正因为是几乎无法看出，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件既困难又容易的事了，由于他们头脑中还没有被灌入那些繁琐的行为守则，他们当然只能凭直觉去判断自己父母的关系，从表面上去确认他们相爱的程度。于是，这种婚姻中的流毒就传到了下一代身上。

如果说上述情况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荒唐,那么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婚姻现在已经绝迹,而是因为不像从前那样嚣张了。今天,这种婚姻关系虽然已蒙上了一层爱情的假象,但假象终究是假象。父母们虽不像从前那样直接插手子女的婚姻,但多半是一种伪装。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婚姻,现在只是由一对男女中的一方或者双方自己出面来筹划罢了。在婚礼面纱的后面,新娘的嘴唇不停地动着,但她并不是在克制自己激动的心情。她是在忙于计算离婚后自己能得到多少赡养费。站在她旁边的那个男子,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但他并不是沉浸在罗曼蒂克的梦境中,而是在盘算着如何利用新娘的陪嫁去狠狠打击他在商业上的同行。当然,在新婚之夜,新娘不再静静地躺着不动,心里想着什么什么,而是在默算丈夫使她的性高潮出现的频率,同时在跟全国和他们的年龄、文化程度、肤色和生活环境相仿的夫妇的平均性高潮频率作比较。如果他们的频率低于全国的平均频率,她就会去雇用一个私人侦探,要他去查明丈夫本应给她的、现在少给她的每周 1.7 次性高潮究竟被丈夫用到哪儿去了。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则在尽力回想自己今晚总共喝了几杯酒,酒精度多少,会不会影响阴茎勃起,或者插入后能不能持久,等等。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人们往往就是这样来度过那甜蜜而神奇的一刻的。

关于性过程的减缩形式,我们在前面谈到了强奸,从前由父母作主的婚姻和现代所谓“胡乱凑合”的婚姻。其中最后一种婚姻十分迷恋于性高潮出现频率,这是一种重要的新现象,它似乎会使我们偏离我们正在谈论的关于性过程的减

缩形式问题。确实,从表面上看,它好像更接近于增添,而不是减缩。但是,问题不完全像看上去那样简单。从根本上说,在这种新的“性解放”活动中所出现的,是对性过程后阶段的特别强调。增添的内容全都集中在整个性过程的末端——交媾阶段。前面对于结偶来说十分重要的各种求偶行为,不仅没有得到增添,反而被减缩和简化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这很值得我们探讨一番。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求偶阶段在时间上拖得很长,但其热烈程度却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始终循规蹈矩,即使是细微末节也要一丝不苟,这样求偶双方的热情便大大地减弱了。等到结婚之后,由于对性的无知和反色情宣传,交媾前的性刺激行为和交媾行为本身又受到严重的阻碍。于是,男子就用嫖妓和找情妇来解决这个问题;女子则大体上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到了 20 世纪上半叶,情况有了改变。父母的控制开始放松,性教育得到重视,各类关于“婚后爱情”的书籍也随之出版问世。结果是年轻男女可以比较自由地寻找自己中意的对象,从事不那么形式化的求偶活动。监护人现象也消除了。肉体接触的行为标准放宽到:性过程中绝大多数阶段的亲密行为都可以得到允许,惟一的例外是最后的生殖器阶段。尽管如此,人们仍希望这些婚前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做得隐蔽一点。最后,到了结婚的时候,这对男女便可以在彼此比较了解对方的肉体和感情特点的情况下登上婚床了。各种避孕方法的问世,以及新的性知识的获得,又使婚后性生活变得更无禁忌而更为圆满。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恋人在婚前每每会有一种倾向,

那就是沉溺于长时间的“亲嘴”，他们现在可以尽情地相爱，但不能发生真正的性关系——这种想法从理论上说固然不错，但在实践上是很难做到的。原因很清楚：他们不同于过去的那些男女情人，现在他们已经被允许去进行求偶的最初几个阶段——即有助于建立感情联系的那几个阶段，它们虽然还不会在生理上引起性器官的强烈兴奋，但经过了这些阶段之后，紧接着的便是与交媾前性刺激真正有关的后期各阶段了。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是嘴对嘴接吻阶段。虽然仅仅是一下吻仍属一种愉快的感情联络举动，但深情的、反复进行的接吻动作，则会成为交媾前性刺激的起始点。

这就给年轻的恋人们带来了新的危机。长时间的接吻，结果是造成男的长时间勃起，女的长时间分泌阴液。接着发生的无非是下面三种情况中的一种：要么他们依照“正式规则”使性过程暂停而忍受强烈的失控感；要么他们继续用非交媾方式相互抚弄而达到性高潮；要么他们打破规则施行交媾。如果他们选择第二种方法即相互抚弄而达到性高潮，如果他们在婚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这样的危险：由于这种形式的性高潮在他们的性关系中起了太大的作用，最后，到他们结婚的时候，要他们施行真正的交媾反而会感到困难了。如果他们选择第三种方法即打破规则，那么就会产生犯罪感和保密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有这些困难，婚前长时间的恋爱期对于形成牢固的感情联系来说仍然是极其有意义的。可以说，和过去那种男女双方行动被严格限制的情况相比，它甚至还值得大大地加以赞许。

现在来看更近期的情况。这里又有了变化。虽然习俗的正式态度依然如故，但是已经不那么咄咄逼人了。由于避孕方法有了更大的改进，对于许多年轻女子来说，处女贞洁已失去了意义。婚前不交媾规则过去只是不得已才打破，现在则被普遍地加以漠视。处女贞洁，不但不值得骄傲，倒反而要引以为耻辱了，被视为某种性缺陷。婚前交媾成了年轻恋人们乐意接受的方式，虽然他们的父母也许并不同意。这种现象的普遍性远远超过某些人所承认的限度，其结果是恋人们不再经受像她们的前辈们所经受过的那种炙热的“煎熬”，也不会有执着于相互手淫的危险。他们的求偶活动是顺乎自然地进行的，其中没有不必要的延期，完全按 12 个阶段的性过程达到圆满结果。

假定有充分的性病预防措施和数量足够、使用方便的避孕工具，那么这种新的两性关系中如果有危险的话，是什么样的危险呢？有人回答说，这里有“性高潮恐怖”的危险。据说这种危险来自新近形成的开放型社会习俗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大规模地进行交媾活动，而且要求每次交媾都达到高潮。这对于那些真正坠入情网而又没有能力使对方在每次交媾中都达到高潮的人来说，显然就成了一种可怕的威胁。

这种批评似乎是一种古怪的浅薄之见。我在前面也曾批评过那种对高潮频率的迷恋，但那是就没有爱情的婚姻、即过去那种经济或门户联姻的现代翻版而言的。就如我指出的，在这种婚姻中，如果有一方的性功能低于普遍标准，他（或者她）可能会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因为他（或者她）顾念的

是身份问题,即使在性问题上也同样如此。但是在今天,如果两个年轻人相爱了,他们会嘲笑那种没有爱情却在交媾时拼命想逞能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对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真正的恋爱者来说也一样——让所爱的人在自己脸上轻轻抹一下,其价值远胜过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用 37 种不同的姿势在床上干上 6 个小时。虽然情况从来就是如此,但是对于现在的一对恋人来说,他们还有一种便利,那就是环境允许他们不再仅限于在脸上抹一下。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肉体做任何他们希望做的事,他们想多做就多做,想少做就少做。如果牢固的感情联系已经建立,那么性行为的质量就会受到重视,而不仅仅是数量问题了。对他们来说,新的习俗只是允许他们这样做,但他们自身并不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好像非要这样做似的。

这些批评家似乎还疏漏了一点,那就是当一对男女开始坠入情网时,他们并不想省略性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他们并不因为可以交媾就放弃了手牵手。况且,他们在达到性过程的最后几个阶段时,也不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人,往往会展到很大的麻烦,以至于无法享受到性欲高潮所带来的全部自然快感。他们之间强烈的感情联系会对此作出保证,所以没有那些现代性指导手册,无需做出那种摔交似的不自然性交动作,他们也照样能一次又一次地达到性高潮。这些开放型年轻恋人眼下所面临的最大危险,也许来自于经济方面,因为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以经济为基础结构的社会中。要知道,经济在过去的婚姻关系中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并非出于偶然。这方面过去是通过对早期性行为的严

格控制来加以维护的。结果是两性亲密行为受到损害，但双方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保证。现在，两性亲密行为固然不受拘束，但年轻恋人的社会地位却成了问题。一对 17 岁的恋人，他们在性方面已经完全成熟，他们已建立牢固的感情联系并充分享受着性生活，但他们能不能在我们现代经济社会中安身立命呢？他们不是“滞留”在某种形式的社会收容所里，就是从现存社会生活中“退出”。两者都不是根本的出路，所以问题仍有待于解决。

我们之所以提到这样的问题，乃是因为它和我们正在讨论的性过程减缩形式有关。事实上，我们上面提到的这种年轻恋人是充分显示了整个性过程的，只是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引起了相当数量的社会问题罢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离开他们，重新回到性过程的减缩问题上来。除恋爱之外，还有哪些性活动呢？我们已经谈到过强奸，还有那种把性交仅视为生孩子的手段而对其他方面一概加以抑制的婚姻关系，但是今天那些非恋爱的性活动积极分子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是如何减缩惟有典型的恋人才能充分体现的性过程的呢？对他们来说，最后的几个生殖器阶段并不是一连串行为的终极体现，而是这一连串行为的替代。过去，当一个男子去找妓女时，情况就是如此。他们从不手挽手，也根本不讲什么甜蜜的悄悄话，只是快速地讲好价钱，然后便直截了当地作生殖器接触。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称之为“商业型强奸”。在我们的上几代人的生活中，嫖妓时常是年轻人学习性交的入门课，但是在今天，这种专业服务几乎没有必要了，取而代之的是所谓“随便睡睡”。在这种情况下，性过程中的最初几个

阶段也就时常被大量地减缩掉了，就像过去嫖妓时的情况一样。有一幅漫画很能概括这种情况，画面上是一个年轻女子，她深夜回到自己的卧室，那样子显然是刚刚和人做过爱，神态疲惫，衣衫皱乱，但脸上的化妆依然完好无损，嘴里说着：“小伙子们就是不喜欢接吻。”

这种对性过程的减缩，其结果是人们进行大量的交媾活动而极少结成配偶。如果作为猎艳手段，这也许可以让人自我吹嘘，但是作为一种高度快感的来源，它降低了性活动的水准，使性交变得有点像小便了。所以，毫不奇怪，某些别出心裁的增添动作也就成了这些“开放的”、非恋爱的交媾者所热衷的对象。如果性交丧失了由个人感情联系而带来的精神上的紧张性，那么它势必至于要求肉体上有更大的紧张性作为补充。这就是那些带图的性交指导手册得以纷纷问世的原因，而要想知道它们究竟做了怎样的“指导”，分析其中的几本看来是值得的。

从现在正在出售的这类手册中随便挑选哪一本都能看到，其中印有几百幅图片，每幅图片上都有一对赤身露体的年轻男女在“做爱”。在这些图片中，显示性过程 12 个阶段中前 8 个阶段动作的不到 4%；相反，82% 的图片显示的是纯粹的交媾动作，而每一本手册提供的变化动作在 30 至 60 种之间。这就是说，在各阶段性亲密行为中，被大量显示的仅仅是最后一个阶段，即生殖器对生殖器接触阶段。显然，性过程结束处的内容得到了特别强调。过去书报检查机关处理表现男女关系的图片时，即使最初几个阶段的动作也要加以限制，而取消书报检查的结果是，表现最初几个阶段的图

片倒不见多起来，人们干脆把中心从这一头移到了另一头，集中表现最后阶段的动作了。他们的意思好像是，交媾动作应尽可能搞得复杂多变，其他则可以一概不管。但是，这里的许多动作显然很不舒服，除了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有可能做到，任何人若做出这类动作并坚持一段时间的话，即使说不上倍受折磨，至少也要气喘吁吁。把这类动作也用图片显示出来，只能说明人们为了使性交动作花样翻新，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获得性刺激的手段，实在有点饥不择食了。强调的不再是爱情，而是性交技巧。

当然，将这些动作娱乐性地运用到性行为上去固然不会有什害处，但是如果迷恋它们并以此来替代或者排斥男女交往中的个人感情因素，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降低两性关系的真正价值。它们也许对性过程中的某一方面的内容有所增添，但在总体上恰恰是减缩了性过程。

年轻恋人如果需要这些性交花样，而不仅仅是偶尔尝试性地玩一下，那么他们也许已不再是年轻恋人了。只有到了后来，当他们已经正常地度过了生活中紧张的结偶阶段而进入较为成熟的夫妻生活阶段时，他们或许才会发现，对性生活作一点润饰或者增加一点新鲜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加强性交的快感。但是，对于真诚相爱的年轻恋人，如果他们也觉得有必要这样做，那就简直令人莫名其妙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性亲密行为中的任何一种，不管它多么精巧、多么新奇，都应该受到指责或者禁止。如嘴对生殖器接触动作，假如成年人自愿地在私人生活中进行并且不伤害身体的话，在生物学上是找不到理由来说明他们为什

么一定要受到社会指控或者攻击的。但是,在有些国家,这仍然是违禁的事。关于这动作,我没有把它包括在前面提到的 12 个阶段中,理由是它在两个恋人从初次相遇到最后交媾的结偶进程中并不代表某个明确的阶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动作只有在第一次交媾进行之后,作为对生殖器亲密行为的进一步润饰,才会正式出现。此后,当交媾已成为关系中的惯例性交往时,这一动作也会作为交媾前的一般动作而时常被采用。根据古代艺术和历史所提供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动作在很久以前就为人们所普遍使用了。

对现代美国人的调查表明,在现有已婚夫妇中,大约有一半人使用嘴对生殖器接触动作作为性交前准备动作的一部分。男的用嘴吮吸女的生殖器的占 54%,女的用嘴含男的生殖器的占 49%。虽然较之于前面所列的 12 个阶段中其他交媾前动作的比例(嘴对嘴、手对乳房、嘴对乳房和手对生殖器的比例均在 90% 以上),这一动作的比例要低得多,但是既然有 50% 左右的人都做这种嘴对生殖器接触动作,再称它是“不正常行为”就有点不公正了。尽管如此,而且事实表明这一动作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也普遍使用,它还是时常被人认为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亲密行为。它受到基督教规的禁戒,即使在夫妇间也不例外。在许多地方,它不仅被认为不道德,而且还是犯法的。我们不胜惊异地发现,直到 20 世纪下半叶,美国绝大部分州都有这方面的立法,其中只有在肯塔基州和南卡罗莱纳州,一对美国夫妇才可以在私下做各种嘴对生殖器接触动作而不致犯法。这就是说,目前有 50% 的美国夫妇在他们的性生活中时常要成为性犯罪者。在把这一

动作视为非法的各州中,它还被列为重罪,往往要处以重刑,只有在纽约州才仅仅把它列为“行为不检”。在伊利诺斯州、威斯康辛州、密西西比州和俄亥俄州,法律上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性别歧视现象,那就是丈夫用嘴接触妻子的生殖器被列为合法,而妻子以同样的方式和丈夫亲热,则被列为重罪。

这些古怪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很少被引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花样繁多的各种阴户洗涤器在全国被准许公开销售并准许做广告宣传,这些条文更加被人认为是荒谬绝伦的。不过,在某些离婚纠纷案中,这些条文还会时常被人提到,并以此把嘴对生殖器接触视为一种带有“精神虐待”性质的行为而加以指控。对此,有人已经指出,法律上的这类条文从理论上说很可能被人当作勒索对方的工具;而从生物学意义上说,就如我已经指出过的,嘴对生殖器的接触根本就是无可非议的。不仅不存在“精神虐待”问题,它还能提高性交前准备动作的情绪紧张度,因此只会增进夫妇间的感情联系,而不是相反。既然如此,它和教会及地方法律保护婚姻的宗旨也就没有什么矛盾可言了。

只要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这种类型的亲密行为在人类中的精确表现形式,就不难看出,在进行嘴对生殖器的接触时,人和其他哺乳类动物之间是有区别的。在其他哺乳类动物中,开始动作通常是由鼻子嗅和拱,然后才用舌头舔。有节奏地揉擦是不多见的。它们做这类动作的目的在于获知交媾对象的生殖器详细情况。这是因为其他哺乳类动物和人类不同,它们只有在一年之中的某一段特定时间内才有充分的交媾条件,因此对于交媾的一方,尤其是雄性一方,很重要

的一件事就是在试图交媾前尽可能地了解对方的性兴奋状况。用鼻子和舌头接触对方的生殖器区域,就是为了探知和性欲有关的生殖器气味、味道和表层组织方面的变化情况。至于用这种接触去达到直接刺激对方性欲的目的,倒可能是次要的。

对人类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刺激性欲是首要目的。用嘴接触生殖器是为了刺激对方,而不是为了探知对方的性欲状况。就是出于这种原因,男子不仅要用嘴接触女子的生殖器,更重要的是还要做出有节奏的揉擦动作。男子还可能用舌头代替阴茎插入女子的阴道,有节奏地抽动,不过他多半是用舌头挤压和刺激女子的阴蒂。此外,他还会模仿实际性交时所发生的那种腰部前挺动作,用嘴反复按摩女子的性器官。对于男子来说,这种模拟性交的最大好处是既可以给予女子长时间的刺激,他自己又不会达到高潮而泄精。这样,他也就弥补了一般女子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达到性兴奋状态的缺憾。

女子性兴奋需要较长时间这一事实,毫无疑问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这种两性亲密方式在男子中间比在女子中间更为普遍地被使用的原因。然而,我们发现在所谓的“黄色电影”里,这一动作却得到了相反的表现。最近对半个世纪以来拍摄的这类电影的研究表明,影片中表现女子用嘴的动作远远多于男子。这里有某种特殊原因。这类电影传统上是在清一色男子聚会或者所谓“男子交际会”上放映的,因此也时常被称为“男人电影”。在这样一种场合,无所谓爱情,人们感兴趣的是对性的炫耀,或者说对男性的炫耀。既然要炫

耀男性,就如研究黄色电影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表现男子对女子卑躬屈膝的姿势,就会“贬低”他,而相反表现出他高高在上地让女子“侍候”着,这才会使他感觉到自我尊严。这里,我们又要谈到动物的基本行为和那些表示卑微感的姿势了。屈膝或弯腰,是表示卑微的动作,它们在生物学上的根据是,弱者在强者面前每每要把自己的身体俯下。而有意思的是,民间俗语把男子用嘴接触女子生殖器的动作就叫做“舔下面”。为了使嘴接触到生殖器,动作的一方必须在相当程度上俯下他的(或者她的)身体,因此也就显得比对方低下。无论对方是什么姿势,动作一方的姿势总是有点卑微,而如果对方是直挺挺地站着的话,情况就特别明显了。这时,做这一动作的男子或者女子必须屈腿下跪,或者蹲下身体,才能从正面用嘴去接触对方的生殖器,而这一姿势和中世纪的奴仆在主人面前所采用的姿势几乎一模一样。难怪乎,让影片中的女子对男子做出这样的动作会使“男子交际会”上的那些彬彬君子倍感自己的性尊严。当然,就两个恋人的幽会而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除非两个人完全是为了做性游戏,否则这一动作只会使人感到愉快而不会有谁尊谁卑之嫌,因为真正的恋人之间决不会有这样的偏见。鉴于两性之间存在着性高潮方面的时间差,所以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嘴对生殖器的接触,将越来越多地作为男性动作(而不是女性动作)而普遍地为人们所采用。

为了充分认识基本性过程的变异情况,我们已经从多方面探讨了减缩形式和增添现象,接下去我还要谈到第三种可能性,那就是改变性过程中各种动作出现的顺序。显然,性

过程中的动作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我们排列的固定顺序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变动的。我之所以这样排列,乃是因为这样的顺序大体上显示出了一对男女从初次相遇到最后交媾的过程中各类动作相继出现的一般倾向。它始终是一般的性过程的真实摹写,但是在许多情况下,由于某些特殊成分的形式化,动作的先后顺序会受到明显影响。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

最初的三种动作分别为:眼对身、眼对眼和话对话。这三种非触觉的“接触”很少改变它们的顺序。今天,例外的情况是人们可以通过电话远距离地相互交往,我们时常听到有人说:“通了那么久的电话,今天碰到你,真是高兴。”这就是说,通过电话所作的语言交往并不能代替真正的“碰到”。一般说来,只要有视觉接触,就算“碰到”了;说“我们去年碰到过”并不表示两个人一定有过触觉上的接触,而仅仅表示在视觉上和语言上有过交往。但是,不管怎么说,在一般意义上,“碰到”至少还会包括像握手这样一种起码的身体接触。说“碰到某人”看来就是在强调某种程度上身体的实际接触。由于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陌生人,如果发现最初的接触总是有点拘泥于形式,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做出各种身体接触动作来,那显然是一种过于亲密的行为。

由于握手已经变成一种形式,它时常会跃居于整个交往过程的首位。有人替另两个不相识的人作介绍,总是说“这就是我想让你见见面的某人”。这两个人的目光一接触,接着就会发生皮肤接触,双方会同时伸出一只手来并相互握在

一起。有时,甚至还没等到进行语言接触,双方就已经做出这一动作。

一种接触动作越是形式化,它在交往过程也就出现得越早。这一基本规则尤其可以从嘴对嘴的接吻动作中得到印证。虽然严格说来接吻是交媾前的第一种性刺激动作,应该属于性过程后期而不是前期,但是由于在现存习俗中年轻恋人在道晚安时要相互接吻,它时常会跃入前期而在时间上提早出现。第一次接吻通常作为一种告别动作而进行的,这很有意思。告别时不仅可以接吻,同时两个人还要从正面相互拥抱,而这种本质上十分亲密的动作现在不仅跃到了臂搂肩和臂搂腰等较不亲密的半拥抱动作之前,甚至还有可能跃到手挽手之前。就作为告别动作的接吻而言,由于它最初来自于家庭成员间相会和分离时所进行的那种不带性意味的接吻,因此也就似乎有了一种“无邪的”色彩。一对年轻男女,相互认识还不到几个小时,到了分手的时候,照样可以作简短而形式上的拥抱和接吻,尽管在这之前他们之间没有作过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这和男子嫖妓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在嫖妓过程中,接吻动作很可能一直要延迟到男女之间已经有过生殖器接触之后才会出现,甚至干脆会被完全省略掉。

毫无疑问,在讨论这些性行为变异现象时,我考虑的主要对象是现代文明社会。就其他文化或者部落而言,性行为变异程度还要大,但同样遵循性亲密行为过程中的那些依次渐进的一般原则。在美洲进行的一项对将近 200 种不同形态的文化所作的调查表明,“除非社会情势不允许,否则性交前

总会出现刺激动作。”虽然各种性刺激动作几乎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会出现,但它们有时在形式上也会有细微差别。譬如,鼻子偶尔也会代替嘴而作为接触器官,即用鼻子对鼻子的摩擦或者顶挤代替嘴对嘴的接吻。在有些部落社会,男女之间相互用鼻子顶挤对方的脸,而不像一般所见的用嘴接触对方的脸或者接触对方的嘴。在其他一些部落社会,嘴对嘴和鼻子对鼻子的接触同时进行。有些男子还用鼻子顶住女子的乳房,而不是用嘴唇去碰触。还有一些部落社会,接吻的形式是用嘴唇按在对方的脸上,同时拼命吸气。更有一些部落社会,接吻实际上就是双方相互吮吸嘴唇和舌尖。这些具体的变异现象,各有其自身的意义,但是如果像过去曾经有人做过的那样,过分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也会有失偏颇。事实上,就一般情况而言,人类的求偶行为和交媾前性行为毕竟是大同小异的。

上面考察的是人类两性亲密行为的过程,现在要谈的问题是这些亲密行为的出现频率。我曾经说过,在所有灵长目动物中,人的性活动最频繁。这一说法曾受到有些人的批评。然而,生物学上证据确凿,不容否定,而那种认为现代人类中一部分人高频率的性活动是文明生活的人为产物的观点则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的话,那么另一部分人中的低频率性活动倒可以说是现代生活的人为产物。凡是经历过严重事件的人都知道,焦虑不安最容易影响人的性欲,而在我们现代城市生活中,虽然不乏紧张和压力、焦虑和不安,但性活动依然大量而频繁地进行着,这恰恰证明了人类旺盛的性能力。

让我说得更详尽一点。如果我稍稍改变一下自己的说法,说在所有灵长目动物中,人的性活动是最频繁的,可能就不大会引起异议了。首先,其他灵长目动物的性活动要受到雌性每月的性周期的限制。惟有在性周期中短短几天内,雌性的内部性器官才发生某种变化,这一点在大多数灵长目动物中对于雌性交配对象来说是明显而可知的。惟有在发生这种变化时,雌性对于雄性来说才有性吸引力。在其他时间,雌性很少、甚至根本不能吸引雄性。在人类中,性活动的期限则要长得许多,几乎在整个月里都可进行,至少女子对男子发出性信号的时间要比这种信号较弱的时间(月经期内)大约长3倍。单从这方面说,人类的性活动潜力就已经比他的近亲猴子和猩猩大3倍。

其次,人类女性在怀孕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仍然具有性吸引力和性反应力,这是其他灵长目动物所没有的。还有,人类女性在产后恢复性交活动也比其他灵长目动物快得多。最后,现在一般人都可期望享受大约半个世纪的性生活,而这样长的性活动期,则是任何其他哺乳类动物所不可比拟的。

人类不仅具有这样巨大的性活动潜力,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潜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去修改我的基本论点。绝大多数人都能通过寻找对象和经常施行性交来表现自己的性能力,就是那些不这样做或者说暂时处于性孤独状态的人,一般也不会变得毫无作为。常见的情况是,他们会反反复复地一再使用手淫的方法以补偿性交对象的缺乏。

与上述情况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性行为的复杂性。它不仅包括精力充沛的性交，而且还包括柔情万种的求偶活动和性交前紧张热烈的刺激动作。换句话说，它不仅在长年累月中频繁发生，惟有在女子行经期因“禁忌”才会中断，而且，当它一旦发生，还会表现得既持久又专注。人类性生活的这种扩展，就是通过在灵长目动物的遗传性之上增加那些我们至今一直在讨论的东西，即各种各样具有性含义的身体接触或者说性亲密行为而达到的。这方面，人类和其他灵长目动物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了说明这一点，暂时离开人类而来看一看猴子和猩猩的性行为方式是值得的。

猴子并不和自己的交媾对象建立深厚的感情联系，而且也极少进行求偶活动和交媾前性刺激摇动。雌性猴子在每月性周期的短短几天中才具有充分的交媾条件，这时它和雄性猴子相互接近，并且将自己的身体背向雄性猴子，同时上半身稍稍俯下，雄性猴子便从后面骑到它身上，把阴茎插入，胯部迅速前冲几下，射精，爬下来，走开，就算完事了。整个交合过程通常仅需几秒钟。举几个例子即可看到，这种极其简短的交合形式在整个猴类中是普遍存在的。譬如在帽猴中，雄的在交媾时仅做 5 至 10 次胯部前冲动作；在吼猴中，前冲次数是 8 至 28 次，一般是 17 次左右，历时 22 秒，其中还包括交媾前为“调整姿势”用去的 10 秒；恒河猴做 2 至 8 次胯部前冲动作，整个过程用时不会超过 3 至 4 秒。根据一份有关报告，狒狒做 15 次胯部前冲动作，历时 7 至 8 秒；根据另一份报告，平均前冲动作 6 次，历时 8 至 20 秒；而根据第三份报告，前冲动作 5 至 10 次，历时 10 至 15 秒。关于人猿也有

两种不同的报告：其一说，雄性人猿交媾时胯部平均前冲 4 至 8 次，最多 15 次；其二说，前冲 6 至 20 次，整个交媾过程所需时间是 7 至 10 秒。

以上具体数字直接表明，我们的这些长毛的近亲并不留恋于交媾。尽管如此，说句公道话，它们在雌性猴每月短短的几天交媾期内是以很高的频率进行这种“快速交媾”的。在有些猴类中，雄性猴刚从雌猴身上下来仅几分钟又爬了上去，而且会这样反复多次。譬如，在南非狒狒中，通常要连续交媾 3 至 6 次，每次间隔时间仅为 2 分钟。在恒河猴中，次数还要频繁，接连交媾可达 5 至 25 次，每次间隔不过 1 分钟。看来，雄性猴仅仅在最后一次交媾时才真正射精，因为这一次交媾总是较前面的更强劲、更紧张，所以这种交媾方式好像比较复杂。然而，在前面所有事例中，不管哪一种交媾动作都明显地和人类有区别。

在人类中，不仅有更多交媾前的性动作，而且交媾动作本身也持续得更长。在交媾阶段，50% 以上的男女要花 10 分钟时间专注于各种性刺激动作。在这之后，男子开始做胯部前冲动作，在大多数情况下，仅需几分钟时间便射精，但是更为常见的是，男子往往会延长这一阶段的时间。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女子不像雌性猴子那样没有性兴奋，恰恰相反，她像男子一样可以达到性高潮，也像男子一样会出现亢奋情绪，但她通常需要 10 至 20 分钟才能做到。这就是说，一对普通男女的整个交媾过程，包括交媾前的性动作和交媾本身，大约需要半个小时才能完成，而这段时间要比一对典型的雌雄猴子交媾所需时间长 100 多倍。再为猴子说句公道

话,它们在短时间内作反复交媾的能力确实要比人类强得多,但是对此也必须指出这样的事实,那就是雌性猴子只有在短短几天的非常期内才能接受交媾。

和人类女性相比,雌性猴子只有在接近排卵时才有性欲,而性欲期仅延续3至5天。在这段时间内,交媾既不进一步激发它的性欲,也不会使它的性欲枯竭。它在整个交配期间始终保持着恒常的性欲。人类女性则不同,每发生一次交媾行为似乎就是一次短短的性欲期,和排卵时间没有多大关系,而仅仅和交媾前男子对她施行的性刺激有关。事实上,她与其说是在作排卵反应,不如说是在作交媾反应。她的生理上的兴奋与其说是每月固定的排卵周期和行经期所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她和男子之间的性亲密行为刺激起来的。这关键的一步体现了灵长目动物在性系统方面的一种根本性变化,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交媾双方必然要进行更大程度的和更为复杂的身体接触,同时也为人类两性亲密行为奠定了基础。

以上情况使我们涉及到复杂的人类行为的起源问题。我们会问,人类在交媾过程中所增添的各种身体接触动作,究竟发端于何处?说猴子只是简简单单地爬上去,交媾,其实我们人类本质上也和猴子一样,也是爬上去,做有节奏的胯部前冲动作,然后射精。那么,我们又从何处变化出诸如求偶期间的那些情意绵绵的抚摸和手挽手动作以及交媾前的那些紧张热烈的性刺激动作来的呢?回答是,几乎所有这些动作,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前面已经叙述过的母婴关系中的亲密行为。这些动作中没有一种可以说是“新”的,或者说具有

仅仅和性行为有关的特殊性。就行为表现而言，一个人坠入情网非常相似于回到童年。

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幼年时代被人搂抱的次数随着我们的长大而变得越来越少的情况，我们便会清楚地看到亲密的身体接触行为的这种衰变过程。现在，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年轻的恋人们，我们又会看到这整个过程的逆反表现。性爱过程中那些最初的动作和成年人社会交往中其他方面的动作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渐渐地，行为之钟上的指针开始倒转。形式上的握手和初次认识时的客套话，相当于童年时代保护性的牵手。现在两个年轻恋人手挽手地走在一起，就像过去和他的或者她的父母在一起时所做的那样。随着信任感的增长，他们的身体越来越相互靠近，这时我们马上就会看出这是朝向母亲怀抱的返回，是对抚摸和亲吻的渴望。随着他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加深，我们也朝着往昔倒退了一大步，仿佛看到了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亲昵举动，那双手再次去抚弄自己所爱的人的脸、头发和身体。最后，两个恋人再次赤身露体，而且自从他们离开婴儿期以来，第一次把自己身体上最隐秘的部分坦露出来并接受另一个人的亲昵和抚弄。此外，就像他们的举动在朝着幼年时代返回一样，他们的言语也变得稚气起来，说话的内容变得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那种柔和的语调，甚至还时常会出现一些儿童用语。总之，他们说着一种新的“儿语”。相亲相爱、无忧无虑的温暖气氛包围着他们，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世界上的种种喧嚣纷扰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一个恋爱中的少女，她那做梦似的脸部表情与其说像一个顽童的笑脸，不如说像一个婴儿

吃饱喝足后的睡脸。

然而,虽然这种亲密之情的回复对于身临此境的人来说是那样美妙无比,它却时常受到局外人的贬低。有些格言警句就这么说:“爱情的开始就是智慧的结束”;“爱情是充满痛苦的病患”;“爱情是盲目的”;“我们最易受爱者之欺”;“爱情就像瘟疫一样难以医救”;“爱情和智慧不可兼得”;“情人是天生的傻子”。甚至在一些科学文献中,在谈到爱情时也不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反而带有侮辱性地称其为“退化行为”。当然,在成年人生活环境做出婴儿似的举动来总不免有低能之嫌,但是这里,对于正在建立深厚的个人感情联系的年轻恋人来说,情形却恰恰相反。进行多方面的、亲密的身体接触是发展个人感情联系的最佳途径,如果有人认为这样做“有婴儿气”或者幼稚而加以拒绝的话,那么他(或者她)将永远是恋爱中的失败者。

求偶活动发展到交媾前的性刺激阶段,婴儿般的行为模式一点也没有消失。相反,它会变得更加稚气,会倒退到吮吸母亲乳房的境地。本来只是轻柔地接触一下嘴唇的接吻,现在变成了一种有力的、颤动的热吻。通过嘴唇和舌头的肌肉抽动,男女双方相互吮吸着,好像从那里可以吸出乳汁似的。他们的嘴唇有节奏地一抿一抿,舌头一伸一伸,就像饥饿的婴儿一样。不久,这种带有动作的接吻就不再限于吻对方的嘴。它开始寻找身体上的其他部位,仿佛在探寻那久已失去的母亲乳头似的。它为此而到处寻觅,寻觅着类似于乳头的东西,耳垂、脚趾、阴蒂、阴茎,当然还有恋人的乳头本身。

我在前面曾经说到过,这些动作的目的旨在于获得性的乐趣和享受,但这显然仅是一个方面。这里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目的,那就是要重温婴儿吮吸母亲乳房时所获得的那种嘴部的舒适感。因此,如果从类似乳头的东西中能吮吸出类似于乳汁的东西,效果也就更大。这种类似于乳汁的东西就是恋人嘴里的唾液、女子阴道里的分泌液以及男子的精液。女子如果长时间地用嘴吮吸男子的阴茎,最后就会引起射精,这似乎表明她的动作终于使这个类似于乳头的东西开始“流出乳汁”,而射精和流乳这两种现象的相似性,早在 17 世纪就为人们所认识,当时的俗语就把这种刚刚开始盛行的女子吮吸男子阴茎的动作称之为“挤奶”。

即使到了交媾前性刺激动作已经结束,正式交媾开始时,婴儿般的行为模式仍没有完全消失。就交媾中的猴子而言,除了生殖器本身接触在一起,惟一的身体接触表现在雄猴的上肢掌和下肢掌的机械抓握动作上。它牢牢地抓住雌猴的身体——这并不是一种表示热情的亲密行为,而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做出快速的胯部前冲动作时不至于从雌猴身上掉下来罢了。同样,人类男女交媾时也会出现这种抓握动作,但是除了这种动作之外,还会出现其他并不具有“调整姿势”作用的身体接触。双手抱住或者勾住对方的身体,并不是机械地为了便于交媾,而是一种触觉上的亲密信号。

回到我们早先讨论过的那些带图性交指导手册,并仅就其中直接表现交媾动作的照片加以考察,便可以计算出除生殖器接触之外的这些与胯部前冲动作同时出现的身体接触动作的频率。在不下于 74% 的显示交媾姿势的图片中,男女

双方在交媾中总有一方用一只手(或者两只手)抱住或者触摸着对方身体上的某一部位,而且做出这一动作并非为了便于保持某种姿势。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拥抱动作、接吻动作以及非接吻的头对头接触动作;还有相当种类的手对头和手对手接触动作。所有这些动作,从根本上说都属于拥抱,半搂半抱或者似抱非抱。它们显示出,对于人类来说,交媾是由灵长目动物和交配动作加上重现的婴儿期拥抱动作组成的。后者贯穿于整个性过程,从最初的求偶阶段一直到最后一刻。人类的交媾对象不仅仅是异性的生殖器;对于一个人来说,交媾就是和另一个完整的、有个性的人——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来说——“做爱”。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性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包括交媾本身,都可以用来加强配偶间的感情联系。也许还可以说,为什么女性的性接受期会在进化过程中获得那样大的扩展,以至于远远地超出了排卵期的限制。甚至还可以说,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交媾活动,与其说是为了使一颗卵子受精,不如说是为了使一种关系得到加强。不用担心这样会有什么危险,因为我们尽管有大量的交媾活动并不是在排卵期内进行的,但仍会有足够数量的后代繁殖出来。当今世界人口已高达五十多亿,就是这方面的明证。

第四章 社交亲密行为

研究人类两性亲密行为,就是要说明,作为业已消失的婴儿期亲密行为的替代的成年男女之间再度出现肉体上的大量接触。与此相反,研究人类社交亲密行为,则是要观察成年人之间那种警觉的、受到抑制的接触情况。因为作为人,我们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矛盾需要:我们既要和人接近,又要不受干扰;既想有所依靠,又想独立自主。

我们时常感觉到社会过于拥挤,感觉到自己过于暴露在他人的窥探目光和猜度之下,所以那种避开尘世而离群索居的修道士式的想法每每会吸引不少人。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闭户独处几个小时固然能行,要一辈子像苦行僧似地过孤寂生活,就难而又难了。因为人是社会动物,要一个身心健康普通人长时间与世隔绝,他就会觉得是难以忍受的苦刑。除了严刑拷打和处死,对一个犯人的最大惩罚就是把他单独监禁起来。他时常会被孤独逼得近于发疯,会一个人对着便桶自言自语,从而享受一下自己的声音在那里引起的回声。这种回声成了他所能得到的惟一的一种近似于

社交反应的东西。

一个羞于交际而独身居住在大城市里的人，照样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既已离开家人，放弃了家庭中的亲密关系，现在又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在一间斗室或者一个套间里，当然很快就会有难以忍受的寂寞之感。要想交朋友又困难重重，最后他们很可能宁愿自杀而死，也不愿再继续过这种缺乏人际交往的生活。可见，人有对亲密行为的基本需要。因为亲密行为会带来相互了解，而我们大多数人，不像那些孤僻的修道士，是需要有人了解的，至少需要有几个人的了解。

这不是指在理性上或者理智上被人了解，而是指在感情上被人了解。在这方面，身体上的一次小小的亲密接触，往往胜过书本上的种种漂亮词句。触觉传递情感的能力确实十分惊人。这也许是它的强处，又是它的弱处。在巡视从生到死整个生命过程中的各种亲密行为时，我们看到过那样一种情况，即：身体接触最频繁的两个阶段同时也是社会联系最强有力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联系发生在父母与子女之间，第二阶段发生在恋人之间。这两个阶段的联系都表明，要和一个人作大量的、不受抑制的身体接触，同时又不想受牵于这个人所关心的事物，那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种情况，一种直觉上的理解可能会使我们不敢为了纯粹的取乐而和他人发生比较广泛的身体上的亲密接触。譬如，和一个同事紧紧地拥抱就被认为是不合礼仪的。至于“一个人要自重”或者“一个人行为要有分寸”这样的礼仪习俗究竟出自什么原因，问题并不一目了然。我们必须加以深入考察才能真正

理解,为什么我们在家庭生活之外的日常事务中总是尽量避免和他人发生直接的身体接触。

部分的回答是,这和我们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所经受到的那种过于拥挤的境况有关。我们每天要在街上和大楼里遇到许许多多人,对于这些人我们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亲密表示,否则整个社会机器就会停止运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过于拥挤的境况对我们产生了两种相互很不协调的影响。一方面,它逼迫我们,使我们感到紧张和不安;另一方面,它又使我们割断了互相之间的亲密交往,而这种亲密交往本来是可以缓和紧张和不安情绪的。

另一部分的回答是,这和性有关。我们之所以没有通过进行广泛的、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去着手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丰富多采的社会联系,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和精力,问题还在于成年人之间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具有性意味。这其实是个不幸的误会,而之所以会引起这样的误会,原因也不难发现。因为,除了人工授精,要性交就不可能没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这就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把性交和亲密接触混为一谈了。要正式进行交媾活动,即使是最“不可碰”的人也不得不去碰或者被碰。在其他各种场合,只要愿意,一个人一般总能避免和他人发生身体接触,但是在交媾的时候就不可能了。维多利亚时期,有些人曾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身体接触,他们穿着长睡袍,将身体几乎全部遮蔽起来。但是,即使这样,如果他们还是想生儿育女的话,他们至少得把自己的阴茎插入另一个人的阴户,这也就和他人发生了身体接触。所以,后来到了 1889 年间,“亲密”一词也就成了性交的委婉

语。在 20 世纪中,对于任何成年人,不论是同性还是异性,情况越来越严峻,只要两个人之间发生过多的身体亲密接触,人们总是认为他们之间有性关系。

如果认为这是一种新潮流,实在是大错特错。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古已有之的,成年人之间的亲密行为从来就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目的就在于要避免有性的嫌疑。不过,只是近年来,我们似乎觉得这方面的限制变得更加严格了。我们高兴时不再毫无顾忌地搂住另一个人的脖子,或者痛苦时伏在另一个人的怀里哭泣。不过,我们要想去接触另一个人的基本冲动却始终存在,所以我打算在家庭生活之外的日常事务范围内对此加以探讨。

所谓探讨,就是赋予问题以形式。譬如,我们把婴儿期中的不受抑制的亲密行为分成若干片断,使每一个片断又有一定的形态和规定性,直到它完全符合我们所给予它的名称为止。同样,我们设定了许多礼仪规则,并训练属于我们文化的社会成员去遵守这些规则。但是,拥抱这一动作不需要任何训练。就如我们所知,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物性动作,是人类和所有灵长目动物所共有的。尽管如此,在拥抱这一动作里却包含着许多成分,我们在某一特定社交场合,只是使用了其中的某一特定片断而已。这方面有严格的形式规定,也就是说,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样的拥抱动作,不是靠我们的天赋本能就能作出选择的。对于动物来说,它们要么就是作出某种行为,要么就是没有行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则有正确行为或错误行为、好的行为或坏的行为之分。这方面的规则还十分复杂,但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从生物

学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不管它们是怎样为文化所决定的，或者说在文化上有怎样的可变性，只要我们把它们视为灵长目动物行为中的几个侧面，仍然可以对它们有较好的理解。这是因为，我们总能找到它们在生物学上的起源。

在探讨整个领域之前，让我先举个具体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我将用一个过去显然不受人注意的动作作为例子，那就是拍背。你也许会想，这样一种琐屑的行为片断实在不会有太多意义，但这样忽视小动作是很危险的。改变一个人的一生、甚至改变一个民族生活的内在潜力，往往存在于每一次抽动、每一次抓握、每一次抚摸和每一次轻拍中。在某人极需某种安慰的关键时刻，做一个小动作便可奏效。反之，不做这个小动作，则很可能会使两人的关系破裂。同样，在两个最高统治者之间，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微笑漠然视之，很可能会因此而引发战争和灾难。所以说，对“仅仅是”拍拍肩这样的小动作嗤之以鼻，是不明智的。组成情感生活的原材料，就是这样的小动作。

如果你和一只黑猩猩有过直接接触的话，你就会知道拍背并不是人类独有的动作。如果这只黑猩猩特别喜欢看到你，它很可能会走过来搂住你，用它温暖的嘴唇亲你的脖子，随后开始用它的手有节奏地拍你的背。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动作，因为这一动作一方面和人类那样相像，另一方面又和人类有着微妙的差异。它的吻也不像人类那样，说得准确一点，只不过是一种微张着嘴的紧贴动作。至于拍背，也比人类拍得更轻更快，而且是用两只手有节奏地轮流着拍。不管怎么说，反正它的拥抱、亲吻和拍背动作基本上是和人类

相同的,而且这些动作所传递的社交信息看来也是和人类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拍背是人类的一种生物特征。

我在第一章里就已经解释过这一动作起源,它很可能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搀扶示意动作,意思是:“如果需要,我就会这样搀扶着你。但现在不需要,所以放心吧,一切都很好。”在婴儿时期,我们只有在被人抱在怀里的时候才受到轻拍,但是到了后来,受到的便是单独出现的亲切拍背,而不再有人怀抱着我们。拍的人就那么简简单单地伸出手来,用手掌接触被拍的人。随着这种变化,形式化过程就开始发生作用了。不过,仅仅看到一种没有拥抱的拍背,还没法推测出它的真正起源。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另一种变化:被拍的身体部位变得不大受限制了。拍婴儿,几乎毫无例外地总是拍在背上,但是拍一个较大一点的孩子,几乎不受什么限制了,可以拍在背上,也可以拍肩、拍臂、拍手、拍脸、拍头顶、拍后脑勺、拍肚皮、拍屁股、拍大腿、拍膝盖和小腿,等等。拍的含义也扩大了,由安慰信号——“一切都很好”,演化为鼓励信号——“没什么问题”或者“你做得很好”。由于人的聪明才智是出自头脑的,所以很自然,拍拍头就成了典型的鼓励信号。事实上,这一特殊形式的动作是和对儿童的鼓励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成年人之间就废弃不用了,因为再这样做,就有侮辱性地把对方当作儿童看待的意思。

还有一些变化,也同时发生在从成人拍儿童到成人拍成人的过程中。除了头脑,其他一些部位现在也成了禁区,拍背、拍肩、拍臂依然不碍事,但拍头、拍脸、拍膝盖或者大腿就

开始有点性的意味,至于拍屁股,性意味就更强了。不过,情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规则总有例外。譬如,在两个女子之间拍手背或者拍大腿就可能没有任何性暗示。还有,在开玩笑的时候,拍身体的几乎任何部位可能都不会招来反感。因为拍的人一开始就会发出开玩笑的信号,如在拍别人的头或者脸时,会一边说“嗨,嗨,你这小家伙”,表示他做出这一接触动作并没有性的含义,不过是装出一副长辈的样子而已,所以不必认真。当然,这里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意思,但这种身体接触动作却没有丝豪性意味。

把事情搞得复杂一点,在上面这个例外中还能引出另一个例外。譬如说,有个中年男子想和一个年轻女子发生具有性意味的身体接触。他知道如果直接地、不加掩饰地去接触她,就会被看作是无赖行为。事实上他也知道,自己对她毫无吸引力。但他想去碰碰她的欲望却非常强烈,以至不管她的态度多么冷淡,他非要达到目的不可。于是,他就会耍诡计,装出一副长辈的样子来。他会一边称她是个滑稽的小姑娘,一边开玩笑似地趁机拍拍她的屁股。他的真正意图是想满足一下性欲望,但表面上好像只是开开玩笑。不幸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往往不会高明到一点也不泄露出性信号,尤其是他的面部表情。因此,那个年轻女子通常总会识破他的诡计,接着就会以适当的方式避开他。

含性意味最少的是拍背。不知出于何故,这一动作始终保持着原始性质,所以即使在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之间,有时为了安慰或者庆贺对方,其中的一个也会做出这一动作。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可以在发生车祸时和运动员获胜时看到。

车祸发生后,如果其中的一个出事人呆呆地坐在路边,神情紧张而麻木,这时一定会有人走到他身边来,而且几乎是千篇一律地,即这个前来相助的人会挨近他,问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譬如“你没事吧?”,等等。其实,他明明知道对方已出了事,所以话一说出口,他马上就会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问这样的问题似乎太不关痛痒。于是,他便会做出一些直接接触对方身体的动作,以表示他是真诚的。这些接触动作中最常见的,就是轻轻地拍拍那个出事人的背。同样,当一个运动员刚刚获胜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只是气氛要热烈得多。获胜的运动员兴高采烈地从运动场上或者领奖台上下来,这时他的崇拜者们便会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挤到他身边,纷纷伸出手去热情地拍他的肩和背。

我们在前面最初谈到的是母亲爱抚地轻拍婴儿的情况,现在已谈得够多了。但是,还可以进一步谈下去,因为在成年人中间,拍的动作已经扩大了自身的范围,甚至已经超出了触觉的限制。拍,作为一种基本触觉信号,在两种重要的情况下会演变为听觉信号和视觉信号。一种是鼓掌,譬如在某个演员演出完毕后,台下的观众便会做出这一动作。另一种是挥手,譬如在欢迎或者送别某人时,人们就常做这一动作。其实,这两种动作都是从拍这一原始动作中演化而来的。

我们先谈谈鼓掌。多年以来,我对人们普遍采用鼓掌作为嘉奖表演者的方式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用一只手猛拍另一只手,从它所发出的刺耳的声音听来,这似乎是一种带有威胁性的动作,但它对得意洋洋的表演者所产生的效果却与

威胁性恰恰相反。几百年来,演员们一直渴望着能引起观众的一片掌声,为此还故意设计了许多“引发观众掌声的圈套”,以至于英语中还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claptrap”(掌声诱捕)。

要理解鼓掌的这种巨大作用,我们必须到儿童生活中去寻找它的根源。对6个月婴儿的仔细研究表明,在这个阶段当母亲暂时离开婴儿后又重新回来时,婴儿时常会做出拍手动作,以此作为对母亲表示欢迎的一种方式。这个动作很可能在他向母亲伸出双臂之前就已做出,也有可能先伸出双臂然后变成拍手。显然,这是和伸臂去抱母亲的动作同时发生的。情形好像是这样的:婴儿看见母亲走过来,便伸出双臂做出想搂抱她的动作,但是这时母亲的身体离开他还有一段距离,他的手够不到,于是他的双臂就在空中形成一个弧形,继续收缩这个弧形,最后两只手就碰到一起成了一种拍手动作。所以婴儿的拍手是挥动双臂拍的,不像成年人那样仅仅摆动手腕。

进一步仔细观察表明,当婴儿做出拍手动作时,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证明这是母亲早先训练的结果。换句话也就是说,对婴儿拍手的最好解释应该是:他搂抱母亲落空致使手掌相碰而发出了声音。这种拍手动作后来就演化为成年人那种有节奏的、摆动手腕的鼓掌动作,其中很明显的是成年人以“空拍”代替了婴儿的“空抱”。当我们为一个表演者鼓掌时,实际上我们是在一段距离之外拍他的背。因为如果大家都涌上去和他进行直接的身体接触,真的拍他的背以表示我们对他的赞赏,那是不合礼仪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

们才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隔着一段空间象征性地反复拍他的背。你不妨试一下,像正式鼓掌那样拍几下手,你就会发现两只手所用的力是不一样的。一只手总是充当着那个表演者的背,另一只手则有力地做出那种象征性的拍背动作。确实,两只手都会动,但是其中一只总比另一只动得更多,用的力也更大。每 10 个人中,一般有 9 个人是习惯使用右手的,所以右手掌总是朝下,充当拍背者,而左手掌总是朝上,充当被拍者的背。

在拍手动作和拥抱之间存在着某种基本联系,这种联系即使在成人生活中偶尔也能观察到。当第一位俄国宇航员凯旋回到莫斯科并和俄国领导人并肩站在红场上时,大批的群众前来祝贺,他们向那位宇航员伸出双手,热情地鼓掌。在记录这一场面的影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群里有一个人异常激动,他在长时间的鼓掌中还屡屡伸出双臂向空中做拥抱动作。他一边伸着手鼓掌,一边拥抱自己身前的空气,抱紧,放开,再鼓掌,再拥抱。在这里,由于强烈的感情冲动,形式化的礼仪习惯被打破了,而我们就是从这里,获得了鼓掌起源于拥抱的有力证据。

在俄国,还有一种鼓掌的有趣形式。那里的表演者通常也会向观众鼓掌,就像观众会向他们鼓掌一样。这并不是像有些人挖苦的那样,说俄国表演者喜欢自我陶醉,以至于为自己的演出鼓起掌来。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回答观众对他们的形式上的拥抱,就像两个人真的拥抱那样。在西方,我们虽然没有这种习惯,但从演出结束时表演者对着观众张开双臂的动作中,有时也能看到这方面的变相表现。特别是马戏

演员和杂技演员，更喜欢做这种动作。每做完一套惊险表演，他们就会昂首挺立，面向观众张开双臂；与此同时，观众便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像这样张开双臂，是一种很典型的拥抱示意动作：双臂处在准备拥抱观众的位置上，只是没有继续做出空抱的动作。有些酒吧歌星精于煽情，他们在演唱时也会做出类似的动作。特别是唱到一些哀婉的歌词时，他们往往向听众做出示意性的拥抱动作，以此激发听众的热情。

拍手偶然也被用来作为一种召唤仆人或者服务员的动作。在伊斯兰富豪家里，这一动作表示“把舞女带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拍手不再像那种典型的快速而有节奏的鼓掌，只是简单地用一只手在另一只手上拍一两下。就这方面而言，这倒更像婴儿看见母亲时所做的那种表示欢迎的拍手。意思也一样，婴儿要求母亲“过来一点”，现在成年人也要求仆人做同样的事情。

我在前面说过，拍这一基本接触信号已扩展为声音信号（这方面我们已经考察过了）和视觉信号。后者的表现形式就是挥手。挥手和拍手一样，是司空见惯的动作，但是它同样含有某些使人意想不到的成分，所以很值得加以详细分析。

首先，这似乎很明显，我们在迎接某人或者送别某人时会挥手，因为隔着一段距离，这样容易看见。这么说固然不错，但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只要你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人们在竭力想使别人看到自己的时候，譬如在招呼一辆出租汽车或者在人群中认出一个熟人又想叫住他时，他们并不用通常

所见的那种习惯方式挥手，而是高高地举起一只手臂，在肩膀上方不停地摆动着。在情况紧急时，他们还会同时举起两只手臂，以同样的方式摆动。这样的动作最容易使远处的人看到，而当我们已经相互看到的时候，就不会这样摆动手臂了。譬如，当我们和某人告别或者和某个已经看到我们、但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的人打招呼时，我们一般不会摆动手臂。我们会举起手臂，但摆动的不是手臂而是手掌。

摆动手掌有三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上下摆动手掌，手指向前。当手向上摆时，掌心朝外；当手向下摆时，掌心朝下。这里又出现了拍的动作。欢迎某人时，伸出手臂就是为了拥抱和拍拍这个人，但是由于间隔着一段距离，我们不得不凭空做动作，就像鼓掌的情况一样。两者的区别仅在于鼓掌时远距离拥抱和拍背的意图被微妙地转化为一种音响信号，而摆手时这一意图则被转化成了一种视觉信号。手臂上举而不是前伸，不像真的拥抱那样，乃是为了增强这一动作的能见度。除此之外，两者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种摆手方式在能见度方面所作的调整更为明显。它不像第一种方式是上下摆动的，而是左右摆动，掌心始终朝外。速度虽然差不多，但这个动作较之于原始的拍背动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摆手方式在成年人中间比在儿童中间更为多见，因为儿童比较倾向于原始的上下动作。

第三种摆手动作对于大多数西方读者来说可能不太熟悉。我本人也仅仅在意大利看到过，但在西班牙、中国、印

度、巴基斯坦、缅甸、马来西亚、非洲东部、尼日利亚和吉普赛人中间，也时常能看到。（从最低限度上来说，至少这种分布情况就极不寻常，对此我还无法作出解释。）它有点像打手势，但是除了作为告别信号，人们从未见过它在别的场合被使用，所以可以肯定它不是手势。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第一种摆手方式一样，它也是上下摆动的，但是掌心却朝上（就像乞讨动作），而且不停地朝摆手者本人的身体方向摆动。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一种拍的动作。因为当拥抱者的手臂处于低位（譬如抱住对方的腰而不是肩）时，要拍对方的背，手往往也会做出类似的动作，即掌心朝上面上下摆动。

另外还有两种特殊的摆手方式和上面这种方式有关。它们是罗马教皇的摆手方式和英国王室的摆手方式。出于某种原因，这两种摆手方式既不像那种为了引人注意的摆手那样把手臂笔直地从肩上举起，也不像通常的拍背或摆手那样摆动手腕，而是摆动肘部。教皇通常是同时使用双臂，把手和前臂慢慢抬起，掌心朝上，有节奏地、反复地做出一系列拥抱示意动作，但是又不像一般的拥抱示意动作那样简单，因为他的双臂并不直接向自己的胸部弯曲——他并不想把信徒只抱在自己怀里——而是一边朝自己合拢，一边又朝上抬，既不完全合拢到胸前，又不完全抬过肩。这一动作似乎是要表示一种承诺，即：他既要把信徒抱向自己，又要把他们抱向天堂。因为他们的全部希望就是：将来有一天自己能在那里被上帝所接纳。

英国王室的摆手方式也同样是抬起前臂，但通常只抬起一只手，手指朝上竖着，手心朝向自己的身体，强调这一动作

的拥抱性质；前臂慢慢地、有节奏地转动，特别强调向内转。这样，女王以一种特别高雅的姿势表示她正在拥抱自己的臣民，并以一种形式上的拍背动作安抚着他们。

就像鼓掌的情况一样，我们有时也会幸运地看到形式化的摆手动作由于摆手者感情激动而被打破形式，从而显露出它的真正来源。以一次迎接活动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我曾经在一个小型机场观察人们的摆手动作，那里有一个平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亲友们从飞机上下来，走过停机坪到海关检查处去。检查处的进口正好在平台下面，所以新到的客人虽然不能直接碰到站在平台上向他们热情招呼的人，但是彼此都相距不远。情况就是这样，接下去就是我看到人们通常所做的动作。飞机门一打开，旅客开始鱼贯而下，这时平台上迎客的人和新到的旅客都在举目张望。一旦有个迎客的人看到了自己要迎接的人，而那个客人却没有看到他，这时他照例会挥动手臂，用那种容易被人注意到的方法即高举手臂不停的摆动。等到他们相互看见之后，双方则改用抬臂招手的动作。这样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通常又会停止摆手，因为从停机坪到海关检查处进口有一段很长的路。这时，他们摆手和微笑的热情暂时消退了（就像照相时的情况一样，人们总是觉得很难一直保持自然微笑等照相师将光圈调好）。但是他们又不希望显出“不热情”的样子。于是双方便会东张西望，好像对飞机场里的什么东西突然发生了兴趣似的。新到的客人会边走边看看机场周围的风景，或者低头整理一下手里的行李袋上的背带什么的。那个迎客的人则会和旁边的人搭讪几句，对某个旅客的外表评论一番。等到

新来的客人走近了，他的脸也看得更清楚了，这时双方又会热情地相互摆手，微笑，一直到客人消失在平台下面的海关进口处为止。半小时之后，海关检查结束，这时两人才正式作身体上的接触，握手、拥抱、拍背、接吻等等。

这是最一般的情况。当然，其中会有一些小变化，但是有一次，情况却非常特殊。一个出国多年的男子初次回家省亲，从他跨出机舱的一刻起，他和前来迎接他的家人就一直狂热地相互挥臂、招手，而当他走到平台下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家人们的脸时，他仿佛觉得惯常的摆手已不足以表达他的感情。他眼里含着泪水，嘴里喃喃而语，这还不够，为了表示他和家人团聚的热烈情绪，他用手臂做出了某种动作。我看得很清楚，他这时改变了手的动作。普通的摆手停止了，代之以一连串充满热情的拍背模拟动作。手臂伸向家人，而不是高举着，虽然这样反而不太引人注目。他的手微微弯曲形成拥抱状，一边热情地、快速地在空中做出拍背动作。他的情绪太激动了，虽然派生的、惯例化的拥抱和拍背变化动作有助于在远距离之外传递同样的信号，但是在这不寻常的时刻，这一切全被他弃之一边，直接做出了原始的拥抱和拍背动作。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摆手动作的行为本源。

在海关检查之后，这种久别重逢时的热烈程度又由他们的身体接触动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当这个男子出现在海关出口处时，全家 14 个人一拥而上，拥抱、接吻、拍背，一阵亲热之后，他的情绪稍稍松懈了，脸上流着泪水，身体不停地颤抖。这时，有一个女人——看上去是他的母亲——一边拥抱他，一边激动地揉着他的脸，双手捧住他的双颊不停地摆着，

仿佛在厨房里揉面团似的。与此同时,他的双手也拥抱着她,并使劲地拍着她的背。然而,大约经过了10次这样的亲热之后,他似乎开始觉得有点疲惫了。这之后,他的拍抚动作也明显发生了变化。习惯性动作再次因情绪影响而受到干扰,形式化行为模式的本源再次呈现出来。先前在机场上时,他的摆手动作曾转变为凭空拍背动作,现在它再往后退一步,退入了本源的本源。反复进行的拍背动作让位给急促的、反复进行的攀附动作。拍变成了抚摸,即用手掌紧贴别人的背,用力抚摸,时而松一松,接着再贴紧,再抚摸。毫无疑问,这是原始的攀附示意动作。这是某种“祖传”行为,一种最原始的方式,其他种种方式都是从这里经过信号特殊化过程而衍生出来的,即:转化成一起一落的拍背动作,就有了一种触觉信号;在鼓掌动作中使一只手掌成为发声工具,就有了一种音响信号;在摆手动作中举起手臂在空中拍,就有了一种视觉信号。所有这些分支,就是人类亲密行为中的所谓“小动作”。

我之所以要跟踪这一小小的人体接触动作,并巡视它的各种变化过程,乃是为了表明,用“新”眼光观察习以为常的“旧”行为是可能的。作为成年人,我们不可能没有相互之间的身体接触。这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强烈的需要。然而,就如我们所见,这种需要却极少得到充分的表现。它仅仅在我们日常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手势、姿态和信号中才有所显露。这些动作的真正含义往往是隐而不见的,所以我们必须追寻到它们的本源才能充分理解。在我刚才所说到的那些事例中,原始的接触动作已演变成远距离的示意动作。尽管

如此,我们相互之间仍然在进行着多方面的身体接触。对这些接触行为加以观察,看看它们所取的是什么形式,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是,要这样做就得暂时退回到原始的拥抱动作。这一动作虽然今天的成年人已不常在公开场合做出,但仍然时有所见,所以对它出现时的情况作点研究还是值得的。

1. 正面贴身拥抱

只要我们尽可能多地对正面贴身拥抱进行仔细观察,很快就会看出这一动作在成年人中间有三种不同类型。不言而喻,数量最多的正面贴身拥抱是出现在情深意笃的恋人之间的。今天在公开场合进行的拥抱,大约有三分之二属于这种性质。其余三分之一的公开拥抱分属两种类型,即所谓的“亲友团聚”型拥抱和“运动员获胜”型拥抱。

一对年轻恋人,不仅在见面和分手时要相互拥抱,就是两人在一起时也经常会做这一动作。年纪较大的已婚夫妇则很少在公开场合相互拥抱,除非有某种特殊情况,如两人中有一个将离家远行在送别之际,或者两人分离多年一旦重逢之时。其他时候,即使要在公开场合相互拥抱,也仅仅是摆摆架势稍作表示而已。

在成年亲属之间,如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相互热烈拥抱的情形更属少见。不过,如果其中有人遇到灾难后又死里逃生,那就另当别论了,全家人毫无疑问会相互拥抱。如果他或者她被绑架、诱拐、俘虏或者被某种自然灾害所困之后又侥幸脱险,那么不难设想,在亲友团聚时就会出现相互拥抱的热烈场面。在这种场合,甚至是异性朋

友也可能做出这一动作，而在平时他们至多是握握手或者亲亲脸。因为在兴奋热烈的情况下，无论是男人拥抱男人、女人拥抱女人，还是男人拥抱女人、女人拥抱男人，一概不会顾及性的禁忌。在热烈程度较低的时候，这会产生诸多问题，而在令人激动的非常时刻，一切禁忌便全都被置之度外了。在春风得意之时，绝处逢生之时，或者大祸临头之时，即使是两个男人紧紧拥抱在一起并相互接吻，在我们的文化习俗中也是允许的。但若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即使做出手挽手或者脸贴脸这样的身体接触动作，也马上会给人同性恋的印象。

这种差异很值得注意，需要解释一下。它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基本的身体接触有时是片断化的或者形式化的。一开始，父母和婴儿之间的正面贴身拥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孩子长大了一点之后，父母和他之间虽然不再经常出现这种拥抱，但即使出现了也是很自然的。在成年人之间，它是恋人和配偶的典型动作。至于其他成年人，他们出于各种原因也可能想相互拥抱，但不管怎样，他们必须表明，在他们的接触中不含有任何性的成分。为此，他们只能采用某种形式化的拥抱片断动作，因为这种片断动作已为习俗所承认是没有性含义的。譬如，一个男子可以用一只手臂抱住另一个男子的肩膀而不会冒任何风险，既不会被对方、也不会被旁人误认为有什么性企图。然而，如果他采用其他的片断动作，比方说用嘴吻那个男子的耳朵，那么人们马上就会认为他的行为有性意味。

在胜利凯旋、灾难临头或者久别重逢之际，如果两个男子采用正面贴身拥抱动作，紧抱在一起并相互接吻，情况就

完全不同了。这里决不会引起性解释,因为人们承认这样的动作反应不是形式化的,而是基本的。旁观者会看出,这种情况乃是因为他们感情太激动以致顾不上一般习俗规定而引起的,并本能感觉到自己所看到的这种情形只是婴儿期原始的、尚未带有性含义的拥抱动作的重现,于是他们也就承认这样的接触是完全合乎自然的。确实,要是两个男同性恋者真想在公开场合进行身体接触的话,那么他们与其相互接吻,还不如干脆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样反而不会引起普通异性恋者的敌意或者好奇。

研究基本拥抱动作中各种片断动作,可以使我们了解习俗是如何把这些片断动作分门别类的,以及这些片断动作是如何分别代表“接触者”之间的各种关系性质的。

不过,在此之前还有第三类正面贴身拥抱需要说一说。那就是所谓的“运动员获胜”型拥抱。两个死里逃生的男子相互拥抱,这种情形古已有之,我们也是见而不怪的,但是足球运动员在攻进一个球后相互热烈拥抱,这种事则是不久前才有的。为什么踢踢球一下子又会变得那样兴奋激动呢?要找到答案,必须进入一个比足球场大得多的领域——实际上,还需要追溯到千百年之前。

两千年前,当时的世界还不十分拥挤,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明确,拥抱作为两个地位相等的人之间的一种很平常的问候形式远比今天流行。在男子与男子之间、女子与女子之间以及非情爱关系的男女之间,都普遍使用拥抱和接吻。在古代波斯,地位相等的人之间惯常的做法是嘴对嘴接吻,地位稍低的人只能吻地位高的人的脸颊。但是,在其他

地方,吻脸颊倒是在地位相等的人之间更为常见。这种情况延续了好几百年,到了中世纪的英国依然如此,当时的骑士在好些场合都要相互拥抱接吻,要是换了现代军人,在同样的场合他们至多相互点点头或者握握手而已。

17世纪将近结束之际,英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那种不带性意味的问候拥抱渐渐地被废弃了。起先在城市里,慢慢遍及到乡村,就如我们在康格里夫(1670—1729)的剧本《如此世道》里所读到的那样:“你以为在乡下,戆头戆脑的兄弟俩相见时还要流着口水彼此接吻?现在这一套已经不时兴了。确实不时兴了,我的好兄弟。”

城市里的社交生活变得越来越频繁,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到了19世纪,人们在身体接触时变得更加拘束。这时甚至连18世纪遗留下来的鞠躬礼和女子屈膝礼也越来越受到限制,仅用于正式社交场合,在日常生活中已被废弃。到了1830年,最低限度的身体接触——握手礼开始流行,此后一直沿用至今。

其他地方也有类似倾向,但程度各有不同。拉美国家在身体接触方面比英国较少限制,甚至到了20世纪,成年男子之间的友好拥抱仍然是允许的。他们今天还在这样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谈谈“足球运动员的拥抱”问题了。足球,最初是英国人的一项运动,在本世纪才迅速地传到世界上许多地方。在拉美国家,足球运动尤其普及,所以不久之后便开始举办紧张激烈的国际比赛。而当拉美球队访问英国时,他们射进一个球后就要热烈拥抱。英国人对这种情况开始时都大为吃惊而且嗤之以鼻,但拉美球队的精湛球艺

很快就使英国人改变了看法。几年之后，英国球员在队友攻门成功后所说的那句习惯语“打得好，老兄”，开始被人觉得有点土里土气了。于是，他们学拉美人的样子，开始是拍拍背，后来是比较文雅的拥抱，再后来就变成了狂热的紧抱。到了今天，一个球员射门得分之后被欣喜若狂的队友们团团围住、进而被压在他们身下喘不过气来的情景，对于观众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老戏了。

实际上，就足球运动这种特殊情况而言，它是兜了个圈子又重新回到了中世纪骑士时代和古代世界。这种倾向会不会蔓延到其他领域，现在还不得而知。也许会，但我们必须牢记，这是有限度的。足球运动员在场上的拥抱，绝对没有性含义。他们很明确的是在踢球，而且这项运动的粗野性质本身就充分表明了他们的男性气质。至于性质并不那么明确的其他社会领域，情况可能就大不相同了。在那里，对我们这种复杂社会所作的一般限制很可能还会继续有效。只有在那些以表现强烈情感作为职业手段的领域，譬如在演艺界或者电影界，才有可能出现某种例外。如果我们发现男女演员总是过分热衷于进行社交性拥抱的话，那么只要记住以下三点，我们就会原谅他们了：第一，他们受过训练，感情容易外露；第二，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他们经常处于情绪紧张状态；第三，他们从事的恰恰是一种特别没有保障的职业，所以他们极其需要相互支持和相互保险。

以上我们讨论了正面贴身拥抱，下面来看看它的较为简化的表现形式。正面贴身拥抱，不言而喻，是正面的，双方身体紧贴着，头部以一侧相互接触，两只手臂同时搂住双方。

如果把这一动作做得简化一点或者说热情程度较低一点,通常会出现三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双方身体不再面对面接触,而是侧对侧接触;二是不再用两只手臂而仅用一只手臂搂住对方;三是头不再靠在一起而是稍稍分开。根据我的观察,这类半搂半抱的动作在公开场合出现在成年人之间的可能性,要比正面贴身拥抱大6倍。

2. 搂肩式拥抱

最常见的半搂半抱方式是搂肩式拥抱,做这一动作时,两个人的身体是并排的,其中一个伸出一只手搭在另一个人的那边一个肩上,整只手臂从后面将对方的肩部搂住。这种方式的普遍性双倍于其他任何方式的半搂半抱动作。

较之于正面贴身拥抱,首先可以看到的差异是这种方式的拥抱动作主要是由男子做出的。如果说,男子做出正面贴身拥抱动作的可能性和女子大体相等的话,那么,男子做出这种搂肩式拥抱动作的可能性则是女子的5倍。原因很简单:男子一般要比女子高大,不管女子在其他方面的情况如何,在体格方面她们总是较为逊色。由于这种体格上的差异,结果便导致男子比女子更容易做出某些身体接触动作,搂肩式拥抱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事实使搂肩式拥抱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既然在男女之间,这种拥抱动作绝大多数是由男子做的,那么也就是说这里不存在女性气的问题。反过来也就是说,在偶然的、友好的情况下,在两个男子之间也可以做出这一动作,而且不带有任何性的意味。事实上,四分之一的搂肩式拥抱就是出现在男子之间的,而且是男子中间惟一常见的拥抱方

式。它和正面贴身拥抱具有明显的区别。如果两个男子进行正面贴身拥抱,必然是在不寻常的或者情绪激动的场合,但要做出搂肩式拥抱动作,时间和地点要求就随便多了。在平时,和老队友、“老搭档”或者“伙计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可以做出这一动作。

但是,这种“男性间安全”原则并不普遍适用于其他形式的半搂半抱动作,譬如用手臂搂住对方的腰,就不常见于男性之间,原因是这个动作无论男女做起来都很容易,而且,手离生殖器区域比较近。

如果再看得远一点,把注意力从半搂半抱移到那些拥抱片断动作上,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区别。有些片断动作不具有性意味,可以在男子之间随便做出,而有些则带有较多的性感色彩,所以仅限于在恋人或者配偶之间使用。

3. 手搭肩

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动作,和真正的拥抱已经相去甚远,但它实际上是搂肩式拥抱的减缩动作,而且显然适用于同样的环境。由于这一动作不太亲昵,在男子之间更为常见。如果说仅有四分之一的搂肩式拥抱动作是在两个男子之间做出的,那么手搭肩动作的比例是三分之一。

4. 臂挽臂

进一步分解拥抱动作到单纯的臂挽臂,情况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里,男子之间的比例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小了,仅为十二分之一。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这个动作的亲密程度不及前面几种,为什么男子不愿和男子挽臂,倒反而愿意和女子挽臂呢?回答是:这个动作从根本上说是

女性气的。当这个动作出现在男女之间时,十有八九是女的挽住男的,而不是男的挽住女的。这和搂肩式拥抱的情况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在两个男子之间做出这种接触动作的话,就会有一种女性性质。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即使这个动作会出现在两个同性朋友之间,那么出现在两个女性朋友之间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出现在两个男性朋友之间。观察表明,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如果要找男子和男子臂挽臂的事例,我们很快就会注意到两种人:拉美人和老年人。由于文化上对身体接触限制甚少,拉美男子时常臂挽臂;至于其他西方国家,在那里我们仅看到有些老年男子臂挽着臂走路,因为他们早已过了性敏感阶段,采用这个动作不过是为了相互搀扶罢了。

5. 手拉手

从正面贴身拥抱开始,我们顺着人体结构巡视了搂肩式拥抱、手搭肩和臂挽臂片断动作,现在要观察的是手拉手动(请不要和握手相混,关于握手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讨论)。虽然手拉手在接触程度上不如前面三种动作,两个人之间通常保持一定的间距,但它却具有某种和正面贴身拥抱相似的性质。和正面贴身拥抱一样,手拉手也是一种相互的动作。譬如,我可以把手搭在你肩上,你不用做什么,但是如果我拉着你的手,你也就得同样拉住我的手。由于这个动作经常出现在男女之间,而且总是男女同时做出的,因此它既不男性气也不女性气,而是具有两性意味。这实际上就使它成了正面贴身拥抱的一个缩影,所以毫不奇怪,我们今天很少见到两个男人手拉着手。

但是,情况并非向来如此。在过去男子之间盛行正面贴身拥抱的年代里,手拉手也同样是他们所采用的一种与性无关而仅表示友谊的动作。举例来说,在中世纪,两位君主相见,历史书上这样写着:他们“携起手来,法兰西国王引英格兰国王进入营帐;四位公爵也携着手随后而入”。不久,这种风尚便衰微了,“牵手相引”只有在男女相好时才出现。在现代生活中,手拉手动作有两方面的变化形式:在正式场合,如一个男子引导一个女子进入舞池或者走进教堂时,这个动作已变成了更为地道的挽臂;在非正式场合,它则变成了那种典型的牵手动作,即:相互握紧手掌。有时,为了更加亲昵一点,一对男女也可能同时做出两种动作。

尽管有这样的总趋势,在某些特殊场合,男子和男子仍可能手拉着手。譬如,在大合唱时或者在演出结束后集体谢幕时,全体合唱队员或者全体演出人员便会相互拉起手来。虽然这时往往采取男女相间的办法,即每个人与之拉手的是异性成员,但如果全体成员是清一色男性,或者由于人数太多难以调度,那么男子与男子(或者女子与女子)相互拉起手来也不成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或者她们)的举动中不含有丝毫成双结对的意思——他们的人数之多,就足以消除手拉手动作中的性含义。

男子与男子之间另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拉手动作,是一个拉住另一个的手并把它高高举起,以此作为胜利的表示。虽然这个动作最初出现在拳击界,但是现在更为多见的倒是在政界。两个政见相同的政治家往往会在某种公开场合做出这个动作,其目的和拳击运动员一样,是为了庆贺胜利。这

种拉手动作之所以会被他们采用,乃是因为它从根本上说具有一种威胁性质。这个动作就其较为原始的形式而言,最初是一人握拳,另外一人握住他的手腕将这只握拳的手高高举起。这无疑是一种获胜信号,表示这个人打倒了对手,但他还能继续打下去。这是挥臂猛击的定格示意动作,和现在共产党人所采用的举拳宣誓动作具有同样的性质。对儿童打斗行为的研究表明,这种举臂下击的捶打方式是我们人类先天具有的一种基本行为方式,它无需训练便能自然做出。所以,现代拳击运动员虽然在实际比赛时并不使用这种方式而是采用一种高度形式化的、“不自然”的正面进攻法,但在庆贺胜利时他们仍会做出和这种方式直接有关的示意性动作,即握拳举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而同样有趣的是,在不太形式化的打斗中,譬如在街头骚乱中,无论是警察还是骚乱者,他们多半仍采用这种较为原始的举臂捶打方式。

现在回到男子公开拉手的问题上来。这里要谈到最后一种特殊情况,它牵涉到神职人员,特别是天主教会中的高级神职人员——譬如:教皇。我们时常看到教皇和男女信徒们手拉着手。这种特殊情况表明,一个社会知名人士可以不受一般习俗的约束。教皇的形象那样崇高,根本不可能引起性的联想,所以他即使和完全陌生的人发生各种片断性的亲密接触,也不会产生什么问题,虽然这样的亲密接触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完全违反习俗礼仪的。譬如,谁能伸出双手去捧住一个美丽少女的双颊而又丝毫不带性的意味呢?事实上,教皇也的确能名副其实地像“圣父”那样行事。他很自信地

和成年陌生人进行各种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就像一个真正的父亲对他的亲生子女所做的那样。由于他承担着“超级父亲”的职责,这位地位崇高的教士不仅打破了其他人必须遵守的身体接触方面的种种限制,并且返回到了父母和幼儿之间的那种较为自然也较为原始的亲密阶段。如果说,他和信徒之间的接触跟一个真正的父亲和自己孩子之间的接触比较起来还显得不够频繁的话,这并不是因为他像我们一样受到了性的限制,而是因为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面对一个有5亿儿女的大家庭,他不能不注意节省自己的精力。

我们从正面贴身拥抱出发,一路巡视,穿过肩部降至臀部,现在又考察过了手,再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前面没有东西了。不过,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人体的其他部分,看看在进行正面贴身拥抱时,那里发生了怎样的接触现象,同时也看看那里是否存在人们在日常交往中所作的各种片断动作的源泉。

从正面相互拥抱时,两人之间不一定把腹部和大腿紧紧贴在一起。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成年人在公开场合相互把腹部和大腿紧贴在一起,也就意味着双方的生殖器区域紧挨在一起,这无疑是一种过于大胆的举动。但是,在正面拥抱时总要涉及到另一个重要的接触区域,那就是头部。在高度兴奋时,两个人的头不仅紧靠在一起,而且还会用手去抚摸或者用嘴去亲吻对方头部的侧面。从这些动作中,我们发现三种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重要动作片断,分别是:头对头接触,手对手接触,以及嘴唇对其他部位的接触或者说吻。

6. 头部接触

用手触摸对方的头,以及把头和对方的头靠在一起,是年轻恋人的两种独特动作。尤其是用手摸头,更是如此。在年轻恋人之间,手对头接触动作出现的次数比在年纪稍长的已婚夫妇之间出现的次数高出4倍,头对头接触动作高出2倍。这一情况和搂肩式拥抱的情况适成对照,后者在已婚夫妇之间反而更为常见。

男子之间极少出现这类头部接触动作。说两个男子“头凑着头”通常并不以字面意思解释,实际上是指他们正专心致志地在亲切交谈,而不是指他们真的发生了身体接触。如果一个男子真的用手接触了另一个男子的头,那么通常不外乎出于以下三种特殊原因:或者是为了安慰,或者是为了祝福,或者就是为了袭击。如果一个男子(或者一个女子)遇到一个遭到意外事故而受了伤的人,他(或者她)是很难面对别人的痛苦和求援而袖手旁观的。那些发生暗杀事件后拍下的现场照片就是例子。在所有这些照片上,几乎都有一个人用手捧住受害者的头。从医学上讲,这种做法不一定合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医学道理反被人忘记了。这不是一种受过训练的急救动作,而是一种类似于父母帮助婴儿的基本反应。对于一个未受过训练的人来说,要他不做出任何安慰动作,一开始就冷静地、合理地救治受伤者,那是很困难的。相反,他一开始肯定是做出一系列安慰动作,伸出手去摸或者去抬受伤者,而根本不会想到,他这样做恰恰对受伤者的身体有害而无益。要他站在一边冷静思考,采取什么办法最好,这对他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他最强烈的冲动,就是想做出安慰性的身体接触动作,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这对于受伤

者来说往往是致命的。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亲眼看到过一个男子就这样送了命，而当时我对这种事还一点不懂。发生了一起车祸，那个受伤的男子被一些热心的救助者抱了起来，急急忙忙地送到了医院。但是，恰恰是他们的好心肠，断送了他的性命——他断裂的肋骨在被他们抱起来时刺进了他的肺。反之，如果那些人“硬着心肠”就让他躺在那里，直到医务人员用担架把他抬走，他倒可能会活下来。这就是急于要做身体接触所造成的悲剧，而这种悲剧既然会发生在男子身上，同样也会发生在女子身上，因为灾难是不认性别的。

教士为人祝福也是不论性别的。不论是授圣职还是行坚信礼，主教总是把手放在接受者的头上。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父母和子女早期关系的翻版。

至于一个男子用手去袭击另一个男子的头，其本身无需多作评论，但它也可能成为一种假借方式表现出男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一个男子出于友好的动机，很想去碰碰另一个男子，同时又觉得不便去亲昵地抚摸，这时他便会采用一种假袭击方式。他会开玩笑似地“假装袭击”，譬如抓住对方的头发或者按一下对方的脖子，等等。不过，他决不会亲昵地去抚摸对方的头，因为这样太过性感。正如打闹游戏有助于延长父母与未成年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样，男性朋友间那些经常性的打闹玩笑，也可以使他们既不失成年人风度，同时又得到相互间的亲密接触。

7. 吻

这里，我们要谈到原始拥抱的最后一种重要派生动作。

那就是吻——一个有着生动而复杂历史的动作。如果你觉得吻一吻实在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那么请想一想，即使在当今这个被认为不拘礼节的社会里，你要吻一吻也有许许多多的规矩。你吻恋人的嘴唇，吻异性朋友的脸颊，吻婴儿的头顶；如果一个孩子弄伤了一个手指，你会吻那只手指“愿它好起来”；如果你面临不测，你会吻一个吉祥物“愿它带来好运”；如果你是个赌徒，你会先吻吻骰子然后再掷；如果你是婚礼上的傧相，你会吻新郎；如果你信教，你会吻主教的指环以示敬意，或者在宣誓前先吻一下圣经；如果你在送别亲友，当他们走远时你会吻自己的手，然后挥手将这飞吻送出。是的，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了理解它，我们还需从头说起。

人体表面最敏感的地方是指尖、阴蒂、龟头、舌头和嘴唇。所以毫不奇怪，嘴唇在身体接触的亲密行为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最初开始于吮吸母亲的乳头，这时除了能吸到乳汁，嘴唇还提供给婴儿一种触觉上的巨大享受。这一点可以通过研究一些不幸婴儿的行为加以证明：这些婴儿患有先天性食道阻塞症，必须用人工方法加以喂养。据观察，只要用一只橡皮乳头塞在他们嘴里让他们吮吸，他们就会安静下来，不再大声哭闹。由于他们从未用自己的嘴吃过任何食物，吮吸可以得到乳汁的经验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照例说嘴里含着一个橡皮乳头根本不会给他们以享受，但他们还是安静下来了。这里一定有某种为接触而接触的原由。看来，嘴接触一件软绵绵的东西这一动作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原始的亲密行为。

随着婴儿渐渐长大，随着他和母亲之间开始作头对头接触，他既感觉到母亲的嘴唇贴在他的皮肤上，同时也把自己的嘴唇贴到母亲的皮肤上。在这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早期的嘴部接触是如何演变成一种表示友善的有力动作的。在父母的怀中，幼儿嘴唇的位置通常在父母的脸颊旁边或者在头的一侧。就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古代，成年男女之间不论性别都可比较随便地进行正面拥抱，而吻脸颊是同等地位的人之间常用的一种嘴部接触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原始的礼节性亲吻直接来自于儿童期，其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已世代相传了数百年直到今天。在我们的文化习俗中，男子和女性亲友相见和离别时依然用这种方式亲吻，因为在做这一动作时没有任何性的暗示。成年女子和成年女子用这种方式相互亲吻也同样如此。至于成年男子之间的情况，则各国之间有相当大的区别，如在法国，基本上仍然沿用古代习惯，而在英国就不然。

直接的嘴对嘴接触就截然不同了。虽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嘴对嘴接吻也在某种程度上被用来作为一种不带性含义的问候礼节，但两个人把各自身体上的最大洞穴这样交合在一起，即使在亲朋之间也总显得是一种过于亲昵的行为，所以一般说来，它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被严格限制在恋人之间或者配偶之间了。

由于女子乳房一方面是哺乳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种性信号，所以成年男子亲吻女子的乳房，虽然其动作和婴儿吮吸乳房的动作并没有什么区别，却完全是性的表现。亲吻生殖器当然是彻头彻尾的性表现，亲吻身体上其他一些部位也

同样如此,特别是亲吻腹部、臀部和耳朵。但是,身体上的有些特殊部位却是专门用来接受一种与性无关的亲吻的——我们将此称为“下属之吻”或者“敬畏之吻”。这种亲吻在类别上既不同于朋友间的亲吻,也不同于恋人间的亲吻,要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在一个地位显赫的人面前的行为举止。

根据对动物行为所作的研究,我们知道,面对一只虎视眈眈的猛兽,有一个办法可以稳住它,那就是使你自己显得很弱小,对它一点也不具威胁性。这样,它便不会把你当作对它的威严的一种挑战,也就不会对你采取伤害行动了。它会觉得你比它低微,既不像它那样高大,也不及它那样凶猛,于是就会对你不屑一顾,而这恰恰是你所希望的,因为(至少在当时)你确实比它弱小。所以我们在动物界时常可以看到各类动物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卑屈之态,有的畏畏缩缩地蜷成一团,有的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地,有的低眉垂眼,有的俯首帖耳。

人也同样如此。在没有任何形式规定的地方,弱者就是采取匍匐在地的动物行为方式,而在许多情况下,地位低下者的行为举止每每是有严格规定的。这些规定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但这并没有使它们越出生物学分析领域,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那些与动物卑屈行为有着明确联系的基本特征。

在人类中所能见到的最极端的俯身卑屈方式,就是匍匐在地。在做这一动作时,整个身体都平伏在地上,脸朝下。这种姿势简直低下到不能再低下了,除非埋到地底下去。另

一方面，地位显赫的人则时常是高高在上的，不是站在高台上就是坐在高座上，给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印象。在古代诸王国中，卑微屈辱的匍匐动作非常流行而且相当普遍，俘虏对胜利者、奴隶对主人、臣民对统治者都要做出这一动作。不过，从全身伏地到挺身直立，这之间还有一整套表示不同等级的卑屈动作，对此我们不妨顺着从低到高的次序，大略浏览一下。

比全身匍匐稍高一点的是东方民族的磕头。在做这一动作时，身体不再平伏，而是双膝下跪，然后上身下俯直到头碰到地面为止。比磕头稍高一点的是单纯的下跪，即双膝着地但不俯下身体。这个动作也是古时候晋见公侯时常用的，可是到了中世纪，它已稍稍上升了一点，成为半跪，就是单膝下跪，因为当时的特别教谕规定，人们只有在敬奉上帝时才能双膝下跪，可见那时人们对上帝的崇敬已稍稍胜过对帝王的敬畏。到了现代，除非在某些皇室莅临的庄严场合，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任何人下跪。不过，敬神者在教堂里至今仍没有改变古代的双膝下跪习惯，可见上帝还是比现代统治者强，他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崇高形象。

从单膝下跪再上升一点就是屈膝礼。事实上，这不过是单膝下跪的示意性动作而已，一条腿稍往后退，样子好像是要屈膝跪地似的，然后两个膝盖同时屈一下，但都不着地。在做这些动作时，身体仍然保持挺直，无需下俯。在英国，直到莎士比亚时代，无论男女都行这种屈膝礼，所以就这方面而言，男女倒是平等的。男子鞠躬在当时尚未出现。屈膝礼的流行表明卑屈动作已被进一步减缩，因此单膝下跪也就不

再普遍使用,只有在晋见皇室成员时才施行这种礼节。

17世纪时,两性分化,这时男子开始行鞠躬礼,女子则仍然行屈膝礼,但不管是鞠躬礼,还是屈膝礼,动作方式虽然截然不同,要在权势者面前自降身高的目的则是一样的。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情况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动作幅度有所减缩而已。王政复辟时期的男子90度鞠躬让位给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比较简单、幅度比较小的鞠躬,屈膝礼也简化为稍稍地沉一下身体。今天,除了在权势显赫的统治者或者王室成员面前,女子已极少行屈膝礼。至于男子鞠躬,则已简化为相互点点头了。

剧院演出结束时发生的情况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演员们似乎倒退了几个世纪,在谢幕的时候往往要对观众行深深的鞠躬礼和地道的屈膝礼。有趣的是,我们还时常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有些女演员也向观众行深深的鞠躬礼,就像男演员一样。这种在卑屈动作方面的男女平等,表面上看似乎和其他方面一样,是要求男女平等的新潮流的一种反映,但实际上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就这方面而言,男子至少可以宣称,这是女子改用男子动作,而不是男子重新使用中世纪的屈膝礼。所以很可能,女演员鞠躬和我们文化中的现代女子男性化倾向毫无关系,而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有可能,这是受了古代演剧习惯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演员全部是男子,其中一半扮演女性角色;也就是说,现代女演员在鞠躬时体现了传统的力量,她们只是在模仿前辈男演员而已。不过,即使把古代传统的延续性也考虑在内,看来仍无法完全解释这一现象。我想,原因多半

是女演员觉得自己和男演员一起谢幕，于是也就和他们一样行鞠躬礼了。

过去作为日常礼节的打躬作揖，现在几乎普遍地被更为坦率的直立握手礼所取代。做这一动作时，终于不需要自降身高了。我们直立着相互致意，和匍匐在地已有了天壤之别。今天，所有的人不仅“一出生就是平等的”，而且到了成年之后依然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至少在礼节上是这样。

前面我谈到了许多礼节形式，虽然除了握手，其他种种礼节实际上都和身体接触方面的亲密行为是无关的，但这样扯开去谈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们和我们要谈的“敬畏之吻”有着重要联系。开始时我说过，在古代两个地位相等的人相互亲吻脸颊，也就是说，他们两人都无需自降身高。但是，对于一个地位低的人来说，如用这种方式去亲吻地位高的人，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即使他想以亲吻来表示友谊，也必须根据他的地位低下程度吻在相应的地方。对于地位最低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他只能吻尊者的脚。对于一个低贱的囚犯来说，甚至连吻脚也不配，他只能吻尊者脚边的泥土。在现代，这些动作已极为罕见，统治者们也今非昔比，大多失去了历史上的威严，但也有例外，譬如埃塞俄比亚皇帝即使在今天仍可以让他的臣民吻他的脚以示对他的敬意。此外，我们至今仍在使用的某些通俗词语，如“吻地板”、“啃泥巴”和“舔靴子”等，也无疑在提醒我们，常使我们想起自己往日的卑贱和屈辱。

至于那些地位稍低的人，他可以吻地位显赫的人的衣服

褶边或者吻他的膝盖。举例来说,一个主教可以吻教皇的膝盖,而一个神职再低一点的人,就只能吻绣在教皇右鞋上的十字架了。

移到身体的上部,这里还有一种礼节,即吻手。这也是过去地位显赫的男子允许他人吻的地方,只是在今天,除了对高级神职人员,我们仅用这一动作表示对某位女士的尊敬,而且即使这样,也仅限于某些国家和某些场合。

综上所述,人体有四个部位是经由特许的,也就是说,可以作不带性意味的亲吻。这四个部位是:脸颊,代表友好和平等;手,代表尊严;膝,代表谦卑;脚,代表低贱。当嘴唇接触这些部位时,也表示相同的含义,它接触的部位越低,也就越表明施吻者的地位越低下。这一切尽管搞得既复杂又庄重,实际上和动物的卑屈献媚之态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剥掉表面上的那些来自不同文化习俗的繁文缛节,从总体上看,即使是最温文尔雅的人类行为,也显然和我们日常所见的动物行为相差无几。

我在前面曾列出一连串现代亲吻方式,其中有一些好像还未解释清楚,譬如吻骰子、吻吉祥物、吻受伤的手指等。这些吻,以及其他类似的动作,从根本上说都和祈求好运有关,也和我刚才讲到的“敬畏之吻”有关。要亲吻至高无上的主宰——上帝,是不可能的,所以敬神者只好亲吻上帝的象征物,如十字架、圣经,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既然亲吻这些东西即象征着亲吻上帝,要是因此而带来了好运,那是因为这些卑屈的行为取悦了上帝,所以人们总是把吉祥物视为神圣之物。如果说赌城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徒每吻一次骰子就

等于吻一次上帝,听起来似乎很荒唐,实际上他的确是这样在做,就如他用手在胸前划十字求好运一样,其目的都是要做出一种敬畏的表示,以期上帝不要降怒于他。同样,当我们吻自己的手然后向离别的亲友飞送出去时,我们也在重演一种古老的习俗,因为在过去,吻自己的手比吻尊者的手更为谦卑。所以我们在现代机场上常见的飞吻动作,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距离而不是为了表示谦卑,实质上却是一种残留的古老习俗。

8. 握手

随着告别接吻,我们也就离开了整个错综复杂的片断性拥抱领域。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成年人的最后一一种身体接触动作,那就是握手——它的重要性足以引起我们充分注意。我已经说过,握手这一动作大约在 150 年前才开始为人们所普遍使用,但它的前身——拉手,则很早就出现了。在古罗马,拉手被用来表示相互守约,而且在往后的 200 年间,这一直是它的首要功能。譬如,在中世纪,一个男子跪在上司面前并拉住他的手,就是一种发誓效忠的表示。拉手再加上摇的动作,据说最早出现于 16 世纪。在莎士比亚《终成眷属》一剧里有这样一句话:“他们拉起手来摇摇,就此结为兄弟。”这里,拉手的动作仍然表示相互遵守誓约。

到了 19 世纪初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握手虽然仍作为守约表示,通常在做过一次承诺或者约定之后被使用,但它已经开始用于普通场合,表示相互问候。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工业革命和中产阶级人数的急剧增长使贵族和农民之间更加拉大了距离。这批新兴的中间人,由于工业和商

业上的需要,经常要“谈交易”和“订合同”,为了表明守信用,他们必然要一次次地握手。谈生意、做买卖渐而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关系也越来越随着生意和买卖而转移。在这种情况下,订约用的握手动作也就转入到一般的社交场合。它的含义也变成了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交换,即:“我愿意和你交换好意。”渐渐地,握手便取代了其他的问候形式。到了今天,它已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致意动作而在全世界被普遍使用,不仅地位相等的人相见时,就是上司和下属相见时也相互握手致意。如果说,在过去人们相见时有一整套适合于不同场合的复杂礼节,那么在今天,我们仅有的礼节就是这一种。现在,一位总统见到一个农场工人时所做的动作和一个农场工人见到一位总统时所做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伸出一只手,握住,摇一摇,同时两人都面带微笑。而且,一位总统会见另一位总统时,或者一个农场工人遇到另一个农场工人时,他们所用的礼节也完全一样。所以,就身体方面的亲密行为而言,时代确实已经变了。不过,如果说这种万用的握手动作已使事情变得简单方便了,这只是一个方面,因为在另一方面,它也使事情变得复杂了。握手也许人人都会,但到底在什么时候握手最恰当呢?两人相见,谁应该先伸出手来呢?

对此,现代礼仪指导书籍里充满了相互矛盾的说法——这方面显然很混乱。有的书上说,男子切不可先伸手要求女子握手,而另外一本书上却说,世界上许多地方是男子主动伸手的。有的说,年轻男子切不可先伸手要求和年长男子握手,而有的却说,当你不明确应该谁先伸手的时候,最好是主

动先伸手，免得伤了对方的感情。有一位权威人士坚持说，女子和人握手时应该站起来，而另一位权威人士则说，她应该坐着伸出手来。至于是主人先伸手还是客人先伸手，男主人先伸手给女客人还是女主人先伸手给男客人，这方面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有交易场所和社交场合的握手规矩，也没有统一说法。有一本书干脆宣称：“关于握手，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矩。”这显然是绝望后的极端言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关于握手，实际上有许许多多规矩。

很明显，表面简单的握手动作，其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将其揭示出来才能澄清人们认识上的种种混乱。要这样做，我们就要追寻这个动作的根源。只要我们追寻到我们的动物近亲那里，就会发现：一只地位低的黑猩猩时常会向一只地位高的黑猩猩伸出上肢做出一种乞讨似的姿势，以此取悦它。如果这一举动得到反应，这两只黑猩猩便会迅速地碰一下手掌。这种接触动作看上去和简短地握一下手极为相像。那只主动伸出前肢的黑猩猩发出的信号是：“你看，我不过是个无害的乞丐，对你一点也不敢妄动。”它得到的反应信号是：“我也不想对你发威。”这种接触动作如果发生在两只地位相等的黑猩猩之间，那就演化为一种友好姿态，所发出的信号也变为“我不会伤害你，我是你的朋友”。换句话也就是说，黑猩猩伸出前掌这一动作，既可由地位低的作为恭顺表示向地位高的做出，也可由地位高的作为安抚表示向地位低的做出，还可由相等地位的作为友好表示相互做出。但是，不管怎么说，它本质上是一种取悦对方的动作，因此若改用现代礼仪指导书里的说法，下属人员在

遇到上司的时候，先主动伸出手来本是天经地义的。

现在，从黑猩猩伸出前掌转到我们古人拉手动作上来。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情况是相同的。显然，伸出一只空手即表示手中没有武器，而我们通常总使用右手和人握手，其原因就在于武器通常是用右手拿的。伸出一只空手，这个动作既可以由弱者作为恭顺表示向强者做出，也可以由强者作为安抚表示向弱者做出，就如黑猩猩的情况一样。由此而演化成相互用力拉手，就成了一种生动的订约方式，两个拉手人通过这种方式相互承认对方和自己的地位相等，至少暂时是这样。从本质上说，这个动作并不是为了显示身份，而是不计较自己的相对优越性，暂时表明自己无害于对方。

很可能，现代握手动作就起源于此，但另一方面的情况又使问题复杂化了。有一种男子对女子施行的重要问候动作，那就是吻手，即男子接住女子伸给他的手并在上面用嘴唇轻轻一吻。这个动作后来变得较为形式化了，真正吻的成分已减缩到一种虚设的程度，男子仅仅是把嘴唇凑近女子的手背，做出一个吻的样子就算完事，并不真的接触。再后来，甚至更加虚化了，男子时常只是握住女子的手稍稍往上一抬，同时微微低一下头就算吻过了。在这种变化形式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到握手的影子，只是没有那些用力摇晃的动作而已。所以，有人就认为，这是现代握手动作的惟一来源，如有一本书上就这么说：“作为一种接触致意动作，握手显然是从‘吻脸颊’中派生出来的，中间环节就是‘吻手’。”就这方面而言，原则上是地位优越的人先向自认谦卑的人伸出手，所以和那种男子之间订约时所做的握手动作有着本质区别。

真实情况似乎是：说拉手是握手的来源，或者说吻手是握手的来源，两者可能都是正确的。而正因为有双重来源，最后造成了现代礼仪指导书里的种种混乱说法。这里的关键是，我们现在相互握手，其原因不是单一的，问候、告别、订约、做交易、祝贺、接受挑战、感谢、慰问、和解、祝愿，都可能成为我们相互握手的原因。这里有两个原则：在某些情况下，握手象征着友谊；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我们仅仅在握手的时候才是友好的。譬如说，我经人介绍和某人初次见面时，我们会握手，但这仅仅是一种礼貌，和我们过去的关系以及将来的关系如何，都毫不相干。

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现代握手是一种合二为一的动作。“订约握手”和“问候握手”各有其不同的来源和不同功能，只是因为它们有着相同的形式，致使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统统视为“善意握手”了。这就引起了种种混乱。刚刚进入维多利亚时代之际，这方面还不存在什么问题。当时，男子和女子在订约握手时说：“一言为定！”而男子在吻女子的手时则说：“很荣幸见到你。”只是到了后来，由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越来越多地把生意活动和社交活动混在一起，两者便开始变得混淆不清了。有力的订约握手变得比较随便，比较轻柔；与此同时，在已经简化的吻手动作中，男子握住女子的手时的那种轻柔的动作，则变得比较有力了。

这样的握手虽然现已被我们乐意接受，但在 19 世纪的法国，却曾受到过某种抵制。人们把它称为“美国式握手”，只要看到某个外国男子在和一个未婚的法国女子做这一动作，他们就会怒目而视。这并不是因为握手是一种身体接触动

作,而是因为法国人在当时仍然把握手视为订约动作,所以当他们看到外国男子刚遇到一个年轻姑娘就要和她“订约”交好,当然会认为有失体统。至于那些外国男子,他们这样做其实只不过是为了表示礼貌而已。

这又使我们想起了那些礼仪指导书里的各种误解和混乱。谁先伸手是这方面的一个大问题。男子不先向女子伸手会不会因此而显得不友好?或者,女子先伸手会不会因此而显得要求男子吻她的手?在各种社交场合所作的仔细观察表明,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每每会通过审察某些细微迹象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会注视对方,看对方有没有迹象想抬高手来,而当他们一发现对方有这种示意性动作时,自己也马上伸出手去。这样就造成了一种两人同时伸手的印象。他们之所以拿不定主意,乃是因为其他大多数礼节都是地位低的人先做动作以示敬意的。士兵总是先向军官敬礼,然后军官才答礼。在过去,也总是年轻的先向年长的鞠躬。但是,吻手的情况就不同了,女子必须先伸出手。凡是识礼的男子是决不会不等女子伸手就抓起她的手来吻的。因为吻手是问候性握手的前身,所以这种规矩今天在绝大多数场合仍被遵守着。男子遇到女子时,总是等女子先伸出手来才能和她握手,就像过去必须等她先伸出手来他才能吻一样。但是,男子不先向女子伸出手(吻的动作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并不等于说他是“军官”而她是“士兵”,她必须先行礼。对此,礼仪专家们虽然发了许多议论,但没有一个说得清楚。

握手的另一个和订约有关的来源又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这里,弱的一方通常总是先向强的一方伸出手,以表

示他有求于强的一方。在比赛结束时,也通常是输的一方先向赢的一方先伸出手。这不仅是一种庆贺动作,同时也表示自己虽然输了,但仍想和赢的一方保持友谊。同样,当一个意兴冲冲的年轻商人伸出一只手向一个商界老手致意时,他的这种举动既可以看作是一种傲慢的表示(“你可以吻我的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谦卑的表示(“你是个成功者”)。此外,和社交场合的情况一样,订约后谁先伸手的问题通常也是这样解决的,即先观察对方的示意迹象,然后尽量做到同时伸手。

既然在过去是那样复杂,在今天是这样混乱,人们或许会想,在这个日趋随便的世界上,握手礼很可能会越来越不流行了。从某些情况看,事情确实这样。现在,社交性的问题致意越来越趋向于口头表达。大约在 20 世纪中期,有些礼仪专家就宣称:“现在,英国男子被相互引见时已不再握手了。”尽管如此,男子和男子握手仍然比男子和女子或者女子和女子握手普遍得多。据我观察,有三分之二的握手动作是在男子之间做出的;其余三分之一是男女间握手和女子间握手,其中男女间握手更为常见,大约是女子间握手的 3 倍。这些数字和历史上的情况是相符的。因为男子一方面继承了订约握手,同时又加入问候握手,也就是说,男子之间的握手有着双重价值,其之所以普遍也就自不待言了。女子与男子握手是从吻手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由于它在交易活动中始终没有发挥作用,所以远不及男子间的订约握手。女人与女人之间从来没有吻手习惯,所以无所继承,在握手的普遍性方面自然只能忝居末位了。

关于握手这一独特的身体接触方式,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恋人之间从不握手。在大多数国家,已婚夫妇之间也不握手。如果你去问一个结婚已 12 年的英国人,他最后一次和他太太握手致意是在什么时候,他一定会回答是在 12 年前而不是 12 天前。毫无疑问,在各种表示友好的身体接触中,握手是最不具性感的,而本章讲到的从正面贴身拥抱到接吻等一系列接触行为,几乎都带有强烈的性成分,它们都来自同一个基本源泉,而且大多出现在恋人之间和配偶之间。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们才有可能出现在男子之间。与此相反,由于握手并不起源于温情脉脉的拥抱而是从男子订约动作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它不会引起和性有关的种种问题。即使是后来出现的吻手,在历史上也没有引起麻烦,因为在它形成习俗之前,已经出现了某种形式化的、不带性含义的敬畏之吻。所以,两个强壮的男子可以相互握手直到手掌发青也不会给人以丝毫的性感印象。握手时要上下摇动,这一典型动作又使握手显得更加粗犷,更少温柔,即使在远处也能把它和恋人之间的拉手动作分辨得清清楚楚。

在这一章里,我们观察了成年人相互之间在公开场合的行为方式,而且看到了原始的婴儿期亲密行为是如何受到限制、搁置和分化的。我们可以论证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乃是因为成年人比婴儿更需要行动的独立性和机动性,而过多的身体接触只会给他们设置障碍。这固然可以解释成年人为什么花在身体接触上的时间减少了,但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接触的亲密程度降低了。我们可以论证说,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成年人根本不需要那么多身体接触。如果

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又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沉溺于书刊、电影、戏剧和电视里的那些间接亲密行为呢?为什么那些流行歌曲老是不断地唱着亲密之情呢?我们可以论证说,我们之所以很少接触身体乃是为了保持身份,既不愿让地位比我们低的人接触,又不敢去接触地位比我们高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也不愿和地位相等的人发生更多的亲密接触呢?我们可以论证说,这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使自己的亲密行为和恋人的亲密行为混淆在一起。但是,这种说法又如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呢?即:就是恋人,他们在公开场合也受拘束,不会像在私下场合那样大胆地做出亲密举动。

所有这些论证虽然都作了部分回答,但都忽略了某种东西,某种潜在因素。这种潜在因素,也许就是导致人们做出身体上亲密接触的感情联系。没有感情上的“接近”,我们就不可能有肉体上的接近。尽管身体上的接触对我们来说是人人需要的,但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却处处避免进一步的身体接触。我们之间的关系实在太繁琐、太含糊、太复杂,有时也太严肃,以至于我们不敢冒风险去进行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在冷酷无情的现代企业界,一个只和我们握过手的年轻女职员,我们随随便便就会把她开除;或者,一个只和我们手搭肩的同事,我们也随随便便就会把他出卖;但是,假如我们曾和他们有过更多的身体接触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呢?假如我们和他们进行过更多的亲密交往,即使没有任何性内容,那又会怎样呢?毫无疑问,我们在作出那些决定时,就不会那样随随便便了。我们不会那么轻易地开除那个女

职员，也不会那么不讲情面地出卖那个同事。

我们自己既然不敢大胆和他人进行身体上的接触，不敢抛开理智上的盘算去接受强有力的感情联系，当然也就不愿看到别人在公开场合这样做，免得他们老是像在提醒我们，使我们感到不快。所以，年轻的恋人可以在私下场合百般亲密，但一到他们违反了我们的意愿而在公开场合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便会用法律来制止他们。我们会制定法律，明文规定在公开场合进行亲密接触是有罪的。就是因为这样，时至今日，甚至在某些讲究文明的国度里，在公开场合接吻仍被列为有罪。一点点稍带柔情的接触动作，也被视为不道德或者不合法。即使是很文雅的亲密行为，在法律上也和盗窃行为一样遭到禁止。我们仿佛在可笑地大声喊叫：快把你们那些东西藏起来，免得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失去的东西！

时常有人说，只要使所有板着脸的卫道士们相互亲热地拥抱一下，相互抚摸一下脸，吻一下脸颊，他们或许马上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回家去了，应该让社会上其他的人自由自在地相亲相爱而不必再蒙受他们的恶意妒忌。不过，仅仅鄙视这些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社会自身也每每作茧自缚。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熙熙攘攘的动物园，本来就不是可以公开进行亲密接触的理想之地。它已被人们污染。我们无意中相互碰一下便连声道歉，而这时我们本应该放胆接触的。我们彼此嫌弃和咒骂，而这时我们本应该相互拥抱并放声欢笑。到处是陌生人，于是我们除了畏畏缩缩，简直别无他法。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更深深地沉溺于私下的亲密行为，而且就是这一点也往往难以做到。我们在公开场合的许多禁令似

乎还大有蔓延之势，甚至快要入侵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来了。对于许多人来说，解救之法就是沉迷在间接的亲密行为中，整夜整夜地看着电视屏幕或者电影银幕上那些职业演员做出的那一套接触动作和拥抱动作，听着流行歌曲中那没完没了的爱情歌词，或者在小说和杂志里寻觅着写到亲密行为的只言片语。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解救之法则是戴上更为沉重的假面具，就如我们在下面的章节里将会看到的那样。

第五章 特殊亲密行为

对婴儿和恋人的行为研究表明,人与人之间肉体上的亲密程度是和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联系在一起的。在拥挤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周围充满了陌生人,对于他们,我们是不信任的,至少不是充分信任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和他们保持着距离。繁华大街上那种你躲我闪的情形,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正是这种忙乱的城市生活在制造着紧张,而紧张又孕育着焦虑和不安全感。亲密行为可以安抚这样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我们越是相互疏远,就越是需要作身体上的接触。如果我们所爱的人同样爱我们,那么他们就会为我们提供大量的亲密行为,就会使我们有勇气去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但是,假若他们不爱我们,假若我们成年之后没有和朋友或者恋人建立起密切联系,又没有子女,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或者,假若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起这样的联系,但后来又破裂了,或者已僵化得麻木不仁,致使“做爱”、拥抱和接吻也变得像在公开场合和人握手一样形式化了,这时又怎么办呢?对许多人来说,答案只是

抱怨和忍受。但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其中之一就是去找职业接触者。当我们缺乏业余的、恋爱的接触者时,或者当他们无法满足我们对身体亲密行为的需求时,这也不失为一种补救之法。

所谓的职业接触者是些什么人呢?回答是:他们实际上是一些陌生的或者半陌生的人,这些人在为我们提供某些特殊服务的前提下,需要接触我们的身体。这里,前提是必需的,因为毫无疑问,我们不会承认自己感到不安而需要别人用身体来对我们作安抚性接触。这种接触是“软性的”、不成熟的、退化的;它有害于我们作为独立自主的成年人的自我形象。因此,我们在服用这种亲密“药剂”时必须要有某种伪装形式。

最方便、最普遍的一种方法就是生病,当然不能很严重,只能生一点小病,但要足以引起他人来做亲密的安抚动作。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身体不适一定是不巧受了某些有害的病毒、细菌或者寄生虫的侵蚀,比方说,他们得了流行性感冒,就会认为任何人得感冒的原因都和他们自己一样,是因为到嘈杂的商店里去买过东西,乘过拥挤的公共汽车或者参加过人数太多的大型宴会,因为这些地方总是有人在咳嗽或者打喷嚏,从而把病菌散布到了空气里。但是,事实上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在流行性感冒最猖獗的时候,仍会有许多人虽然同样去过那些地方,却安然无恙。他们是如何避免生病卧床的呢?尤其是,那些从事医务工作的人,他们又怎么会一直保持着健康呢?他们天天接触大量的病菌,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经常生病。

所以,有些小病看来不完全是不幸染上病菌的缘故。在现代大城市里,到处都有有害的细菌。几乎每一天,在我们走过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足以使我们受感染的细菌。问题是,击败这些细菌比躲开这些细菌容易得多,因为在我们体内有一个高效率的免疫系统,它随时都能把数以百万计的细菌置于死地。一旦我们真的病了,那并不是说我们偶然受到了细菌的侵蚀,而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的免疫能力减弱了。原因之一(除了过分讲究卫生!),就是在城市生活压力下,我们的精神和肉体变得过度紧张。因为处于虚弱状态下,我们马上就会受到充塞在我们周围的大量有害细菌的袭击。对于我们来说,不幸中的大幸是,生病本身也是一种治疗方法,因为它让我们躺在床上,它让我们得到他人的安抚,而这正是我们健康的时候所缺乏的。这种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退婴并发症”。

这种人一感觉到“不舒服”就显得有气无力,并开始向他的妻子发出酷似婴儿般的强烈信号。她呢,也会自然而然地作出一种“类父母”的反应,开始像母亲一样照料他,坚持要他躺在床上(就像把婴儿放进摇篮),给他端水、送汤、拿药(就像给婴儿喂奶)。她的声音会变得很柔和(就像哄婴儿时的喃喃细语),并为他担忧,不断地摸他的前额,同时还要做出一些过去不做的亲密动作,这些动作其实在他健康的时候也是同样需要的。这种安抚性亲密行为的治疗效果是惊人的,他很快就恢复健康,并重新行动起来去面对那充满敌意的现实世界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暗示他在装病。对于这种病人来说,

为了充分激发必要的类父母反应，首要条件是要真正有病。凡因情绪恶劣而引起看上去十分虚弱、但相对来说不太痛苦的小病，均属此例。重要的不仅要有病，还要让人看得出有病。

就有些人而言，我的话可能会显得有些恶意，但这不是我的本意。既然紧张的生活需要我们不断地从自己的亲人那里获取安慰和亲密之情，迫使我们再次退缩到温暖舒适的“摇篮”里，那么这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手段，根本不该加以嘲笑。

确实，它非常有用，以致于还维护着一种重要的工业。尽管现代医药工业已有种种显著的技术进步，尽管有所谓的“战胜环境”的口号，但我们的患病率依然高得惊人。大多数病人并不住院。他们可能是门诊病人，也可能是药房顾客或者就在家里自己调养调养。他们患的是各种各样的常见病，譬如咳嗽、风寒、流行性感冒、头痛、过敏、背病、扁桃腺炎、咽喉炎、胃病、溃疡、痢疾、皮疹等等。虽然上一代人和这一代人对这些病的流行说法不同——如过去叫“忧郁症”，现在叫“过滤性病原体”，等等——但包括的种类基本上差不多。就单纯的发病率而言，这些病例在现今疾病总数中占绝对多数。

举例来说，在英国为治疗一些小病而去药房购买药品的每年超过5亿人次，若按全国人口计算，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每年患病10次。全国每年约耗费一亿英镑用以购买药品。在全部病例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些无需医生过问的小病。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人口不断地增长，

我们的居住区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紧张。涉及的人数越多就意味着可用于医学研究的资金越多,因此医疗措施也越来越好。尽管如此,由于在医疗措施改进的同时人口又有了增长,社会紧张度也随之增长,感染疾病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于是,就需要有更多的医学研究,研究的结果是医疗措施又有改进,改进结果是人口再一次增长,这样往复循环,以至无限。所以,无疾病的未来永远只是一种空想而已。

但是,说不定这只是我一时的悲观想法;说不定有一天会出现某种医学上的奇迹,可以把各种病菌统统消灭干净。到了那时,疲惫不堪的、心灵受挫的城市居民是不是就不再需要退缩到病床上去寻求安抚了呢?我们会不会最终达到这一状态呢?奇迹出现的可能性虽然极为渺茫,但撇开这一层不谈,即使假定它出现了,也仍然会有各种办法来满足人们的“退婴”愿望。这些办法实际上现在已经在经常使用了。当合适的过滤性病原体或者病毒不存在的时候,人们总可以找到某种“神经衰弱症”。小小的精神疾病自有其方便之处,它们不需要病毒也会发作,而且同样能发挥招来安抚的作用。确实,它们很有效用,甚至杀人犯也可以用“暂时丧失理智”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并且以“减少责任”为由而改变对他的审判——好像也要将他当作一个“暂时婴儿”对待似的。他可以辩护说,他行凶是因为头部受凉而感到很不舒服。可见,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求生手段到了关键的时候实在大有用处。这里的主要缺点是,许多轻度的精神疾病并没有足以招来他人安抚反应的外部症状。所以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往往做出极端表现,以引起他人作出他所需要的反应。他内

部并不十分痛苦，但是在一阵歇斯底里发作之后，他疲乏的身体很可能会引起旁人的同情，于是他便会得到安抚性的拥抱。如果发作得比较严重，他反而会被紧紧抱住而感到不太舒服，不过，即使这样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反正他已如愿以偿，已获得了和另一个身体的亲密接触，虽然还不太完美。惟有当他发作得过于厉害而完全失去控制的时候，他才会真正失败，这时他便会发现自己倒了霉，被人穿上疯人拘束服，只好在那厚厚的帆布袖子里作自我拥抱了。

除精神疾病之外，还有一种无需外来病菌帮忙的方法是病人利用自身固有的细菌，这些细菌是他终生携带在身上的。要说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事实上是用显微镜观察）我们的身体表皮。

许多人以为，所有的细菌都是不干净的，细菌就是疾病或者污秽的同义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如任何一位细菌学家都会证实的那样，说一切细菌均有害只是那些将卫生奉为宗教的人所制造的现代神话，这些人反反复复地向他们的信徒“布道”说“赶快摆脱细菌的纠缠”，他们的“圣水”是消毒液，而他的信奉的“上帝”就是绝对无菌。诚然，确实有一些有害的甚至可以使人致命的细菌，对它们，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这谁也不会反对。但问题是，有一些“细菌”，它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杀灭其他细菌，对这样的“细菌”，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我们真的要把所有已知的细菌统统杀死吗？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大量友好细菌的保护，它们不但不伤害我们，相反还积极帮助我们保持健康。在健

康、清洁的皮肤上，平均每平方厘米就有 500 万个这样的细菌。从嘴里吐出的唾液，每一立方厘米内约含有 1000 万到 10 亿个细菌。我们每大小便一次就排出 1000 亿个细菌，不过我们体内很快就会如数补上。这是成年人的正常情况。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生活在“无菌”的状态下，那反而会带来严重问题。不谈其他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丧失抵抗外来的、真正有害的细菌的能力，而这些有害细菌随时都在我们身边。这些情况都是我们通过对生活在无菌实验室里的动物的仔细观察而获知的。由此可见，我们身上自然携带的细菌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而现在，人们竟要消灭它们。我们应该珍惜它们为我们所作的有益服务，因为当我们过度紧张时，我们甚至会失去对它们的控制。有些疾病并不是因为受到了其他病菌的感染，而是因为我们体内的“正常”细菌突然大量繁殖或者“过度稠密”而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以防止人与人之间交叉感染为主的公共卫生措施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因为我们不是“得”病，而是我们自己在“制造”疾病。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那些常见于情绪紧张病人中间的消化系统紊乱现象。我们要是“胃不舒服”，总是归咎于吃了“不好的东西”，但令人惊异的是，一个健康的、快活的人吃了同样的东西，却会正常地把它消化掉。可以说，几乎所有轻度的肠胃功能紊乱现象都是因情绪恶劣而造成的，而这种恶劣情绪则是由于不适应现代紧张生活而引起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部野生动物片就够了。一大群非洲平原上的秃鹫猛扑到一只食肉动物留下的一大堆腐肉上，尽管它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看了之后却会感到很不舒

服而大倒胃口。

一个需要他人安抚的人所使用的第三种方法则比较激烈。没有精神疾病，也没有内源代谢方面的问题，他就会故意不太留神而戏剧性地制造意外跌伤事故。如果他跌伤了一只足踝，他马上就会诅咒说自己“像婴儿一样什么都得靠别人了”，而且会真的像婴儿一样要求别人照料他，搀扶他。这样的意外事故果真是意外的吗？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我们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人那么容易“意外”受伤，真是令人惊讶。最近，某医院对住院病人的情绪作了一次调查，在调查中一批受伤病员被当作主要观察对象，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之所以会躺到病床上来乃是出于“意外”。调查结果表明，和原先估计的情况相去甚远，那些意外受伤者的情绪甚至比真正患病的病员还要恶劣。

以上所见，我们紧张的城市生活中的那些寻求安抚的人有多种方式可以使自己适当地处于依赖状态，从而可以从那些服侍他们的人那里得到亲密接触。经常患一点小病会提供相当多的便利，如果无法以一种方法获得便利，那么永远会有第二种方法。尽管如此，这些可以使成年人加强亲密接触的方法也自有其缺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患病的人总是处于被动地位。为了获得他所需要的安抚性关注，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必须顺从安抚他的人，就如下属对上司一样。年轻恋人的情况就与此不同，他们相互表示“柔顺”，并不因此而降低其中某一个人的社交地位。此外，病人所得到的安抚热情一旦到了他们病愈之后便会冷却，他们从安抚者那里得到的亲密接触也会突然中止。这种受益是暂时的，要想使它延

长,惟一方法就是使自己变成一个患慢性病的病人,这样才能像俗话所说的那样,“生病享清福”。除了要长时期处于下属地位,这里还有一种新的危险,那就是病情加重。生火取暖固然不错,但弄得不好就会把整座房子烧掉——和生火一样,寻求安抚也有危险。即使是一种临时措施,也总要冒长期损失的风险,这一点凡是患溃疡病的人都有切身体会。然而,对于许多觉得现代紧张生活简直难以再忍受下去的人来说,即使冒这样的风险也是值得的。暂时放松一下总比不放松好。倘若他们运气好,这可以使他们得到为自己的情绪电池充电的时间,而用生物学上的话来说,这样做在当今拥挤不堪的人类栖息地内具有相当大的生存价值。

虽然以这类方法得到的安抚大多来自于病人的亲属,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亲密行为的商数会戏剧性地增加,但是“生病”现象还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报偿,那就是获得一群相对比较陌生的人——医务人员的亲密照料。医生是“有执照的触摸人”,他们接触病人身体时的亲密程度在大多数普通成年人之间却是不允许的。他们直觉地领悟到自己工作中的这种重要因素,所以十分懂得“临床态度”的医疗价值。亲切体贴的安慰,充满信心的动作如把脉、按摩、敲胸、转动病人头部检查眼睛和口腔等等,这些身体上的直接接触对有些病人来说甚至胜过服用成百粒药丸。

有时,医生会仅仅根据病人的情绪状况而决定让他住院。其实,如果引起这个病人情绪紧张的根源完全存在于外界社会的话,让他住院反而不合适。让他留在家里,躺在自己的床上,他便可以逃避那种伤害他情绪的紧张根源。但

是,如果紧张的根源就在他家里,那就无法作这种逃避了。他的情绪压力如果来自家庭关系内部,那么即使是他的卧室也无法成为他的避难所。他蜷缩在那里,仍然会觉得非常需要安抚。这时,惟一的解决就是躲进医院,并祈求上帝不要让他的家人常来探望。

就如我们所见,访医求药对于需要亲密行为的成年人来说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他肯定还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他是个宗教徒,他或许可以从牧师的抚摸中得到完全的满足,即使做不到这一点,也有其他多种安抚性接触可供他选择。

他可以光顾各式各样的健身房和美容院,那里有许多职业接触者正等待着他,只要他吩咐,他们就会用自己的手和臂按摩、揉搓、拍打他身体上几乎任何一个地方。看上去,这只不过是一种“保健疗法”,好像是用一种追求健壮或者美貌的情绪来代替令人不快的病态症候。但是,这只是看上去如此,实际上在所有那些动作背后仍然隐藏着强有力为接触而接触的因素。被一个年轻的按摩女郎从头到脚地按摩着,这对于一个男子来说,其亲密程度几乎就像和她在做爱一样。在有些方面,它甚至胜过作爱,因为在整个按摩过程中,她几乎和他身体上的每一个地方都作了直接的身体接触,而且每时每刻都在用各种方法挤压、抚摸和有节奏地抖动他的身体。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的性接触,但是我们或许可以大胆地说,由按摩而引起的两性交往对于男子有着极大的安抚作用。

也许,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对于西方社会有着极大

的安抚作用。对于个人来说，身体得到按摩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习俗中，公众对按摩的想法可能并不这样。有许多人认为，应该采取两性隔离的办法来减少按摩活动中的性刺激作用，也就是说要男子为男子按摩，女子为女子按摩。但是，即使这样做了，按摩这种本质上无害的安抚性身体接触方式仍然不可能为现代社会所普遍接受。因为取消了异性接触，人们仍会暗中抱怨说，这无疑是在为同性恋大开方便之门。只有从事运动的男子才不容易遭到这样的猜疑。譬如拳击运动员或者摔跤运动员，在这方面是毫无问题的。足球运动员们在获胜之际相互热烈拥抱，这也不会惹出麻烦，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分明地表现出男性气质，所以一个获奖球员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按摩椅上而不会招来任何非议；从理论上说，其他普通男子照例也可以仿效他，接受这种最没有性意味的按摩，即没有异性意味也没有同性意味。然而，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没能得到按摩的大多数人，就只能到其他地方去寻找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了。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增加参与人数，从而消除那种“一对一”的亲密气氛。许多体操房和运动场就采用这种方法，那里有许多人一起进行锻炼，即使相互之间有大量的身体接触也不会给人留下“两个有默契的成年人单独相处”的印象。另一个办法是用绝对无性的机器代替男女按摩师，这种机器没有柔滑的手臂，但是有一条不具人性的帆布带，它将人裹起来，然后便开始做机械性的按摩接触动作。

还有一个更经常使用的解决办法是把身体接触限制在

人体较为公开的部位。这里,我们便进入了一般人都能接受的理发师和化妆师的领地,他们仅做一点十分可怜的按摩动作,有些开业者固然并不仅仅给人理发或者化妆,但也有类似的限制,譬如在服务广告上羞羞答答地写着,他们仅提供“臀部和腿部的按摩”。

在西方社会,由于我们的头部一般都是公开赤裸的,理发师在进行职业性身体接触的过程中自然也就不必遮遮盖盖了。男女理发师是怎样操作的,我们谁都知道。但是,尽管如此,就如我们在本书前面章节中已经看到的,触摸头部一般只有在最亲密的人之间才能施行,尤其在恋人之间,它还是一种典型的性感动作。在两个陌生的成年人之间,触摸对方的头部基本上是犯忌的,所以现在,一个极其需要身体接触的成年人在这方面的重要空白,就由理发师在修饰容貌的伪装下为他填补了。这并不是说修饰容貌本身是不重要的,而仅仅是想指出,这里除了理发还会有其他含义。

具有修饰和亲密双重作用的梳整头发现象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将我们的原始祖先也包括在内,那么说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也不成问题。在任何一个动物园里都可以看到,一只猴子或者猩猩用指掌在悉心地、温柔地抚弄其同伴的头部毛发。这里毫无疑问带有亲密成分。仅仅说这是为了清洁,无法解释那只被抚弄的猴子或者猩猩为什么要表现得那样舒畅,那样欣喜。我们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当然我们不能像猴子或者猩猩那样将这种互助动作施于我们的全身。我们身体上用衣服遮藏起来的部分,只能在裁缝为我们试穿新衣时,靠他的手指的轻微的触摸来唤起那久已逝去的、非

常非常模糊的、当初被母亲抚摸时的亲密感。

对猴子来说，相互梳理毛发是一种社会性联络活动，所以当我们发现人类早期历史上极少出现职业理发师时，也就不会觉得惊奇了。当时头发是由关系亲密的人而不是由陌生人帮助梳理的。在原始部落时代，这种情况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部落成员之间惟一存在的关系是亲属关系。后来，随着城市的兴起，人们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陌生人的包围，这种趋势使理发以及类似的活动不可能再在亲属之间进行而变成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交往接触。再后来，到了中世纪以后，随着发型的日趋复杂化，上流社会的人需要对自己的发型倍加重视，于是职业理发师便开始出现了。起先，他们为女士们服务，这种亲密活动仅限于在顾客住所的个人房间里进行，但是渐渐地出现了许多考究的发屋，大群赶时髦的女子开始涌向那里。即使如此，在 19 世纪下半叶之前，职业理发师实际上还是不多见的。但不久，便潮水般地涌现了。1851 年已经有 2338 个理发师在伦敦开业，50 年之后，这个数字已上升到 7771 人以上，其增长率远远超过这个城市人口的一般增长率。造成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经济上的，但是也可能存在着其他方面的因素，因为在维多利亚时代女子深受限制，各方面都无法找到可以在成年人之间进行身体上的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一时期的行为准则是那样严格，以至于理发师的手在顾客头上的抚摸也成了一种很受欢迎的亲密行为。不仅越来越多的女子冒险前往发屋，而且她们去的次数也不断地增加。到了本世纪，这种习惯不仅遍及各大城市，而且已传到了偏远的小镇上，几乎全部女性公民

都乐此不疲。

由于现代顾客不仅需要梳理头发还希望能提供更多的亲密行为,理发职业大军的活动性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只要暴露在外的身体部分,都成了他们的关注对象。修指已很普遍。“面部的”美容也开始出现。使用面油、按摩面部以减少皱纹、“增强”皮肤细嫩度,这些美容工作最近都已经由职业人员来承担。1923年,《时尚》杂志宣称:“美容现在已成为专门职业。”无可否认,美容的最初动机是为了好看,但是在达到这种视觉效果的同时,要想获得触觉上的亲密行为毫无疑问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去一所现代美容院而没有得到一番触摸,那就等于没去。

相比之下,现代男子在享受这种亲密接触方面就可怜得多。有些男子喜欢修指和作头皮按摩,少数人也偶尔刮刮脸,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理发店只是快速地剪剪头发,然后回家自己洗头。有趣的是,理发师即使在使用固定方法进行快速剪发时也会尽可能地增加一点亲密感。如果你是个男子,下次去理发时注意听一下理发师用剪刀剪发时发出的声音。你会发现他每剪一次,就要“空剪”几次,也就是说,在每剪下一撮头发之前,他总要用剪刀在空中咔咔地快速开合几次。这些空剪动作并没有什么实际效用,只是为了使人感到头顶上似乎很热闹,而就是这种空热闹,有效地增强了“大量接触”的印象。

尽管如此,这里包括的亲密行为仍十分有限,令人惊异的是今天的男子竟然接受了这种限制。也许,要等到男子重新留长发,我们才会看到有所变化。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

必须承认尚未见到这样的迹象,倒是相反,男子的头发越来越短了。如果说有头发比较长的男子的话,那么只能说明连理发师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也减少了,而他们的头仍然回家去自己洗。只有在比较繁华的市中心,才有迹象表明,那些新发型大多是直接出自理发师之手的。这种现象是否会普遍出现,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已有了新的风尚,只要能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会得到普遍反应。年纪比较大的男子对这种现象抱有偏见,他们认为男子留长发“娘娘腔”,殊不知他们自己留短发主要是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当虱子已经被消灭的时候还要求所有男子一律留短发,那简直有点蛮不讲理了。问题是,只要这种偏见存在。总会阻止许多年轻男子去追随合理的新趋势,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梳理头发时别人为他所作的亲密接触。

现代男子比女子享受较多的惟一一种“美容”亲密行为,是商业性擦鞋,不过即使这方面现在也极不景气。在许多大城市里,擦鞋服务处仅比古董商店稍多一些,只有在一、两个特定的地方才能找到。除了前面讨论过的嘴对生殖器接触,在现代男子生活中大概仅在他让人替自己擦鞋时,他才会看到有个人跪在他面前做着一种身体接触动作,而就动作的公开性来说,这实际上是绝无仅有的惟一的机会。(鞋店售货员在替顾客试鞋时总是坐着俯下身而避免跪的姿势。)替人擦鞋时跪着的姿势给人以强烈的奴仆印象,也许就是为此缘故,这种职业不大有人肯从事。在过去,人们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屈辱的举动,所以凡做出屈辱性亲密动作的人可以得到双重报酬,但是今天,由于有了人类平等的观念,这种明显的

自我贬低简直会使人处于尴尬境地。象征性地吻我们的脚会使我们受不了，所以擦鞋业也就日趋萧条了。这并不是说我们已经不再想让别人为我们作自贬性服务了——若有这样的想法，那真是太值得庆贺了——我们仅仅是希望不再被人看到有人在为我们作这样的服务。

在对各种职业接触者的巡视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看到了医生、护士、按摩师、体操和健美教师、理发师、裁缝、修指员、美容师、化装师、擦鞋匠和鞋店售货员。在这一连串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与此类似的职业，如假发制造商、帽店售货员、内科医生、牙医生、外科医生、妇产科医生以及各种各样的医务人员和半医务人员。在这些职业中，值得一谈的不多。牙医生工作时通常使人感到十分紧张，所以他对他病人口腔所施的动作不会产生多少亲密的接触效果。外科医生，虽然他们对病人的接触程度甚至比热恋中情人之间所接触的还要深入得多，但是对病人也很少产生情绪上的影响，这是因为使用了麻醉剂的缘故。

妇产科医生在为病人作检查的时候必须做的那些动作，在外部表现上虽然和恋人的手对生殖器接触十分相像，其结果恰恰相反，病人丝毫不会因这样的亲密接触而产生舒适感。现在，严肃的职业气氛有助于消除窘迫感，病人和医生双方都倍加注意以防止因直接接触性器官而可能产生的任何误解。虽然握一个女病人的手为她诊脉会使她附带获得安抚性身体亲密接触方面的益处，但触摸她的生殖器不免太亲密了，会使她立即产生情绪上的障碍，因此也就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益处。

过去,生殖器检查的特殊性曾经给妇产科医生带来过无穷无尽的麻烦。他们必须采用各种不寻常的反亲密措施。300年前,一个产科医生有时甚至不得不爬到孕妇的床前去为她作检查,因为这样孕妇才不至于看到那个用手指接触她私处的人。后来,产科医生又被迫在暗房里工作,或者把手伸到被单底下摸索着为产妇接生。17世纪的一幅版画反映了这种情况,画面上有一个产科医生,他坐在产床下面,床单像餐巾一样塞在他的衣领里,由于他的手在床单下面,头在床单上面,他对自己的双手在干什么就一点也看不见了。这种反亲密措施,使剪脐带成了一项特别危险的手术。

虽然已采取了这样荒唐的防范措施,男性助产士还是受到攻击。就在200年前,一本关于助产理论和实际运用的教科书还被公开谴责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淫秽、最下流、最有害的出版物”。毋庸赘言,作出这种谴责的通常是男子,而实际受害的永远是女子。几百年来,助产时所涉及到的性问题一直阻挠着产科的发展,产妇每每得不到有效的医护。有适当资格的男子通常遭到拒绝而不得接近产床,助产工作由一些既无技术又很迷信的助产妇来承担。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大量的女子死于生产,而且使成千上万的婴儿刚刚降生或者降生后不久便惨遭夭折。这样的情况大多数应完全归咎于使产妇得不到技术帮助的反亲密陈规。

由此可见,在身体接触方面的性禁忌会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影响整个历史进程。在明智之见得以通行和科学有能力扫除各种传统偏见之前,无数的人,一年接着一年,蒙受着绵绵不绝的苦难。现在,由于遵循最严格的、可行的指导原

则,这种职业已经迈步摆脱过去的那些愚昧。然而,这里还是能听到往日的恐怖回声,所以现代妇科检查在身体接触方面仍然毫无安抚作用。只有在一种社会活动领域内,性接触才不会遭到限制——那就是戏剧界。男女戏剧演员,还有芭蕾舞演员、歌剧演员和摄影模特儿等,他们在自己职业活动中都享受特许,可以多方面进行带有性意味的相互接触。他们在演出中根据导演的要求接吻、抚摸、拥抱和逗闹。只要是剧本上写到的,就是合乎社会“准则”的,所以男女演员可以在自己的工作日里享受到大量的身体接触上的抚慰。对于这种没有保障的职业来说,这无疑有着极大的益处,虽然有时需要做出某些极端动作也会遇到困难。譬如,要一次又一次地假装和另一个人做爱,虽则是在同事之间,由于两人关系中并不存在基本的情绪反应,做起来很不容易,而这种事又是经常要做的,它还会影响他们各自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亲密关系。此外,将两性亲密行为模仿得惟妙惟肖,通常会随之而来的真正的生理反应也很难加以克服。

另一种危险的接触发生在红得发紫的明星和他们的狂热崇拜者之间。明星们在公共场所常常会被一大群崇拜者包围,这些人都非常想触摸一下自己的偶像。这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使明星本人得到一种愉悦的精神报偿,但有时也会被搞得焦头烂额甚至真的受伤。那种想触摸一下某些成名音乐家和歌星甚至有些颇有魅力的政治家身体的强烈冲动,近来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成群的年轻姑娘跟随在某些比较出名的通俗歌星身后,这在明文上并不禁止。最极端的例子大概要算那些“石膏佬”的所作所为了,他们要求自己的崇

拜对象答应他们将其勃起的阴茎塑成石膏型,这样当他们的崇拜对象离去后,他们时常还可以摸摸那石膏模型。

在谈论明星和崇拜者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先前的范围,在那里触摸他人是作为职业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一个按摩师或者一个理发师必须触摸自己的顾客,否则就不可能完成职业任务,但是一个歌星为了唱歌完全不必触摸他人或者被他人所触摸。至于他的特殊社会地位使他有了触摸价值,那仅仅是一种次要因素。其他方面也有类似情况,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警察。

警察的本职工作并不是触摸他人,但不管怎么说,他比我们任何人有更多的特权可以这样做。他可以把手放在我们身上,而换了其他普通人,我们一定会十分恼火。他可以在街上拉住一个孩子的手而不会引起非议。在拥挤的人群中,他可以用手把我们推开而我们一点也不会见怪就接受了他的这种接触。在发生暴力事件的时候,如果他粗暴地对待我们,我们也不会像在其他情况下受到别人的类似对待时那样,和他大打出手。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即他自己也无法克制而且受到恶意的挑衅、从而行为举止就像一个穿着制服的恶棍时,我们才会有所表示。这时,和往常相反,我们会怒不可遏,就像在最近发生的那些骚乱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情形仿佛是,我们给了他一定的特权,但当我们发现他滥用这一特权时,我们尤其难以容忍,就像我们发现一个唱诗班主持粗暴地对待一个唱诗儿童,或者一个校长粗暴地对待一个小学生时一样。如果他一再失去自我控制,那么他马上就会被视为可恶的人,而当愤怒的人群聚合在一起时,他

也会受到暴力整治。只有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那里的警察上街执勤是完全不带武器的,所以近年来即使在最严重的国内骚乱中,群众和警察双方也都表现出了良好的自我控制能力。双方使用的最大的身体接触动作是手对手推拉,而没有进一步使用较为野蛮的棍棒击头动作,更没有动用最为残忍的手枪、炸弹之类的东西,这对于限制双方的敌意可能有某种影响。当然,发生这种冲突总不是好事;即使不使用武器,用手也可以将眼珠打出,用脚也可以将生殖器踢伤,不过这类残忍的动作毕竟极为少见。和其他骚乱中那种大动干戈以至于双方都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情况相比,在伦敦以及英国其他城市里发生的这种手对手肉搏战看来还算得上是很文明的,而不无讽刺的是,这种文明恰恰是通过最原始的、人类尚未拥有武器时的身体直接接触方式表现出来的。

有一种众所皆知的电影模式,描写两个粗鲁然而可敬的男子为了解决由来已久的争执相互挥拳大打出手。喜欢看电影的观众都知道,这两个男子打到最后总是两败俱伤,谁也征服不了谁,这时——那似乎是一定的一——他们之间会产生一种新的伟大友谊。观众们总是看到,这两个伤痕累累的人疲惫不堪地躺在地上,其中的一个会从自己流着血的嘴里吐出一颗被打落的牙齿,并对着同样被打得狼狈不堪的对手钦佩地微笑。随即,这两位英雄会相互搀扶着站起来,一拐一拐地走向酒吧间(它总是就在附近)去干上一杯,庆贺新生。以后的事我们完全可以料到,他们再也不会分开,会成为志同道合的好伙伴并改正了一切错误,这样直到电影快结束的时候,其中一个是勇敢地为了救另一个的生命而死去,

并在那个曾经被他打肿过面孔的人的怀抱里咽下最后一口气。

这个高度渲染的故事的主题,当然就是说一个热情的敌人胜过一个冷漠的朋友,但是我们感兴趣的则是这里透露出来的和身体上的亲密行为有关的信息。它似乎表明,任何一种形式的亲密行为都可能使两个当事人建立起感情上的联系,即使是暴力形式的亲密行为,只要有充分的个性为基础,也同样如此。当然,说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极不妥当的,因为这等于在为暴力提供借口,但是由于害怕而完全忽视这种现象也同样是不明智的。

困难在于,近来非个人的暴力已达到了这样一种可怕程度,以致于人们谈虎色变,提到暴力就欲禁止。尤其在性开放社会,暴力——一切暴力——不论其程度或者前提如何,一概在那种新哲学的限制之列。就这种新哲学的一般含义而言,那种我们应该“提倡爱而不是战争”的信念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那些程式化影片中的打斗镜头却又有可能使我们觉得这一普遍原则并非绝对,还存在着某种例外。很清楚,我并不认为我在上面讲到的那种打斗中有什么野蛮的东西。相反,我倒觉得有些人对自己的进攻性压制得太厉害了。他们即使在大胆放肆的公然挑衅前也“决不用手指去碰一下”对方的身体。这种不论场合、一律采取极端的非暴力态度的做法,可能会导致某种新的反亲密形式。让我举例加以说明。

如果两个人由于某种原因相互间不可避免地开始冷淡了,最后,他们的关系可能已经结束,只是用一种虚伪的方法

依然维持着。他们克制着心里的愤怒勉勉强强地相互微笑，而这种微笑就像利刃一样会刺伤人。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不如爆发一阵激烈的争吵，同时伴之以适度的但总是带有进攻性的推推搡搡，倒能像一场等待已久的雷雨一样可以净化空气，结束那种有害的沉闷状态。也有可能，两个人已争吵了好几个月，后来才第一次真正地相互动手，虽然不是热情的拥抱而是猛推对方的肩膀，但结果他们都感到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作了真正有意义的身体接触。当然，用相互充满敌意的方式进行接触往往潜伏着危险，而且失败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有时也会成功，而如果认为这种方式不符合现行文化习惯而无视事实，那就错过了能给予情感以强烈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即身体上的亲密接触有助于加强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联系。

与此有关的一种行为是儿童的打闹游戏，有时叫作“玩骑马”，有时叫作“大混战”，这种游戏偶尔在两个友好的成年人之间也能观察到。这方面的身体接触同样会影响他们的情感，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同时存在着这样一种无言的信号，意思是：“虽然我在进攻，但你知道这不是真的。”尽管如此，这种信号很微妙，而且任何年龄的打闹游戏都会变成一种均衡协调的交往动作。一个用手拍拍同伴后背的人只是将这种信号反过来表述了一下，其含义是：“虽然我在装着做游戏进攻，但是你从我的动作中知道，我这样做时候并没有这个意思。”他使用拍的动作，乃是因为它作为一种游戏打闹动作现在已经形式化了。但是，如果他同时还伴有其他动作或者拍得很重的话，那么这一动作对于他的

同伴来说立即就变为：他不是在借游戏动作拍拍背，而是在借着拍背想和他作打闹游戏。

同样的复杂性也存在于上述关于两人争吵的事例中。如果引起双方争吵的原因极其严重，那么即使轻轻地刮一下耳光或者摇对方的肩膀也不会成问题，因为这时发出的信号是：“虽然你的行为使我恨不得把你揍扁，但我现在仅仅这样做做而已。”相反，如果引起争吵的原因并不严重，那么即使最轻微的进攻性动作也会向对方传出粗野和令人不快的信号。

当两个男孩在街上开始扭在一起时，我们时常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打闹游戏中潜在的危险性。起初，他们按常规作游戏进攻。每一次扭身和锁臂都做得恰到好处——以足够的力量表现其强度，然而又不强烈到使其变成真正的暴力。如果不小心打破了这种平衡，其中一个受了伤害，情况就会发生变化。这时，他会使用较大的力量加以报复，倘若这样下去而不加控制的话，那么原先的游戏打闹就会慢慢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打架。要想辨认并指出这种变化的信号颇为困难，因为游戏打闹很可能看上去和真的打架没有什么区别。一般说来，显示标志最初总是出现在脸部表情方面，原先是放松的、微笑着的，或者装着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后来则变得认真起来，显出沉静而有点愤怒的神情，同时脸色也会慢慢变红。

至于职业摔跤手，我们在他们比赛时可以看到对这种变化过程的模拟表现。那个“坏蛋”在和那个“勇士”比赛时蓄意犯规，“勇士”越来越愤怒。于是，他一面向裁判提出抗议

并要求观众给予同情，一面便开始粗野地进攻对方。他显然放弃了规则之内的技术动作而改用不加控制的暴力，以犯规对犯规，这时观众的大声喊叫就是证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采用“不加控制的”进攻动作，其本身也是形式化的，对此，熟悉这项运动的观众都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一个摔跤手真的胡来，弄伤了对方，那么比赛马上就会被取消，各方面都会表示极大的关注，但决不会加以“野蛮报复”。

谈过这些危险情形之后，现在再来看看舞池里的比较安全、比较温雅的亲密行为。虽然有人领有执照专门以跳舞为职业，但作为一种社交活动，跳舞提供的身体接触是有限的。诚然，一个想寻求某种形式的身体接触的成年人可以通过舞蹈教师为他的服务而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有些地方，一个男子若想跳舞，还可以到那种雇有职业舞伴的舞厅去，即他可以从职业舞伴那儿得到某种程度的身体接触并按所跳场次付费。但是，今天跳交谊舞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业余的，即在宴会上和各种舞厅里，素不相识的成年人可以相互配对，然后作亲密的正面拥抱姿势双双旋转。已经相识的人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使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没有身体接触增进到有身体接触。在我们社会，跳交谊舞的特殊作用就在于它可以使身体上的亲密接触突然地、戏剧性地增加，而换了其他场合，就不会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不是在舞池里，而是在其他地方，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或者半生不熟的人也像跳舞时一样作正面拥抱，给人的印象就截然不同了。换句话也就是说，跳舞激化了拥抱的含义，使固有的障碍减少到这样一种强度：两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抱而不必担心会有什么损失。

既然跳舞时允许拥抱，这也就使跳舞有可能发挥其巨大而神奇的魔力。即使这种魔力不起作用，鉴于跳舞是一种社交性活动，两个一度拥抱过的人也可以体体面面地分手。

像其他许多亲密行为一样，跳舞也有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动物时代。用行为学语言来说，跳舞的基本成分是不断重复的示意性动作。只要观察一下各种鸟类的跳舞姿势，就会发现，它们做出的这种有节奏的动作几乎都是：一开始朝一个方向跳，然后停止，换一个方向跳，再停止，然后重复第一个动作，这样反复进行。从一边转到那一边，扭过身再扭回来，或者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鸟在自己的配偶面前常常兴致勃勃地做出这些动作。在这些动作中有两种力：一种向前推，一种朝后拉。在进化过程中，这些示意性动作的节奏渐渐地固定下来而且演化为一种程式。不同的鸟类有不同的程式，但不管哪一种程式，都是它们在交配前的典型表现。

我们的舞蹈动作大多数也起源于同样的情况，不过在人类中，它们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是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其形式多种多样。许多人类舞蹈动作同样是一种方向性示意动作，就如我们所见到的，只是一前、一后或者一转，然后再一前、一后或者一转，这样反复进行。在过去几百年间有许多舞蹈跳起来就像是小型游行，两个人庄严地手牵着手，随着音乐节奏转圈子，中间经常停顿。反过来转，然后再重复。由于这套动作原则上是徒步旅行的模拟，所以其中也经常要向舞伴做模拟招呼动作，男子鞠躬，女子屈膝，做出两人好像刚刚相遇的样子。不论是民间舞还是宫廷舞，不论

在草地上跳还是在舞池里跳,反正都是两个人转来转去,至多和其他舞伴作一点交叉。所以,在这过程中身体上的亲密接触是十分有限的,根本不会引起性问题。用它们仅可以作一般的社会交往。尽管男子举着女子的手转来转去,但动作都是形式化的,任何诸如他想把她带到哪里去或者他有什么目的之类的问题都不会产生。

到了 19 世纪初,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当时一种新舞蹈风靡全欧。那就是华尔兹舞。舞伴们第一次开始拥抱着跳舞,这种公开的亲密接触马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诽谤。所以,像这样一种大的破格,没有一点借口是不行的,而借口就是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那一种。在讨论男女之间最初进行手对手接触情况时,我曾经说过,有一个经常被使用的计谋就是假装搀扶对方。男的伸出手去拉一下或者扶一下女的手,表面上好像是为了引路或者为了不致让她摔跤,实际上是为了和她作身体接触而又不想引起她的警觉。华尔兹舞的情况同样如此。这种舞在刚刚兴起的时候速度相当快,力度也比较大,于是人们就说,要跳这种舞两个人必须相互靠紧身体,否则,旋转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会飞出去。这就是“搀扶”计谋。华尔兹舞就是凭着这一计谋使自己获准进入了舞厅,而一旦进入了舞厅,它的速度很快就慢了下来,相互扶持身体的动作也就变为赤裸裸的正面拥抱,变为温和柔顺的亲密接触了。

未体会过此中乐趣的老一辈人,则对这种舞感到愤慨。虽然从今天看来华尔兹舞似乎已属老式和保守,但在当初,它曾被人们斥之为“瘟疫”和“几百年来最堕落的下流舞”。

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出版的一本《女士礼仪手册》中,作者竟用了整整 10 页的篇幅,不遗余力地攻击这种公开进行亲密接触的可恶行为。她写道:“请问任何一位母亲……难道她会允许自己的女儿不加选择地投入每一个华尔兹舞伴的怀抱吗?请问一个情人……难道他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心上人偎依在别的男子怀里而无动于衷吗?……请问一位丈夫……难道你能容忍自己的妻子去和那些无赖们半搂半抱着团团打转吗?”这样的攻击后来一直持续不断,就在不到 100 年前,费城的一位美国舞蹈大师还宣称,华尔兹舞是不道德的,因为在跳这种舞时一位女士要和一位很可能跟她素不相识的男士紧紧搂抱在一起。然而,这场论战渐渐地平息了,因为邪恶的华尔兹舞已经失势,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变本加厉的、干脆作正面贴身拥抱的形形色色的现代舞。它们引起了更为严厉的诽谤和非难。

1912 年从南美引进探戈舞时,它遇到的照例是人们的愤慨。因为这种舞包括“臀部的左右摆动”,这无疑使警觉的卫道士们想到性交动作,于是他们马上就把这种舞斥为堕落。

论战刚刚平息,又迎来了爵士时代。情绪激昂的舞蹈教师们在 1920 年至 1929 年间召开过好几次紧急会议,讨论正威胁着他们声誉的这一新的情况。关于当时的新舞潮,他们提出过正式的强烈抗议,并指出:各种爵士舞无一不来自黑人妓院。

对爵士舞的最不同寻常的攻击也许要算某家报纸的报道了。它宣称:“这种伴有节奏可怕的音乐和性交动作的舞蹈,是由一帮美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从中非洲引进来的,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全世界摧毁基督教文明。”这种看法也许真够得上彻底,照此推论,当前的学生闹事、逃学和吸毒问题也都可以说是“赤色阴谋”了。

爵士舞很早就有了不同的变种,但不管哪一种都引起过人们的惊诧,因为在跳这些舞时,男女舞伴们做出了越来越多的公开拥抱动作。在 40 年代是吉特巴,在 50 年代是摇滚舞,但是后来又发生了某种奇怪的事情。不知出于何种至今还无法解释的原因,本来紧抱着的一对对舞伴现在分开了。60 年代,跳舞时的拥抱动作突然之间消失,只有年龄比较大的、比较守旧的人才相互偎依着在舞池里旋转。年轻的舞伴们则是相互拉开距离,而且大体上是站在原地跳。开始是摇摆舞,不久又出现了花样繁多的变种,越来越多的新品种不断问世,如嚓嚓舞、抖抖舞、猴舞、弗勒格舞,等等。终于到了 60 年代末,由于人们再也搞不清楚这里的混乱情况,所以将所有这些相互之间或多或少有点重复的舞统统称之为“流行舞”。所有这些舞都有一个重要的共同标志——不接触身体。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很可能跟大规模的性开放有关。如果说,在维多利亚时代男女青年由于不能进行充分的私下亲密接触,因而华尔兹舞对他们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的话,那么在今天男女接触相当自由的情况下,谁还会稀罕这种仅仅是站着拥抱一会儿的“特许”呢?今天的男女舞伴们似乎在公开表示:“我们不需要这样,我们可以来真的!”

以上,我们对成年人为获得身体上的亲密接触而使用的各种特殊方式作了简短的探讨,现在来总结一下。本章从医生一直谈到了舞伴,我们看到: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除了纯

粹的身体接触，总还有其他成分。这里没有哪一种关系是为接触而接触的。不管怎样，我们总是利用某种借口去接触他人或者被他人所接触。然而，十分明显的是接触本身每每比正式的活动更为重要。随着现代生活日趋紧张，或许有一天，我们会看到出现某种不加伪装的职业接触者，他们像出卖珠宝一样出卖拥抱。或许，对我们来说，购买这样的商品永远会有点困难，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承认自己没能在家庭生活中获得这种宝贵的亲密行为。

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总是可以依赖于身体亲密行为的永恒替代物，也就是语言上的亲密行为。我们可以相互说些安抚话来代替相互拥抱。我们可以相互微笑或者谈谈天气。这些代用品所包含的感情成分虽然少得可怜，但聊胜于无，总比感情上完全孤独要好。如果这样做了，我们仍然渴求某种比较直接的接触，那么还可以采取其他一些变通的方式：我们可以接触人以外的各种动物或者无生命的物体，以此来替代我们本想接近的人类躯体，或者，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办法，我们至少可以接触我们自己。用动物、物体和自己的身体作为亲密行为的替代物，这三种方式就是我们在下面三章中所要讨论的。

第六章 亲密行为的替代

在成年人世界，在这个充满紧张和陌生人的世界，我们为安抚自己而寻觅我们所爱的人。如果我们所爱的人出于冷漠，或者说为了忙于应付复杂的现代生活而没有对我们作出反应，我们便会陷入困境，会丧失对身体接触的基本信念。如果他们由于受少数心灵畸形者的道德感化，不仅自己有碍于亲密行为，还和那些人一样认为沉溺于身体上的触觉享受总是有罪和邪恶的，那么，即使生活在亲人好友之间，我们也照例会成为接触上的饥饿者和身体上的孤独者。然而，我们是万物的精英，一旦我们无法得到自己迫切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智慧便马上会鼓励我们去寻找类似的替代物。

如果我们在家里得不到爱，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到外面去寻找。被冷落的妻子会寻找情夫，丈夫则寻找情妇。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因此而得到重温。不幸的是，这样的特殊替代物每每和家庭生活中残存的亲密关系不相容；前者会和后者竞争，甚至还会整个地取代后者，因此也就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社会混乱。我们在前一章里讨论的那种变通方式——即设

法和那些经由特许可以触摸他人的职业人员作身体接触，其危害性就小得多。这样的接触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它们通常不会和家庭内部关系发生冲突。按摩女郎虽然提供大量的亲密接触，但由于它们具有严格的职业性质，所以不可能成为离婚的理由。然而，不管职业接触者有怎样正当的借口，他或者她终究是一个有生理功能的成年人，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认为有潜在的性威胁。这种威胁人人看到，但除了偶尔用它开开玩笑，很少有人公开讲到。相反，对于职业性的亲密接触的性质及其来龙去脉，全社会都闭口不谈，讳莫如深。从一开始起，就很少有人承认问题的存在。一个人去跳舞，不说他是为了去触摸他人，而是说他去“寻找乐趣”。一个人去看病，是因为过滤性病原体的缘故，而不是因为他需要安抚。一个人上理发店，是为了做发型，而不是要让人抚弄一下自己的头。当然，这些正式的功能是完全正当的，而且很重要。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目的就是为了掩盖这样的事实，即另一件事情也在同时进行，那就是寻求身体上的友好接触。如果这些正式的功能是不重要的，后面这种尚未满足的需要就会显得太招人眼目，它会提出一些有关我们生活方式的基本问题并要求回答，而这恰恰是我们不愿多加考虑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意识地识破了这种正在表演的把戏，于是我们便间接地束缚住本来会抚弄我们的那双手。我们这样做，乃是为了遵循那些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性恐怖的社会陈规和行为准则。通常，我们并不说为什么。我们只是单纯地接受那些抽象的礼仪原则，并相互谈论着怎样怎样的事

情是“做不得的”或者是“不好的”。这无非是说，不要去接触，一个人显露自己的感情，就是没有教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答案很诱人，就像那只蹲在我们大腿上的小猫。事实上，我们也真地转向了其他动物。既然我们最亲近的人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在陌生人中间寻找亲密接触又太危险，那么我们只好逃进附近的动物商店，花一小笔钱为自己买一点动物亲密了。因为那些小动物是纯洁无瑕的，它们不会惹出问题，也不会问任何问题。它们舔我们的手；它们蜷缩在我们的大腿上睡觉；它们用身体揉擦我们的腿，还会用鼻子嗅我们。我们可以抱抱它们，拍拍它们，摸摸它们，像带婴儿似地带着它们，搔搔它们的耳朵根甚至亲吻它们。

如果以为这种事微不足道，那么请看看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在美国，每年有 50 多亿美元用于小动物身上；在英国，每年是 1 亿英镑；在西德，6 亿马克；在法国，几年前就达到了 1.25 亿法郎，估计这个数字现在已经翻了一番。这样庞大的数字不能说微不足道。

最重要的小动物是猫和狗。在美国，有 9000 万只。小狗和小猫的出生率为每小时 1 万只。在法国有 1600 多万只狗，在西德有 800 万只，在英国有 500 万只。猫的数字尚未作过精确统计，但肯定不会少于狗，甚或更多。

把这些数字加起来，也就是说，仅在上述 4 个国家就大约有 1.5 亿只狗和猫。让我们再大略地估计一下，假定说每一个拥有一只这类动物的主人平均每天抚摸或者轻拍它 3 次，那么每年就是 1000 次左右。将这个数字乘以上述猫和狗的

总数,也就是说,每年在这 4 个国家里人和这些动物的身体接触次数就高达 1500 亿次。这个惊人的数字表明,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他们竟然有那么多的亲密接触不是和其他的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而是和两种属于食肉类的小动物进行的。由此看来,更不能说这种现象是微不足道的了。

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在拥抱的时候相互轻轻地拍背,如果是恋人拥抱或者父母和子女拥抱,相互还抚摸头发和皮肤。但是,很显然,我们没有因此而满足,那千百万次地抚弄动物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文化上的缘故,人和人的接触受到限制,于是我们便把我们的亲密行为转移到了自己心爱的小动物——这些供我们施爱的替代对象——身上。

这种情况引起了某些人的猛烈抨击。一位作家将此称为“小狗小猫主义”,并指责说:这只能说明现代文明人类在彼此亲密交往方面的可耻失败。他特别指出,现在为阻止虐待动物所用去的资金甚至比为阻止虐待儿童所用的资金还要多。他把那些支持现代豢养动物活动的人所作的答复斥之为不合逻辑的虚伪。至于有人认为豢养动物有助于了解动物生活的看法,他认为是荒谬的,是在一切事物关系中滥用拟人说。那些小动物被人化了——它们被视为毛绒绒的人,而不是真正的动物。那种认为动物纯洁而可怜、所以需要我们帮助的论调,在他看来简直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偏见,尤其在一个连婴儿和农民都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更是如此。他问道:在这个所谓文明的时代里,我们可以对成百万非洲儿童惨遭杀害的情景熟视无睹,而对自己的狗和猫却体贴入

微,精心照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在20世纪,我们一面允许我们的成年男子在战争中杀死1亿同类,一面又花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去豢养我们那些养尊处优的小动物,这又作何解释呢?总之,为什么我们对待动物竟会比对待人还要仁慈?

这样的言论振振有词,对此固然不能等闲视之,但是这里也包含着致命的弱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就是那句老话:两个错不会变成一个对。不可否认,溺爱一只小动物而忽视一个儿童是可怕的,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这样的事情也确实会发生。但是,将这一点当作不该抚爱小动物的理论根据,则是愚蠢的。我很怀疑,即使在极端情况下,小动物是否真的从儿童那里“窃取”成年人的抚爱。一个儿童,如果出于某种精神上的原因而没有得到父母的爱,那么他的父母不抚爱小动物是否就一定会有助于改善这种情况呢?对此我很怀疑。几乎在各种情况下,受宠的小动物不是被当作一种亲密行为的额外来源,就是被当作一种替代物,以替代由于某种原因而业已丧失的亲密对象。说对动物越关心就会导致对人越不关心,这是毫无道理的。

假如出现了一种怪病,使得所有的受宠小动物一下子统统死尽灭绝,并且有效地消除了它们和主人之间本来会发生的那数以百万计的亲密接触,那么主人们的爱意又会转移到哪里去呢?会不会神奇地重新返回到周围的其他人身上?很不幸,回答是“不可能”。惟一可能的结果是,千百万人会从此失去一种重要的身体接触方式,而出于各种原因,他们之中有些人又是根本不可能享受到任何真正的人类亲密行为的。一个孤独地和自己的爱猫生活在一起的老妇人,不会因

为她的爱猫死了而去抚摸邮递员；一个喜欢拍拍自己爱犬的男子，也不会因为失去爱犬而多拍几下十几岁的儿子。

当然，在一个理想社会里，我们将不需要这些亲密行为的替代物或者额外来源；但是，如果现在就要把它们都关进笼子，那仅仅是去解决问题的表面症候而非解决问题本身。况且，即使在人与人相爱和身体接触不受限制的理想社会里，我们很可能仍然会和我们的动物伙伴发生大量的亲密行为。这不是因为我们到了那时仍需要这样的接触，而是因为它们能给我们以某些和人类关系丝毫不矛盾的额外欢愉。

最后再为小动物作点辩护：既然我们能够宠爱动物，那么至少表明，我们还是有爱心的。有人或许会问，要是集中营里的看守长对自己的狼犬也很仁慈，难道这也证明他们有爱心吗？是的，这证明即使是最凶恶的人也有某种程度上的爱心，只是因为这种对动物的爱心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好和对人的冷酷无情的残忍行为同时发生，以至于人们不仅不愿承认这是爱心，甚至把它看得比残忍更残忍。但是，我们切不可受这种特殊情况的蒙蔽。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人类这种动物，在它尚未受到那些我们不得不矛盾地称之为“文明的野蛮行为”的扭曲之前，它本质上是赋有巨大的爱心和亲密之情的。如果说，发生在人和他们所豢养的小动物之间的那些温柔的、友善的接触，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确认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有爱心和亲密之情的动物的话，那么，它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值得反复沉思的有益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一个年复一年地越来越变得冷漠无情的世界里，事情未必时时如此。人在压力之下会变得无情无义，但我们之所以需要种

种证据,就是为了说明这是本不该发生的——这不是人的自然常态。如果我们宠爱小动物的行为有助于从一个方面说明这一点,那么,尽管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行为有多么不合理,但本意善良的批评家却应该三思而行,不要动辄加以攻击。

那么,人和动物之间的这种亲密行为其本身性质如何?譬如说,为什么我们拍拍一只狗,摸摸一只猫,而很少摸摸一只狗,拍拍一只猫?为什么这种动物适合于这种亲密方式,那种动物适合于那种方式?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看看这两种动物的身体结构情况。毫无疑问,就它们的作用而言,这两种宠物都是人的替身,它们的身体也就是人体的替代物。但从解剖学上说,无论是狗还是猫,都和人有着极大的区别。狗的四条腿不可能拥抱我们。我们也不可能用双臂环抱一只猫。即使是一只硕大无比的猫也不会大于婴儿,而且它的身体也太柔软。所以,我们便相应改变了自己的动作。

先来谈狗,我们本希望像拥抱一个好朋友一样拥抱一只狗,但由于狗的两条前腿妨碍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只好从“拥抱一拍背”这一综合动作中把拍的成分分离出来,直接加以使用。引伸开去,我们不仅拍狗的背,有时也拍拍它的头或者两侧。就一只典型的巨种狗而言,它的背又宽又结实,可算是我们所要拍的人背的一种理想替代物。

猫的情况就不同了,由于它比较小又比较柔软,要它成为能承受有力拍击的人背替代物就不太合适。但是它的柔软、光洁的皮毛摸上去很像人的头发。我们每每会抚摸自己所爱的人的头发,所以我们也每每会抚摸一只猫。就像狗是

人背替代物一样，猫是头发替代物。事实上，我们经常会把一只猫整个儿地当作一只长着柔滑秀发的代用人头。

把上述情况引伸开去，有人或许会认为，我们对犬科动物很自然地会用拍的动作，而对猫科动物则总是使用摸的动作。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我说的情况是和家狗家猫的身体特征密切相关的。凡是驯过兽而大量接触过猎豹、狮子或老虎身体的人都知道，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几种动物都属猫科，但它们的背不像家猫，倒像狗，又宽又结实；它们的毛也像狗，又粗又硬，所以对它们一般是拍，而不是摸。反过来说，那种体型极小的长毛狮子狗虽属犬科，但人们却像对待猫一样抚摸它们，并不拍它们的背。

就体型大小而言，喜欢马的人照例也是拍的，但这里又有一种微妙的变化。人体背部——可以说，拍的动作就从这里开始的——是一个垂直平面，而马的背却是水平的，所以作为人背替代物拍起来不太令人满意。但是，马的颈部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由于它的高度以及更重要的是垂直的，所以大多数人喜欢拍马的颈部。在这方面，马比狗来得优越。狗的颈部通常说来要作为代用人背总嫌太小。此外，马的高度对于作头部接触来说也比狗理想，一个人若想和一只狗作头部接触，必须蹲下身体或者把狗抱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喜欢马的人，尤其是女性，当她用手臂抱住马的身体并用手掌不断拍它的同时，每每会把自己的头贴在马的颈上或者脸上。

对于许多人来说，一只宠物不仅是人的替代物，而且还特定为一个孩子的替代物。这里，动物的大小至关重要。家

猫不成问题,但普通的狗就嫌太大,于是人们就精心培养体型小的狗,这种狗成熟之后也只有婴儿那么大小。这样,它们的主人便能像父母抱婴儿似地把它们抱在怀里,毫不费力,就像抱着一只猫或者其他这样的动物如家兔、猴子等等。这是人和宠物之间的最常见的身体接触方式。对大量的表现人和宠物接触情况的照片分析表明,像抱婴儿似地把动物抱在怀里的动作占总数的 50%。拍的动作也较常见(11%),其次是用单臂挽住动物身体的半抱动作(7%),再其次是用脸颊贴在动物身上的动作,通常是贴在头部。另一种令人惊异但也不少见的亲密动作是嘴对嘴接吻(5%),被吻的动物从鹦鹉到鲸鱼样样都有。有人或许会想,把鲸鱼当作宠物并和它进行亲密接触总有点不可思议,如艾哈伯船长(美国小说家麦尔维尔的著名小说《白鲸》里的主人公。——译注)就是这样,当他看见一个少女在亲吻一条鲸鱼的嘴时,他确实万分惊异。但是,近年来水族馆里的表演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这种看法。受过训练的鲸鱼以及它们身体最小的近亲——海豚,这几年来已成为人们最喜欢的动物。由于它们隆起的、圆圆的前额使它们的头看上去很像婴儿的头,所以当它们从水池边上伸出那一张张像是微笑着的脸时,人们情不自禁地就产生了想去拍拍它们、碰碰它们或者摸摸它们的强烈愿望。

人们也时常把鸟——如鹦鹉、鸽子等——放在手上调教把玩,而且把脸贴在它们身上,使脸部的皮肤感觉到它们柔软平滑的羽毛。这种亲密接触还时常进一步演化为用嘴给鸟喂食。因为鸟的体积一般都很小,要拥抱或者拍拍它们是

不可能的,所以手的亲密动作仅限于用手指摸摸它们的羽毛或者轻轻地提一下“头颈上的哪个地方”。

如果我们逆着进化顺序进一步看下去,就会发现,越是低级的动物受到我们亲密接触的可能性就越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爬行动物、两栖动物、鱼类和昆虫几乎是不能触摸的。乌龟由于有平滑坚硬的外壳,偶尔还有人拍拍它的背,但它的那些身上长鳞的近亲则根本不会引起人们想和它们进行亲切的身体接触的愿望。也许,值得一提的惟一例外是巨大而伸缩自如的蛇。譬如,经过适当训练的大蟒蛇,就可以为它们的主人提供连狗和猫也无法提供的东西——用身体将主人团团围抱起来。它们用强有力的身体绕住主人的身体,由于肌肉收紧和放松,加上用柔软的舌头不断舔舐主人的皮肤,可以使主人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舒适感。虽则如此,由于蛇喂养起来比较困难,又由于它在伊甸园里的劣行给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当然还有它们那些身体较小但毒性极大的近亲使人万分恐惧,所以就是大蟒蛇也从未被人普遍地亲近过。即使最需要拥抱的人,也不愿接近它们。

如果撇开人用手抓红鳟鱼这种并不亲密的接触,人和鱼类实际上是从不接触的。也许,这里惟一的例外是鲤鱼吻手现象,这种现象在那些池养的鲤鱼从水面上伸出头来乞食时常会发生。这种鱼经常会跃出水面寻找池塘边上的食物,有时一只偶然路过池边的小鸟也会被它们一口吞下。有一张不寻常的照片就摄下了这样的镜头,一只嘴里衔着虫子的小黄雀急匆匆地往自己的鸟窝飞,因为那里正等着饥饿的雏鸟,但当它在鱼池边稍作停留时,一条从水中跃出的大鲤鱼

嘴巴一张，将小黄雀及其猎物统统吞进了肚里。既然这种鱼会和小黄雀作出这样一种实在令人遗憾的“亲密接触”，那么手里拿着食物来到池边的游人也就不免要受到它们的“吻手”亲密接触了。

谈到现在为止，我们考察的都是表示友善的或者父母式的亲密行为，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和动物的接触还不止于此，其中很可能包括真正的性交。这类事情虽然极为少见，却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的各种艺术和文学作品中不乏实例。这里有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男子与某一雌性动物交媾，通常是家畜；另一种是利用动物进行手淫。就后面这种情况来说，自然就是让某种动物舔或者拱人的生殖器（男子和女子都有可能），以此激起性兴奋。这充分说明，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异化和身体接触方面的挫败，这种丑恶的、变态的亲密行为就会随之出现。不过，只要我们记住，在我们现代文化习俗中，人和宠物间正以拥抱、亲吻和抚摸等多种方式进行着数以百万计的亲密接触，那么看到这些在极少数情况下偶尔出现的出格行为，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在探讨人和动物接触的整个问题中，我们以上只谈了人和宠物及家畜的接触，此外还有两种交往情况也值得一谈。由人圈养的动物不仅存在于家庭中和农场上，在动物园和研究所里也可以找到许多。在这些地方同样会发生经常性的接触，而且这种接触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许可的。

动物园里的游客不仅想看看那些被抓来关在这里的动物，而且还想去碰碰它们。他们的这种愿望非常强烈，以致

常常给动物园管理人员带来许多麻烦。任何大动物园都设有急救部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经常会发生不测事件。除了不慎扭伤腿或者割破手指,当然也有被咬伤手或者抓破脸的事。那些喜欢玩弄动物的人有时会伤得很严重,但很少是由于动物园管理动物不严引起的。举两个例子就能充分说明这种情况。第一个例子和一个妇女有关,她带着一个因手受了伤而大声哭叫的孩子来到某大动物园的急救部,在包扎时方才知道那孩子曾吵着要摸摸动物园里的雄性大猩猩的身体,为了满足他的要求,那个妇女就尽力地把他举到安全栏上面,也不顾那里就竖着说明该动物十分危险的警告牌,让他攀住横杆的上端把手从防护玻璃屏障的边上伸了进去。那只大猩猩误解了这一友好的举动,扑过来就用牙齿咬住了孩子的手。但是,出了这样的事,那妇女不仅不知后悔,反而把她的满腔怒火发泄在动物管理员身上。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摸虎者”的可悲事件。有个中年男子,他一再攀上某动物园虎笼的栏杆,伸手去抚摸一只母虎。动物园管理员一再制止,他不但不听,还试图越过栏杆,最后跌断了一条腿,住进了医院。在他住院期间,那只母虎也正好被送往别的动物园去交配。他一出院马上又跑到了虎笼前,发现那只母虎不见了,笼里关着的是一只陌生的豹。他大为愤怒,跑到动物园办公室,要管理员向他解释他们把他的妻子弄到哪里去了。起先,管理员对他这种突如其来的问题简直不知所措,后来经过耐心询问才知道,这个不幸的男子不久前失去了一直和他亲密相伴的妻子,从那以后他便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那只母虎身上。因为在他心里,那只母虎

就是他失去的妻子的化身，所以很自然他会不顾生命危险拼命想爬过栏杆到虎笼里去，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新的方式继续和“她”进行身体上的亲密接触。

这两个例子似乎十分荒唐可笑，但我们必须记住它们只不过是某种行为的极端表现而已，这种行为在较为适中的程度上几乎每天都能在世界各地的动物园里看到。当一个人想触摸他人的冲动受到阻碍，不管是由于个人悲剧还是由于文化禁忌，这种冲动几乎永远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现其自身而从不顾及后果如何。这里，不禁使人想起那些所谓骚扰儿童的可悲案件。那些骚扰者被认为对儿童有性意图而被捕，事实上这些人一般总是由于无法和成年进行适当的接触而转向儿童的，因为儿童对成年人的禁忌茫然无知。这些人所需要的经常是某种温柔的、友好的身体接触，但当他们这样做时，被接触的儿童往往会因为恐惧而大声哭喊，于是他们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被解释为有性意图了。当然，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决不是必然的，许多无辜的老年男子就因为这样而大受其苦。不用说，牵涉在这些案子里的儿童也总是要受到折磨的，这些折磨倒不是来自当初施于他们的亲密行为，因为即使真的有什么性行为，他们也可能一无所知，而往往来自事后父母对他们的恐吓，还有就是法庭审理过程中每每要求他们出庭作证——这使他们羞怯万分，因而精神受挫。

离开动物园的大门回到动物本身，我们现在要谈到第四种关于人和动物的接触。那就是发生在科学界的情况。在医学研究中，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实验动物被饲养，同时被

杀死,而研究人员和这些实验动物之间的接触一直是人们热烈争论着的问题。对科学家来说,这种和动物的接触完全是因为客观需要。他承认自己和那些用于实验的动物之间不存在任何感情上的联系,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爱的还是恨的,都谈不上。他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只有牺牲实验动物的生命才能减少人类的痛苦,这方面他别无选择。如果他能避免这样,他当然会避免,但是他不能,因为他不愿意为了抬高动物的生命价值而贬低人的生命价值。简单地说,事情就是这样,但是时常还会有人对此大唱反调。

反对者的人数向来很多,他们总的观点可用肖伯纳的话为其代表,他说:“如果你不折磨狗就无法得到知识,那你一定是毫无知识。”有些人的看法则比较温和一点,他们认为用许多动物进行实验是不必要的,只是为了满足学术界盲目的好奇心而已,因为所得到的结果未必会对人类有什么价值。令人吃惊的是,持这种看法的人竟是伟大的查尔斯·达尔文本人。在给另一位著名动物学家的信中,达尔文曾写道:“用动物做生理实验就真正的研究而言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仅仅为了满足那种可憎可恨的好奇心,那就另当别论了。”就在最近,还有一位著名的实验心理学家认为:“顽固坚持行为和机械论方法的后果之一,就是对低等动物施行大量的、显然是残忍的实验活动,同时又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目标。”

确实,在 20 世纪,经许可而进行的动物实验次数每年都有激增。在英国,1910 年是 95000 次;1945 年增加到 100 万次;到了 1969 年,在 600 所独立的研究机构所进行的这类实验已高达 550 万次。这一庞大数字甚至引起了政界的注意。

一位英国议员在 1971 年的一次发言中抗议说：“我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类生命，但我感到疑惑的是，这样一种随心所欲地做出这种道德堕落的事情来的人类，是否真的值得维护？”

在诸如此类对大规模使用动物进行研究所作的批评中，有两种不同的成分，把这两种成分区别开来十分重要。第一种成分是极端的万物同性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动物即象征性的人，所以他们对任何可能导致动物痛苦的事情，不管其目的如何，一概表示反对。第二种成分是人道主义理论，信奉这种理论的人认为动物类似人，它们也能感觉到恐惧、痛苦和灾难，所以这些人反对不必要的、人为地残害动物。尽管如此，第二种人也同意，某种程度上的动物实验是必要的，但要保持在最低限度，要把减少动物痛苦作为研究工作的直接目的。

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则以下列方式回答这两种批评。对第一种批评，他回答说：“把你们的话去讲给生下畸形儿的母亲听听。”因为如能更充分地进行动物实验，她就有可能生下一个正常的孩子。他也可能回答说：“把你们的话去讲给孩子死于白喉的母亲听听。”因为仅在几年前，这种疾病还每年要夺走数以千计儿童的生命，但是现在，多亏了凭借动物实验而培养出来的疫苗，这种疾病实际上已经绝迹了。他也可能回答说：“去问问孩子患小儿麻痹症的母亲，对她说：用 3 剂小儿麻痹症疫苗可以使她的孩子免遭这种疾病，但要培养这 3 剂疫苗就必须牺牲一只实验用的猴子的生命，对此她有何感想。”

换句话说，那些彻底反对动物解剖实验的人所主张的，是宁愿让一个儿童去死或者忍受病痛，也要让一只用于实验研究的动物活着。这或许反映出对动物权益的一种可敬关怀，但同时也表现出对人类儿童的一种惊人的残忍态度。这种将动物置于人之上的态度会使我们回想起豢养宠物的情况，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宠物的情况而言，人们完全可能同时对宠物和人都表现得很仁慈，前者并不自动地排斥后者，所以反对豢养宠物的人所持的认为两者不能相容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里的情况却要求，为了对儿童仁慈，很不幸地必须对实验动物不讲仁慈。我们不可能同时兼顾两面。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虽然这并不令人感到愉快。

对第二种比较温和的批评，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回答说：“我同意，动物所受到的痛苦必须保持在最低限度，但仍存在着问题。”因为近年来，人们已进行了大量的详细研究，以期找到在实验过程中可减轻动物痛苦的办法，或者在实验时尽可能少用动物，或者有可能的话干脆不用动物。这样说来，我们或许能希望每年在实验室里被杀死的动物相继会减少。然而，就如我上面所引的数字所表明的那样，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对此的答复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使用某些更为浪费的实验方法，而是因为研究计划在日益扩大，为减轻人类痛苦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探讨。此外，他还会指出，与研究工作有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究竟怎样才算直接或者明显地导致动物痛苦，是无法明确划定范围的。许多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发现，恰恰是在“纯粹的”而非

“实用的”研究中通过动物实验而获得的。如果说,由于目前在医学或者精神病学这样的领域里尚未充分运用动物实验,就认为这样的实验是根本不必要的,那只会阻碍科学探索的整个进程。

就是这一点,甚至使一些最冷静、最有才学的批评者也开始感到困惑了。就达尔文所说的话而言,怎样才算“真正的研究”而不是“可憎可恨的好奇心”呢?这涉及到一个十分微妙、十分棘手的论题。翻阅一些科学杂志,尤其是那些有关实验心理学的杂志,人们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如果根据任何一种合理的尺度,许多研究工作者在最近一段时间内都有过火之嫌。他们这样做正在危及公众对整个科学事业的确认,所以许多权威人士相信,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对各项研究计划的方向进行大胆的修正。如果不这样做,这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反感,而这种反感,从长远来看是会无声地损害科学发展的。

了解了这些普遍性问题,现在仍然要问,为什么发生在实验室里的人和动物的接触会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和普遍的关注?原因不言而喻,那就是:即使我们承认这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我们仍然不愿意看到人为地导致动物痛苦的情景。但是,如果有人在自己的厨房里,或者贫民区居民在自己的卧室里,发现了老鼠,于是使用棍棒把它们打死,或者放上老鼠药让它们吃了之后慢慢地、痛苦地被毒死,那么我们又会作何评论呢?他决不会受到我们的批评,只会得到我们的赞同。没有一个有保障的社会,会为污染我们住所的老鼠提供保障,然而它们在实验室里被实验的同类,竟得到了那么多

人的同情。杀死一只野生的老鼠是许可的,因为它会传播病菌,但是杀死一只实验老鼠却是不允许的,尽管它的死很可能会经由科学发现而有助于防止疾病的蔓延。

我们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不管怎么说,这当然不会是因为我们关心老鼠的权益。要是我们真的因为实验老鼠是一种生机勃勃的动物生命形式而关心它,那我们也就不会如此残忍地对待它的野生同类了。不,实际情况是:我们在作出这方面的反应时,其方式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和微妙得多。我们以一种非常基本的方式对野生老鼠作出反应,把它视为骚扰我们住所的入侵者,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住所不受骚扰,我们可以用任何可行的办法对付它们。对待一个危险的入侵者,任何办法都谈不上太严厉。但是,实验室里驯养的那些白鼠又怎么样呢?它们的祖先不也是那些曾经在我们中间大肆传播鼠疫的家伙吗?当然是的,但它们现在却扮演着新的角色。如果我们想理解因它们在实验中被弄死而引起的那种激昂情绪,我们必须先对它们所扮演的角色有所了解。

首先是,白鼠不再像它们的祖先那样是一种有害动物,它们服务于人类,所以它们得到温和的待遇,吃得好,住得好,还受到各方面的照料。人类对待它们的态度就像医生对待手术前的病人一样。其后,它们被实验性地诱发癌症,接着就被那双曾经照料过它们的手杀死。除开诱发癌症这一特殊情况,人和白鼠的关系实际上跟农场主和牲畜的关系是一样的。农场主照料牲畜,然后同样也把它们杀掉。但是,我们不会指责农场主的这种行为,就像我们不会指责一个人

用老鼠药毒死厨房里的一只老鼠一样。对此，我们怎样解释呢？动物实验的过程是先饲养动物，然后使它们痛苦，然后杀死它们。畜牧过程是先饲养动物，然后杀死它们。消灭有害动物的过程是先使它们痛苦，然后杀死它们。换句话说，我们对待实验动物既不像农场主对待牲畜那样饲养后即杀死，也不像人们对待有害动物那样仅使其痛苦然后杀死，而是饲养后使其痛苦。就实验室里的那些白鼠而言，它们给人的印象是：一开始它们像谦卑而忠实的仆人一样受到主人的庇护，后来有一天，这个慈爱的主人既不事先警告也没有被得罪，便突然开始折磨起自己的仆人来，而且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教训仆人，而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受益。可以说，就是主人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引出了种种麻烦。

批评动物实验的人可能会竭力否认，并宣称他们想到的是那些白鼠本身，而不是这种象征性的关系。但是，除非他们是连一个苍蝇也不愿拍死的绝对素食主义者，否则他们便是在自欺欺人。除非他们从不到病院去看病也从不吃药，否则他们就是伪善者。反之，倘若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就会承认，他们心里想到实际上就是象征性人鼠关系中的这种“对亲密行为的背信弃义”。

现在可以看清楚了，为什么我要谈论一种从表面上看似和本书主题全然无关的人类行为。做动物实验的人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惧，总是一再强调自己怎样精心地照料实验动物，怎样轻手轻脚地捉它们，怎样将它们安置在清洁卫生的笼子里，直到最后让它们在研究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这样强调所得到的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他越是强调自己

和实验动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就越强烈地和他最后对它们所做的事形成对照,也就越容易激起批评者的反感情绪。因为,亲密关系即意味着相互信任,象征性的白鼠仆人被认为是完全忠实于主人的,但到头来竟在主人那双曾经精心照料过它们的手里蒙受痛苦,染上疾病。如果这种对亲密关系的背叛仅仅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偶尔出现几次,大多数批评者还可以勉强忍受,但这种事情每年竟要发生几百万次,于是他们便感到寒心了,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充满着无情无义的歹徒的国度里。既然一个人会随心所欲地折磨一只不仅忠于他而且就在一分钟前还被他那样温柔、那样小心地抚弄着的动物,那么这个人怎么能在和其他人的关系中得到信任呢?尽管这个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都表现得既有理智又很友善,但我们怎么能肯定他的这种理智和友善是真诚的呢?既然他会一再骚扰他实验室里的象征性“儿女”,他怎么会仁慈地对待自己真正的儿女呢?这些就是批评者心中所惧怕的,只是嘴上没有说出来罢了。

这和前面所说的关于集中营看守长对自己心爱的狗既仁慈又温柔、同时却残酷地折磨犯人的情况有某种相似性。就那种情况而言,对动物的仁慈使我们领悟到,即使这样一种凶恶的人,也总有一点温柔之情。这里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个人尽管在他的工作中使实验动物蒙受痛苦,但对自己的同类仍然可以很仁慈。这种对照使我们震惊。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样子和善的军人拍拍他的狗,我们不由得就会想到他很可能会用毒气杀死无辜的人。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样子和善的父亲正亲热地和自己的孩子做着游戏,我们不由得就会

想到他很可能在暗中正做着残酷的动物实验。我们开始失去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对身体上亲密接触有助于加强感情联系的信心开始动摇。我们对所谓科学的冷漠开始产生极度的反感。

我们完全知道这样的反感是不公正的，因为科学研究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它那样沉重地打击了我们对温柔体贴的亲密行为的基本设想，以致我们情不自禁地就产生了反感。当我们身体不适时，我们仍然会往药房跑，会迅速地吞下药丸和药片，但我们又不能不想到，为了使这些抗菌素安全可靠，有许多可怜的动物蒙受了痛苦。

如果这种情况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是可怕的，那么对于做动物实验的科学家来说，又怎么样呢？回答是：这一点也不可怕。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是他已接受过特殊的训练，已经不再把自己和那些动物的关系看作是象征性的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对自己的工作采取一种冷静的、客观的态度，他克服了感情上的障碍。如果说，他也精心照料自己的实验动物，那只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实验，并不像那些热心豢养宠物的人，是为了获得替代性身体亲密接触以满足自己的感情需要。这时常要有相当强的自制力和自信心；因为，即使最严格地受到理智控制的身体接触动作，毫无疑问仍能发挥其基本魔力，从而有可能形成感情上的联系。大家都知道，在有些实验室的角落里，经常可以看到一只笼子，笼子里住着一只肥头大耳的兔子。这只兔子从不用来做实验，原因就是它已经被破格地用来充当截然不同的角色。它成了该实验室的吉祥物，成了一只娇生惯养的宠物。

对于不搞科学的人来说,要做出这些严格区分是困难的。对他来说,一切动物都属于迪斯尼乐园。如果说,他通过电影和电视等现代教育媒介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并最后忘记了童年时代的玩具动物的形象,那么,这并不是做动物实验的人的双手造成的,而是由于受了博物学家的影响,因为博物学家对动物生活所用的基本方法仅仅是观察,而不是操作。

所以,环境对于搞动物实验的人来说仍然十分不利。像做手术拯救病人生命的外科医生一样,他也在致力于改善我们的命运,但他却不像外科医生那样受到人们的感激。像外科医生一样,他在自己的工作中一直严格保持着客观和冷静的态度。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感情卷入都有危害性。对外科医生来说,这还不太明显,因为他在做手术时还得在表面上对病人很和善。但在内心深处,他必须像搞动物实验的人一样冷静、客观地对待病人的身体,像一位高明的厨师一样有选择地切割病人身上的肉。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后患无穷。如果搞实验的人和动物发生了感情联系,把它们看作可爱的小宝贝,他随即便会中断那些能使我们免受痛苦而普遍受益的研究项目。他会追悔自己的罪恶而陷于消沉。同样,如果外科医生经不起病人的痛苦状况的刺激而动了感情,当他做手术时他的刀便会发抖,因而发生严重事故。住院病人有时会听到手术室里医生们的谈话,当他听到这些谈话不是很轻松就是很平淡时,他可能会感到恐惧。但是,他的这种反应是错误的。用一种锋利的工具插入一个人的身体,这种可怕的“亲密行为”在其进行过程中需要彻底摆脱感情影响。

如果这一次接触是在充满感情的热烈气氛中做出的,那么下一次和这个病人进行身体接触的,将是殡仪员冷冰冰的双手。

我们在这一章里,考察了人们在一个缺少接触的世界里是怎样利用动物作为人体替代物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这类接触——譬如搂抱一只宠物——是出于爱,那么与此有关的亲密行为就会引起相当大的快感;反之,如果接触中被严格地排除了爱——譬如实验员对待实验动物——那么就会引起相当大的反感。总而言之,它们有赖于触觉上的频繁交往,而动物在这方面显然有其不可低估的重要性。我们所考察的绝大多数是成年人的行为,但对于较大的儿童来说,豢养宠物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会模仿父母的行为而对一些小动物表现出非常类似于父母的关怀,带着它们,喂养它们,照料它们,仿佛它们是自己的孩子似的。由于在家庭生活中他们的父母通常把狗和猫当作假孩子,所以年幼的假父母们时常会热衷于收养一般为成年人所忽视的其他一些动物,如兔子、豚鼠和乌龟等。这样,这些不为父母们收养的动物,便成了年幼假父母们所专有的亲密行为的替代物。

对于年纪更幼小的孩子来说,这个问题是通过玩弄动物玩具来解决的。这些玩具是爱的替代物的替代物,得到照顾和爱护,好像是有生命的东西似的。譬如,讨人喜欢的米老鼠或者狗熊泰迪,就像一只兔子会得到一个较大的儿童的钟爱一样,也会得到一个热忱的娃娃的诚挚而强烈的爱。对许多女孩来说,和一只又大又柔软的动物玩具的感情联系,有时一直会持续到成年期。最近报上登出一幅关于被绑架者

的照片,上面有一个获救的十几岁的女孩,她手里依然抱着那只在她被绑架时曾给过她安慰的“小熊泰迪”。总之,当我们极需得到某种安抚性的身体接触时,甚至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也会成为亲密对象。这就是我在下一章里所要讲的。

第七章 恋物行为

在瑞士苏黎世的一块招贴板上有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上面并排地画着两个男子的头。这两个头基本一样，只有一点不同：一个嘴里叼着一支香烟，另一个嘴里含着一只婴儿用的橡皮乳头。作画者认为这幅画的意思一看就明白，所以没有附上任何文字说明。他仅通过单纯的视觉形象就表明，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会肺部充满癌细胞，会咳嗽不停，吐血不止，甚至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是，关于吸烟问题，作画者在这里却无意中说出了超出他本意的其他内容。

诚然，这幅宣传画的用意是要使吸烟的成年人感到羞愧，感到自己像婴儿一样无知，但是，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解释。如果那个嘴里含着橡皮乳头的男子此刻正像婴儿一样得到了某种慰藉，那么根据这幅画所表现的情况来看，他的唯一错处就是用这种方法得到慰藉实在太幼稚。现在再看他旁边的那个男子——这里就把问题给解决了。香烟，就像橡皮乳头一样，也可以给人慰藉，而且显然不会使人觉得幼稚。这样看来，这幅宣传画倒几乎成了香烟广告，在鼓励那

些尚未发现此中奥妙的人吸烟。吸支烟吧,你能从中得到安慰,而且一点也不会显得幼稚!

即使我们不这样有点恶作剧地篡改这幅画的本意,我们至少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关于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世界性吸烟问题的宝贵线索。这个问题最近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许多国家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警告人们吸烟会导致肺部生癌。在几个主要地区,那里已禁止在电视上做香烟广告,而且正在不断地讨论如何阻止儿童吸烟,还放映有关后期肺癌患者病情惨状的影片,看了令人怵目惊心。有些吸烟者作出了理智的反应,开始戒烟;但还有许多人变得惊慌失措,最后还是点起烟来以镇静自己受惊的神经。换句话说,虽然吸烟问题终于引起了重视,但是远没有得到解决。直截了当地对人们说他们决不能做某种事,因为这样有害,可能是明智之举,但仍非治本之法。这就像用战争来解决人口过剩一样。战争使千百万人丧生,但只要战争一结束,马上就会出现战后生育高潮,人口再度膨胀起来。同样,每次在进行反吸烟恐吓时,有数以千计的人停止吸烟,但恐吓过后,烟草公司的股票又开始上涨了。

反吸烟运动的组织者们犯了一大错误,那就是他们很少停下来问一问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吸烟?他们只是认为这大概和毒瘾有关——因尼古丁的作用造成了某种习惯。确实,这是一个因素,但决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许多人吸烟根本不把烟吸进肺里,尼古丁吸入量可以说微乎其微,但他们仍然时常吸烟。所以,造成烟瘾的原因还得到其他地方去寻找。显然,原因就在于将一种物体置于双

唇之间这一嘴部亲密动作,就如苏黎世的那幅宣传画所显示的那样,而且对于把烟深深吸入的人来说,这样的原因可以肯定也是同样存在的。关于吸烟问题,除非从这方面加以合理研究,否则要想在我们这种紧张而缺乏安抚的文化中限制吸烟,实在是希望渺茫。

我们在这里涉及到的是某种无生命的物体,它被人们用来当作和他人进行亲密接触的替代物。在考察这一现象时,我们再一次远离了在本源——即两个关系亲密的人之间的亲密行为。离开本源的第一步是我们谈到了两个半生不熟的人(和职业接触者)之间的亲密行为。第二步是谈到了人和有生命的替代物(即宠物)之间的亲密行为。现在我们跨出第三步,进入了橡皮乳头的领域——即要谈到具有潜在亲密因素的物体。这类物体除了香烟之外还有许多,而我们之所以从香烟谈起,乃是因为它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回想起造成这方面情况的最初开端:一个惊慌失措的母亲用一只橡皮乳头代替她的乳头塞进了啼哭不止的婴儿嘴里。

这种婴儿用的橡皮乳头通常也叫做“假乳头”,因为它和奶瓶上用的那种乳头不同,上面没有孔。叫它“假乳头”其实有点不妥,因为没有一位母亲生有这么大的茎状乳头。这是一种超级乳头,没有乳汁,但具有极强的触觉性质。在它的尾端有一个大大的橡皮圆盘,既可以代替母亲的乳房,又可以防止婴儿将乳头吞进肚里。

这种橡皮乳头已使用了几百年,但就在不久前它受到批评,因为人们认为它有可能传播病菌。最近又开始重新起用它,有些医学权威还尽力向人们推荐。婴儿出生后最初几个

月就让他吮吸这种橡皮乳头，日后就不大会吮吸大拇指（如果婴儿极需安抚又得不到母亲的乳头，就会用自己的大拇指作为替代物）。此外，人们现在已不再相信橡皮乳头会使婴儿口腔畸形或者有碍牙齿发育。最近的实验使专家们获知，许多母亲已经知道橡皮乳头对于吵闹的婴儿确有奇妙的安抚作用。这种被正式命名为“无营养吮吸”的现象已有人在大量的婴儿中加以详细研究而且将情况作了记录。他们发现，把橡皮乳头放进婴儿嘴里，30秒钟后婴儿的啼哭程度便会降低五分之一，手和脚的激烈摇动会减弱一半。他们还指出，即使婴儿没有吮吸，只要把这种超级乳头放在他的双唇之间也会有安抚作用。如果婴儿昏昏欲睡而停止了吮吸，移开橡皮乳头很可能会使他又啼哭起来。

所有这些，都证实了人的嘴里含有某种东西可以获得安抚效果，因为这类似于和最初的保护者——母亲所做的依附性接触。这是一种强有力地象征性亲密方式，当我们看到一个老人神态悠然地吸着烟斗时，我们便充分意识到，这种方式我们是终生不愿放弃的。对于成年“吮吸者”来说，重要的是他不应让人看到自己在吮吸——这就是苏黎世的那幅宣传画的意思。一个内心不安的成年人使用橡皮乳头，很可能像使用其他方式一样有安抚作用，遗憾的是这样做难免给人以“幼稚”的印象。因此，他不得不采用各种各样经过伪装的“乳头”。在这方面，香烟是理想之物，因为它完全是成年人的用品。禁止儿童吸烟即意味着香烟不仅不是儿童用品，而且毫无稚气，所以也就和它实际上的本源——“婴儿吮吸”完全脱离了关系。这种东西叼在嘴上，嘴唇有一种柔软的感

觉,加上烟火使它微微发热,较之于橡皮乳头,更像母亲的真乳头。此外,从中可以吸出某种东西而且会进入口腔深处,又进一步强化了幻觉。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新的象征性等式:吸进口腔的温暖的烟雾 = 母亲温暖的乳汁。

许多吸烟者把香烟送到嘴边或者从嘴边把香烟拿走时,总喜欢用手指按住嘴唇,以此重温和母亲乳房的接触。有些人把香烟叼在嘴上,就这样长时间地叼着,只是偶尔才吸一口。这种情况类似于婴儿在半睡半醒时的情况,它停止吮吸之后仍然会含着乳头。还有一些吸烟者,他们把香烟从嘴边拿下后继续夹在指间,虽然烟灰缸在旁边,随手可以将其撤灭,但他们就是喜欢抚弄已经不能再吸的烟蒂。他们熏得焦黄的手指,就足以证明这种即使在不用嘴吸的时候仍想用手去接触具有安抚性的“香烟乳头”的强烈愿望。

和香烟本质相同的雪茄,可说是一种超级乳头——它接触嘴的一端又圆又光滑。这种光滑的“假乳头”在吸之前要用一种特殊的小玩意将其戳破、剥开,从而使温暖的安抚性“烟状乳汁”畅通无阻。对有些人来说,较之于香烟或者雪茄的柔软感,他仍更喜欢香烟咬嘴、雪茄咬嘴或者烟斗的平滑感,因为舌头在那上面舔舐,感觉就如舔舐真正的乳头或者奶瓶上的乳头一样又光又滑。令人惊异的是,又软又滑的东西——譬如橡皮烟嘴——却从来没人用,也许是因为这样会显得不够隐蔽,会让人觉得太像真乳头而有损成年人的尊严。对于吸烟斗的人来说这样做问题更大,因为他们总喜欢吸空烟斗——这已经够明显了,再换上橡皮烟斗,岂不是分明在吸乳头?所以万万行不得。

现在世界上吸烟者人数众多,这无疑表明,对于具有安抚作用的象征性亲密行为,人仍有着普遍的需求。如果要想消除这种行为的有害副作用,出路只有两条:不是将人口减少到适当的密度,就是另找变通之法。由于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希望减少人口,看来出路惟有另找变通之法。有人建议生产塑料香烟,甚至还作了尝试,但看来也没有多大希望。这个建议本身不无道理,只是没有顾及真正的香烟在使用的时候具有发热和“可吸性”这两大因素。此外,使用塑料香烟还缺少正式的借口。要人们乐意接受它,没有某种伪装是不行的。诚然,许多人吮吸铅笔、钢笔、火柴棒以及眼镜框的顶端或者两端,但这些东西都是有其他“正式”用途的。塑料香烟在这方面显然有欠缺,所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苏黎世那幅宣传画里的橡皮乳头。必须另想办法。看来还得由烟草公司动动脑筋,制造一种对肺部无害的合成烟草或者草药烟草。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展开,而最近的反吸烟宣传运动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也许就是迫使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大大地加快进程。吸烟行为有其深刻的内在含义,对此我们已经作了简要的论述,将此铭记在心会对问题具有长远观点,而惟有具备长远的观点,宣传运动才能有所收效。

那些已经戒烟或者正在戒烟的人抱怨说,他们一旦抛弃这种没有营养的“烟草乳头”,便开始发胖。这立刻使我们想到了饮食方面的情况。我们平时啃咬和咀嚼食物,其中有一大部分首先是为了满足象征性的口腔接触,而不是真正地为了摄入食物。戒烟后仍有烟瘾的人,当他突然需要得到额外安抚时,便会抓起一把甜食塞进现在已没有乳头可含的嘴

里。咀嚼糖果和甜食是又一种经过伪装的吸乳替代动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过这种行为方式可以填补婴儿含橡皮乳头和成年人吸烟之间的空白。糖果店是儿童的世界。当儿童长大一点之后,再含橡皮乳头显然不合适了,于是便改含棒头糖、棍子糖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有损牙齿,但它们有助于重新获得往日的安抚。作为成年人,我们大多会轻视这样的小玩意,但是许多年轻恋人仍然会把一盒什锦巧克力“乳头”送给自己的心上人作为“安抚性”礼物。许多家庭主妇在烦闷时也会对糖果发生兴趣。有时,为了不失成年人的尊严,这些东西里被巧妙地装进酒,成了“酒心巧克力”,由于酒和儿童无缘,成年人便可大口大口地吞吃了。

虽然这些食物留在嘴里的时间不及含乳头的时间长,但它们具有的软和甜这两种重要性质则有助于它们扮演象征性角色。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可以克服这一时间短的缺点,那就是口香糖。口香糖用一种叫做 chicle gum 的树胶加糖和香料制成(用一份树胶,三份糖,加热使其混合,然后加入丁香、肉桂、草油或者薄荷等)。这种糖可以在嘴里嚼上几个小时,据广告上说,有时还可以“稳定您的情绪,帮助您集中注意力”。从象征意义上说,这种糖和一只橡皮做的、可以从嘴里取出的乳头差不多。既然它具有这种特性,照例说应该大受人们的欢迎,但是由于在吃这种糖时需要不停地嚼动而大受影响。这对于嚼的人本身来说倒无所谓,问题是他的旁边的人会觉得他老是在吃东西似的。加上这种“食物”是从不咽下去的,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人嘴里嚼着块东西总有点讨厌,就像嚼着一块软骨似的,所以嚼的人固然舒服,旁边的人却会

恼火。结果是，在许多社交场合，嘴里嚼着口香糖被看作是一种“恶习”，所以这种行为也就一直受到限制。

既然人乳是一种温暖的、甜滋滋的液体，所以毫不奇怪，成年人在紧张或者烦闷的时候每每会用同样温暖的、甜滋滋的饮料来自寻安抚。我们每年要消耗掉数百万加仑的茶、咖啡、巧克力饮料和可口可乐，其实和真正的解渴需求关系不大，这里解渴同样成了一种正式的借口。我们用来啜饮这些“人乳替代物”的碗杯的表面又是那样光滑，当我们寻求安抚的嘴唇压在上面的时候，会有一种令人舒畅的愉悦感。这就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有些饮料店为了适应现代“随便性”而起用既不光又不滑的纸杯时，人们要大声反对。

更为有趣的是另一种伪装方式——我们喝热茶，但喝冷牛奶。喝热牛奶显然太幼稚气，只有病人才喝热牛奶。不过这理所当然，因为就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病人已放弃成年人的地位，已成了“临时婴儿”。既然是“婴儿”，再多一种婴儿行为也无所谓了。

除了冷牛奶或者说牛奶冰淇淋饮料（意味深长的是这类饮料通常是由管子吸着吃的），还有其他许多种冷的、甜的饮料被我们用来安抚自己。广告上几乎总是把这类饮料称为解渴圣品，但就这方面而言，它们永远比不上普通的水。关键在于它们是甜的，加上直接从一个瓶子里喝，其象征性价值就得到了确认。由于这个缘故，装这类饮料的瓶子也从传统的大小缩到和婴儿奶瓶差不多。事实上，只要有人把苏黎世的那幅反吸烟宣传画修改一下，使其中的一个男子正从一只奶瓶里通过装在上面的乳头吸着可口可乐或者柠檬水，一

切即可真相大白。

其他许多东西，如植物的茎、脖子上戴着的珠子项链等，也会在人感到需要自我安抚的时候被送到嘴边。不过就上面所说的这些，已足以证明婴儿期口腔亲密行为在我们成年人生活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不把各种接吻包括在内也足够有余了。所以，接下去我仍要转而考察人体的其他部位。

婴儿期另一种基本接触形式是婴儿在休息时将脸颊紧贴住母亲的身体。用脸颊贴住柔软的替代性物体在成年男子中间极为少见，但在女子中间一直颇为普遍。许多关于软性床垫、毛毯和床单的广告上每每出现的就是一位笑容可掬的女模特，她紧抱着那件产品，侧着头，用脸颊紧贴住光滑柔软的产品面料。这在毛毯广告中尤为常见，几乎到了千篇一律的地步，而事实上，毛毯铺在床上是不会这样和人的身体直接接触的，因为中间往往隔着床单。

裘皮大衣的广告也如出一辙，时常是模特用手把毛皮领子翻起来，然后用脸贴在它的特别柔软的表面上。兽皮毯子的接触面更大，就像一只平躺在地板上或者床上的身体硕大的哺乳类动物。

最普遍、最常见而且无论男女都会使用的面颊接触方式，也许是晚上睡觉时把头枕在松软的枕头上。轻轻地揉擦着像乳房一样柔软的被头，使我们在忙碌了一天之后获得莫大的抚慰，帮助我们进入梦乡从而忘却了白天的紧张。枕头制造商想方设法使自己生产的枕头既柔软又有弹性，所以在任何一家大型床上用品商店里都有各种具有不同触觉特性

的枕头出售，任我们随意挑选。对许多成年人来说，某只特定的枕头，或者说枕头的“硬软”如何，已成为决定他们是否能入睡的极端重要因素，如果他们住在旅馆里或者朋友家里，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枕着一只不合意的枕头，他们就会发现要想安然入睡简直是件难而又难的事情。这种情况在所谓的“恋窝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们很少离家外出旅行，一年四季枕着同一只枕头，对于这只枕头的特性，如弹性、高度或者中间的凹度等，已养成了不可改变的依赖性。

床的其他部分也有类似现象。一个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除了对枕头有敏感的反应外，成年人对床垫的软硬、盖被的轻重、床单颜色的深浅都各有各的偏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夜间接受床的拥抱是那样至关重要。

1970年，美国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水床”，实际上就是一种充水床垫。人躺在上面，软扑扑地半陷在液体的怀抱里，仿佛有重返子宫之感。床垫里面还有加热保温装置，可以使里面的水保持适当的温暖。这种床仅1970年下半年就售出15000多只，不久就有供不应求之势。广告商为了鼓励人们购买，意味深长地宣扬说：“请到水中来享受生活和爱！你将会悠悠荡荡，沉沉入睡。”惟一的危险，如用妇产科术语来说，就是“胎膜破裂”。要是一不小心戳破了水床，那简直会弄得像婴儿降生时一样全身又湿又脏，早先的舒适之感便从此消失。也许就是出于这种小小的但也很恼人的担忧，我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蜷缩在老式床的较为安全的怀抱里。

若客观地加以观察，我们的睡眠习惯，以及枕头、床单、床垫之类的东西，便会显示出特殊的意义。它们不仅仅是使我们的大脑计算机暂时停止运转，清除一下白天思维活动产生的杂物残片，更不是仅仅为了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身体需要得到休息；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普遍的、全人类性的自我迷失倾向，即沉迷于无生命的“布子宫”和“布状母亲怀抱”里，享受安抚性的亲密接触。

即使在清醒的时候，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些原始的愉悦，这一点可由现代家具工业为其提供明证。安乐椅和沙发，由于具有前所未有的柔软性和类似床一样的舒适感，已成为客厅、起居室和休息室里几乎必备的用具。在一天的辛劳工作之余，我们沉陷在柔和舒适的沙发里，享受着同样柔和舒适的亲密之感。虽然沙发的“扶手”实际上并没有拥抱我们，但它们柔顺的表面还是会给我们以大量的、身体上的安抚。我们惬意地坐在“沙发母亲”膝上，象征性地偎依着“她”的身体，接着便带着婴儿似的安全感开始旁观那个冷酷、混乱的成人世界——它就象征性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电视屏幕上，或者小说的字里行间。

如果说，我这样把成年人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比作婴儿安全坐在母亲膝上看窗外的说法会使人觉得有什么贬意的话，那么我必须马上声明，这不是我的意思。恰恰相反，这种目前已遍及世界的行为方式有其额外的优点。看电视除了可以得到娱乐和教育，在我看来还可以为我们紧张的成年人生活带来某种至关重要的慰藉。正因为我们看到的一切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它使我们得到了某种安全

感,觉得这一切并不会伤害我们。事实上,我们的“沙发母亲”仅仅给了我们一种安全感,而真正的母亲给她婴儿的,则是两种重要的安全感。真正的母亲既给予身体上温柔的亲密接触,同时还提供保护,以防范外在世界可能会施予婴儿的伤害。我们的“沙发母亲”仅仅提供温柔的接触——“她们”并不保护我们。但是,这方面的缺陷,现在就由电视屏幕加以弥补了——它使我们看到成年人世界中的形形色色,同时又把我们和这个世界隔开,从而使我们仿佛感觉到自己正在受到保护。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得到这样一个象征性等式:提供保护的电视屏幕 + 提供安抚的“沙发母亲” = 同时提供保护和安抚的真正的母亲。

用这种方法来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外出旅行或者外出度假时总喜欢住设备齐全、服务周到的大旅馆。因为在儿童时代,我们的一切都是由他人做的,我们自己无需动一个指头。我们的食物由作为厨师的母亲为我们准备好;到吃饭时由作为侍者的母亲为我们端上来;我们的床、我们的房间由作为女仆的母亲为我们整理打扫,而这一切,通过地道的大旅馆里的客房服务,我们都能重新得到,所以住大旅馆实际上就是返回童年。惟一的变化是,我们在童年时期要求母亲为我们做什么事的哭喊,现在由电铃或者内线电话替代了。当一个人发了财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往往就是雇用许多私人“母亲”,把自己的家安排得像一个育婴室,自己就在其中充当婴儿。此外,就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指出过的,病床和医院对于病人来说也提供了类似的环境,病人一旦躺在病床上或者住进医院,

也就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成年人身份。

有时,我们甚至还会短暂地沉溺于一种更为原始的享受,或者说返回到子宫状态。那就是洗热水澡。我们中绝大多数人洗澡时感到适意的水温就是子宫的温度,这绝非出于偶然,我们浸泡在这种温度的水面就如胎儿浸泡在羊水里,而当我们紧闭浴室的门窗使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时,浴室的四壁就构成了人造的子宫,我们就像胎儿似地蜷缩在其中,感到无比的舒适和安全。遗憾的是,我们迟早得放掉那浴缸里的水,迟早得打开浴室的门,这时我们会像婴儿降生时一样,感受到世界的痛苦。好在浴巾制造商好像很了解我们这时的可怕心情似的,及时用自己的产品为我们提供了最温柔的怀抱。就如一则浴巾广告上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浴巾将以紧紧的拥抱为您擦干身体!”广告上还有一个少女,正欣喜若狂地抓着一条浴巾在往自己身上裹,仿佛她的生命就有赖于此似的。

即使这个接受浴巾拥抱的少女最后穿上了衣服,她也不必担心这样的亲密接触会就此中止。服装广告商会答应她的此类要求。那些内裤看来并不仅仅是为了遮体,因为我们被告知说,它们还能“给您贴身的拥抱”,“柔顺地、体贴地……紧随着您身上的每一条曲线”。那些紧身衣呢,则“像丝一样柔和滑爽”,“将从上到下把您紧紧拥抱”;当然,还有那些“温柔、抚爱地拥抱您双腿”的长袜,以及那些“给您以搂抱感”的运动服。所以,这个幸运的少女满可以穿戴整齐,行走自若。尽管表面上她孤单一人,但在象征意义上,她浑身上下都在受到各种各样“布情人”的抚爱和搂抱——在接受

大量的亲密接触。要是她身上穿的这些衣服真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有奇效,那么她如果不在几分钟之内达到性高潮,倒反而叫人感到意外了。然而,使她的真情人感到幸慰的是,她身上的“布情人”只有很微弱的影响力,根本不像广告商试图使人相信的那样神奇。尽管如此,话还得说回来,微弱虽则微弱,人们穿柔软舒适的衣服仍然能获得一种实在的、重要的身体接触。

穿衣者和衣服之间的这种亲密接触不是单向的。不仅衣服拥抱穿衣者,穿衣者也同样拥抱衣服。总之,这是一种相互拥抱和相互揉搓。对于衣服的回报,人们通常使用的方式是将一只手或者两只手伸进衣服上每个合适的地方。拿破仑个人的独特姿势是把一只手插在衣襟里,但现在最常见的动作是把手插在口袋里。口袋的正式用途是给人放一些小东西,如果我们把手伸进口袋,照例来说是要把什么东西取出来。但是,绝大多数的手插口袋动作却和取东西毫无关系,而是一种在时间上被延长的接触动作,也就是说,我们用这个动作和自己的口袋“握手”。小学生和士兵时常受到命令“不要把手插在口袋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命令他们,除了说他们这样子看上去懒懒散散,没有人做过任何解释。真实的解释应该是,这种姿势表明他们正无意识地在作一种象征性的亲密接触,而这是和他们的正式身份不相容的。他们应该始终保持精力充沛、遵守纪律的男性气质。对于不受这方面限制的男子来说,存在着好几种可行的方式。至于具体选择哪一种又有一种颇为古怪的原则,那就是:手和衣服的接触在身体上的部位越高,就越有阳刚之气。最有

阳刚气的是用手抓衣领；其次是将拇指插在背心里；再次是拿破仑式的将一只手插在上衣襟里；往下是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再往下就是常见的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最等而下之的就是用双手撩起裤腿管，因为这个动作最没有阳刚之气。

这一原则的根据也许是，手作接触的位置越高，就越接近于出拳进攻的示意动作。因为在实际进攻中，必须先抬起握拳的双臂，然后才能向对方出拳。就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个动作在共产党人举拳宣誓时已固定化为一种形式标志。用手紧抓衣领的动作由来已久——事实上，手对衣接触就是从这一动作开始的——所以很自然，它理应是各种方式中最具有好斗性的。至于拇指插在背心里的姿势，它几乎已成了一种对阳刚之气的漫画化，现在凡严肃、自信的男子，大多喜欢采用较低部位的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的姿势，尤其是在公开场合当一个男子要想表现自身的时候，这种姿势更为常见。大亨、将军、元帅和政界要人时常采用这一姿势，它还成了 20 世纪 20 年代那些不可一世的帮会头子的一种固定姿势。这类人物都很不愿意采用更低位置的手插在裤袋里的姿势，至少当他们需要显示其权力的时候是如此。

以上原则有一个有趣的例外，那就是拇指扣住腰带的姿势。虽然在做这个姿势时手在身体上的位置相当低，但它无疑具有好斗的意味。“莽汉”、牛仔、仿牛仔和豪爽女子常常做出这种姿势。这里的阳刚性质看来不仅仅在于它是迅速拔出手枪的示意动作，同时还在于它是传统拇指插在背心里的姿势在现代人不穿背心情况下的翻版。如果将整只手都插在腰带里，或者干脆插在裤腰里，那么这个姿势马上就会

失去好斗意味，其阳刚程度也就按上述原则降低。

除了这些动作，还有许多小动作，即用手在衣服上的不同部位作程度较低的亲密接触。所有这些小动作都出现在紧张的时候，其中有许多招徕动作的象征性表现，其含义是我们很希望别人也在我们身体上做这个动作来安抚我们。时常可以看到，有些男子时不时地去整整自己袖扣或者领带。肯尼迪总统在紧张的时候时常用手指去摸上衣纽扣。温斯顿·丘吉尔有许多关键时刻被拍下的照片，其中有好些表明他在紧张时候经常会用手掌压住自己上衣的下摆，仿佛在做一种片断性的自我拥抱动作。

至于女性，她们在紧张的时候往往是摆动或者用手指抚摸手镯或者项链，就像修女数念珠似地从这一动作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抚。有时，在某些颇为严肃紧张的社交场合，比较胆小的女子会暂时离开，到无人的地方去抹抹唇膏，往脸上扑扑粉，以此使自己镇静一下。在平时，她们可能会在不需要梳理头发的时候反复梳发，这可以产生明显的镇静效果，因为它起到了自恋性抚爱作用。

在有些情况下，和一个朋友的接触动作往往是通过某种媒介物间接做出的，譬如在宴会上干杯的时候，我们用杯子碰杯子，并不做出直接的肌肤接触。这方面的古典事例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全家合影照。在这类照片上，按照惯例，母亲坐在正中的椅子上，膝上坐着全家最小的幼儿。她的丈夫，按自然倾向他会用手臂搂住她的肩，但由于在这种公开场合不宜这样做，就改作用手臂扶住她坐的椅背。这一动作的现代翻版时常可以在两个朋友随随便便地坐在一起的时候看

到,其中一个伸出手臂放在他们共坐的沙发背上,以此暗示他正搂着朋友的肩。同样,另一个人独坐一张椅子时,他可能会把双臂紧按住椅子的两个扶手,以此和坐在对面椅子上的朋友作亲切的交谈。在偶尔情况下,他还可能用身体摆动椅子,以此获得额外的安抚效果——这也是肯尼迪总统在紧张的时候很容易做出的动作。不用多说,这种摆动安抚和童年时代接受摇篮以及母亲手臂的摆动有直接联系。

最后,我们要谈到那些专门用来作为两性亲密行为替代物的东西。在最低程度上,情人的照片,或者美女照片,或者我们很想与其做爱的某人的照片,就属此类替代物。我们时常会把这些照片中的一种或者几种钉在墙上,当需要的时候就亲吻或者抚摸这些照片作为亲吻或者抚摸真人的替代。这方面的新现象是使用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枕头像”。现在到市场上去可以买到一种上面印有某个电影明星头像的枕套,用它套在你的枕头上可以装饰你的床,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又可以和你崇拜的人脸贴脸地睡在一起,在这种以布代人的拥抱中安然入睡。

至于性交,据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在前线由上司发给一种可充气的橡皮女人,上面有性器官,阴户、阴道,应有尽有,以供士兵泄欲。这是否纯属宣传,以示敌人性饥荒如何严重,还是确有其事,我就无法断定了。

相反,男子阴茎的人造替代物倒有其悠久的可考历史,甚至在《旧约》里就曾提到过。其实,这类东西在圣经时代之前就为人所知,即早在基督诞生前几百年,在古代巴比伦的雕塑中就可见到。在古希腊,人们把它叫做 *olisbos*,意思是

“光溜溜的公牛”。在土耳其苏丹后宫的嫔妃中,它显然特别受到欢迎。在几百年间,它逐渐遍及到世界各地。流行程度固然时兴时衰,但很明显,18世纪是一个高峰,当时在伦敦曾公开出售这类假阴茎,而且直到20世纪后半叶,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受到抵制,据说,制造商们经过精心设计已使他们的产品“可以逼真地重现性交幻觉”。20世纪70年代,有些西方国家的“性商店”开始出售各类改良型的假阴茎。男子一般不会购买这类东西,除非是纯粹出于好奇。绝大多数的购买者是同性恋女子或者是性生活寂寞的单身女子,她们买去当然是用于手淫。

最近,还出现了两种由机械操纵的假阴茎。一种具有高技术性质,是特地为一个美国研究机构研究人类性交状况而设计的。这种工具由无线电物理学家参与设计,以电为动力,用具有光学特性的塑料制成,带有冷光照明装置,可以在阴道内拍摄照片,而伸入阴道的速度和深度,都可以由志愿手淫者本人随意控制,所以不论用怎样的标准衡量,它都有不同凡响之处,是一个既敏感又永远不知疲倦的“做爱者”,是一切性代用品中的最佳代用品。另一种不负有研究使命、因而造价也比较低廉的机械装置就是所谓的“振动器”,或者叫“振动按摩器”。由于比较简单,近年来这种装置已为人们普遍拥有。这是一种体积很小、表面光滑、用电池驱动的塑料器具。它长而细,顶端呈圆形,本来的用途是供人作局部肌肉按摩的,但不久之后,就被当作一种能轻微振动的手淫用假阴茎而发挥它新的性功能了。由于它可以作为按摩器而被堂而皇之地购买,对于购买者来说,也就有了额外的方

便之处：既可以得到一种有效的性工具，同时又不必羞羞答答。对此，甚至连说话肆无忌惮的先锋派报纸也竟然遮遮盖盖。典型的例子是登在这种报纸上的一则广告，其曰：“私人按摩器——可作深入刺激之按摩。有止痒镇痛之功效。长 7 英寸，宽 1.5 英寸。附赠标准电池。”这里使用的含蓄说法和报纸上的其他文章极不协调，因为在其他文章中，凡谈到性问题时都极其大胆放肆。由此我们再次证实了我们在前面曾多次提到的那条原则，即：成年人的亲密行为需要有某种可掩盖其事实真相的伪装。这种伪装不仅是为了遮人眼目，同时也是为了欺骗自己。

日本女子有时使用一种最奇特、最巧妙的性代用品。这是两个大约和鸽蛋差不多大小的空心球，最初是用铜箔做的，现在大概已改用塑料了。两个球中的一个完全是空心的，另一个里面则装有少量的水银。使用时先把空心球塞入阴道，推到阴道尽头靠近子宫的地方，然后把装有水银的球也塞入，使其顶住前面的那个球，阴道口则用纸或者棉花堵住。这样做之后，那女子外表上一点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她丝毫不必为此害羞，尽可以作自我享受了。她可以表现出天真活泼的样子，不停地荡秋千，或者坐在摇椅上不停地摇，然而就是这种有节奏的前后摆动，使她阴道里的那两个球一前一后地挤压她的阴道壁和子宫，而由此产生的性刺激就像男子的阴茎在里面不断抽动一样。这种“性玩具”虽然具有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私人享受的巨大优点，但仍然不及振动按摩器那样普遍，究其原因，也许就是因为它不像后者那样表面上有一种与性无关的“正式”用途。

有些与性完全无关的玩偶偶尔也会成为一种媒介,使我们得到触觉上的享受。这方面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很少被注意,而成功的更少。即使出现了,通常也表现为某种体育锻炼的形式。蹦床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主要乐趣是:可以享受到一种似乎被蹦床富有弹性的表面所拥抱的奇异感觉,每蹦一次,当重新从空中回到蹦床时又换了一种姿势被拥抱。尽管如此,由于整个过程必须在肌肉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进行,许多人便望而生畏,不敢尝试了。另一个例子是昙花一现的呼拉圈舞。跳这种舞时,除了臀部的扭动,腰间还要套一个圈,两者结合起来可使跳舞的人有一种似乎被拥抱着旋转的感觉。不过,这种舞的吸引力毕竟十分有限,流行一时也就消声匿迹了。

艺术界曾经好几次试图把某些亲密性物体介绍给渴求亲密行为的人,但是均未成功。1942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次展出一种被称之为“handies”的新型雕刻作品。它们是一些以抽象形式用木头雕刻的、表面光滑圆润的小东西,拿在手里很舒服,翻来复去地用手接触它们可以产生不同的触觉感受。创造这些作品的艺术家强调说,这些作品是专供抚摸的,而不是供观赏的,并且指出,它们是香烟和口香糖的最佳替代物,也是那些参加委员会会议时觉得心烦意乱的人的排遣之物。可惜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些本该抚摸的东西只是被人谈了一阵子之后便完全遗忘了。其中的问题,又是出在“太明显”上。没有哪一位委员希望让大家都知道,他那样明显地需要作替代性身体接触,以期得到一点小小的安抚。

就在最近,60年代,有些艺术家甚至更为雄心勃勃地试图通过他们创造的“环境艺术”来影响艺术爱好者们的身体。所谓的“环境艺术”,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包括一种叫“游戏空间”的,即:参观的人走进这个“空间”,在他通过其中的管道、隧道或者通道时,他会碰到贴在那里或者悬挂在那里的形形色色的织物或者物件,从而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触觉感受。这方面,仍然没有获得持久的成功,而大好机会倒白白地丧失掉了。

最后一个例子几乎是对整个情况的总结。有位艺术家设计了一个模拟性交舱,进入舱内的“艺术爱好者”随即就被封闭在正面,然后机器便开动起来,并根据设想,他将在正面充分体验到性接触。这架机器的设计者后来到一所艺术学院对一批热心的听众演讲,他们饶有兴趣地听他解释说,模拟性交舱的失败纯属技术性故障,他现在已经设计了一架更为简便的同类机器,对此他充满信心,等等。他所谓的更为简便的机器,实际上就是一大块橡皮板,上面有一个小孔,其高度大约和人直立时生殖器的高度差不多,男性艺术爱好者可以把自己的阴茎插入这个小孔。为女性艺术爱好者设计的是同样的一块板,只是上面有一个阴茎状的突出物。这位设计者后来还一本正经地解释说,除了结构简单,这种新设计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可以供一对男女同时使用,即:两人同时分站在一块板的两边。

这种荒唐的事情必然会使我们想到,本章前面所举的许多事例实际上也很荒唐。一个成年人,为了重温一下类似于他往日在吮吸母亲乳房或者婴儿奶瓶时所获得的那种快感,

居然不惜让自己的肺部充满致癌物质,这确实很荒唐;一个堂堂男子,嘴里竟不停地嚼着实际上是橡皮乳头化身的口香糖,或者一个妙龄少女,为了满足性欲而不惜用一只塑料按摩器代替男子的阴茎,这确实也很荒唐。但是,这些行为虽然显得荒唐可笑,甚至令人作呕,它们却是许多人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而我们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是:不管多么虚幻、多么荒唐的亲密行为,终究胜过毫无亲密行为,胜过可怕的孤独。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停止对这些病态症状的攻击,转而更为密切地注意问题的起因。只要我们逐渐和我们的“亲密者”加强亲密接触,我们就会越来越不需要亲密行为的替代物。但是,在此过程中,几乎任何一种替代性接触总比毫无接触要好。

第八章 自我亲密行为

一对夫妇在站台上等火车。火车来了，他们刚要上去，那女的突然叫起来：“不好，不好！”原来她丈夫在问她出门前有没有锁厨房门，她想起来了，没有锁。她怎么办呢？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张大着嘴，用一只手捂着自己的脸。这只手甚至当她开口讲话时仍然停留在那里，紧捂着她的脸颊。过了一会儿，她才把手放下，开始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不过，我们对她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并不感兴趣。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她的手，因为它将引导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身体亲密行为领域——自我亲密行为。

站台上的这个女人，在她惊慌之时迅速地做出了一个具有自我安抚性质的抚爱动作——用手捂住脸。她感到一阵紧张，无意识之间便希望有一种安抚性的身体接触，而若换了其他场合，向她伸出手给她以安抚的可能是她的情人，而若在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向她伸出手的则是她的父母。现在，没有情人的手或者母亲的手来抚摸她的脸颊，她使用自己的手迅速地做出了同样的接触。这是自动地、不加思索地

做出的。在做这个动作时,她的脸颊依然是她的,而她的手已象征性地变成了别人的手——情人的或者母亲的手。

这种自我接触作为亲密行为的一种形式,虽然从表面上看不大容易被我们确认,但从根本上说,它和我们在前几章里讨论的其他亲密行为并没有什么区别。它表面上看是“一个人”的动作,事实上则是两个人动作的无意识模仿,即把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当作想像中的他人而对自己施行接触。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虚假人际接触”。

因此,自我亲密行为可以说是继前面四种亲密行为之后的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主要的亲密行为方式。这五种亲密行为说得具体一点是:(第一种)当我们感到烦闷或者紧张时,我们所爱的人便会来安慰我们,或者紧抱我们的身体,或者紧握我们的手;(第二种)如果没有所爱的人来安慰我们,我们便会去寻找那些职业接触者,如医生、按摩师等,让他们抚弄我们的身体并对我们说些安慰话;(第三种)如果只有我们喜欢的猫或狗陪伴着我们,那么我们就会把它们抱在怀里,用脸贴在它们身上,从这种温暖的接触中寻找安慰;(第四种)如果我们夜里一人独居而且还有某种可怕的声音在骚扰我们,这时我们便会裹紧被子,从中获得一种安全感;(第五种)如果以上这一切都没有,我们至少还有自己的身体,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作自我拥抱和自我接触以期消除恐惧。

只要你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稍作观察,很快就会发现自我接触动作极其普遍,至少比我们最初想像的要普遍得多。然而,如果认为所有这些接触都是人际亲密行为的替代者,那就错了。它们之中有一些是有其他功能的,譬如一个人用手

在大腿上搔痒,这不是别人为他搔痒的模拟动作,而只是为了解痒,其中并不含有亲密成分。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自我亲密行为的范围无限扩大。为了准确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亲密行为,我们最好先提出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又为什么要接触自己的身体?

带着这个问题,我分析了几个和自我接触有关的行为事例。我首先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头部是接受接触的最重要的区域,手是作出接触的最重要的器官。虽然头部在整个人体表面仅占很小的比例,但是自我接触动作中的一半左右是由它接受的。

对这些头部接触的最初研究表明,大约可以归纳出650种不同的动作。研究的方法是,把手的各个部位对头的接触以及把头的各个部位接受到手的接触一一记录下来。这样很快就区分出四种主要的类型(前三种类型虽然就其本身来说也十分有趣,但和我们的论题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下面仅作简要的概述。不过,将它们包括进来也很重要,目的是为了说明,必须把它们和真正的自我亲密行为区分开来而切不可混为一谈)。这四种类型分别如下:

1. 保护动作

把手放在头部的某个地方,以阻断或者减弱外部信号对头部感觉器官的刺激。一个人如果不想听到某种声音,就会用手捂住耳朵;如果想少闻到某种气味,就用手捏住鼻子;如果光线太强,就用手挡住眼睛;如果完全不想看到眼前的情景,就干脆用手蒙住眼睛。同样的动作也用来阻断或者减弱自己脸部信号的向外传递,如用手遮住嘴,就为了掩盖某种

脸部表情。

2. 清理动作

用手在头部做出抓、搔、拔、擦或者类似的动作。各种梳理头发的动作也属此类。在这些动作中,有些确实旨在于清理头部,但有许多则是因情绪紧张而引起的“神经质”动作,类似于个体生态学家所说的“转移动作”。

3. 特殊信号

把手置于头部,做出某种象征性动作。譬如,某人将手背放在自己的下巴下面,并说:“我已吃到这里了。”他的意思就是用手象征“食物”,表示他不能再吃了。某男孩嘲笑别人时,用拇指按住自己的鼻,其余四指呈扇形展开。这个动作的侮辱性含义源于对雄鸡鸡冠的象征性模仿,所以它又是一种带有威胁性的示意动作,而这个动作有时也称为“抖鸡冠”,其原因就在于此。在某些国家,还有一种带侮辱性的动物象征动作是把双手举到太阳穴旁边。两手食指微微弯曲作一对牛角状。最常见的自我侮辱动作是把一只手举到太阳穴旁边,伸出食指顶住太阳穴,以此示意自己的脑袋正被一把手枪顶着。

4. 自我亲密动作

把手置于头部,做出某种模仿人际亲密行为的动作。令人惊异的是,在各类手对头的动作中,竟有五分之四属于此类自我亲密动作。通过无意识地模仿“被他人接触”的动作以获得某种自我安抚,似乎是我们经常接触自己头部的主要原因。

最常见的方式是用手托住头,肘部支撑在桌面上或者类

似的平面上,前臂承受着头部的重量。诚然,有人或许会说,这只是颈部肌肉感到疲劳的表现。但是,稍作深入的观察就会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动作并不是肉体疲劳引起的。

在这个动作中,被使用的那只手并不仅仅是一只手。由于这只手受到肘部的支撑,它显得比往常稳固得多,所以似乎很可以把它看作是某个想像中的“亲密伴侣”的肩膀或者胸脯。当我们作为一个孩子或者一个恋人而被母亲或者恋人抱在怀里时,我们时常会把自己的脸靠在她们身上,通过我们脸部的皮肤感觉到她们的体温。把脸托在自己的手里,我们便可以重温这样的感觉,从而使我们自己获得一种安抚感和亲密之情。此外,由于这个动作的来源已相当模糊,我们可以在公开场合做出这个动作而不必担心会被视为幼稚。反之,如果模仿婴儿吮吸乳头的动作吮吸自己的指头,虽然也有同样的效果,但由于这个动作几乎没有伪装,所以我们一般总避免这样做。

用手捂住脸,就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那个站台上的女人所做的那样,也是一种常见的动作。在做这个动作时,头无法紧靠在手上,所以它似乎和恋人们在拥抱时经常做的那种抚摸对方脸颊或者头发的亲密动作更为接近。这里,捂住脸的那只手与其说是象征意义上的肩膀或者胸脯,不如说是象征意义上的恋人的手。

嘴是人体上一个很受注意的部位,但是最常见的动作是用手指而不是用整只手去接触嘴。在做嘴部接触时,手指每每被当作母亲乳房如者乳头的替代物。我已经说过,吮吸拇

指的动作极为罕见,但这一动作的较为隐蔽的变化形式却很常见。最常见、最简单的变化形式是把拇指的顶端贴在嘴唇间,既不塞进嘴里也不吮吸。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种安抚性接触。食指的顶端、外侧和背部也同样被大量使用,时常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和嘴唇保持着接触,而当一个忧心忡忡的人这样做时,无疑会获得某种慰藉,因为在此时其头脑中正感觉到来自童年时代的模糊而无意识的回响。

作为嘴部接触方式的一种精妙表现,或者说婴儿吮吸母亲乳房动作的重现,手指有时也会受到嘴唇轻柔的、缓慢的揉拭。在极为焦急忧虑的时刻,还会出现咬指关节或者咬指甲的动作。如果在遭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咬指甲动作的激烈程度会大幅度上升,其持久性也会大大增加,甚至会把整个指甲咬下来,指甲周围的皮肤也会被咬得稀烂。

在各种各样的手对头接触动作中,最常见的有:(1)手搭下巴;(2)手托下额;(3)手撩头发;(4)手捂脸颊;(5)手摸嘴;(6)手触太阳穴。所有这些动作,一般说来无论男女都可能做出,只有其中的两种才显出较大的性别差异。手撩头发动作用在女子中的常见率是男子的3倍,而手触太阳穴动作在男子中的常见率是女子的2倍。

如果离开头部沿着身体往下看,我们很快会发现其他形式的自我亲密行为。我们都很熟悉报纸上的那种重大不幸事件的新闻照片,如发生了一次地震或者煤矿倒塌事故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做出的动作就不仅仅是用手捂住脸了。在当时的气氛中做这个动作是不合适的,她的动作会激烈得多。当她坐在自己屋子的废墟上(地震后)

或者焦虑万分地等在坑道口(发生了煤矿倒塌事故),她会用双臂紧抱住自己的身体并且拼命地左右摇动着。如果她在跟别一个和她一样不幸的人的拥抱中还得不到安慰,她就会拥抱着自己前前后后地摆动,就像她在童年时代受了惊时她母亲曾对她所做的那样。

这是极端情况,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使用类似的方式,那就是把双臂交叉在自己胸前。由于情况不太严重,动作也同样如此,所以双臂交叉在胸前和悲痛万分的自我紧抱比较起来要平和得多。虽然如此,它终究会使我们获得某种自我亲密行为的安抚感,而且只有当我们似乎需要作自我保护的时候才会出现。譬如,当我们在宴会上或者在某种社交场合和一群半生不熟的人交谈时,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对我们有点“咄咄逼人”,这时我们便会将双臂交叉在自己的胸前以获得某种安全感。我们通常很少意识到自己在做这个动作,也很少留意我们周围的人也时常这样做,但事实是,这种动作方式已经成了一种无意识的社交信号。举例来说,一个人想把住门不让人进去,他便会站在门口,双臂交叉在胸前,嘴里说着:“谁也不能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双臂交叉动作对这个人来说有安抚作用,而对于想进去的人来说,则显得带有某种威胁性。通过这个动作,他实际上是在表示他拒绝和那些人拥抱,而他自己呢,则从他的自我拥抱中获得了足够的力量。

另一种我们日常所做的亲密动作可以称之为“和自己手拉手”。一只手作为我们自己的手,另一种握住它或者轻轻拍它的手则是一个想像中的朋友的手。我们做这种动作时

有好几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有一些还颇为紧张。譬如,当我们和一个真正朋友热烈地手拉着手的时候,我们时常会把自己的手指分插进他的手指间,从而使这种交往动作显得更为亲切,更为复杂。同样,当这样一个朋友不存在的时候,我们通过把自己左手的手指分插进右手的手指间也可以重现这种亲密之情。在紧张时刻,这个动作往往还做得十分有力,我们会无意识地把双手绞在一起,致使手上的肌肉因缺血而泛白。

同样的挤压动作也出现在身体的下部,那就是我们坐着的时候常常会用一条腿紧盘住另一条腿。双腿交叉动作看来也能使我们获得很大程度的自我安慰,这种用身体的一部分压住另一部分的动作可以使我们获得某种安全感,很可能,这是因为当我们感觉到腿上的这种安抚性压力时,我们回想起了童年时代我们攀附在父母身上时的情形。

在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正式礼仪法规严格禁止女子在公开的或者说社交的场合交叉双腿。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在这方面虽然很少受限制,但不管怎么说当他们在做这个动作时,同样要求他们不能把双膝或者双脚交叠在一起。今天,这样的限制已荡然无存,对大量的交叉双腿所作的调查表明,其中 53% 是女子,47% 是男子。由此看来,从上个世纪到今天,这方面已经毫无性别差异了。不过,就做这个动作的方式而言,仍然存在着两性差异。把一只脚的脚踝放在另一条腿的膝上或者大腿上这个动作几乎全是由男子做出的,其原因可能是这个动作会使女子的臀部暴露得太多。而有趣的是,当女子穿着长裤的时候也同样不做这个动作。由此

可见,女人即使穿着长裤,在心理上仍认为自己是穿着裙子。第二种两性差异表现在两腿交叉时脚的位置上。如果两腿交叉后,“上面”一条腿的脚依然和“下面”那条腿的某个部分保持着接触,那么,做出这种动作的人几乎永远是女性。(这一原则的例外是低位置的脚踝和脚踝交叉,这个动作没有任何性别差异,因为它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双脚必然是相互交叠在一起的。)

更为亲密的腿部接触方式是双臂抱腿。在最大幅度上,做这种接触的人把自己的大腿高高抬起,脸部下俯,直至两者碰在一起;由于双臂紧抱着膝部或者小腿,大腿和胸部也紧紧地贴在一起。此外,头会低垂在膝上,而颤部或者脸颊也会靠在上面。从这些情况来看,高高抬起的大腿在这里似乎充当着想像中的亲密对象的身体,而双膝则充当着他的(或她的)胸脯或者肩膀。这是一种绝大多数由女子做出的动作,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做出这一动作的人 95% 是女子,男子仅占 5%。

另一种典型的女性动作是用一只手抱住自己的一条大腿。大量调查表明,做出这种动作的人中间女子占 91%,男子仅占 9%。这个动作显然带有性感成分,因为用手臂抱住对方大腿的动作在求偶男子中比在求偶女子中更为典型,所以当一个女子用手抱住自己大腿时,她的手实际上是在充当想像中的男子的手。

在以上对自我亲密行为的考察中,我们几乎一直在谈论手和手臂,有时也谈到腿,这是因为它们是人体的能动器官,是它们在做出接触。然而,仍有少数例外。譬如,有一种典

型的女性动作,就是把头垂压在自己的一个肩膀上,用脸颊、下颚或者下巴去接触肩膀。在做这个动作时肩膀象征性地充当着想像中的亲密对象的肩膀或者胸脯。另一个例外是舌头,它可能被用来舔舐嘴唇或者身体上其他一些地方,有的女子甚至还可能用舌头舔舐自己的乳房。

身体上的自我接触,除上述各种方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加以讨论,那就是通常称之为手淫的自我性刺激。“手淫”一词的意思就是“用手行淫”,这无疑表明,最常见的自我性刺激方式就是手对生殖器的接触。在男子方面,通常是一只手握住自己的阴茎,同时有节奏地上下摆动。这里,手替代性地承担着两种性刺激角色:它紧握阴茎即替代性地充当女子的阴道,而它的上下摆动则是替代性的胯部前冲动作。在女子方面,与此对应的动作是用手指抚弄自己的阴蒂。这里,手指的动作替代了在正式性交时的男子胯部动作。其他变通方法还有用手指替代阴茎插入自己的阴道并有节奏地抽动,或者用手抚弄自己的阴唇。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揉搓大腿,就是把两条大腿紧紧地挤压在一起,然后突然松开,再挤压,再松开,这样交替着做,使位于双腿分叉处的生殖器受到一种有节奏的压力。

在 20 世纪中期进行的调查表明,手淫是一种极其普遍的自我亲密方式,大多数人在他们生活中的某个时期都会热衷于使用这种方式。虽然作为性交行为的一种替代方式,它的危害性可以说从来就微乎其微,但社会对它所采取的态度却因时代不同而大相径庭。在所谓的“野蛮部落”里,看来手淫之风大为盛行,但在今天,它通常又被视为有点可笑,人们觉

得手淫者仅仅是性交失败者。

一种与此完全不同而且很不健康的观点倒是出现在几个世纪前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当时人们对这种行为采取极为严厉的压制态度。在 18 世纪,手淫被指控为“可恶之极的自我亵渎罪”。在 19 世纪,它成为“一种可怕的、摧残身体的邪恶行径”,所以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禁止年轻女子洗涤自己的生殖器,因为洗涤通常所作的那种轻微揉擦动作“很可能引起邪念”。甚至连法国坐浴盆也被视为邪恶之物,禁止进入英国。20 世纪初期,对手淫的恐惧有所减弱,仅将它视为一种“不洁的习惯”,但宗教当局仍忧虑重重,认为这样很可能使手淫者自行其乐而不知悔改。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意“出于医学上的目的而人为导致射精是合法的,只要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引起快感”。到了 20 世纪中期,人们的态度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终于大胆地宣布手淫“对于任何年龄的人来说都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行为”。最近 20 年间,这种新的看法得到普遍的支持,以至于到了 1971 年,一家有影响的妇女杂志刊出了这样一段简直会使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大惊失色的大胆言论:“手淫……是有益的、正常的和健康的……你可以由此操练身体,使它成为极好的恋爱工具。手淫吧,直到你心满意足!”

今天的男女青年确实很幸运,当他们没有性交机会时,便可以退而使用这种自我性亲密行为方式。过去的男女青年如这样做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根本不可能得到允许去自由地从事这种行为。在过去的 200 年间,对这种行为采取了各种严格的限制,其中有些在今天看来简直会令人难以置

信。譬如,违反这方面限制的年轻男子所受到的处罚,是在他的包皮上钻一个洞并吊上一个金属环,或者在他的阴茎上缚上一条上面有钉子的带子,只要他的阴茎一勃起,那些钉子就会戳得他痛苦不堪。有时还采用另一种所谓的“救治”方法,就是把红汞药膏涂在他的阴茎上,使它又红又肿。尚在发育中的少年少女有时被强迫捆绑着双手睡觉,或者把手绑在床柱上,或者被缚上当时还在使用的所谓“贞洁带”,以防止他们在夜里“自我寻欢”。年轻女子很可能被迫忍受身体致残的痛苦,即由外科医生将她们的阴蒂烧灼而变得麻木,或者干脆切除。对于男子,当时的有些医学权威则建议使用割除包皮的办法,以此整治自我性刺激的“邪恶行为”。

有幸的是,以上这些惨状,除了男子割包皮这惟一的例外,没有一种延续到今天。那种摧残青少年的古老的社会势力看来终于受到了控制。这里,有必要扯开去谈一下,为什么割包皮的习俗竟然能无视社会的变迁而依然流传了下来。今天,割包皮已不再以反对手淫作为借口,而是以“家教上、医学上或者卫生方面”的理由,割除男婴的包皮。接受这种手术的人数因国家而异。在英国,一般认为初生婴儿接受这种手术的还不到一半,而在美国,则高达 85%。

割除包皮在医学上的理由据说是可以免于某种(极为罕见的)疾病的威胁。然而,这样的威胁只有在未割过包皮的成年男子长期不把自己的包皮翻过来清洗阴茎顶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如果经常清洗的话,根据医学界的权威意见,一个未割过包皮的男子不见得就会比一个割过包皮的男子更容易发生健康上的问题。既然绝大多数割除包皮的

手术并不是以宗教为理由进行的，而医学上又没有多少值得考虑的理由，那么为什么每年仍然有成千上万的男婴被割除包皮呢？这里的原因似乎有点神秘。这种最近被一位美国医生称之为“残害阴茎”的做法看来是我们古代文化习俗的一种残余。在远古时期，大多数非洲部落就开始普遍地割除男子包皮，这种习俗为古埃及人所继承，当时的埃及巫医坚信，凡自尊的男子就不应该留有包皮。由于留有包皮就等于留有耻辱，犹太人也就跟着埃及人一起施行割除包皮的礼仪，而且更为严格地将它规定为犹太教的一项教规。既然已经成了社会的或者宗教的“法规”，人们也就渐而遗忘了它的原始含义，所以也就为今天想对此追根寻底的人带来了重重困难。甚至在今天的许多非洲部落里，虽然割除包皮仍然是一个男子开始生活时的一项重要仪式，但通常也仅仅将此称为“习惯”，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倒是现代科学的研究者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若干种解释。其中有一种解释说，之所以要割除包皮，乃是因为包皮被人们认为具有女性特征，理由是包皮遮盖着男子生殖器的前端，就像阴唇遮盖着女子的阴道口一样。根据同一种解释，女子的阴蒂也被人们认为具有男性特征，所以当男女达到性成熟阶段，就要把他们身上和各自性别不相符的东西去除掉，以便使他们具有更纯粹的性别。还有一种解释说，去除包皮是象征性地模仿蛇蜕皮，因为过去人们曾普遍认为蛇蜕了皮便不会再死，因为蛇每蜕一次皮就会重新显得生气勃勃，全身又变得色彩鲜艳。从这里，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象征性等式：蛇 = 阴茎；所以，蛇皮 = 包皮。

诸如此类的解释还有许多,但是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察一下这种残害性器官的现象,便会发现对此所作的各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这种现象虽然在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里,在数百种不同文化中,都或迟或早地发生过,但各自所使用的具体方式却很不相同。所以,不能笼而统之地将它们称为割除包皮或者切除阴蒂就算完事。在有些情况下,包皮割除的部分比较大,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只是将其割裂而并不真正割除。在有些部落里,女婴不仅要切除阴蒂,甚至连阴唇也一起被切下,而在另一些部落里,男婴的下腹部、胯部、阴囊以及大腿内侧的皮肤全部都要去除。或者就是把男婴的阴茎径直地割成两瓣。而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情况中,惟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用器械残害下一代生殖器官的执行者都是成年人。

这种成年人侵犯儿童的古老方式竟能以割除男婴包皮的形式延续至今的现象,很值得现代医学界加以密切注意。自从在 19 世纪遭到反手淫围剿以后,年轻女子就没有再遭到这样的残害,其中原因大概是女子不像男子,在她们身上不存在任何理由可以为切除她们生殖器上的某个部分作辩护。这对于女子来说确实是件幸运的事,否则的话,如果她们的阴蒂也被证明是不卫生的,那么人们便同样会找到医学上的借口来将它切除,而这样一来,女子的性反应将被大大地削弱。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最近进行的严格试验显示,男子在割除包皮以后,其性敏感很少甚或根本就不会被减弱,因此被那些古代巫医的现代同行削除了包皮的男子至少还没有被剥夺性生活方面的享受。毫无疑问,现代试验已经证明,

过去以反手淫为理由而割除男子包皮的做法，根本就是荒诞不经的。不管割除包皮还是不割除包皮，成年男子同样可以从个人的生殖器自我亲密行为中获得明显的快感。

总而言之，为什么其他各种各样切割生殖器的古老习俗已被现代文明社会彻底抛弃，惟独男子割除包皮的习俗仍然能普遍地延续下来呢？原因就在于，它是惟一不会影响性功能的方式，同时还为它找到了医学上的理由作为掩饰。

再来谈谈手淫。这里惟一剩下的问题是，20世纪后半期新形成的自我性刺激自由将来会不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如果我们遵照那些通俗杂志的劝告而去“手淫吧，直到我们心满意足”，那么在性问题方面会不会趋于极端？诚然，过去那些认为手淫会导致巨大的精神痛苦和身体疾病的谬论必须通过有效的宣传运动加以驳斥，事实上现在也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一旦清除了荒谬的传统观念，我们会不会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呢？手淫毕竟是一种次等的亲密行为，就像我们在前面几章中所讨论的那些替代方式一样。凡是一个人模仿着两个人（即和自己的亲密对象）所做的事，必然不是真正的亲密行为，而仅是一种等而下之的派生物。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其他形式的亲密行为，当然也适用于手淫。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便没有理由攻击这些替代行为。然而，如果有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找到更好的办法，而我们却已经习惯于次等的替代行为，那么日后会不会有难以将自己的感情转入真实事物的危险呢？

当前，一个有手淫习惯的女子所得到的忠告是：每一个女子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手淫方式，而且每星期抽出几个小

时用于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使她的性反应趋于稳定。她被告知说,当她用这种方式操练好自己的身体,在做爱时她就能指导男子做出不同姿势,从而使自己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性刺激。从最低限度上说,这种方法至少是诚实的:女子也要为自己着想,也要让男子为自己服务。但是,虽然这种方法对于一个想获得性报偿的女子来说或许很有效,它却完全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人类性交并不仅仅是男女间的性服务。把获得性刺激当作性交的主要目的,是一种本末倒置。因为这样一来,性交就和手淫没什么区别了。如果一个女子把一个男子仅仅看作是获取性刺激的一件工具,那么同样,一个男子在和一个女子性交时,也会把她的阴户仅仅看作是一件小小的性刺激工具,和他用来手淫的那双手差不多,而那个女子,在他的眼里也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和亲爱的人了。由此看来,过分强调性交前手淫技巧的重要性,并不像“新自由主义”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完全无害的。

不过,我必须马上予以重申:我提出上述警告,丝毫也不意味着我赞同恢复历史上那种对自我亲密行为施行严厉禁止的做法。尽管现在人们的行为不免有失偏颇,但较之于我们的上辈人,我们的情况仍要好得多。对此,我们应该感谢20世纪的性改革者们,因为是他们才使今天的情况有了可能。从各方面而言,执着于自我亲密行为的危险性一般不会过于严重。如果两个人彼此十分相爱,他们之间的强烈感情很可能把他们过去在孤寂中养成的自娱习惯扫得一干二净,从而使他们之间的真正的性交往变得越来越无拘无束。

即使他们的关系不很亲密,无法做到真正的性交往,那么他们至少还能享受到按他们各自的方式进行相互交换的性刺激,而就是这样,也要比维多利亚时代的情况不知好多少倍,因为在那时,已婚夫妇把性交看作仅仅是一件在入睡前有义务尽快完成的“肮脏事”。

第九章 亲密行为的复归

我们一降生便和母亲发生身体上的紧密接触,和她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随着我们逐渐长大,我们开始试探性地进入现实生活,而在这过程中我们会经常地返回母亲的怀抱以寻求安全的庇护。最后,我们脱离家庭而自立于成年人的世界。但我们不久又开始寻求一种新的联系,并再次返回到一种亲密状态,那就是恋爱和结婚。我们因此而重新获得了一个安全的基地,并从这里出发去继续进行我们的生活探险。

在这个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如果上述亲密关系无法给我们以支持,我们便会发现自己将难以承受生活的压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便会寻找亲密关系的替代物。我们会热衷于各种社交活动以暂时地弥补身体接触方面的匮乏,或者,我们会豢养一只小动物以替代一个亲密的朋友。如果连这样的代用品也无法获得,那么我们便会用无生命的物体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甚而至于会和我们自己的身体进行亲密接触,自己抚摸自己,自己拥抱自己,仿佛我们自己已变成了

两个人似的。

这些以假代真的变通方法固然也有可能使我们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触觉享受,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很不幸地由于长期以假代真而变得非假不可了。要摆脱这种困境其实很容易。既然这类人如此强烈地需要亲密接触,那他就应该尽量地放松,使自己更容易接受他人的友善和接近。他应该对诸如“要留意你自己,要和别人保持距离,不要乱交朋友,不可轻易动感情”之类的清规戒律统统弃之脑后。但不幸的是,事实上要这样做是有着严重阻碍的。最大的阻碍就是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过于庞大又过于拥挤的社会本身。他的周围尽是陌生人或者半生不熟的人,对这些人,他不可能充分信任。他和其中的许多人除了转眼即逝的相互寒暄,根本不可能建立感情联系。即使对少数几个人,他也不得不将自己的亲密感情限制到最低程度。但是,在他的日常活动中,他们又和他靠得那么近,这就需要他一味地自我克制,甚至到了不自然的地步。对此,如果久而久之成了习惯,那么他很可能就会越来越受阻于各种亲密行为,甚至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也会变得冷若冰霜。

处身于这种没有身体接触的反亲密状态中的现代城市居民,所面临的危险就是可能会变成不良父母。如果在他的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年里,他照例也这样限制自己和孩子的身体接触,那么很可能会使他的孩子往后也无法和他人建立感情联系。诚然,他(或者她)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很可能去寻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论来为自己克制和孩子进行亲密接触的行为作辩护。不幸的是,这样的理论也时常在招摇

过市，而且在损害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这方面有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必须特别地提出来说一说。那就是所谓的“华生育儿法”，最初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华生所提倡。到了 20 世纪初，这种方法已经被人们普遍采用。为了充分了解他究竟给父母们出了怎样的主意，有必要引用一些他本人所说的话。他曾这样说：

母亲们不知道，当她们亲吻自己的孩子，抱他们、摇他们、抚摸他们并把他们放在自己膝上逗着玩的时候，她们正在慢慢地培养一群将来在生活面前会显得畏畏缩缩的无能之辈……对待儿童，明智的方法是把他们当作年幼的成年人对待……决不要拥抱或者亲吻他们，决不要让他们坐在你的膝上。如果非要这样做，也只能在他们对你说晚安的时候吻一下他们的前额……一个母亲，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时，为什么就不能用一句慈祥的话，用一个微笑来代替亲吻、拥抱、抚弄和逗笑呢？……如果你没有保姆，必须自己带着孩子，那么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应该把孩子放在院子里。在院子周围修上栅栏，这样你就不必担心孩子会出什么事了。从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起就要这样做……如果你心肠太软而一定要看着孩子，那你就在房门上打个小洞，你在屋里看着他，但不要让他看到你，或者使用望远镜也可以……最后，切记不要嗲声嗲气地和孩子说话。

既然这里说对待孩子应该像对待年幼的成年人一样，那

么内含的意思也就分明是说，典型的华生式成年人是从不相互亲吻和拥抱的，他们相处在一起时也只是相互通过某种精神上的“小洞”来看对方的。不幸的是，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确实是这样对待我们周围的陌生人的。可问题是，这种行为方式在华生那里竟然被当作父母和子女关系中的基本准则，还一本正经地推荐给父母，说得客气一点，也令人瞠目结舌！

华生育儿法的理论基础，是其行为学观点。对此，我们再引他的一段话：人“根本没有天性。凡成年后的行为表现，都是幼儿期教育的结果……人心中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会发展出来”。所以，要培养一个循规蹈矩的成年人，就必须一开始就培养一个循规蹈矩的婴儿。如果延误了时机，那么“坏习惯”就开始形成，再要纠正便难而又难了。

这种以完全虚假的前提——即认为人的行为是婴儿期和儿童期教育的自然发展——为理论根据的观点，幸亏在当今还不普遍，否则的话，倒要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怪现象了。不过，既然有人信奉，我们就得对它加以剖析。这种观点之所以能长期流传，主要原因是在某种程度有层层相因的性质。如果一个婴儿被人用这种方式加以对待，那么从根本上说他会变得惶惶不安。他对身体上亲密接触的渴求一再遭到压制甚至惩罚；他在啼哭的时候无人理睬。这样久而久之，他自然会认为这是无法改变的。他会变得很驯服，同时渐渐地长大了。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也就永远埋下了隐患，那就是他再也不会信任任何一个人。由于他的爱心以及被爱的愿望在早期阶段就被严重抑制，爱的机制也就永远地遭

到了损伤。由于他和父母的关系从小就像做买卖一样的冷酷无情，往后他在人际关系中也会照此办理。他的行为不会比一架冷冰冰的机器好多少，但在他的内心里仍然有着基本的动物性冲动，有着爱的强烈愿望，只是他无法找到一条能使这种冲动和愿望表现出来的合理途径。它们就像一条萎缩的然而又无法完全截去的腿，只能在那里不断作痛。如果这样一个人，他根据传统习惯结了婚并有了子女的话，那么他的子女照例也会受到像他幼年时所受到的那种待遇。这样代代相传，真正的父母之爱也就永无苏醒之日了。我们用猴子所作的试验证实了这种情况。如果一只幼猴从小得不到母猴的爱抚和亲密接触，日后它自己生下幼猴时也会同样待之。

许多父母对华生育儿法似乎很感兴趣，但又嫌它过于极端。于是他们便采用一种折衷的、模棱两可的办法。他们忽冷忽热，一会儿对孩子极其严厉，一会儿又任意放纵。在有的地方规矩甚严，有的地方又放任自流。他们有时把孩子放在床上，任他怎样啼哭就是不加理睬，有时又给他买来许多贵重玩具逗他、哄他。他们要孩子从小严格遵守大小便习惯，但是孩子已不小了，却仍然亲他吻他，抱着他睡觉。毫无疑问，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使孩子无所适从，也就是在逼着他任性胡来，成了一个所谓“惯坏的孩子”。造成这种“惯坏”的根本错误，既不在于放任，也不在于严厉，恰恰就在于“折衷”。父母们常常自怨自责地说，要是他们当初干脆使用严厉的方法而不是那样忽东忽西的话，孩子就不会这样了。于是他们又在业已长大的孩子身上进行补救，对他严加管教，

老是叮嘱他“要规矩一点”。结果呢，不是当场就是稍后，那孩子不是大发脾气就是公然造反。

这种孩子在早先接受“折衷”训练时曾一度懂得过什么是爱，但是当他走到爱的入口处时，那扇门又一再地在他面前关上了。他知道如何去爱，但他所得到的爱实在太少，即使到了后来当他公然造反时他还是不断地试探他的父母，想最后证实他们终究还是爱他的——爱他这个人本身，而不仅仅是爱他的“好行为”。然而，他得到的回答却总是使他失望。

即使当他得到他所希望的回答，他的父母原谅了他最近一次不良行为，他仍然不能相信一切都已经过去。过去的印象太深刻，那种忽冷忽热的教育法对于一个幼儿的心灵来说实在太难以接受。所以他再次试探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想竭力证实他们确实是真正地爱他的。这时他的父母却陷入了困境，他们要么断然采取严格的管教办法，使自己的孩子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恐惧之中，要么彻底放弃一切努力，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犯下可怕的罪行。面对着这样的困境，他们只好绝望地哀叹：“我们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为什么会搞得这样一团糟？要知道，我们已经给了他一切！”

所有这一切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一开始就把婴儿当婴儿对待而不要当作“年幼的成年人”对待就行。一个孩子在生活的最初几年里所需要的就是爱，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不要对孩子说“你应该再乖一点”，而是要对你自己说“我应该怎样做最好”。如果母亲自己很放松，在童年时代没

有受过类似的折磨，那么她自然就会有最大的爱心，而这恰恰就是那些主张对孩子要严厉的人一再警告母亲们要尽力避免的事。如果母亲自己也在某种压力之下，譬如由于现代生活的紧张而感到不安，那么要她有最大的爱心就会困难重重。不过，即使这样，只要不受某种人为的荒谬理论的影响，要培养出一个快乐而又被人热爱的婴儿也不是不可达到的非分之想。

这样的儿童决不会变为“惯坏的孩子”，相反，他会变得很成熟，不仅具有独立的个性，而且始终保持着爱心，对于周围环境的适应和了解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在最初的几个月里，他就有了信心，相信自己有一个安全的、可以依赖的基地，从这个基地出发可以进一步地去经历人生的风险，探知世界的奥秘。用猴子所作的实验再次证实了这种情况。一只受到母猴抚爱的幼猴主动活泼，对周围的事物深感兴趣；而一只从未得到过母爱的幼猴则既怯懦又紧张。这和华生的预言恰恰相反，他认为幼儿期在身体亲密接触方面的“过分”抚爱会使幼儿长大以后变得优柔寡断而无独立性。其实，只要等孩子长到3岁便能证明他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孩子在最初的两年里若受到充分的抚爱和关怀，到了第三年便开始表现出他的活力，开始生气勃勃地（虽然是跌跌撞撞地）奔向眼前的陌生世界。如果他扑地摔倒了，也不大会哇哇大哭。相反，从小很少受到爱抚而过多受到管教的孩子则既无勇气又无好奇心，对周围的一切既冷漠又迟钝，一旦行动起来也是畏畏缩缩，缺乏主动性。

换句话说，在幼儿最初两年的生活中只要确立了他和父

母之间的完全是爱的关系，他便能稳定地进入生活的下一个阶段。然而，当他长大后开始兴致勃勃地探索成年人的世界时，则需要父母稍加管束了。在婴儿时期是错误的管束，现在则是正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华生对那些过分溺爱和庇护年长孩子的父母所表示的担忧倒是不无道理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类过分溺爱和庇护的现象，恰恰是因为在早期施行了华生育儿法，是早期管教过严的补救反应。至于一个在婴儿期受到充分抚爱的孩子，他是无需父母作出此类反应的。

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期内就和父母建立了强有力的感情联系，那么当他成年之后，作为一个年轻人，他也就能够较好地和异性建立同样强有力的感情联系，并以此为新的“安全基地”继续进行生活的探索以及积极地、外向地参加社会活动。诚然，在建立这种成年人之间的感情联系之前的一个阶段内，他或者她更倾向于在性行为方面进行探索。一切探索活动这时都已大大地加强，性领域的探索当然也不例外。只要个人的早年生活是很自然地从一个阶段顺利地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那么性探索很快就会导致结偶活动，并随着感情联系的不断增强而完全恢复和婴儿期类似的身体上的大量亲密接触。

两个业已建立起新的家庭并在家庭生活中不受限制地享受着亲密接触的年轻人，他们所处的地位则更有利他们面对喧嚣而冷漠的外部世界。只要他们的结合是真诚的而非违心的，他们在各种社会场合便都能泰然处之，而不会在某些显然需要克制感情的情况下不合时宜地对异性表现出

迫切要求。

家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夫妇能单独在一起。为了充分享受夫妇间的亲密接触，必须要有夫妇专用的空间。拥挤不堪的住所会给任何一种个人关系带来困难，除了暴力关系。两人碰撞撞撞和两人热烈拥抱，当然不是一回事。被迫接触身体，实际上只会引起反亲密效果，所以情形似乎很矛盾：我们在进行身体接触时越是需要专用空间，这种接触的意义也就越大。密集型的住房建筑设计所忽视的正是这个事实，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情绪紧张。因为个人亲密行为并不是一种恒常状态，就像大城市街道上永远不变的拥挤状况那样。人对身体上的亲密接触的需要是间歇性的，仅仅在偶尔的情况下才表现出来。相互挤在狭小的空间里，无异于将爱的接触转变为令人窒息的人体堆积。如果说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令人费解的是，近年来建筑设计人员为什么仍然对私人住宅的空间间隔问题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

在上面对“亲密的年轻人”的描述中，我可能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只要获得充足的私人空间，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再加上相互间已建立新的感情联系，就万事大吉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具备了上述条件，生活在拥挤不堪的现代社会，他们的关系仍可能受到侵害，他们的亲密行为仍可能遇到阻碍。这方面的影响，很可能就来自于两种很有势力的社会态度。第一种是卑视态度，以“幼稚”一词作为惯用语。抱这种态度的人认为，大量的身体亲密接触就是退化、懦弱或者稚气的表现。这样一来，本来有能力相爱的

年轻人,就很容易被吓退。因为有人说,过多的亲密行为会构成对他的独立精神的威胁。总之一句话,“最坚强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当然会产生深刻影响。但是,说一个人热恋类似婴儿期的身体接触就必然会损害他的独立人格,却是毫无根据的;情况恰恰相反,温柔多情的亲密接触有着安抚身心的效果,它会使人获得更多、更自由的精神力量,从而敢于去面对更为冷酷无情的生活。亲密行为根本不像人们时常所说的那样,会使人变得懦弱;恰恰相反,就如它一度曾帮助儿童更坚定地探索生活一样,它只会使人变得更加坚强。

第二种阻碍亲密行为的社会态度就是认为,身体上的亲密接触必然带有性的含义。这种错误看法在过去一直使亲密行为受到大量的、不必要的压制。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丝毫不带有性意味。父母之爱和子女之爱不是性爱,两个男子之间的爱,两个女子之间的爱,甚至某个男子和某个女子之间的爱,也不一定与性有何相干。爱就是爱——一种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联系——至于其中是否掺杂着性的成分,那是个次要问题。近年来,我们不知何故总是特别强调各种关系中的性因素。如果存在着某种强烈的、基本上不属 于性的联系,只要其中稍稍有一点性感,人们自然就会抓住后者并将其无限扩大。结果使那些与性无关的亲密接触也遇到了巨大障碍,譬如子女与父母间的接触(当心,俄狄浦斯情结!)、兄妹间的接触(当心,乱伦!)、亲密的同性朋友间的接触(当心,同性恋!)、亲密的异性朋友间的接触(当心,通奸!)以及人数众多的普通男女朋友间的接触(当心,乱交!)。

所有这些担忧,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毫无必要的。这里无非表明,我们在真正的性关系中也许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足以使我们的性爱得到满足的亲密接触。如果我们能以结偶的形式进行足够量的、足够刺激的性接触,那么就不会有性问题来干扰我们在其他方面的人际关系,我们也就比现在更放松、更自在地进行这些方面的接触了。反之,如果我们在和自己的性对象的关系中依然受到阻碍或者压制,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

在现代生活中,对不具有性意味的身体接触的普遍限制,已经到了某种令人惊异的反常地步。譬如,最近美国方面的研究表明,有些女子胡乱地和男人发生性关系,仅仅为了得到男子的拥抱。进一步问这些女子,她们都承认这是她们经常主动献身于男子的惟一动机,因为除此之外她们找不到其他方法来满足自己对拥抱的渴求。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性亲密行为和不带性含义的亲密行为之间的明显区别。这里,不是亲密行为导致性关系,而是相反,是性关系导致亲密行为。尽管这是完全颠倒的,但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分野。

以上列举了一些关于现代成年人在进行亲密接触时所面临的困难情况。为了充分考察人类亲密行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当前社会对亲密行为的态度有没有改变的迹象。

在幼儿方面,多亏儿童心理学家的辛勤工作,关于育儿问题的新方法研究正在取得进展。对于父母和子女间感情联系的性质以及体贴爱护对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性,现在已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过去那种严格的、无情的管教方法已不再使用。但是,在越来越拥挤不堪的大城市里,依然存在着“受挫婴儿综合征”这种丑陋的现象。这提醒我们,在我们面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年龄较大的儿童方面,教育方法正在逐步得到改进,人们正日益认识到儿童的社会教育和智能教育一样重要。然而,偏重科技知识的倾向仍十分严重,所以普通学童依然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即:被授予过多的技能而缺乏对人的了解。

在青年人中间,关于如何处世待人的问题很幸运地似乎自行解决了。今天的青年人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时的坦率而开放的态度恐怕是前所未有的。来自上一代人的许多批评,多半是出于妒忌,只是表面上戴着沉重的道德假面具而已。但是,在当今年轻一代中新形成的自由风气、对性的真诚态度以及不受拘束的亲密行为方式是否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是否能和他们自己的家庭生活保持和谐,还有待于未来的观察。他们往后要经历到的越来越冷淡而紧张的成年人生活,很可能会对他们产生有害的影响。

在年纪稍长的成年人中间,很明显,普遍关心的是如何维持在过分膨胀的城市社会中业已确立下来的个人生活方式。由于社会性压力越来越多地干扰私人生活,人们高度警觉到关于现代人类状况的性质问题。在个人关系方面,时常能听到“异化”一词,这是因为他们白天在街上或者办公室里加入“社交性战斗”时总是穿着沉重的盔甲,久而久之,变得到晚上退出战斗时也难以卸下了。

在北美，现在可以听到对这种状况的反抗呼声。有一种新的动向可以充分说明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迫切需要改变对身体接触和亲密行为的看法。一般被称之为“交朋友小组疗法”的活动，在最近 10 年间开始大量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而且迅速地遍及美国和加拿大的各大城市。美国俗语将此称为“Bod Biz”（意思是“身体接触行业”，就像“Show Biz”的意思是“娱乐性行业”一样），至于正式名称，也有好几种，如“人际交往心理学”、“大众心理疗法”和“社会动力学”等。

这些活动的基本内容都是把一群成年人聚集在一起，时间从一天到一星期不等，在这个临时组织起来的团体内人们专注于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接触。虽然其中大部分采用谈话方式，但是有许多人则并非来谈话的，而主要是作身体上的接触，他们相互触摸，相互按摩，还一起做游戏。其目的就是要打破文明人一本正经的行为模式，并提醒人们：“你们不是具有肉体；你们本身就是肉体。”

这类活动的本质特点，就是鼓励举止拘谨的成年人重新像孩子般地玩乐。在这种具有独创性的科学气氛中，他们完全可以做出像一个婴儿一样天真的行为而不必感到窘迫或者担心被人嘲笑。他们互相揉擦、抚摸或者轻拍身体；他们可以随便地相互拥抱并相互涂抹油膏；他们像孩子们那样做游戏并相互暴露自己的裸体，有时虽然真的脱得一丝不挂，但通常只是象征性地暴露。

有一篇题名为“还你本来面目”的文章记述了这种有意识回到婴儿状态的活动，下面的一段话就是从这篇文章中摘

录下来的：

一本正经的美国人真可谓已达到了双重“成熟”状态，他们用羞耻和嘲笑埋葬了自己的童心。重新学习做一个儿童吧！这可以使男子具有更多的男性经验，使女子具有更多的女性经验。重新体验一下母子之情吧！这可以使人茅塞顿开，懂得如何去爱，如何去寻求爱，如何去加强爱。说起来似乎很矛盾，像孩子似地进行单纯的接触，会释放出无穷的力量，像孩子似地尽情游戏，会提供你自我表观和欢乐的途径。

其他类似的活动也叫做“游戏增进活动”或者“感觉的再觉醒：重降人世”，它们同样强调人必须复归于儿童期的亲密状态。有时，甚至还使用一种所谓的“子宫池”，这种池里的水温一直保持着和子宫温度一样，人浸泡在里面可以重温子宫状态。

这类活动的组织者们则把它们称之为“正常人治疗法”。接受治疗的人并非病人；他们是集体中的成员。他们之所以前来，乃是因为他们都渴望找到某种重返亲密状态的方法。如果这说明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成年人还需要某种正式借口才敢相互接触身体的话，那么至少也证实了他们已充分认识到需要实际做点事来补救生活中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许多参加过这类活动的人会去而又来，反复参加，因为他们发现，在这样的活动中情绪松弛，精神舒畅。他们说，参加过这类活动之后，在家里进行私人接触时也会感到特别放松，感到

有一种过去没有的温暖和舒适。

这是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呢，还是一种招摇一时的时髦玩意？或者，是一种虽然没有毒品却同样危险的瘾癖？鉴于每个月就有十几个这类活动中心开办起来，专家们的意见莫衷一是。有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大力支持这种“交朋友小组”，有些则不然。有一种意见认为，参加这类活动的人“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只是暂时服下了一颗‘亲密药丸’”。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类活动至少可以帮助某些人度过社会生活中的难关。它使参加者处于一种类似于跳舞或者因患感冒而躺在床上接受他人安抚时所得到亲密状态，就算这样，也没有什么错。它只是在个人寻找“职业接触者”的活动表上再增加一项罢了，但有些批评者的态度却相当严厉，如有个批评者就说：“这种据说可以促进真正的亲密接触的做法，有时根本就是在破坏亲密接触。”还有一位神学家，他无疑觉得这是一种对他的职业构成威胁的新形式，所以评论说：在“交朋友小组”里，人们所能学到的只是“不讲人情的新方法——一些新的诡计，一些新的敌视方法，但表面上又很友好”。

至于这类活动的主要倡导者，他们在对普通公众谈到自己的方法和理论时，也确实有点自鸣得意的味道。他们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们发现了宇宙的奥秘，现在又慷慨大方地来和凡夫俗子们分享。有人对此大为恼火，给予严厉批评，但要知道，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大吹大擂，很可能就是因为害怕别人嘲笑他们。这里，使人不由得回想起早先心理分析界所用的策略。当初接受心理分析的人也踌躇满志地向那些

不曾接受分析的人发出微笑,就像现在“交朋友小组”里的老成员一样。不过,那已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已不再有人怀疑心理分析。如果“交朋友小组”在哄动一时之后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人们对它的态度或许也会改变,因为新时尚已变成了旧惯例。

至于更为严厉的批评,说这种小组活动实际上对人害处极大,那当然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若把它称为“快速亲密法”,倒是值得那些经常进出于这类“小组”的人认真考虑的,因为这里确实会有某种害处。一个人参加了这类活动,然后又回到过去的环境,他有了改变,但他家里的人并没有改变,所以如果不充分地考虑这里的差异,就可能发生危险。从根本上说,问题在于“小组”和家庭可能会发生竞争。如果一个人在“小组”里接受了一些陌生人的按摩和抚摸,并和他们一起做亲密游戏,沉溺于各种各样的身体亲密接触,那么也就是说,他和这些陌生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实际上比他和家里“真正的亲密对象”的关系还要亲密。(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当初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也就不必参加这类活动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当他事后详详细细地把自己经历的事讲给家里人听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家里人的妒忌。为什么他在“交朋友小组”里和陌生人那样亲密,在家里反而这样冷漠和碰也碰不得呢?回答无疑是因为在“小组”里有一种特殊的气氛,其行为是正式地在科学上被认可的。但是,这一切对于他“真实生活”中的亲密对象来说,一点也不会觉得舒服。由此看来,如果一对夫妇一起去参加这类活动,问题可能会少一点,但仍需谨慎处理“回家后的”情况。

还有人批评说，“交朋友小组”的各种方式中最令人厌恶的是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理应属于无意识的行为——即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动作——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高度组织化的和职业化的追求，这样一来，亲密行为不仅没有直觉地帮助我们去应付外部世界，反而变得“为亲密而亲密”了。

所有这些担忧和批评，尽管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对这一意味深长的新潮流抱鄙视态度的话，那就错了。说实在的，领导新潮流的人确实看到了当前人际关系中正在发生一种趋于无人性的有害变化，所以他们不遗余力想扭转这种趋势。如果说“矫枉过正”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他们朝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了，那也只是个小小的过失。只要这种活动普及和发展到最后能成为一项常识性事务，那么即使对于最不热心的人来说，也至少能提醒他们注意：人在使用（或者，毋宁说“不使用”）自己的身体方面，存在着某种错误。只要能让我们领悟到这一点，它也就有了自身的意义。这里，把它和心理分析再作一次比较仍然是合适的。在普通公众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直接介入过心理分析，但是它的基本思想——即我们最深层的、最昏暗的心理活动既不可耻也不反常，而是绝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已健康地渗入到了我们整个文化生活中。今天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在人际关系问题上抱比较真诚而坦率的态度，有一部分就应该归功于心理分析的这一基本思想。如果“交朋友小组”活动能同样使我们从身体亲密行为方面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那么它将最终证明它对社会所作出的宝贵贡献。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他既有能力爱，同时又极需得到爱。从一个部落狩猎者进化至今，他发现自己正处身在一个盲目扩展的群体社会里。由于四周都充塞着人，他只好退守于自身之中。当他感情失挫时，他甚至会弃绝最亲近的人，直到最后孤独一人漂浮在茫茫人海中。他无法从外界获得感情上的支持，渐而就变得精神紧张，烦燥不安，最后很可能变得乖戾狂暴。他失去了安抚，便转向那些默默无言的、不会伤害他的替代物。然而，真正的爱总是相互的，替代物终究不能完全替代爱。在这种情况下，除非他能找到真正的亲密对象——那怕是一个也好——否则便会痛苦不堪。为了防备他人的侵犯和出卖，他被迫穿上了盔甲。他因此而变得战战兢兢，拒绝和一切人接触，因为在在他看来任何接触或者被接触即意味着伤害或者被伤害。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通病，成了现代社会亟需加以治疗的一大痼疾。如果再无视这种危险，那么——就像我们食物中的有毒化学物一样——它将一代甚于一代，直到最后变得不可收拾。

有时，我们固有的适应能力反而会有害于社会。我们在这样一种极不自然的状态中生活着，而且还将这样生活下去；我们宁愿挣扎着去适应它，而不愿主动地去重建一种健全的人际关系。就这样，我们在拥挤不堪的城市里挣扎着，越来越远离爱，远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状态，直到深深的裂痕出现在我们之间。这时，我们又手舞足蹈地大谈一些玄妙而空洞的理论，自欺欺人地相信世界太平，好像大可不必杞人忧天似的。我们嘲笑那些有知识的成年人：他们竟然不惜代价地在科研机构里玩那种幼稚可笑的接触和拥抱游戏！

而我们自己呢，对一切都视而不见。其实，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只要我们承认这样的事实：温柔之情并非卑微之事，并非只有婴儿和恋人才需要；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放松情绪，都需要暂时地、忘情地、神奇地复归于亲密状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亲密行为

作者 = (英) 莫里斯著

页数 = 258

S S 号 = 11053076

出版日期 = 2002年10月第1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引言
第一章 亲密行为的根源
第二章 两性亲密行为的诱因
第三章 两性亲密行为
第四章 社交亲密行为
第五章 特殊亲密行为
第六章 亲密行为的替代
第七章 恋物行为
第八章 自我亲密行为
第九章 亲密行为的复归
附录页